

慧琴小傳



雷聲布大律師代表國學書室啓事

爲通告事茲據  
敝當事人國學  
書室錢芥塵現  
出版新著九尾  
龜十三集起及  
涵秋筆記並新  
新白美圖等書  
籍發行各書應  
有版權他人  
不得化名  
轉載●翻印  
●等情除向各  
官廳註冊外特  
行委託本律師  
鄭重聲明此啓

民國十四年一月出版

懸琴小傳全一册

定價大洋一元

譯著者 包天笑

發行者 上海愛文義路達達里九八號 國學書室

電話四三、四九五

寄售處

有正書局 品報館 各大書坊

外埠每册 郵費五分

版××××××××  
翻×××××××  
印×××××××  
權×××××××  
嚴  
究  
有

## 校讀

天笑先生所譯的小說，多數從日本黑岩淚香氏譯本轉譯的。黑岩氏精法文，法國著名的小說，譯成日文實在不少，而且黑岩氏是日本著名文學家，他譯的小說，沒有不是再版幾十次的。天笑先生雖是轉譯，可是根據黑岩氏的善本，加以文學的天才；當然是優美可觀了。

慧琴小傳包括寫情偵探兩種小說，情節非常曲折，對於財色關頭，着力描寫，可以使人覺悟；實在是有益社會的小說。

胡適之先生嘗說：『……冷或笑（天笑）譯著的小說，……用很暢達的文筆，作很自由的翻譯，『這兩句話，可以表現天笑先生譯本的價值，所以我鈔錄於此。』

民國十四年，元旦，須彌在上海國學書室。

却說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自呱呱墮地以來一直到乘化歸盡到底是忙着些什麼事來呢因此達人哲士只好把個世界看作和旅館公園一般本來不是我的東西暫時借棲罷了無奈世人那一個肯瞧得破爲了財色兩字造成許多罪惡到頭來一暝千古萬象皆空自己想想也不禁啞然失笑可知道就是這財色兩字中間便造成無數小說資料我今且說法國巴黎是大家都知道是個世界第一繁華之地居民既多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倒沒有一日禮拜堂中沒有婚禮這天風和日麗正是極佳的天氣那安會街三義教堂的門前立着兩個紳

社會偵探小說

# 慧琴小傳

『原名非洲毒液』

（吳門天笑生述）

士裝束的人好似在那裏等候什麼兩人都在廿七八歲的光景體態舉止是個交際場中的健兒兩人的分別却是一個身材細長皮色黝黑一個身軀畧短顏色白皙那身短的先開言道傑夫先生你瞧今天他們怎麼遲得很甄姑娘的婚禮我們自然是早到的却不想等候了這許多時候傑夫答道履士君婚禮之中到底有許多準備時刻往往不能準的履士道你一向出入甄家前次幾乎有候補女婿的資格了今天是必要來瞧瞧他們的結婚咧傑夫歎口氣道可不是嗎差不多婚約將成憑空的奪了去今天還要邀我來觀禮你想想人家心中多麼難過履士道既然如此你還來則甚傑夫道依我的意思寧可避往數千里外無奈吾叔父六尺大佐當年輕時就和新娘

的。父。親。甄。伯。爵。同。時。出。征。親。如。手。足。叔。父。如。今。還。寫。信。給。我。囑。我。每。月。須。到。甄。家。訪。問。一。次。從。前。去。得。勤。因。此。和。甄。姑。娘。日。漸。親。熱。到。了。剛。要。發。生。求。婚。問。題。的。時。候。那。甄。伯。爵。却。先。向。我。拒。絕。說。我。這。女。兒。萬。萬。不。能。許。與。你。請。你。息。了。這。心。罷。那。老。頭。子。不。知。是。什。麼。用。意。我。如。今。也。不。知。道。所。以。我。後。來。也。不。常。去。了。履。士。道。如。此。說。來。你。今。日。到。此。也。是。奉。着。叔。父。之。命。了。你。一。聽。叔。父。的。命。令。將。來。遺。產。一。定。歸。你。傑。夫。道。我。並。不。想。他。的。遺。產。他。因。爲。身。長。六。尺。所。以。人。稱。他。六。尺。大。佐。今。年。還。不。到。六。十。歲。遺。產。問。題。也。不。必。說。將。來。究。竟。也。不。知。道。誰。死。在。誰。先。咧。履。士。道。咦。你。沒。有。瞧。見。那。前。面。來。者。是。誰。嗎。這。可。不。是。甄。伯。爵。的。公。證。人。石。子。堅。他。身。軀。短。小。只。好。及。六。尺。大。佐。之。半。你。瞧。他。走。

上這坡子形狀宛如個小孩子。傑夫道：你瞧後面那大家稱爲  
 交際家的阮老人也來了。他一天到晚只是臉上堆下笑來。這  
 纔是個有趣的老人。履士道：阮老人也是伯爵邀他來的嗎？傑  
 夫道：他與伯爵素不認識。大約是新郎邀他來的。履士道：新  
 郎是不是喚做陶韋竹？他的履歷如何？傑夫道：這却不甚清楚。却  
 是近來新到巴黎聽說在美國很有些家產。巴黎是連個親戚  
 也沒有。履士道：如何？伯爵倒要選此等人爲婿。如你知道家世  
 的反拒絕了。傑夫道：拒絕我在先。陶韋竹來在後。所以我不能  
 抱怨。他後來我們把這事撩開不談。可是有事的時候還來邀  
 我無事的時候我也不去。去了也見不到慧琴姑娘。兩人正講  
 時又來了一個。這是個有名的美人。裊裊亭亭而來。傑夫道：這

人我認得他是一向旅行奏藝的女優。他名字喚做香妃。履士道果然嗎？好個體面的女優。他也到這裏來趁熱鬧嗎？二人正在談話。賓客漸漸齊集。一會兒有馬車上坡子來。便是新娘。慧琴和他父親甄伯爵後面一輛。是新郎陶韋竹和介紹人了。新娘今天打扮得和出水芙蓉一般。令人不忍不看。方纔講話的那位瘦長的紳士喚做田傑夫。今天奉了叔父之命不能不來觀禮。可是想起了當日花間林下和甄慧琴攜手談心到了如今。眼看旁人成婚。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瓶。也不知道是鹹的。甜的。酸的。苦的那時。大家都要爭看馬車中的新郎。究竟是何等人物呢？只見年不到三十。面目清秀。器宇軒昂。鬚髮是美術家彫刻成的。觀看的人大家低聲稱讚。說如此美男子。却是不



可多得那時田傑夫雜在人叢中聽的人家如此說便不欲再看側着身體想走却見那交際家阮老人他本來常日笑吟吟的今天更滿面喜氣似乎對於這位新郎非常滿足田傑夫此時垂着頭隱蔽在人叢中怕那自己不快之色被人瞧見停了會兒就要成禮了教堂中的長老令他們新夫婦對立在禮台左右照例舉行儀式畢許多客人便各自爭先向新郎新婦並伯爵等致頌辭只有田傑夫心中有些怏怏但是既然代表叔父也只好勉強敷衍一下子當時他走到甄伯爵面前尙未開口伯爵卽狂喜說道你也來了嗎甚好甚好你瞧新郎如何倒有些像你的樣子令叔怎麼不來我介紹你見見新郎新婦傑夫那時無法只得走至新郎面前強作笑容也說不出什麼話

一會兒便向外飛奔而去。旁邊他那友人顧履士驚道：「你做什麼往那裏去？」一壁說，一壁便追上去。却已經不見。這一片歡笑聲中，伯爵已命新夫婦先乘馬車歸家。自己暫留半點鐘，謝過兵老料理一切事務，然後回去。暗想：「也待我去瞧瞧他們親密的狀態，乘着馬車一路行來，伯爵的住宅離教室不遠，一到門首下車進門，剛要上樓，那旁邊門房內却走出一個人來，恭恭敬敬向伯爵脫帽行了個禮，走至伯爵旁邊，似乎有話要說。伯爵雖認不得此人，見他打扮得體面，也是一個紳士，不免立定了，便道：「足下何人有？」麼貴幹嗎？」那人道：「失禮得很小，可是個刑事偵探。伯爵一聽偵探二字就呆了，一呆覺得摸不着頭腦，便詫異道：「偵探你是個偵探，見我做什麼？」那人道：「我奉了上官

的。差。使。特。地。來。捉。人。的。伯。爵。聽。了。越。發。莫。名。其。妙。了。說。捉。人。嗎。到。底。是。捉。誰。那。人。道。便。是。貴。府。今。天。的。嬌。客。陶。韋。竹。伯。爵。道。是。一。個。新。郎。那。人。道。怎。麼。不。是。新。郎。伯。爵。笑。道。我。知。道。了。一。定。是。那。一。個。喜。歡。惡。作。劇。的。友。人。囑。你。來。戲。弄。我。們。驚。嚇。我。們。的。到。底。是。誰。呢。這。人。也。太。會。惡。戲。了。不。見。得。是。六。尺。大。佐。但。是。特。地。教。你。這。素。不。相。識。的。人。嚇。我。這。還。像。是。個。紳。士。嗎。那。人。道。決。非。惡。作。劇。我。確。是。個。刑。事。偵。探。我。有。逮。捕。狀。在。這。裏。儘。可。以。給。你。細。看。這。個。地。方。是。衆。人。出。入。所。在。不。便。佇。足。上。官。吩。咐。要。密。拿。的。請。借。一。步。地。方。說。話。伯。爵。此。時。心。中。的。火。冒。上。來。了。好。容。易。鎮。壓。了。下。去。說。道。到。底。有。什。麼。事。就。嫌。疑。到。吾。女。婿。大。約。是。有。名。譽。的。政。治。犯。但。是。他。很。主。張。和。平。的。那。偵。探。搖。首。道。不。是。不。是。

是個盜竊之罪。伯爵道：「阿呀，盜竊之罪嗎？那一定弄錯了人。咧，偵探道：「決不會弄錯人。此時伯爵如在夢中，只皺着眉頭不語。想我們貴族最重要的就是那名譽如何。出了這事呢？這門口到底不是談話之所。便道：「很好，就請到我屋子去坐罷。自己便先上樓走入會客室。只有一個僕人在那裏，便問姑娘呢？說正在更衣。又問新耶呢？道：「在內室中正等候主人。咧，伯爵道：「我就去請他等。一下子有人來時，且勿放他進來。吩咐過後，僕人退去。然後請偵探進來。偵探見室中的裝飾品全是些槍彈刀劍。伯爵年紀雖老，可知是一位身經大戰之人。坐定以後，那偵探便敢道：「想陶韋竹還沒有出去。不瞞伯爵說，其實已經派人。在窗外看守。倘使陶韋竹要逃走，立刻可以捉住。只因如此辦。

法未免張揚被人家談論還是勸他好好的與我一同到警察  
 署去伯爵道你也太小戲了人咧他不作虧心之事如何要逃  
 你既如此說請你將他被嫌疑的原由說出來我們大家聽聽  
 那偵探聽得甄伯爵要問他嫌疑的緣由卽慢慢兒說道我且  
 簡單說一遍第一陶韋竹不是眞姓名其實喚做韋竹陶伯爵  
 道我也知道從前喚作韋竹陶偵探道他那出身處的戶籍簿  
 上却是喚做韋竹陶他是陸軍士官的兒子一千八百四十九  
 年二月十五日生在洛恩地方幼時就失了父母後來到馬耳  
 塞港充商家的書記伯爵道這我都曉得辭職以後在一千八  
 百七十一年赴墨西哥去像這樣的履歷到底有什麼罪偵探  
 道不是根據了他的履歷就有罪我說這話可見得並不是認

錯。了。人。特。來。捕。捉。的。伯。爵。道。奇。了。難。道。當。真。是。盜。竊。之。罪。偵。探。道。是。盜。竊。兼。捲。逃。在。馬。耳。塞。港。時。曾。在。主。人。鐵。箱。中。盜。銀。八。千。圓。而。去。伯。爵。道。決。沒。有。這。事。偵。探。道。未。得。反。證。以。前。法。律。上。認。爲。事。實。後。來。第。二。天。卽。嚴。行。搜。索。不。知。逃。往。何。處。那。時。正。值。法。普。戰。爭。有。人。說。他。已。從。軍。戰。死。因。此。人。家。便。真。當。他。已。死。了。不。再。追。究。直。到。去。年。冬。間。忽。然。有。匿。名。書。信。送。到。警。察。署。來。說。他。已。從。外。國。回。來。潛。入。巴。黎。警。署。得。此。密。告。便。調。查。舊。案。批。出。逮。捕。狀。捉。拿。韋。竹。陶。因。爲。犯。案。是。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間。的。事。未。滿。十。年。却。不。能。期。滿。免。除。可。奈。一。時。竟。不。得。他。消。息。但。是。被。盜。的。主。人。因。此。傾。家。蕩。產。不。久。便。死。韋。竹。陶。更。換。姓。名。出。入。於。上。流。社。會。是。然。是。一。個。紳。士。警。署。中。頗。難。尋。覓。他。當。時。還。以。

爲是密告者之錯誤。不想昨天又來一封無名書信。筆跡與前  
 人相同。他說韋竹陶已改名陶韋竹。與甄伯爵之女公子訂婚。  
 此信若早到一日。便不敢勞動尊府警署裏。便可以來密止婚。  
 禮伯爵聽到這裏。已明知事出確實。長歎了一聲。說在教堂未  
 行禮之前。警署中應當來關照。纔是偵探道。但是時間局促。教  
 我們那裏來得及。接到密告的書信。已經在昨夜十一點半鐘。  
 了。伯爵道。那時豈不好來關照。偵探道。接到密告書後。究竟確  
 實不確實。我們非加以一番調查不可。第一先調查陶韋竹與  
 韋竹陶。是一是二。今天早晨。我還到此地觀看。他在你後面乘  
 坐馬車。向教堂出發。把十年前警署中留着的照片。與他臉面  
 比較一望而知。就是他。可知在教堂門外。卽行逮捕。頗易惹人

注。目。也。與。你。女。公。子。的。名。譽。有。礙。不。能。說。是。未。入。教。堂。以。前。不。算。是。正。式。訂。定。的。夫。婦。不。得。已。只。好。等。結。婚。正。式。儀。式。畢。後。然。後。奉。訪。依。我。的。主。見。還。是。人。不。知。鬼。不。覺。教。陶。韋。竹。悄悄。的。跟。了。我。去。伯。爵。不。信。我。還。把。十。年。前。馬。耳。塞。所。照。陶。韋。竹。的。相。片。帶。來。請。你。一。觀。伯。爵。那。時。眉。頭。一。皺。道。這。倒。不。必。原。來。伯。爵。爲。人。性。情。剛。烈。一。向。不。屈。不。撓。今。天。怎。麼。偏。偏。碰。到。了。這。種。事。只。說。教。陶。韋。竹。隨。了。你。去。便。怎。麼。樣。偵。探。道。目。下。還。不。能。明。白。查。問。之。後。如。有。證。據。自。然。要。交。法。庭。裁。判。這。裁。判。兩。字。竟。教。伯。爵。聽。了。發。顫。便。問。裁。判。了。應。當。處。刑。嗎。偵。探。道。這。不。能。預。知。不。知。道。審。判。官。如。何。下。判。斷。呢。伯。爵。道。豈。有。此。理。如。此。說。來。吾。女。兒。便。是。盜。賊。之。妻。我。選。擇。了。許。多。女。婿。到。頭。來。却。選。了。一。個。盜。賊。



這時伯爵便嘆了一口氣也不再說什麼眼中掛下淚來偵探見了也可憐他一面安慰道照尋常的犯罪經過十年證據無效也就可以釋放的伯爵道這不是法律的問題是名譽的問題無論釋放與否到明天巴黎市上的報紙一齊宣布教吾女的臉面攔到那裏去偵探道這也不關伯爵的事是陶韋竹所負的罪伯爵道我也不許你多說只問你句話倘是本人死了應當如何辦法偵探道法律不能裁判死人要是死了自然沒有這事伯爵道如此便世上無人知道案子無形消滅嗎偵探道這個自然被告一死天然不再追究可是世上還有個人知道伯爵忙問何人偵探道就是告密的人伯爵道曉得此人姓名嗎偵探道這是個匿名書信大約與陶韋竹有深恨的人

伯爵道：「竊盜的人固屬可恨，爲着私怨告密，這也太很說着。向偵探道：「你也當過軍人嗎？」偵探道：「當過七年。」伯爵道：「你也有女兒嗎？」偵探道：「子女都有。」伯爵道：「如此，你應該知道我心中的難過。吾女壻現在裏面，我且與他暫談片刻，請你在此少待說着。」立起身來，取了壁上所掛的手鎗，檢查有無彈子在內。偵探見他這種舉動，便跳起來道：「不行，你做什麼別是要打死你那女婿嗎？」伯爵對偵探凝視着，說道：「你當過兵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嗎？」武士不受恥辱，除死之外別無他法。偵探道：「這是不行的。」伯爵道：「怎麼不行？」昔日非洲遠征隊隊長爲着使用官款，他就自殺我的家，就是兵營。陶韋竹就是將來的主將，他有罪應當教他死，纔可以救得這一家的名譽。你既是軍人，就該知道這道。」

理我今惟有教陶韋竹自殺。偵探道：自殺了。反容易使外人知道。伯爵道：只消你不說，就沒有人知道。偵探道：伯爵，你別魯莽。你要教你女婿死，不知你女公子心中如何。伯爵聽了這句話，如刺心的一刀，走了兩步，便道：我惟有不給女兒知道，他犯了這樣的卑污之罪，欺騙吾父女，這樣的惡人，怎能與他婚配。結這婚姻是我現在解這婚姻，也是我了。這便是我的責任。偵探道：伯爵，你教女婿自殺，強把女兒作寡婦，這就算是爲父親的責任嗎？伯爵道：我也不強逼他，不過向他說明，所以然說你的事都發了。現在警察將來逮捕，把手槍遞給他，他要是個好男子，便毅然決然的就死了。偵探道：他雖是個好男子，但是一個人到生死之間，也要鄭重。他必然要辯解自己的無罪。咧，伯爵。

道如此說分明。吾女婿沒有罪。偵探道有罪無罪。我不能說不  
過。既是嫌疑。人上官教我來逮捕。我是不能不來的。伯爵道如  
此說來。你一定要逮捕嗎。偵探道一定要逮捕。伯爵大怒。却仍  
檢視他的手槍。說道如此。我心已決定了。偵探見他目光怪異。  
不免暗暗吃驚。便道怎樣的決定。伯爵道沒有法子。我只好自  
殺。偵探道不可。你還要保護着你女公子。伯爵道吾女兒不是  
失夫。定是失父。二者必居其一。要是吾女婿不死。我眼見報紙  
登出來。辱及我家門閥。我那裏可以受此大辱。偵探曉得這位  
老貴族是說一是一的。便道且慢。你此刻和陶韋竹見面。可以  
立誓不親手擊死你女婿嗎。伯爵道可以立誓。我決不親手擊  
死他。偵探道也不能幫助他逃走。伯爵道決不使他逃走。況且

你門外已派人看守着。怎麼可逃。窗離地又有三十尺也難跳。出偵探便向窗外一望。果然在三十尺以上。便道好極。既然伯爵都答應我。我許你暫時見面。倘然陶韋竹不肯自殺。我就將他捕縛。這事要祕密不可給外人知道。伯爵道如此。請你等二十分鐘。我決不會過久的。這位偵探雖然是老公事。却沒有經過這種難事。允許他和女婿見面。雖然違法。但是不允許他老人。却要自殺了。因為捕捉一個罪人。却教那無罪之人。因此而自殺。也不是偵探的本意。不得已只好允許他。暫見一面。到危險時。就去捕捉。那時他女兒也出來了。定然可以阻止。老人的自殺。這時便打定主意。說道。遵命。二十分鐘便取出表來。擺在桌上。伯爵取了手槍到鄰室去。那鄰室中新郎陶韋竹正在那。

裏等候新娘更了衣出來那知門一響來的不是新娘却是丈人峰倒有些奇怪却立起身來迎上去喚一聲岳父却被伯爵大喝一聲道你到底是什麼人陶韋竹見此情形大吃一驚便問伯爵做什麼伯爵怒目而視道你不是喚陶韋竹乃是個韋竹陶你可知道十年前在馬耳塞商家所做的事發作了陶韋竹聽了此話方始恢復勇氣說這有什麼要緊我本來喚做韋竹陸在外國時改的此事曾經奉告過了吾祖先本來姓陶改用祖先的姓此事甚爲正當伯爵道不是這些小事你從前作惡的事如今發作了陶韋竹道我有什麼作惡的事伯爵道你別裝腔十年前你在馬耳塞時開了主人的鐵箱盜取八千銀圓而去還要瞞着誰來呢陶韋竹道豈有此理我若有這種事

早○被○人○疑○及○捉○將○官○裏○去○了○。伯○爵○道○本○來○他○們○在○各○處○搜○尋○會○經○出○過○逮○捕○狀○派○人○捕○捉○無○奈○你○早○已○逃○去○究○竟○你○離○了○馬○耳○塞○往○那○裏○去○的○。陶○韋○竹○道○我○離○去○馬○耳○塞○就○在○孫○塘○從○戰○的○一○星○期○後○聽○說○日○耳○曼○敵○軍○將○巴○黎○圍○住○我○欲○爲○國○家○盡○力○所○以○辭○了○職○業○到○巴○黎○來○從○軍○。伯○爵○道○誰○知○道○你○這○種○事○。陶○韋○竹○道○那○時○我○忽○然○打○定○了○這○個○主○意○也○沒○和○人○商○量○過○因○爲○當○時○畧○一○躊○躇○鐵○路○便○要○拆○斷○所○以○急○忙○連○夜○就○乘○着○火○車○出○發○。果○然○第○二○天○就○停○止○火○車○往○來○了○。伯○爵○道○戰○爭○之○際○你○做○什○麼○事○。陶○韋○竹○道○這○時○我○已○改○名○爲○陶○韋○竹○充○精○鎗○隊○的○先○鋒○兵○也○。曾○出○戰○數○次○。伯○爵○道○戰○事○完○畢○後○便○怎○樣○。陶○韋○竹○道○便○往○墨○西○哥○去○。伯○爵○道○那○時○你○已○有○了○錢○嗎○。陶○韋○竹○道○我○本○來○並○不○困○乏○。

父。親。的。遺。產。一。向。由。保。護。人。管。着。成。人。以。後。應。當。交。還。我。的。保  
 護。人。是。住。在。馬。耳。塞。的。商。船。船。長。那。時。恰。巧。死。了。伯。爵。道。你。往  
 外。國。去。時。可。知。道。有。人。要。捕。捉。你。嗎。陶。韋。竹。道。這。如。何。知。道。豈  
 不。是。個。笑。話。兒。我。又。沒。犯。罪。連。主。人。的。鐵。箱。我。也。不。知。道。在。那  
 裏。要。是。主。人。在。世。倒。一。定。能。證。明。我。是。正。直。的。伯。爵。冷。笑。道。你  
 在。墨。西。哥。八。年。到。事。情。漸。漸。消。滅。方。始。若。無。其。事。的。回。來。還。說  
 主。人。若。在。可。以。證。明。你。的。行。爲。你。也。太。狡。滑。了。陶。韋。竹。道。奇。了。  
 這。不。像。你。老。人。家。的。說。話。當。時。頗。蒙。長。者。青。眼。何。以。今。天。忽。說  
 出。那。種。毫。無。關。係。的。話。來。向。我。盤。詰。這。是。什。麼。緣。故。伯。爵。道。誰  
 知。道。你。是。個。行。爲。不。正。當。的。人。臉。上。又。瞧。不。出。你。是。曾。做。過。惡  
 事。的。人。直。到。婚。禮。方。畢。方。纔。發。覺。陶。韋。竹。道。怎。麼。發。覺。伯。爵。道。



我不說。你也不明白。婚禮方畢。我從教堂中回來。不意門前遇一偵探。說是來捉你的。我還當是有所錯誤。誰知證據確鑿。他還要給我瞧你的照片。咧。陶韋竹道。那有這等事。我倒要去問。問那個偵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正想要走。伯爵攔住道。且慢。你忘却和慧琴結過婚了嗎。你這一去見了偵探。不免要辱及慧琴了。陶韋竹道。惟恐要辱及慧琴。所以愈不能不速行洗淨。這個惡名。伯爵道。他們當偵探的。不是審判官。不能聽你的辯論。的一見面。不管事情的有無。便要帶了你走。你既是甄家的女婿了。就可以貿然入獄嗎。陶韋竹道。如此。我該怎樣。伯爵道。你該速死。陶韋竹聽了。不免大驚。然而却没有懼怯的樣子。沉靜的說道。原來長者要殺我。如此。就請動手。伯爵道。我這手不

能殺你。況且我殺了你。我也要入獄。僅賸慧琴一人。豈不可憐。他也無非一死而已。陶韋竹道。我明白了。難不是要我自殺不成。成伯爵點頭道。你明白就好。就把手槍授過去。陶韋竹方思接受。手槍忽然一頓。說我雖不是膽怯之人。此刻却不能死。我死了。人家終說我畏罪自戕。我有這個身子。還可以辨明自己。無罪。我何能輕於一死呢。伯爵聽他如此說。便發怒道。你不想到。裁判所裏去嗎。事情相隔幾及十年。或者仗着有名律師的力量。可以辯護得消滅。証據。但是甄家女婿。捕往裁判所裏去。這個名聲。就大大的不好聽。背後有人談論。慧琴是罪人之妻。這個名譽。如何擔得起。陶韋竹憤恨道。你老人家也太過分了。此事尙未辯清。何能就認定我是罪人。難道人家誣蔑了我一。

句。話。不。許。自。辯。便。默。默。的。自。殺。了。無。論。那。一。個。野。蠻。專。制。之。國。也。沒。有。這。種。法。律。伯。爵。道。你。要。是。愛。慧。琴。的。總。不。願。意。玷。污。他。的。名。譽。陶。韋。竹。道。可。又。來。我。現。在。冒。冒。失。失。的。一。死。第。一。要。使。我。妻。擔。負。這。永。不。能。洗。清。的。惡。名。人。家。反。說。這。是。罪。人。之。妻。如。何。使。得。伯。爵。道。既。已。如。此。你。要。是。當。初。不。與。他。訂。婚。豈。不。更。好。却。來。玷。污。人。家。閨。秀。的。名。譽。陶。韋。竹。聽。了。這。無。禮。之。言。恨。得。顏。色。發。紫。便。道。你。老。人。家。這。話。太。不。明。白。我。在。未。訂。婚。以。前。什。麼。都。說。得。明。明。白。白。吾。父。親。也。並。不。是。世。上。不。知。名。的。人。財。產。也。是。自。己。勞。動。所。得。的。本。來。也。不。願。做。那。貴。族。的。女。婿。只。因。你。老。人。家。託。令。親。月。山。侯。爵。夫。人。特。來。作。伐。所。以。我。將。身。家。一。一。說。明。伯。爵。道。只。是。你。把。盜。竊。一。事。却。瞞。着。不。說。陶。韋。竹。道。你。老。人。

家的說話全是侮辱我的話。此話從他人口中說出，我定不肯與他干休。無奈我是個紳士，不能與岳父失禮。決鬪伯爵道：「決鬪嗎？你要決鬪就決鬪，你再多延時刻就來不及了。我與偵探只約定二十分鐘，你一定不肯自殺。我便自殺，只是我死以後，你的愛妻也就要悲傷而死。我本想等你一死，人家只以為是誤死的一切罪惡可以泯滅。你到底怎樣快些回答伯爵？只管逼上去。陶韋竹握着拳頭，正沒有法子。此時約定的時候已到。偵探在外面叩門。伯爵道：「外面叩門，正急咧，你怎麼樣快些回答我？若不死，我不忍見你被捕。一定用此手槍自殺。」陶韋竹道：「既如此，我死罷了。請把手槍給我。這時陶韋竹很有勇氣的樣子，受了手槍，外面叩門之聲更急。伯爵取了鑰匙，走近門去。陶

韋竹已預備好，便道：「我死後望長者轉告慧琴，說我陶韋竹實是無罪之人，不過要保護愛妻的名譽，情甘一死，話猶未了。」門已大開，那偵探跳將進來，叫道：「陶韋竹那裏去了？你竟把這罪人的女婿放逃了嗎？」伯爵那時怕看他臨死的慘狀，特地把身軀背轉，此刻聽得偵探如此說，回過頭去，那個陶韋竹已變了個無影無蹤。伯爵這時心中有些兒明白，向窗口一瞧，招着偵探道：「你看這還不愧爲我的女婿。」偵探過來，在窗口望去，只見窗下一片草場，陶韋竹仰臥草地上，手鎗落在旁邊地上一大堆血跡。伯爵泫然道：「你瞧他死得好勇壯。」偵探道：「只怕他還是想逃走，所以從窗子中跳出去的。」伯爵道：「他並不想逃，只因我女兒快來了，他不忍給愛妻見他慘死之狀，所以將手槍抵在

喉間跳入庭中死的偵探道女公子呢伯爵道方纔正在更衣快來了我們扯個謊只說他誤跌而死不教他曉得是自殺伯爵正和偵探商量那新娘慧琴也不知道丈夫已死娉娉婷婷的走來含笑至父親身旁說道父親一個人在此嗎他往那裏去了那時偵探還對窗外望着慧琴還誤認是他丈夫咧正欲向前面去這時伯爵一時間說不出話偵探又在進退兩難之際一時又無從躲避只得回過頭來說道就如此辦罷說罷紅着臉出去慧琴見是個素不相識的人不免有些驚異然而也還不在心上便道這是什麼人父親他往那裏去了一定在父親室中我們本約定婚禮畢後二人就裝做結婚一年以後的樣子出去購物教人家瞧不出是新婚夫婦父親也一同去嗎

這。樣。的。天。氣。散。步。非。常。相。宜。你。瞧。正。是。風。暖。日。麗。的。天。氣。呢。說。時。他。便。要。探。首。窗。外。去。伯。爵。那。裏。肯。使。他。瞧。見。窗。外。的。情。狀。便。把。他。一。把。扯。住。道。別。看。窗。外。慧。琴。道。這。是。什。麼。意。思。伯。爵。道。不。必。多。問。快。些。過。來。他。受。傷。很。重。慧。琴。一。聽。到。受。傷。兩。字。便。想。到。丈。夫。身。上。這。也。是。女。子。的。天。性。急。問。道。陶。韋。竹。受。了。傷。麼。伯。爵。道。可。憐。他。從。窗。子。間。跌。下。去。的。慧。琴。一。聽。幾。乎。要。發。狂。了。便。道。父。親。如。何。還。是。慢。吞。吞。的。快。去。救。護。他。進。來。呢。伯。爵。道。來。不。及。了。可。憐。你。已。是。個。寡。婦。的。丈。夫。已。經。死。去。慧。琴。聽。了。這。一。嚇。登。時。嚇。得。氣。絕。再。說。那。偵。探。雖。然。職。務。上。無。可。通。融。遇。到。那。種。事。也。頗。動。心。依。了。伯。爵。之。言。只。當。他。失。足。跌。死。立。刻。往。最。近。的。警。察。分。所。向。所。長。說。明。緣。由。帶。了。兩。位。警。察。再。來。這。時。到。了。伯。

爵門首便向看門人說方纔此地樓上有人跌入庭中另有人親眼看見的所以特地到此看門人莫名其妙說並沒有這種事偵探想伯爵還沒有向他們說明便道請你引我到後面庭中一瞧看門人道後面是別人家的庭園不關伯爵府裏的並且要從後面小弄中進去這裏是走不通的偵探道原來如此他便帶着警察往後面小弄中去到了那庭園中果然不錯上面是伯爵樓上窗口確非伯爵家的庭園說也奇怪那陶韋竹的尸首不知去向只剩草地上的血痕這時偵探大驚到底不知道陶韋竹的尸骸到那裏去了話分兩頭做書的人暫把那甄伯爵家的事情攔起單表離此不遠有個公園喚做麥俾爾公園可稱人世間極樂世界夜間點着無數的燈宛同繁星一



般一對對的士女在那裏攜手談心。那音樂之聲隨風飄送。真個令人心醉到了這地方。如入仙境。可以教人忘却人世的憂愁。且說那個青年紳士田傑夫。不忍見那從前愛好的慧琴。做了他人之妻。一時。間。飛也似的逃去。也不聽得他友人顧履士喚他。他要想忘却自己的憂愁。便到這公園中來。只聽得許多朋友正在那裏談甄家的事。一個道。今天甄家的婚禮很盛。我們俱樂部中的阮老人。他今天不是到場的嗎。一個道。怕不單是阮老人。那田傑夫一定也到的一個道。是啊。那田傑夫幾乎做了。候補女婿。怎麼忽然又跳出個陶韋竹來。真是奇峰突起。剛說時。大家見田傑夫來了。便道。田先生來了。我們只問他自己。便知道了。田傑夫正聽得討厭。說道。別提起這話。我們大

家還是去跳舞消遣便了一個道。我們別問他。他自然不高興。講這話咧。田傑夫愈聽愈不高興。很想乘什麼機會離開他們。却見那邊樹陰下有個女子認得他就是今天在教堂前瞧見的。女優香妃此人旅行各地。隨時演戲。其實暗中是喜卡古報的通信員專探聽英國日耳曼俄羅斯各貴族社會的軼事。載諸報章。但是巴黎的事却不甚多。只因香妃初到此間。和那巴黎的紳士社會還不十分相熟。田傑夫却是在外國認識他。連他暗中做報館通信員也都曉得。所以此刻一見香妃。即乘機離開友人趨近香妃旁邊。香妃對他瞧着便招手道。我正有話要問你。你來得正好。傑夫道。我知道了。又是來向我探聽什麼新聞材料了。香妃道。是絕好的新聞材料。這裏人太雜。你且隨

我來便將田傑夫帶到樹影背後說道此刻主筆房教我急急探聽一事傑夫道是什麼事和我有關係嗎香妃道不好說有關係也不好說沒有關係今天主筆房接到一封匿名信他們就照樣登載說詳細明日續錄因此喚我進去囑密探此事說着取出那封信來傑夫道這不是關人名譽的事嗎不然怎麼他要寫匿名信呢說時取那信展開一閱只見上寫道今日巴黎市上人人稱道之某氏婚禮不意發生一奇事蓋新郎某君十年前曾犯盜竊之罪警署偵探已久今忽得意外之證人而於婚禮畢後即將新郎逮捕某氏父女固屬不幸然彼曾犯盜竊之罪而敢入贅貴族之家其膽亦可云巨矣傑夫讀完了說道這是什麼人家香妃道你怎麼忘了今天貴族家行婚禮

的。就。只。甄。伯。爵。家。傑。夫。道。阿。呀。這。就。是。說。甄。家。嗎。決。沒。有。這。種。事。的。香。妃。道。怎。麼。沒。有。你。瞧。他。這。封。信。先。寫。了。甄。氏。隨。後。又。塗。抹。的。新。郎。陶。韋。竹。又。改。爲。新。郎。某。君。還。說。不。是。嗎。傑。夫。道。果。然。如。此。究。竟。是。什。麼。人。懷。恨。新。郎。有。意。造。出。來。的。我。親。眼。瞧。見。他。們。好。好。的。結。婚。香。妃。道。結。婚。時。還。沒。有。發。作。結。婚。後。始。捕。捉。的。田。傑。夫。道。我。不。信。有。此。事。正。說。時。那。人。稱。交。際。家。的。阮。老。人。來。了。傑。夫。道。這。事。巧。極。了。他。總。知。道。真。相。便。喚。住。他。問。道。阮。老。人。你。不。是。別。人。不。妨。告。訴。你。一。件。奇。事。不。知。道。何。人。懷。恨。甄。家。的。新。婿。投。這。匿。名。信。到。喜。卡。古。報。館。裏。去。你。道。這。事。奇。怪。不。奇。怪。麼。那。阮。老。人。是。個。感。情。作。用。的。人。他。一。聽。此。言。先。叫。道。這。還。了。得。說。時。拍。着。胸。脯。便。道。那。新。婿。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怎。麼。對。得。

起人這便如何是好。傑夫道：「阮老人，你別着急。你且先看這書。信阮老人道：我方纔去參預婚禮，總算新婚一面的親友。我與伯爵本不認得的新婿，有什麼事連我也沒有面目說時，便取過信來看。在田傑夫一方面和陶韋竹本沒有什麼感情。不過想到叔父六尺大佐的至友甄伯爵及我從前所愛的慧琴姑娘，却爲着此事被人家說笑，便也覺得不安。那阮老人將信讀了兩三遍，說這大約是懷恨陶韋竹的人所做之事。但是這毫無根據之事，他怎麼憑空投稿到報館裏去呢？究竟新婚會否被捕，我們應當先去探聽一下。子香妃在旁說道：「我已四面探聽過，據甄家的看門人說，並沒有什麼事。問他近鄰說方纔有一個似偵探的人，詢問甄家樓上有無跌下人來。阮老人道：

不好。了。無。論。是。真。是。假。一。到。鄰。人。口。中。最。爲。可。怕。針。也。似。的。小。事。他。們。形。容。起。來。比。棍。棒。還。大。這。就。於。甄。家。的。名。譽。大。有。妨。礙。傑。夫。道。不。知。這。投。匿。名。信。的。是。誰。阮。老。人。道。誰。知。道。呢。知。道。了。就。好。辦。咧。香。妃。道。我。想。陶。韋。竹。與。何。人。有。仇。怨。他。自。己。總。該。知。道。的。阮。老。先。生。你。怎。麼。認。得。他。的。阮。老。人。道。我。起。初。並。不。相。熟。是。那。公。證。人。石。志。堅。囑。託。我。說。我。是。交。際。最。廣。的。人。託。我。幫。幫。忙。誰。知。鬧。出。這。種。事。來。以。後。無。論。那。一。家。結。婚。事。我。總。不。到。場。了。香。妃。道。既。如。此。我。們。去。問。問。石。志。堅。君。他。終。知。道。些。兒。老。人。道。是。啊。我。一。時。急。昏。却。把。他。忘。却。我。去。喚。他。來。田。傑。夫。道。他。在。那。裏。怎。麼。可。以。立。刻。喚。他。來。阮。老。人。道。方。纔。婚。禮。畢。後。兩。人。本。想。同。去。喝。一。瓶。酒。剛。到。這。裏。他。遇。見。一。個。朋。友。在。前。面。樹。陰。下。

講話我見了你們纔到這裏來的。香妃道：如此我們過去找他罷。於是三個人同到前面。石志堅談話的樹陰下，只見石志堅和一個很大的人在那裏高聲講話。那石志堅站在那人旁邊，只好及他一半。那長大的人雖背着身軀，却含着怒說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田傑夫一聽那聲音，便道：「這不是吾叔父嗎？」阮老人低聲道：「這便是六尺大佐了。」身材果然很高大。佐聽得他姪兒的聲音，便回頭道：「是傑夫嗎？」我今天從鄉下來，一到甄家，却見伯爵在那裏哭。仔細一探聽，方知石志堅先生所介紹的新婚曾經做過竊賊。所以我正在此怪他。阮老人聽了，第一個吃驚，先叫起來道：「不好了！那匿名信果然成爲事實了！」大佐對老人一瞧，說說什麼。傑夫將香妃和阮老人的話一一告

訴了大佐。大佐道：「這事出了諸位都替甄家擔心，以後還望大家出力幫助。纔是便伸出手來先和阮老人握手。阮老人這時有些羞澀的情狀，宛如青年女子初被情人握手一般，紅着臉說道：「大佐之言不差，大佐之言不差。」大佐道：「甄家的不幸事實，在出於意外，雖是很不願意給外人知道，無奈諸位已經知道的了。我也不妨說說介紹那新婿，實是石志堅君，不是犯過罪的人。他也不調查調查。」大佐剛說了一半，石志堅截住道：「大佐，你別只說他犯罪。犯罪我却相信他。陶韋竹實是個正直的男子。六尺大佐道：「既然是個正直的男子，並無不正當行爲。人家何以怨恨他？」石志堅道：「據我想來，這人並不是怨恨陶韋竹，實是怨恨甄伯爵。不然他怎麼不在婚禮未成以前舉發他的。」



罪惡歷史一定要在婚禮既成以後方令偵探去逮捕這豈不是明明和甄家逃不去嗎大佐道據我探聽的消息陶韋竹未做甄家女婿之前那人已密告過一次如此看來此人很想救護甄家名譽是個極親切的人也說不定呢既不是恨陶韋竹的人怎麼還記起他十年前的惡事呢石志堅道別說是十年前我信他從來沒做過惡事大佐道無奈警察署中已有他的大名警察署中的簿籍上已載着他十年前的惡事所以此番肯採用密告者的話石志堅冷笑道警察署裏錯誤的事很多呢現在我也沒有別的話說我定要把陶韋竹無罪的證據搜索出來給大家觀看方見得公道方對得住朋友阮老人道石志堅君你的意思甚好望你盡力去搜索不然連我也沒有面目

我情願幫你的忙。石志堅見自己介紹的新郎是個盜賊。如何不着急他生得身材矮小。和大佐說話如同小兒。在電話機下遊戲。只因他矮小精悍。作事十分踴躍。他與阮老人相比。却不及他善於交際。但是他爲人很直爽。有幾分義俠氣。因道阮老先生當時我請你在婚禮到場。你不必因此擔心。陶韋竹定然無罪。我可以得到證據。阮老人見不要他幫忙。心中便有些不悅。說道你既不願和我同去。辦祇好各人進行各人的了。石志堅道儘可如此。我覺得和那不深明。陶韋竹底細的人一同做事也屬無益。並且要勞動你也有些很對不起。阮老人道他結婚。我給他臨場做代表。總算是我的朋友。我終要給朋友盡一些力。你既不願我幫忙。我去安慰伯爵父女。也要算是我的職

務了。這阮老人的面龐時而愁容時而笑臉頃刻之間可以變幻百出。是他一種獨得之祕。石志堅見他如此說法也不反對。又向大佐道：你放心，我不滿一月一定可以得着陶韋竹無罪的證據。大佐道：據你的意思，委實是伯爵外面有怨仇，因此把個陶韋竹誣陷了。你要得到了證據，再說話。我們且去罷。於是田傑夫和阮老人陪了大佐而去。只有香妃還想探聽些新聞。所以還留在石志堅那裏，却附和着石志堅道：不差你的說話。或者倒是實情。警署中人也往往有錯誤的。石志堅那時正茫然送着他三人的後影，一聽得此話，方知道自己旁邊還有一人留着。便道：吓，我倒被你一嚇他們去了。我倒可以和你密談。不過我們交情不深，我如此與你說，未免冒昧些。你所擔任的。

職○務○我○已○在○田○傑○夫○處○知○道○了○我○是○公○証○人○所○以○往○往○知○道○人○家○所○不○知○道○的○秘○密○因○此○那○些○新○聞○記○者○和○訪○事○等○常○來○探○聽○我○有○無○材○料○我○和○他○們○無○緣○無○故○自○未○便○送○與○他○們○這○也○是○我○職○業○上○的○機○密○應○該○如○此○的○至○於○你○要○什○麼○新○聞○材○料○我○倒○可○以○告○訴○你○不○過○我○有○什○麼○事○你○要○幫○我○的○也○願○你○助○我○一○臂○之○力○說○時○瞧○着○香○妃○的○臉○色○說○道○並○非○別○事○就○是○那○匿○名○信○可○否○給○我○待○我○看○看○筆○跡○或○者○有○些○用○處○也○未○可○知○香○妃○道○就○是○這○一○點○兒○事○情○麼○這○很○容○易○石○志○堅○見○他○願○意○便○道○這○人○恐○怕○往○後○再○有○匿○名○信○寄○來○呢○要○是○能○查○得○到○發○信○的○本○人○最○好○這○書○信○若○是○不○知○何○人○所○發○到○底○無○從○追○究○香○妃○道○教○我○怎○樣○能○知○道○那○發○信○的○本○人○呢○石○志○堅○道○這○也○不○是○一○定○要○你○查○到○萬○一

你○有○可○以○查○得○到○的○機○會○望○你○不○要○放○鬆○香○妃○道○我○知○道○我○隨○時○給○你○留○心○就○是○了○這○書○信○你○暫○時○取○去○但○是○不○可○遺○失○依○舊○要○歸○還○我○的○說○畢○香○妃○自○去○石○志○堅○一○人○佇○立○良○久○四○顧○無○人○便○暗○想○道○這○事○有○些○兒○難○辦○我○被○六○尺○大○佐○所○逼○便○說○了○陶○韋○竹○一○定○無○罪○此○事○乃○懷○恨○伯○爵○的○人○所○爲○我○和○陶○韋○竹○數○年○之○間○同○在○墨○西○哥○却○深○知○道○他○是○個○正○直○君○子○但○是○他○未○到○墨○西○哥○以○前○却○不○知○道○究○竟○怎○樣○墨○西○哥○地○方○也○往○往○有○人○犯○了○罪○逃○到○那○邊○去○的○如○今○據○六○尺○大○佐○所○說○他○在○馬○耳○塞○盜○了○主○人○八○千○圓○就○此○逃○去○就○使○深○信○不○是○陶○韋○竹○所○做○的○事○情○但○是○恰○在○他○動○身○的○那○一○夜○失○去○的○何○其○巧○呢○這○嫌○疑○犯○三○字○總○逃○不○去○呢○所○以○此○事○已○留○在○警○察○署○的○簿○籍○上○了○要○證○明○他○無○罪○必

須要捉到真正的罪人纔好。若捉不到真正的罪人，陶韋竹的嫌疑怎能消釋呢？我想還是委託一位偵探教他去辦罷。可奈事隔十年，當時差不多已斷定了。陶韋竹是個有罪之人，那真的賊也決不會再出來了。這便如何是好？不過馬耳塞地方和我同業的公證人倒也不少，不如委託他們公證人團體的領袖調查舊籍，同時和陶韋竹在店內的還有何人。這一點兒事總容易知道的。最好是還要我自己去走一蹣精密調查。再雇偵探不遲。這事關於吾朋友的名譽，關於吾自己的信用，上都有關。係雖傾吾家產亦所不惜。現在不知陶韋竹到底怎樣了。他若沒有死，一定已逃了去。而且他除我以外，在巴黎沒有至交。一定逃到吾家裏去。我終得想法子幫他的忙。纔好。石志堅。

一壁想一壁走。走到公園中最冷僻的所在。忽然後面有人輕輕在他肩上一拍。石志堅回頭看時。不覺叫道：「阿呀！陶韋竹君，你怎麼在這裏？」石志堅那時猛想不可。高聲喚他：「須防被人聽得。便不言語向他。」瞧時只見他額上有新傷痕。肩以下全是血跡。上身的衣服有破碎處。登時變了一種狼狽的情狀。可憐人稱讚的甄伯爵家新郎。頃刻之間變了一個逃犯。見了人不敢出頭。石志堅只得低低的說道：「你居然沒有被捕。却到這裏來了。」陶韋竹聽着發出很淒慘的聲音道：「我的事已鬧動到巴黎市上嗎？」石志堅道：「此時却還沒有全知道。只怕到明早各報上却全要登出來了。」你今安然無恙到此。望你詳細向我直說。陶韋竹道：「再也沒有我這樣傷心不幸的事了。」石志堅道：「你到

底。怎。樣。到。這。裏。來。的。聽。人。家。說。係。在。三。丈。高。的。樓。窗。上。跳。下。來。跌。死。了。後。來。不。知。怎。樣。又。不。見。了。陶。韋。竹。道。老。友。你。怪。我。逃。走。嗎。你。疑。心。我。舉。動。卑。怯。嗎。石。志。堅。見。他。語。氣。很。高。抗。曉。得。他。還。有。勇。氣。若。果。心。中。有。罪。之。人。到。底。不。能。發。出。這。種。說。話。來。的。便。道。怎。麼。便。說。我。怪。你。呢。我。聽。得。人。家。說。你。有。罪。很。與。你。力。辯。正。在。想。法。子。要。和。你。相。見。纔。好。陶。韋。竹。聽。了。便。略。放。心。隨。卽。說。道。我。不。敢。欺。我。朋。友。這。事。我。實。在。沒。有。做。說。什。麼。盜。取。主。人。金。錢。逃。走。這。種。盜。竊。之。事。我。深。惡。痛。嫉。這。是。你。該。知。道。的。我。打。算。與。偵。探。會。面。直。接。向。他。理。論。無。奈。伯。爵。盛。怒。之。下。他。不。許。我。與。偵。探。見。面。說。一。與。偵。探。見。面。就。被。他。拘。去。伯。爵。逼。着。要。自。己。自。殺。我。進。退。兩。難。因。想。還。是。一。死。的。好。纔。從。窗。間。跳。下。的。到。底。有。三。



丈多高。所以一時氣絕。人事不省。及到醒來。一看跌在庭中。纔覺得自己沒有死。實是上帝憐我無罪。教我自已辯明。特地還我這生命的幸虧。無人瞧見。不如暫行避開去。搜集那無罪的證據。方可洗清了名譽。就打算從後弄出來。繼想偵探在此久候。不要被他捉住了。就躲在房屋與房屋之間。一直到了夜裏。纔敢出來預備。且到你家裏。一路上擇無人處行走。不意却有人跟在我背後。總隔五六丈光景。石志堅聽了。不免吃驚。陶韋竹道。我以爲定是偵探。幸虧我躲來躲去。使他走錯了路。竟不瞧見了。石志堅道。也不知道他當真走錯了路呢。還是他仍舊地的監視着。說着。向四面瞧瞧。陶韋竹道。不妨了。在半點鐘前。已瞧不見他了。石志堅道。我想這不是偵探。若是偵探。他何不

立刻趕過來將你捉住了呢。陶韋竹道原是但是除偵探以外。還有何人呢。石志堅道只怕是你的仇家暗暗的在那裏監視。你陶韋竹道只是我從來沒有和人家結過什麼怨。石志堅道只怕人家怨你連你自己還沒知道好的。這也是一條線路。從這一條線路上或者覓得蹤跡也未可知。話猶未了。覺得後面草叢中有人行動的聲音。石志堅先聽得說道。咦。什麼聲音。奇怪得很。陶韋竹道恐怕是風。石志堅道響了一陣就停。好像是風。這種地方却不便多講話。到我家裏細細談罷。此一番你逃去後偵探必定疑我將你隱藏着同行。却不很方便。還是你向右面走。往我家的後門去。我往左行。從大門回去。兩人計議已定。各分頭向左右走。石志堅又聽得草叢中有聲息。便統往後。

面果然樹後有一人立着石志堅一見他面不禁訝道咦你不是顧履士君嗎那顧履士是什麼人讀者大概還記得他原是田傑夫的朋友也會經伯爵邀他去觀禮此刻石志堅很爲詫異顧履士也覺得難乎爲情說道不料竟爲你瞧見令人慚愧實在我另有別事約在此間的恰巧你們又在這裏談話我便不能出來也無心聽你們講這許多話但是你放心被我聽得與池中的魚類聽得一樣決不會告訴人家的我也望你勿將我的密事告人石志堅道你有什么密事顧履士道夜間躲在公園的草叢中到底有些不大方那石志堅是生長巴黎的豈有不知道巴黎的風俗便輕輕的道大約你與什麼女子有約候在此間的顧履士道是的是的但望互守秘密石志堅因此

倒○很○放○心○。三○人○便○都○走○開○。不○過○當○石○志○堅○和○顧○履○士○二○人○談○話○之○間○。陶○韋○竹○兩○目○直○射○顧○履○士○臉○上○。非○常○擔○心○。我○今○放○下○他○們○三○人○。再○說○伯○爵○邸○中○。甄○慧○琴○暈○去○以○後○。伯○爵○不○免○驚○慌○。將○他○運○入○一○室○。親○自○看○護○。到○得○醒○來○。仍○舊○非○常○悲○泣○。伯○爵○問○道○。你○此○刻○氣○分○覺○得○怎○樣○。比○前○好○一○點○兒○嗎○。慧○琴○只○是○哭○說○。你○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教○人○終○不○明○白○。歡○歡○喜○喜○的○事○。怎○麼○鬧○成○這○個○樣○子○呢○。那○時○偵○探○又○來○了○。伯○爵○雖○不○快○。只○好○去○見○他○。偵○探○見○了○伯○爵○。便○發○怒○道○。伯○爵○竟○不○像○是○個○紳○士○。已○與○我○約○定○不○放○陶○韋○竹○逃○走○。如○何○竟○將○他○放○走○。不○是○欺○騙○我○嗎○。伯○爵○道○。不○是○已○跳○窗○而○死○嗎○。慧○琴○因○此○嚇○得○暈○了○過○去○。說○時○。連○忙○向○窗○口○外○望○。竟○不○見○了○屍○體○。僅○賸○草○地○上○有○些○血○跡○。伯○爵○握○着○拳○。恨○恨○之○聲○的○說○道○。

那畜生竟逃去了嗎。便向偵探力辯。沒有放他逃走。偵探那裏肯信。說憑你怎樣辨白。也都是空言。此刻逃去。責任都在我身上。我已將此人畫形圖影。派人四面捕捉。憑你陶韋竹能上天入地。也越不過我這網羅。這一回既然如此。也無所用其祕密了。各處車站。凡是國境內的。都已發電報去了。將來你的姓名登在報上。供世人笑罵。這也是無法你須知道。堂堂伯爵。邸出了那種不名譽的案件。不是新聞上的好材料嗎。惡人我也見了許多。總沒有他這般巧妙。卽就那種情形。就可以證實他是曾經犯過罪的人了。偵探罵了幾句。也不等伯爵回答。竟自去了。伯爵更爲失望。既知道陶韋竹是個惡人。幸虧未與慧琴同房。竟自殺死了。心上方覺一寬。不料又沒有死。反逃了去。不是

羞。辱。上。加。以。羞。辱。嗎。他。生。存。世。上。吾。女。兒。便。是。他。的。妻。一。世。負。  
了。盜。賊。之。妻。的。惡。名。怎。麼。見。人。做。父。親。的。見。女。兒。陷。入。悲。境。豈。  
不。傷。心。獨。自。坐。在。椅。上。惟。有。歎。息。而。已。忽。然。直。豎。的。立。起。來。道。  
除。死。以。外。沒。有。別。法。一。向。清。白。世。家。的。甄。家。傳。到。我。這。一。代。竟。  
招。個。盜。賊。做。了。女。婿。這。女。婿。犯。了。罪。又。不。肯。死。倘。若。捕。獲。到。裁。  
判。所。去。教。我。受。那。樣。的。大。辱。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我。既。是。貴。族。  
豈。可。貪。生。惡。死。他。便。走。到。武。器。架。上。要。取。自。殺。的。兇。器。忽。又。想。  
道。不。然。我。若。一。死。女。兒。豈。不。更。苦。他。從。小。沒。有。母。親。除。我。之。外。  
還。有。什。麼。可。靠。的。人。呢。我。死。以。後。他。必。悲。痛。欲。絕。如。此。想。來。我。  
又。不。應。當。死。咧。此。刻。的。伯。爵。真。個。是。死。不。得。活。不。得。昔。日。在。戰。  
場。上。有。萬。夫。不。當。之。勇。現。在。竟。致。走。頭。無。路。真。所。謂。女。兒。情。長。

英雄氣短停了一回。又想道：此事惟有不給慧琴知道，立刻帶他到外國去旅行。若仍留在此地，一來報紙上要登載出來，二來人家免不得要談論，怎麼可以不見不聞？惟有如今一字不提，到了外國再說。將來陶韋竹說不定便死在獄中，到慧琴與世人都把陶韋竹忘掉後，再暗暗回來，萬一陶韋竹不死，便永居外國，在外國有合意的少年，便招他爲婿，一家三口快樂度日。這不是爲着我老年享福，實是爲着慧琴。伯爵打定主意，剛離開武器架，就進來一僕人，拿着一張名片，說有客人求見。伯爵一瞧，見是六尺大佐。大佐在三十年前曾與伯爵一同在亞非利加遠征隊從軍，親如手足，却是伯爵惟一的知己。現在伯爵就把大佐請進來，將今天的事從頭說了一遍。大佐本是

粗魯的武人說道：這還了得！第一是介紹人石志堅的，不是，但  
是你那新婿既不犯罪，如何要逃呢？此事請你放心，由我擔任。  
替你尋着了陶韋竹，與他決鬥，拚一個你死我活。我今年雖活  
了五十九歲，每天必練習劍術，四點鐘決鬪，是最靠得住的。慧  
琴一面你別告訴他，新郎還活着，只說已經死了。那我就容易  
結果他了。大佐獨斷獨行，也不等伯爵回答，竟自去了。後來便  
在公園中遇見他們，此事表過不提。那伯爵的氣質也有些和  
大佐相似，暗想大佐的主意，却也不差。無論如何教陶韋竹死  
了，不給慧琴知道。日後再想法子，但是，要慧琴不聽得他人之  
話，惟有速赴外國旅行。當時便走入女兒室中，見他很疲乏的，  
睡着，知道他悲傷過度，能熟睡，却可以忘去痛苦，也是好的。且



不。去。驚。動。他。回。到。自。己。室。中。到。明。晨。再。說。到。了。明。天。伯。爵。又。來。  
 看。視。他。女。兒。那。甄。慧。琴。的。身。體。本。來。是。很。健。康。的。雖。很。悲。痛。却。  
 還。不。致。十。分。衰。弱。因。此。便。向。他。說。明。天。要。動。身。到。外。國。去。慧。琴。  
 很。驚。訝。道。到。外。國。嗎。是。不。是。父。親。一。個。人。去。我。這。裏。丈。夫。尚。未。  
 入。殮。安。葬。咧。伯。爵。聽。了。這。話。半。晌。不。得。回。答。頓。了。一。頓。說。入。殮。  
 安。葬。我。已。託。人。辦。了。你。不。必。擔。心。已。死。之。人。不。能。復。活。我。勸。你。  
 也。不。要。悲。傷。了。將。來。到。了。外。國。遇。見。相。當。的。人。我。必。定。選。一。個。  
 最。好。的。女。婿。慧。琴。不。待。伯。爵。說。完。就。背。過。臉。去。道。人。家。屍。體。未。  
 寒。父。親。就。說。這。種。話。女。兒。却。不。是。這。般。人。伯。爵。搭。訕。着。道。你。要。  
 生。氣。我。就。不。說。總。之。你。此。番。同。我。到。了。外。國。再。慢。慢。商。議。此。刻。  
 你。身。體。如。何。慧。琴。道。尚。好。我。要。親。視。丈。夫。入。殮。伯。爵。道。你。何。必。

如此固執入殮的事我已託人辦了。你見了又要引起傷心。須知過分悲傷容易成病。我要你到外國去。也是要教你忘却悲痛之意。伯爵正在勸女兒的常兒。僕人又報六尺大佐來了。伯爵便吩咐請又和女兒說道。你氣分好些不妨起來換換衣服。來見六尺大佐。他是個極活潑爽快的人。與他談話一定可以心頭暢快些。伯爵走出來回到自己室內。見六尺大佐之外。還有個老紳士頭頂既禿且光。口之周圍白鬚如雪。莞爾一笑。如同小孩立着向伯爵行禮。這便是人稱交際家的阮老人。伯爵一向雖沒與他交談。却早聽見他的姓名。看見過他的容貌。一見老人的殷勤狀態。沒一個不願和他交接的。伯爵還是初次見面。便與他握手。大佐先說。今天和老人同來的緣由。道這位

阮老先生曾受公證人石志堅之託結婚時臨場做過新郎代表他昨夜聽得那消息以爲做了惡人的代表很覺抱歉因此特來謝罪并且自願幫着我們把陶韋竹尋覓出來伯爵對於初次見面之人不欲詳述家事只好隨聲唯唯的答應大佐明白伯爵之意說道不必隱瞞這位老人我已經將實情完全告訴他了像我這樣粗暴的武夫與這位交際家一見如故也是奇事實在我很與他意氣相投我因爲與他很覺說得投機所以將昨天的事一一向他直說了他本來與我們軍人不同我說的時候他只驚得手足都發顫幸虧我把他安慰解勸此刻很贊成我們的意見了他交際頗廣必能尋獲陶韋竹無疑那時我便可以和他決鬪這老人雖非軍人義俠之心和我們軍

人相同。這時阮老人插嘴道：我昔日也是軍人，年輕時做過士官，征伐過印度。伯爵聽了此言，態度頓時一變，說道：原來如此。我對着軍人，就不應該如此的拘束。這法蘭西國不是我說一句狂放的話，除了軍族及軍人之外，委實沒有真正的紳士。大佐道：如此說來，我們什麼事儘可直說了。先問慧琴現在怎麼樣。伯爵道：我預備和他同到外國去。他說丈夫還沒有入殮，安葬不願意聽這些話。大佐道：他以為丈夫真個死了，自然要等他入殮安葬。他究竟是個女人，後來便怎麼樣。伯爵道：尚沒有解決。咧。這時候你們就來了。不過他心中總放不下陶韋竹。總要教他心中忘掉這人纔好。大佐道：此事不必擔心，只要拜託阮老人。阮老人用言語來安慰人家，就是他的絕妙本領。可以。

使人忘却憂愁的。你不妨教慧琴見見這老人。包你不到三天。可以心中把陶韋竹忘得乾乾淨淨。三人正在談話。只見慧琴。姍姍而來。全身穿了黑色的喪服。一副悲慘可憐狀態。令人見了也覺傷心。慧琴以爲只有六尺大佐。不料還有個阮老人在旁。倒覺出於意外。再一想。此人是老夫的代表。反覺親熱些。先向大佐行禮。便走至老人旁邊。道。老先生是來商量吾夫入殮的事嗎。老人不覺臉上一紅。說道。姑娘不是的。慧琴道。老先生該呼我爲陶夫人。我不是姑娘了。阮老人慌忙握着慧琴的手。道。是啊。這是我的話說錯了。請你不要生氣。我今還有話和你講。咧。說時。便引着慧琴到迴廊下。大佐和伯爵很喜歡老人的舉動。大佐便低聲問道。你怎麼把陶韋竹看上了。做女婿。伯爵

道我那裏知道我是當他一個紳士的大佐道從前吾姪兒傑夫很愛慧琴的你偏偏不許他來往了他如今還很念念不忘伯爵道你不知道我的謝絕傑夫却有原因大佐道有什麼原因我與你親如手足我的姪兒做慧琴的丈夫再也沒有相稱的了倘若早如此辦也不會鬧成這一次竽柄來了伯爵嘆了口氣道你有所不知我的妻子你只怕還沒知道底細大佐道我自然不知道在美國娶在美國死我也從未見過一面既是慧琴的母親一定也是個美人伯爵道你沒有見過慧琴的母親當然如此推想他母親是西班牙人慧琴便是法蘭西和西班牙的混合種了把他做傑夫的妻子只怕你心裏不願意所以在事實未成之先我把傑夫謝絕了大佐道就只這一點意

思嗎。這有什麼要緊。母親雖是西班牙人。到底是你的種。我又不是那種腐敗頑固的人。厭惡混合種的伯爵道。然而到底……大佐道。沒有什麼。然而不然。今後將慧琴許配傑夫陶章。竹。我。和。他。決。鬪。少。不。得。將。他。殺。死。慧。琴。便。成。真。的。寡。婦。嫁。與。吾。姪。傑。夫。就。是。了。阮。老。人。一。面。我。也。向。他。說。過。了。伯。爵。聽。了。覺。得。這。話。太。暴。但。也。是。軍。人。的。性。質。而。且。一。向。是。敬。重。六。尺。大。佐。的。便。道。這。也。不。錯。但。不。知。慧。琴。肯。不。肯。大。佐。道。因。此。我。帶。了。阮。老。人。同。來。請。他。勸。慧。琴。使。他。心。向。傑。夫。伯。爵。道。如。此。說。來。那。阮。老。人。也。贊。成。你。的。意。見。了。大。佐。道。他。此。刻。也。很。贊。成。了。伯。爵。道。我。是。別。無。話。說。第。一。只。要。慧。琴。肯。答。應。第。二。只。要。你。不。嫌。他。是。混。合。種。我。決。不。反。對。大。佐。道。西。班。牙。和。法。蘭。西。乃。是。同。一。根。源。

也。不。能。說。他。定。是。混。合。種。既。如。此。我。們。就。談。定。了。罷。只。消。遇。着。陶。韋。竹。殺。死。了。他。便。算。了。事。伯。爵。道。但。是。現。在。我。非。往。外。國。去。不。可。若。再。躊。躇。下。去。那。陶。韋。竹。生。存。着。和。他。決。鬪。的。事。被。慧。琴。知。道。了。那。還。了。得。嗎。大。佐。道。這。我。也。想。過。外。國。去。很。費。周。折。不。如。先。把。婢。僕。們。一。齊。歇。去。搬。往。鄉。間。暫。住。那。時。就。不。至。於。人。多。嘴。雜。說。出。什。麼。話。來。傳。到。慧。琴。耳。中。又。時。時。叫。傑。夫。過。去。和。慧。琴。會。面。兩。人。的。愛。情。自。然。漸。熱。起。來。了。伯。爵。道。鄉。間。也。沒。有。相。當。的。地。方。大。佐。道。昨。夜。阮。老。人。說。聖。伽。門。地。方。他。有。一。所。別。墅。很。願。意。租。給。人。家。你。若。去。租。他。別。墅。豈。不。兩。全。其。美。聖。伽。門。又。離。巴。黎。不。遠。汽。車。一。點。鐘。內。可。以。達。到。樣。樣。都。便。利。呢。這。時。伯。爵。心。還。沒。定。想。了。良。久。方。纔。說。就。如。此。辦。也。好。待。我。問。問。阮。老。



人這別墅究竟合用不合用。伯爵說畢，立起身來，想走到廊下去。此時一個女婢拿着一個信，正要送到慧琴房裏去。剛被伯爵瞧見，便道：「寄給慧琴的信嗎？」是那裏來的，給我看看。伯爵取在手中一瞧，筆跡很熟，身體却在那裏發顫，便道：「這信待我交與姑娘罷。」婢女應聲而退。伯爵那時青着臉，走至大佐面前，說不好了。倘不速辦，你的計畫要一齊無效了。你且看這書信，便知分曉。大佐道：「這書怎樣？」伯爵道：「他信封上雖沒有寫發信人名字跡，我認得是陶韋竹所寫。他竟還敢寫信給慧琴。」大佐道：「是呵。此信要被慧琴看見，那真不得了。你且拆開來看。」伯爵道：「不可。雖是父母對於子女，但是文明國的憲法到底不可私拆。人信。大佐道：「這是軍人以外的事。我們軍人無論拆何人的信。」

也。不要緊。從前在亞非利加遠征隊時。我與你都是隊長。不是。一拆他們軍士的信嗎。況且現在慧琴是你的女兒呢。有何不可。伯爵被大佐一說倒也很爲贊成。那時伯爵便把這書信拆開。只見上面寫道。

吾摯愛之慧琴乎。余遭此不白之冤。憤欲自裁。然我殊不能舍君也。我今暫時隱避。我爲剖白計。不得不爾也。我暗中必有一大敵。受此嫌疑。皆此大敵之所爲。幸有一好友。憐余不幸。願爲我盡力辯護。吾二人復合之日。想亦不遠。小別無多時。慧琴乎。願汝勿忘余之愛。亦勿以余爲已死也。

伯爵讀畢。歎了一口氣。大佐道。幸而未被慧琴瞧見。真是天助。

我們快將此信藏過一面去尋陶韋竹伯爵道。是啊。此信是萬萬不能給慧琴瞧見的。伯爵話還沒有說完。只見背後嬌的的聲。音道。是什麼信。萬萬不能使我瞧見的。兩人大驚回頭看時。慧琴已立在那裏。慧琴目光敏銳。已瞧見他們手中所持的信。一瞧筆跡就很怪異。便伸手一奪奪了過來。伯爵急道。人家的書信。你打算怎樣。那時伯爵即忙奪回。却撕破了一張紙角。有少許仍舊留在慧琴手裏。伯爵將奪來的信慌慌張張納入衣袋之中。說道。你怎麼在衆賓之前如此不知禮節。慧琴道。父親恕我。我見這筆跡很熟。所以要看他一看。說着又向大佐道。伯父也請恕我。大佐無言可答。慧琴方始把手中紙角放開來。笑着說道。竟只撕了這一點兒。慧琴細細瞧時。却正是一勿忘。

余之愛勿以余爲已死』的兩句話。慧琴一瞧頓時黑雲一般的疑念塞滿了他的胸中。叫道：「阿呀！這筆跡是我認得的話。未說完身體仰後便暈過去了。」伯爵連忙在背後抱住阮老人。恰巧也進來了。見此情形非常吃驚。大佐埋怨道：「我們把慧琴交付與你。你怎麼把他一個人放進來。又鬧出這亂子。」阮老人道：「我們正在廊下談話。忽然有個婢女進來。說一封寄與姑娘的信已交給老主人了。」慧琴說：「不知什麼人寄信與他。便趕了來。我也未便阻止到我進來。已經弄得如此了。」伯爵聽了老人之言。很覺失望。便道：「如此說來。他是已經知道是寄給他的信了。」他既曉得。便有些難瞞他。咧大佐道：「不妨此刻幸虧他暈過去了。醒來他問長問短。我們支吾着。就是千萬不可使他知道。」陶

章竹還活着。倘然知道了。他必然更要驚嚇。不知要鬧出什麼亂子來。咧。如此看來。辭歇婢僕。倒也是件最要緊的事。伯爵當時還抱着慧琴。說道。婢僕一齊歇去了。叫什麼人看護他呢。大佐道。看護有你父親再託阮老人幫着你忙便了。老人聽得也。很高興。說道。是啊。我當盡力看護。還是不經他們婢僕的手。最好。當時伯爵便將慧琴移入他室。六尺大佐便立起來。說道。我想立刻去尋陶韋竹的行蹤。現在也用不着決鬪了。我一見面就打他。他逃走之後。還敢寄信給慧琴。這就不能放鬆他。這時阮老人聽得大佐那種暴亂的言語。回頭說道。大佐。你也不能如此。依我想來。連和陶韋竹決鬪。這辦法也不好。你用決鬪法殺死了陶韋竹。教自己姪兒去娶他。爲妻人家說起來。終未

免。有。些。不。好。聽。我。請。你。要。三。思。而。行。大。佐。怒。道。你。做。了。他。的。代。表。你。還。幫。着。他。嗎。阮。老。人。道。你。別。發。怒。請。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可。就。明。白。了。伯。爵。家。是。著。名。的。巨。閥。人。家。說。你。強。要。把。姪。兒。做。他。的。女。婿。所。以。把。陶。韋。竹。殺。死。一。來。損。了。你。軍。人。的。名。譽。一。來。日。後。田。傑。夫。被。人。談。論。或。者。人。家。要。把。你。當。做。罪。人。咧。大。佐。聽。了。似。乎。覺。得。有。理。卽。道。既。如。此。應。當。怎。麼。辦。呢。阮。老。人。道。現。在。第。一。步。連。那。緊。要。的。陶。韋。竹。也。不。知。道。在。那。裏。呢。大。佐。道。據。我。看。來。那。公。證。人。石。志。堅。定。然。知。道。陶。韋。竹。的。地。方。所。以。我。想。先。去。逼。着。石。志。堅。說。出。來。阮。老。人。道。依。我。的。主。意。也。不。用。決。鬪。也。不。用。爭。鬧。還。是。勸。他。逃。往。外。國。爲。上。策。陶。韋。竹。自。知。有。罪。他。也。曉。得。在。這。地。方。很。險。一。定。肯。逃。往。別。處。去。的。大。佐。道。你。的。心。

可○算○得○像○個○弱○女○子○你○方○纔○不○是○已○贊○成○決○鬪○了○嗎○阮○老○人○道○  
方○纔○也○沒○有○贊○成○不○過○預○備○慢○慢○兒○勸○你○別○人○還○可○以○和○他○決○  
鬪○你○和○他○決○鬪○甚○不○相○宜○大○佐○道○你○勸○他○逃○走○萬○一○陶○韋○竹○倔○  
強○不○肯○逃○走○到○那○時○也○只○好○決○鬪○了○阮○老○人○道○他○既○有○罪○斷○不○  
肯○不○逃○倘○使○他○不○肯○逃○一○定○心○中○自○覺○毫○無○罪○惡○要○打○算○剖○白○  
咧○如○此○便○不○能○再○決○鬪○了○大○佐○道○如○你○所○說○以○爲○陶○韋○竹○還○未○  
必○一○定○是○盜○賊○咧○阮○老○人○道○倘○使○他○不○肯○逃○必○定○自○己○要○辨○明○  
不○是○盜○賊○所○以○或○者○實○是○受○着○絕○無○根○據○的○嫌○疑○也○說○不○定○大○  
佐○道○完○了○完○了○你○直○到○現○在○還○幫○着○陶○韋○竹○嗎○阮○老○人○道○並○不○  
幫○他○我○起○初○就○如○此○想○這○也○是○一○定○的○理○由○他○若○當○真○做○了○盜○  
賊○就○畏○懼○偵○探○逃○往○外○國○去○了○總○之○決○鬪○的○事○情○你○要○斟○酌○老○

人的說話聲雖不高，却句句出於真心，有深入人心之力。大佐想了一想，說道：「這倒也不差。既如此說法，你怎麼又要贊成傑夫娶慧琴爲妻呢？」阮老人道：「我做了這來，歷不明的代表，已很後悔。所以極想介紹一個伯爵合意的女婿，以贖前愆。那令姪傑夫是我一向愛他的，所以深願合力成就此事。我的心很爲公平。現在無論如何，大家公認陶韋竹的名譽總壞的了。我以爲不必與他決鬪，只消勸他逃走。我的話自以爲是經驗閱歷之談，你別以爲靠不住。你若與他一決鬪，就要鬧成不可收拾。你莫如勸陶韋竹逃走，並且可以對他說：你再回來時，我決不饒你。一定將你殺死。如此把他一嚇，他就一世也不回來了。大佐聽了，點頭稱是，便道：「不錯，不錯。此刻第一要探聽陶韋竹的。」



地方我想去尋石志堅去。那時六尺大佐便去尋那公證人。阮老人卽往慧琴的屋中。伯爵已把慧琴安放在床上。自己便坐在床邊。老人道：還沒有醒嗎？伯爵道：還沒有醒。老人道：不妨事嗎？伯爵道：不妨事。他從小就有這病。一嚇就要暈倒。如今也不知有幾次了。令他靜靜兒睡一點鐘。必定自醒。不過這一天兒心中不妥。到第二天便與常時無異。阮老人道：可要請一位醫生來罷。伯爵道：不用。醫生過分驚動了。被下人得知。說長道短。非常不妥。現在下人都不用。只留廚子一人。婢僕各一人。其餘一概歇去。阮老人道：如此必有許多不便。伯爵道：有何不便。我就和慧琴住往鄉下去。否則陶韋竹的事。便容易入於慧琴耳中。說到那裏。忽然想及道：不差。要往鄉間。須先定一個地方。

方纔六尺大佐說聖伽門地方你有一所別墅阮老人道不能稱爲別墅是一所舊屋子四年前曾把他略加修理預備自己住的不過我年紀漸老覺得還是住在巴黎的繁華地方與一般年輕人廝混略有趣兒因此這空屋雇人看守着不過看守人的薪水每月倒要費五十元以上咧所以打算租與靠得住的人昨夜曾向六尺大佐談過你若住倒很相宜伯爵道我要租明天就要搬去的阮老人道別說明天今天也沒有什麼不可只消關照看守人預備便了伯爵道如此你一定租與我我今天就把下人一齊歇去便沒有什麼事了我是個武人派一○想○定○主○意○便○立○刻○要○做○的○請○你○在○此○把○慧○琴○照○顧○一○下○子○我○去○預○備○伯○爵○也○是○個○性○急○的○人○說○完○了○就○去○阮○老○人○瞧○着○慧

琴的臉上暗暗沉吟道：這慧琴姑娘雖然見過一二次，仔細觀看今天却還是初次。咧，果然是個絕色。講到他的眼睛和鼻子……說到那裏，不知想起了什麼事，向四面瞧了一瞧，然後再對慧琴臉上細看，只見他目不轉睛的把全副精神貫注在他臉上，足足看了二十分鐘，眼中竟掛下淚來，歎道：見了這樣美麗的面容，却教人不能不想起他來了。看官們，你此刻阮老人想起了誰？不禁悲上心來，自然是想起了已死的女兒。咧，這老人的女兒究竟是誰？現在也無人知道，但是沒有女兒的人決不會如此動心的。老人悲傷不堪，正在拭淚，忽然慧琴喉間有一點兒聲息，老人聽了，猛想我怎麼如此疏忽不當心。卽揩乾眼淚，留心別被人家瞧出破綻，再環視四面，然後對慧琴道：

姑娘醒了嗎。氣分怎樣。慧琴睜開眼睛來見老人在旁。却很怪異。老人現出哀憐之色。便道。你別驚惶。是我在此。我就是新郎陶韋竹的代表。慧琴看了阮老人的臉兒。精神漸漸清楚。坐起來。向四面瞧了一瞧。說我明白了。想是舊病復發。又暈過去了。你老人家在此看護嗎。父親那裏去了。慧琴說時。心中似乎打定什麼主義。老人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便道。你且再睡一回。不必起來。慧琴不像平日那般柔順。不聽老人之話。即從牀上下來。走至牀面的桌前。老人要想扶他。他已經立在前面。按那桌上的呼鈴。老人道。你有什麼事。儘管向我說。就是了。何必自己勞動。慧琴道。你們的事。我已完全知道。父親與你。却把我瞞着。老人暗想。他說完全知道。不知是何事。難道陶韋竹沒有死。

的事他都明白了嗎。阮老人一時無話可答。慧琴道：「大家都瞞着我做甚。否則父親爲甚的把一個初交的人留在我的房中。我必定喚下人來問個明白。」老人漲紅了臉，仍舊答不出話來。慧琴見婢女等不來，更將呼鈴重重的按下。那知依然杳無聲息。老人便阻止他道：「你按也無用。下人一齊辭歇了。」伯爵因爲新耶臨韋竹死了，很爲失望，不願再住此地，意欲搬往鄉間居住。所以將下人全體歇去了。慧琴聽了，也不十分驚慌。因爲父親從前心裏不快，時候常常把下人全體辭歇的。所以此刻慧琴又點點頭，仍舊打算走出門去。老人急急把他扶住，說：「姑娘往那裏去？」慧琴道：「我要尋父親去。」剛要走出去，那伯爵已經聽得鈴聲響跑了過來，却見女兒下了床，便道：「你好嗎？快些。」

預備着我們且到鄉下去住幾天。慧琴的顏色此時便有些不快。乃恨恨的道：「父親你什麼事都不給我。我知道爲何要如此的。」

瞞我呢？伯爵聽了這話不覺倒退了兩步，說道：「什麼？你難道都知道了嗎？」

是阮老人告訴你的嗎？老人出於不意受了伯爵的抱怨，只紅着臉呆呆的說不出什麼。

慧琴道：「阮老人沒有說，我們預備到鄉下去罷。」

慧琴道：「阮老人沒有說，很好很好。如此我們預備到鄉下去罷。」

阮老人雖沒有說，我却已經知道大概。父親也不必瞞我。方纔這封信怎樣了？伯爵被他突然之間這一問，一時急道：「這這信嗎？是寄給我的。」

慧琴道：「但是婢女來報告却是說寄給我的。」

伯爵道：「這是婢女弄錯了。」

慧琴道：「我見過了，明明是陶章竹的筆跡。」

伯爵道：「臨章竹也安，知不能寄信給我。」

慧琴向父親

唯。了。一。瞧。說。如。此。說。來。分。明。陶。韋。竹。還。沒。有。死。所。以。他。能。寄。信。給。父。親。慧。琴。這。一。句。話。宛。如。向。伯。爵。頂。門。一。針。直。射。到。他。的。心。裏。伯。爵。也。自。知。失。言。却。是。無。法。可。以。回。答。只。得。強。辯。道。我。不。過。比。方。罷。了。陶。韋。竹。其。實。已。死。慧。琴。道。如。此。他。的。屍。骸。到。那。裏。去。了。伯。爵。道。屍。骸。自。然。先。安。殮。了。慧。琴。一。句。句。聽。着。見。伯。爵。言。語。支。吾。不。禁。放。聲。大。哭。道。方。纔。的。書。信。我。扯。了。一。角。明。明。寫。着。勿。以。余。爲。已。死。父。親。你。何。必。瞞。了。我。使。我。更。覺。得。傷。心。你。以。爲。與。其。將。實。情。告。我。不。如。說。了。已。死。要。我。死。心。塌。地。可。知。你。們。瞞。着。我。我。更。苦。楚。父。親。啊。你。千。萬。告。訴。我。我。丈。夫。怎。樣。了。爲。何。不。在。這。裏。此。刻。你。們。無。論。告。訴。我。什。麼。我。決。不。驚。慌。總。不。願。意。你。們。瞞。着。我。昨。天。來。的。人。是。不。是。偵。探。他。將。我。丈。夫。怎。樣。了。你。們。告。

訴我使我心中也有個計較。父親若是不給我，知道便是表明不疼愛女兒了。被慧琴如此一哭，第一個阮老人已經不能忍耐。說道：「伯爵，你也太固執了。姑娘如此說着，你還要隱瞞，未免太罪過了。還是把實情告訴他罷。你若不說，我忍不住也要說了。伯爵被愛女兒心所牽動，只得道：「慧琴，請你恕我，你所猜疑的一些兒，也不錯。慧琴便跳起來道：「如此說法，他被偵探帶去的嗎？所犯何罪？什麼緣故？」伯爵道：「我勸你那種卑污之人，你也不必去想了。原來他是個盜賊，所以偵探來捉他的。伯爵以為說出這話來，慧琴一氣又要暈過去。誰知本來傷心得手足發顫的慧琴，聽得說他丈夫是盜賊，他氣倒一壯，把伯爵的手緊緊握住，說：「這是誰說的話？女兒深信世界上人做了盜賊，那陶



韋竹也。決不會做盜賊的。伯爵道：「因爲你心裏本不快聽了這話，自然是更難過了。所以瞞過你，你且靜心聽着。他不但做過盜賊，而且託言自殺，避了我的眼目，暗暗逃去。若是正大光明的紳士，豈肯如此？他連死也不肯死，還可以做伯爵家的女婿嗎？幸虧你們尙未同房，他就此避開，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將來我當替你另擇良緣，你千萬別再想他。慧琴聽了，又放出悲痛之聲，說我決不相信父親的說話。伯爵道：「無論如何，他決不能再出來做人了。你是個聰明人，怎麼如此糊塗起來？伯爵或硬或軟的勸他，他總不聽。只得暫託阮老人多方設法，再講到六尺大佐去尋陶韋竹。心中打算不是教他逃往外國，永不回來，便是和他決鬥，要他的性命，卽奔往石志堅家中來。恰巧石

志堅在家。大佐也不客氣。到了他應接室中。昂然而坐。石志堅身體雖矮小。却很有威嚴。大佐一見他。便說：「昨天你咬定陶韋竹無罪。我二人就此分別。不料他又鬧出別的事來。我特地來尋他的下落。以便設法對付他。你是總知道他所隱避的地方。的。請你告訴我。」石志堅昨夜就和大佐爭論了幾句。此刻心裏還沒有舒服。更聽了他此時一派無禮的話。頭自然非常不快。便道：「地方且不必管。我曉得不曉得。陶韋竹我已擔保過。決不教你們操心。」大佐道：「你說得定不教我們操心嗎？」今天就很教我們操心。咧。」石志堅便問：「爲何？」大佐道：「他竟敢寄信與慧琴姑娘。石志堅道：「你這話就差了。此刻是陶韋竹的夫人該稱爲陶夫人。不該稱爲慧琴姑娘。丈夫寄信與他妻子。是極尋常的事。」

何勞你們操心。大佐道：這是什麼話？慧琴思念過度，見了那信，甚至氣絕，還不勞我們操心嗎？石志堅道：慧琴已是陶韋竹的妻子，他們夫婦間情義應該如此，不干他人之事。我也無回答你的義務。昨夜已向你說過，陶韋竹據我看來毫無罪惡，到了証據齊集一天，自己一定要親上法庭，當着數千的旁聽人，光明正大的剖白剖白清楚。後他們自然夫婦攜手同歸。大佐道：豈有此理？他既失紳士品格，已蒙盜賊聲名，還有把慧琴當夫人的權利嗎？石志堅道：你且放心，陶韋竹決不是盜賊。將來到裁判時，自然明白。大佐道：你別說裁判我們第一不許他上裁判所去，他自己一身本不足值。他那裏還有權自己辯護？連慧琴的性命也無端被他污辱。我是他父親的好友，我非盡力保

護○慧○琴○的○名○譽○不○可○石○志○堅○道○慧○琴○的○名○譽○不○用○你○保○護○有○陶○  
韋○竹○保○護○着○大○佐○道○陶○韋○竹○倘○有○保○護○之○心○應○當○早○赴○外○國○永○  
遠○不○歸○他○要○多○留○在○本○國○一○天○就○多○污○辱○慧○琴○的○姓○名○一○天○他○  
若○要○到○裁○判○所○去○更○污○辱○他○的○姓○名○了○我○此○刻○要○教○他○速○走○否○  
則○我○和○他○決○鬥○結○果○他○性○命○大○佐○也○不○顧○理○曲○理○直○一○味○的○強○  
硬○石○志○堅○是○個○公○証○人○深○明○事○理○曉○得○與○他○爭○執○也○無○益○處○便○  
道○這○也○隨○便○你○總○之○我○深○信○陶○韋○竹○無○罪○要○照○我○的○方○針○做○去○  
大○佐○道○你○應○該○幫○助○我○勸○他○逃○往○外○國○爲○是○石○志○堅○道○勸○他○總○  
容○易○你○可○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嗎○大○佐○被○他○一○問○方○想○起○來○到○  
此○間○的○目○的○便○道○原○是○不○知○道○他○的○地○方○跑○來○問○你○石○志○堅○道○  
既○如○此○你○何○不○早○些○說○誰○知○道○他○地○方○呢○早○說○也○不○至○於○閑○爭○

了。大佐道。你總知道他的地方。石志堅道。現在却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大佐道。現在不知道。可見起初是知道的。石志堅道。遇見是遇見過。的。昨夜與你別後。即在公園中遇見他。聽了他許多話。更深信他無罪。約定證據未齊。集以前且躲在我的家中。教他從我家後門進來到半夜裏。他果然來了。留宿一宵而去。因為略有風聲。其勢不能再耽擱在我這裏了。大約還在巴黎地方。究竟在那裏。連我此刻也不明白。大佐道。這是罪人。你如何放走石志堅。道。不放走。便怎樣。你不是不願意他到裁判所去嗎。此刻只要你不說外間也沒人知道。就是被人知道。爲着朋友情誼。上起見。我就擔任這一點子罪。也就完事了。大佐想了一想。道。只怕還躲在此地。石志堅道。要是如此。我也不告。

訴。你。昨。夜。在。公。園。遇。見。他。了。並。且。這。裏。實。在。不。能。躲。避。外。面。已。有。人。曉。得。咧。你。如。不。信。我。還。給。你。瞧。一。件。東。西。石。志。堅。在。衣。袋。中。取。出。一。封。信。來。說。道。這。事。真。奇。怪。有。人。監。視。陶。韋。竹。的。行。動。一。一。去。通。知。警。署。和。報。館。的。他。和。我。在。公。園。相。遇。那。裏。有。人。知。道。不。料。喜。卡。古。報。館。裏。仍。收。到。匿。名。信。兒。香。妃。將。此。信。暗。暗。地。給。我。瞧。咧。大。佐。接。過。信。來。讀。道。結。婚。後。舊。惡。發。覺。而。潛。逃。之。某。氏。昨。夜。於。麥。俾。爾。公。園。遇。其。至。友。且。欲。暫。避。於。其。家。中。第。已。爲。人。密。告。警。署。警。署。又。將。遣。刑。事。偵。探。捕。捉。貴。館。盍。派。訪。員。親。往。探。之。大。佐。讀。完。石。志。堅。道。據。此。信。看。來。投。函。的。人。必。定。照。樣。投。函。警。署。不。知。他。怎。麼。樣。知。此。秘。密。我。起。初。以。爲。是。懷。恨。伯。爵。的。人。現。在。覺。得。是。怨。恨。陶。韋。竹。的。人。也。未。可。知。咧。停。一。停。兒。石。志。

堅又道：「此信與從前投入報館中的筆跡一樣。我一定借此去探索發信之人。警署既派人來捉，萬萬不能再將陶韋竹藏在家內，所以叫他改變裝束急急逃走了。大佐見石志堅如此說法，不像謊話，便道：「他雖逃去，也未必能逃得脫。一定要捉住的，還是趁此先和我會一會，面勸他往外國去罷。你真不知道他的地方嗎？」石志堅道：「你怎麼只管問我？他既受了嫌疑，在那裏四處捕捉，怎麼可以把地方告人？我必須將無罪證據搜集完備，替他剖白清楚。他方可以把地方通知我，而且我是自由身體到處可去，比了他自己探索很便利得多。大佐道：「我知道了，你不過爲自己介紹的人，被人指爲盜賊，有些難以爲情。因此，不管曲直，強要証明他無罪，警署中既說得確確實實，那

裏還尋得出無罪的證據呢。第一要在陶韋竹之外覓到真正罪人使他承認纔可算得石志堅道那是你不說我也明白大佐道既然如此所謂真正罪人可有些頭路嗎石志堅道略有眉目十年前陶韋竹在馬耳塞當書記時那店中與他年紀相彷彿的書記尙有二人陶韋竹去從軍時夜間急於動身差不多如逃走一般是另一書記趁此將罪惡卸在陶韋竹身上當夜就盜去八千元此人直至主人死後纔辭歇這纔是真的罪人大佐道這樣的事你怎麼曉得呢石志堅道昨夜向陶韋竹細細詢問方始探出這一點消息來大佐道那兩個書記現在知道他們的住址嗎石志堅道須往探索現在却不知道大佐道從何入手石志堅道此刻可一點兒沒有把握須託馬耳塞



公証人調查舊簿籍方能明白。今晨已發電報去那店閉歇。後書記往何處去了。做些什麼事。他本來是何等人。從那時候到現在。每年有若干進款。若干出款。細細調查。自然容易明白。石志堅說得很清楚。怎奈大佐的性質不懂。思慮精密的道理。便道我那能等得及你。細細的調查。我應當就去探問陶韋竹的住址。勸他逃往外國。纔是石志堅已知道大佐一時定然尋不到。倒也放心。便道。隨便你去辦。就是大佐道。不知另外有人知道他的所在嗎。石志堅道。連我還不知道。還有何人知道。除非那送匿名信的人。不知他可知道大佐。如有所感觸。便道不差。你與他公園相會。他也能知道自然他所住的地方。也都曉得一尋到此人陶韋竹的住址也便明白。望你將此信再給我一。

瞧石志堅道：瞧也無用。你瞧了好久，還是不明白。說時再將那信給與大佐觀看。大佐看了一看，說筆跡却容易記得。不知究竟是誰。你在公園中與他遇見時，旁邊有什麼人嗎？石志堅雖記得當時，願履士躲在草中，却不實說。只道公園中沒有什麼人。大佐道：那就奇極了。據我的理想，一定可以斷定是懷恨陶韋竹的人。石志堅道：或者是一向很想慧琴，妒忌他們新夫婦的人。也論不定。大佐被他提醒，說道：不錯，不錯。戀愛上的復仇，最爲可怕。或者此人因爲想分離陶韋竹與慧琴，又知道陶韋竹從前的劣跡，便用借刀殺人之策。我應該先去尋覓用計分離他們二人之人。石志堅笑道：要分離他們二人的，就是你。大佐愕然一會兒，又道：你這話也不爲無因。我爲曉得了陶韋竹。

是盜賊纔起這條念頭我並不是去密告他舊惡的難道我一個老頭子有戀愛慧琴的心嗎石志堅微笑道懣愛慧琴的不是你是你的姪兒傑夫他昨天還代了你老人家去賀喜咧竟至嫉妒得一語不發悻悻而去大佐怒道你怎麼如此無禮吾姪兒豈是如此行爲卑劣之人石志堅道原知道不至如此但是你方纔所說的話謬誤處甚多我這話不過矯正你的謬誤罷了大佐道我的話謬誤嗎請問謬誤在那裏石志堅道你稱陶韋竹是盜賊就是第一個謬誤以己及人教人怎麼不疑及令姪呢大佐道不必疑及傑夫他昨夜與我及阮老人三人同在俱樂部遊玩到兩點鐘返寓與我同房而睡你在公園中遇見陶韋竹傑夫怎能知道况傑夫的愛慧琴很覺光明正大他

自己○也○常○向○人○說○的○要○說○傑○夫○就○是○告○密○的○人○他○自○己○也○就○要○怕○人○疑○及○決○不○肯○說○會○戀○愛○慧○琴○即○使○他○故○意○如○此○說○只○是○他○怎○能○知○道○十○年○前○陶○韋○竹○的○惡○事○若○果○如○此○也○不○待○結○婚○後○密○告○儘○可○在○他○們○未○成○婚○以○前○向○伯○爵○或○我○聲○明○陶○韋○竹○是○何○等○樣○人○便○可○以○阻○止○婚○禮○咧○決○不○會○看○着○自○己○所○愛○之○女○子○和○惡○人○結○婚○自○己○就○默○默○不○語○直○至○婚○禮○既○成○無○可○挽○回○之○際○方○始○密○告○的○石○志○堅○道○這○個○原○因○你○老○先○生○不○說○也○明○白○我○也○決○不○疑○及○傑○夫○兩○人○正○談○時○僕○人○來○報○說○有○偵○探○要○來○捉○人○強○闖○進○來○了○石○志○堅○點○點○頭○說○大○佐○你○瞧○這○不○是○那○個○黑○幕○中○人○物○又○發○匪○名○信○往○警○署○中○去○吧○這○必○是○與○報○告○報○館○的○是○同○一○人○物○如○此○大○佐○你○請○回○去○能○大○佐○道○我○怎○肯○回○去○我○還○要○探○聽○偵○探

怎樣說法。咧。石志堅道。不可。你還是先回去的好。正在爭論。偵探已經進來了。就是到伯爵處捕捉陶韋竹的人。偵探見有軍人在旁。先有些不快。走至石志堅面前。說道。有祕密的事。只能向你一人談話。他此話有意要使大佐聽得。照着法國紳士的規矩聽得了。此話大佐應該自己默然退去。此刻他非但不退。反走上幾步。說道。我在此地。決無妨礙。我已曉得警署中接到了匿名信。陶韋竹躲在此地。特地來捕捉的。偵探聽了。怎麼不驚。便道。這些事。你們怎麼知道。石志堅不待大佐回答。就說。今早有同樣的匿名信。到某報館。由報館中人送來。簡單的說。了一遍。偵探非常詫異。說道。他既密告警署。又投函到報館裏去。這是什麼意思。陶韋竹當真在此地嗎。石志堅道。不在此地。今

天早晨走了。偵探道：「怎麼你放他逃走了？這是警署裏嚴緝的要犯，你把他放去這還了得？難道不曉得違法嗎？」石志堅道：「曉得是曉得的，然而我竟放他走了。」偵探大怒道：「你明知要犯竟放他逃走，還有什麼話講？」石志堅道：「但是朋友的情誼，他要走了，難道我好留住他等你們警署裏頭來把他生生捉去嗎？」放他逃走，乃是友誼，乃是紳士的禮法。偵探道：「胡說，你違背法律，還說是紳士的禮法嗎？」幫助罪人，還說是紳士的禮法嗎？這時那偵探怒容滿面，石志堅却並不驚嚇，只靜靜的道：「我不幫罪人，他也並不是罪人。」偵探道：「不問是罪人，非罪人，既是警察要捕捉的，你把他放走，便與放走罪人一般。」石志堅道：「憑你怎樣說一個無罪之人，不過被他人恨着，因此受了意外的嫌疑，並

且喪失了他的名譽。又使他和愛妻分離自己。流浪在外。還不算數。却教警察來捕捉他。未免太過。不去了。不問法律。上該如何。警政上該如何。我總不能做這無情無義的事。倘然以我的行為認爲有罪。只管處罰就是了。不過處罰以後。証明陶韋竹並不是罪人。却便怎樣。你的職務。雖不管有罪無罪。但知逮捕。然試問你教那無罪之人受苦。日後你良心上也覺有些不安吧。偵探聽着想了一想。便道。你說他無罪。可有什麼證據呢。石志堅道。自然有的。因爲有證據。所以我打算去搜集呢。偵探道。你尙未搜集。怎麼可以當他是個確實東西。石志堅道。我以爲儘管使得我與他相交七八年。深知道他的氣質。萬萬決非卑污行為的人。一定是人家懷恨他。鬧出這事情來的。但是我的

說話。你們未必肯採用。所以我必須先去尋出這黑幕中的人。物來。然後可以搜查真正的罪人。偵探道。我想陶韋竹之外。決沒有真罪人了。石堅志道。你們當偵探的人。不可有這樣執一之念。你可知道和陶韋竹尙有同在一店的人嗎。安知不是陶韋竹。那天急於從軍。當夜走了人家。把這事疑到陶韋竹身上。呢。偵探道。你是他的好友。所以給他如此想法。你不知道警察署裏也當他一件大事。昨天又精密調查過。又得了一個確証。方知一定是陶韋竹所盜無疑。石志堅道。怎樣的確證呢。偵探道。是活的證據。石志堅道。怎麼叫活的証據。偵探道。是活的証。人是他們從前一個看門人。是個黑奴名喚黑兒。現在却雇用。在一個紳士人家。曾把他叫來問過。他說那一夜瞧見陶韋竹。



盜了金錢出來的。他想去追，怎奈黑夜裏，瞧不清楚，方向了。簿籍上也有黑兒當時的口供，載着和現在所答全然一樣。可見得陶韋竹確是有罪的。偵探說得確確鑿鑿，石志堅雖無可說，但是心中終不肯屈服。便道：「也要問問黑兒是什麼人，或者就是怨恨陶韋竹的黑幕人物，指使他如此說的也。論不定偵探道：「決定不是十年前警署簿籍上早已載着他，又不是自己到警署中告發的，乃是署中派人去尋他的。倘若爲人指使他一定自己出來告發，決不待警察去找他。」志堅道：「我總覺得可疑。黑兒現在作何職業？」偵探道：「方纔說過了，雇用在一箇紳士家中。」志堅道：「這紳士莫非是可疑人物，恐怕就是怨恨陶韋竹的人。」兒偵探道：「怎麼會怨恨陶韋竹？第一年紀就和陶韋竹相差。」

甚遠。生平的行爲也。一向很正直。志堅道這紳士的姓名。可以告訴我嗎。偵探道。萬萬不可。志堅道。爲何。偵探道。你曉得了。紳士姓名。你一定要到他家裏去尋黑兒的。志堅道。自然要向他切實盤問。偵探道。這就不行了。萬一你賄賂黑兒。便怎樣。志堅道。我是一個體面人。何至於此呢。偵探道。不可。防現在曉得陶。韋竹有罪的。就只這黑兒一人。若此人得了你的賄賂。說陶。韋竹無罪。不是警察一面就難辦了嗎。志堅笑道。你瞧得公證人太低微了。何至於用賄賂去買證人。做那種不正直的事情。偵探道。你雖未必如此。然我們一定的警章。無法通融。志堅道。你不肯告訴我。但這巴黎市中。名喚黑兒的黑奴。一定容易尋的。我若自己去找出來。你便怎樣。偵探道。你自己找出來。我便

無○法○抵○制○但○是○恐○怕○你○不○容○易○找○到○因○爲○黑○兒○兩○字○並○非○他○的○  
本○名○是○在○馬○耳○塞○時○的○綽○號○要○在○巴○黎○打○聽○黑○兒○除○他○自○己○之○  
外○竟○沒○有○第○二○人○曉○得○志○堅○道○不○妨○我○自○有○方○法○去○找○偵○探○道○  
找○得○了○你○若○與○他○賄○賂○便○是○你○的○罪○惡○石○志○堅○道○我○不○過○打○聽○  
他○當○時○的○情○形○偵○探○道○這○是○毫○無○益○處○黑○兒○並○非○久○在○他○店○中○  
詳○細○的○情○形○全○不○曉○得○黑○兒○進○去○了○不○過○六○七○天○就○發○生○此○事○  
現○在○去○打○聽○他○那○些○書○記○的○姓○名○已○記○不○得○只○知○道○有○三○個○書○  
記○面○貌○還○約○畧○記○得○姓○名○只○記○得○陶○韋○竹○一○人○志○堅○暗○想○道○也○  
好○我○且○去○尋○尋○黑○兒○倘○使○尋○不○到○我○便○往○馬○耳○塞○去○實○地○調○查○  
雖○事○隔○十○年○斷○不○會○一○點○兒○線○索○也○沒○有○的○偵○探○見○志○堅○非○常○  
固○執○也○有○些○驚○異○說○道○你○去○尋○黑○兒○或○往○馬○耳○塞○都○與○我○無○涉○

你放走陶韋竹。我不能不報告長官。長官自然要向裁判所提起訴訟。將你處罰。你別後悔。石志堅道：「我凡事想定了。做決不後悔。」偵探道：「陶韋竹。我當盡力捕捉。決不放手。你的說話也無用處。說罷。偵探要走。六尺大佐本在旁邊聽。偵探說：『陶韋竹有罪。很爲滿意。走過來道：』閣下的見識鄙人非常欽佩。方纔我正怪石志堅君。我看還是趕緊將罪人偵得。我也想你一事萬一你探得了陶韋竹。可否通知我一聲。我想和他說句話。大佐之意想見了。陶韋竹在他未捕捉之前勸他逃往外國。偵探毅然道：『這那裏使得說罷。』推門出去。門剛推開。外面進來兩人。將偵探攔住。你道是誰。却是阮老人與慧琴。阮老人本不認得偵探。慧琴却見過那時。還誤認他是丈夫。咧。此刻一見他面。

不。由。得。心。中。一。陣。難。過。說。你。不。是。捕。捉。我。丈。夫。的。人。嗎。卽。不。許。他。出。去。那。偵。探。雖。是。衝。難。冒。險。的。職。業。這。時。被。一。個。柔。弱。女。子。纏。住。倒。無。可。如。何。原。來。慧。琴。聽。說。丈。夫。受。了。這。種。不。名。譽。的。嫌疑。不。知。逃。往。何。處。却。深。信。陶。韋。竹。是。個。正。直。人。決。不。會。有。這。種。行。爲。不。如。且。去。一。見。公。證。人。石。志。堅。一。來。探。問。丈。夫。行。蹤。二。來。向。他。說。明。丈。夫。無。罪。所。以。父。親。阻。止。也。不。聽。便。趕。將。出。來。阮。老。人。在。旁。見。此。情。形。就。安。慰。伯。爵。不。如。讓。他。出。去。解。解。悶。一。切。由。我。擔。任。保。護。就。是。了。於。是。便。向。石。志。堅。家。來。不。想。剛。剛。遇。見。偵。探。將。要。出。去。慧。琴。就。向。偵。探。說。道。我。丈。夫。是。個。正。直。人。心。地。光明。他。究。竟。犯。着。什。麼。罪。你。不。妨。向。我。說。我。能。替。他。辨。白。偵。探。道。姑。娘。要。明。白。我。們。警。署。裏。不。是。好。胡。亂。捕。人。的。他。若。真。的。無。罪。

也不拋棄了你逃去了。慧琴道：我知道他並不拋棄了我逃去。一來恐怕傷害了我們父女的名譽，二來要搜集無罪的證據。所以暫時避開將來他自會出來料理的。你說他犯罪到底有什麼證據你給我瞧瞧。偵探正在無法，那六尺大佐見是慧琴便過來道：姑娘來此做什麼？咳，又是阮老人領你來的。阮老人你太不應該，怎麼把姑娘引到這裏來呢？阮老人倒一時無可回答，只是搖頭。慧琴道：不干阮老人事，是我自己要來。大佐道：姑娘到此無非欲見那盜賊嫌疑犯的陶韋竹罷了。請你快些放了他去。慧琴道：我不放，疑我丈夫爲盜賊的人便是我夫的敵人，也就是我的敵人。他不說出理由來，我決計不放大佐道：理由是有的，你且放了他。他未必就逃。大佐來扶了慧琴入

室偵探不得已只好跟了回來。在這大家雜亂之際衆皆沒有留心觀看慧琴的神色。獨有主人石志堅默默無言。瞧着慧琴臉上覺眼圈兒微紅。朱唇緊閉。玉體在那裏發顫。疑心他要發狂。大佐還沒有留心。到此說道。慧琴那陶韋竹犯了盜竊之罪。不但警署簿上早已記着。並且還有親眼見他盜金而去的人。咧。慧琴便問道。是誰大佐道。有個店中看門人黑奴名喚黑兒。慧琴道。黑兒在那裏。大佐道。後來到巴黎來了。此刻雇用在一。個紳士家中。慧琴道。這紳士在那裏。我必須要與他一見。此時大家只有面面相覷。獨阮老人很驚慌的說道。什麼話。那叫做黑兒的黑奴。瞧見陶韋竹犯罪的嗎。那真不得了呢。石志堅見他話裏有因。便道。你老先生曉得這黑奴的嗎。阮老人道。也不。

知。是。否。此。人。去。年。年。底。吾。家。中。雇。一。黑。奴。他。却。小。名。喚。做。黑。兒。  
老。人。這。一。說。大。家。不。免。驚。異。志。堅。便。向。偵。探。道。你。所。說。的。黑。兒。  
是。否。卽。是。阮。老。人。家。中。所。用。的。偵。探。見。難。以。隱。瞞。便。道。是。的。細。  
細。一。查。知。道。他。東。飄。西。泊。的。去。年。冬。間。遂。被。雇。在。阮。老。人。家。中。  
今。晨。我。往。他。家。中。去。調。查。恰。巧。老。人。不。在。家。中。老。人。道。我。確。不。  
在。家。中。我。與。大。佐。同。往。甄。家。此。刻。又。到。這。裏。來。了。但。是。主。人。不。  
在。任。意。調。查。下。人。未。免。不。當。於。禮。偵。探。道。與。你。沒。有。關。係。不。過。  
只。有。他。一。人。知。道。罷。了。阮。老。人。向。大。家。瞧。瞧。說。道。這。可。稱。奇。極。  
了。我。所。雇。的。僕。人。竟。做。了。我。所。代。表。的。新。郎。之。證。人。趁。我。不。在。  
家。時。偵。探。竟。去。將。他。盤。問。我。實。在。覺。得。對。不。起。人。了。志。堅。道。有。  
什。麼。對。不。起。阮。老。人。道。現。在。也。不。必。管。他。了。我。們。數。人。同。到。我。



家中向黑兒細細的問一問。豈不是好大佐道。不必問了。偵探已經問過他。既然如此說了。陶韋竹的罪自然確確實實的了。阮老人道。應當再細細調查。石志堅也很想見此人。便道。很好。我與老人去調查。大佐陪着慧琴姑娘先行回去罷。阮老人道。伯爵已經預備遷往聖伽門去了。姑娘且跟着我。午後六時。我送姑娘乘火車往聖伽門去罷。那偵探半晌無語。至此忽然開言道。調查證人不是你們的職務。與其無益的議論。空費時刻。還是看護姑娘要緊。你們大家瞧姑娘的臉色。很不好看呢。大家被偵探提醒。再瞧慧琴時。又昏暈過去了。大家又慌亂起來。這時慧琴連一個親密的人也不在身邊。煞是可憐。還是石志堅性情沉靜些。說諸位別鬧。慧琴留在我家裏。當趕緊給他療

治待他稍愈，就送往伯爵處去。我想大佐和那位偵探先生請先回去罷。這時偵探先走了。大佐每與石志堅意見不合，向阮老人說將慧琴靠託石志堅一個人，有些不妥。我又不善看護，還是奉託你老人罷。說罷，也不向石志堅告辭，竟自去了。老人嘆口氣道：「怎麼姑娘舊病復發了！他出門時，我再三的阻擋，那裏肯聽他！一心以爲陶韋竹無罪，要替他剖白。我可憐他，只好陪了他來。現在如此，我怎麼對得起伯爵？石志堅道：「這人太不中用，到了緊要的時候，又手忙腳亂了。我勸你還是靜坐此間，待我去邀醫生來。」石志堅說着便去。老人輕輕將慧琴的身體靠在長椅子上，口中只說可憐呀，可憐。停一會兒，石志堅已回來了。說我的事情很忙，不能在此看守。醫生已打發人去請。

了。請你留心着說着。又要往別處去。阮老人道：「慧琴的事，你用吩咐我自當盡力。但是你此刻往那裏去？」石志堅道：「我今晨發電報到馬耳塞的公證人處探聽陶韋竹的事。現在回電已來於我。大有所得。我應當到你府上將黑兒盤問一過。想總有好多的材料可以參考。我須得早早活動纔是。」阮老人道：「好。很好。但是我恐怕陶韋竹的名譽已經は無救的了。昨日我還半信半疑。今天又說黑兒親眼瞧見使我大失所望。我還做了盜賊的代表。如何對得起甄家呢？」石志堅道：「現在這種話也不必說他了。你不過是個代表。我是個媒人。萬一陶韋竹真是盜賊。那是社會上要把我罵死。因此無論怎樣須替他證明無罪。可是我與你的宗旨不同。地方你以為他是有罪。要替他另擇。」

住。婿。我。以。爲。他。實。無。罪。要。替。他。搜。集。證。據。我。二。人。既。然。意。見。不。合。只。得。各。自。去。分。頭。活。動。了。不。過。我。有。一。句。話。到。證。明。了。陶。韋。竹。無。罪。的。時。候。慧。琴。的。事。情。別。被。你。弄。壞。了。阮。老。人。道。無。庸。過。慮。黑。兒。已。經。親。眼。看。見。我。想。這。事。再。也。沒。有。這。般。確。實。的。了。石。志。堅。道。我。要。問。你。你。爲。着。什。麼。緣。故。雇。用。黑。兒。的。阮。老。人。道。並。無。緣。故。我。一。向。所。雇。用。的。黑。奴。到。去。年。年。底。要。辭。歇。因。此。便。雇。用。了。他。這。也。不。是。我。去。雇。他。來。的。就。是。那。舊。有。的。黑。奴。薦。來。的。我。那。裏。知。道。他。曉。得。陶。韋。竹。的。事。情。呢。今。天。回。去。我。必。定。將。他。驅。逐。出。去。石。志。堅。道。何。必。驅。逐。他。你。原。不。是。有。意。雇。用。他。的。或。者。將。來。有。用。也。論。不。定。仍。舊。雇。着。他。罷。總。之。我。此。刻。前。去。一。定。向。他。仔。細。盤。問。阮。老。人。道。盤。問。是。你。比。我。來。得。精。細。如。此。請。你。

去罷。志堅剛。想要走。不知。又想到了。什麼。便立定道。你一味說。陶韋竹有罪。要幫着傑夫去娶慧琴。這事要請你仔細思量。照目前的情形。慧琴還守着陶韋竹。未必肯做他人之妻。所怕你擅長解勸安慰之法。用盡生平的精力。或者可使慧琴改變心思。愛慕傑夫也。論不定。但是一朝陶韋竹有了無罪的證據。時身體可以自由。他挺身出來。說慧琴是我陶韋竹之妻。那時豈非兩難。阮老人道。決沒有這種事。你以爲陶韋竹無罪。所以如此。想倘使也像我一般。認定他是有罪之人。便覺得非早使慧琴得一佳婿。心中總不能安。萬一傑夫與慧琴成婚。陶韋竹居然無罪。要出來說話時。我可以有法勸他到外國去的。我的財產。也不亞於甄伯爵。我願將財產盡行給他。以補償他的損失。

石志堅道：「你是什麼意思？」阮老人道：「你且想想陶韋竹。縱然無罪，曾經受了盜賊的嫌疑，被警察四面捕捉，被報紙時刻登載。這種人可以做伯爵家的女婿嗎？我無論如何，必須介紹與傑夫。使他成就我在伯爵面前，大佐面前，已經擔任下來了。志堅想了一想，歎道：「你與我意見相左，一定指陶韋竹爲盜賊。你的意見竟不能更變了嗎？」阮老人道：「我起初還疑惑不定，後來聽得黑兒是目覩的人，我就主意定了。志堅道：「那馬耳塞公證人的回電，很可以證明陶韋竹無罪。你且看罷。日後自然知道。說時，懷中取出一封電報，阮老人見上寫道：『所詢陶韋竹事，乃在油行中充當一書記同事者，尙有二人，一名蘇亞川，一名賈京宜，二人俱在主人去世時辭歇。嗣後蘇亞川揮霍無度，以致

遭警察注目。然而也別無怪異。後來停了許久。蘇亞川購了一艘小汽船。營他的航海事業。往來於亞爾初。而且還雇用着買京宜。目下却不知他們二人行蹤。但是線索頗多。一二日內。難以他們二人的行動報告。閣下閣下。倘能親自到此。則事之成功。定然加速。』志堅等候老人讀畢。後便道。如此看來。那任意揮霍的蘇亞川。恐怕他是真罪人也。未可知。阮老人道。黑兒親眼見的。當更確實。二人爭執不已。醫生已來了。石志堅見一時勸不轉。老人也無可如何。便將慧琴託付與阮老人。和醫生自己到阮老人家裏去調查。黑兒此時已經日落西山。街上一齊點着燈了。石志堅本來常到阮老人家裏去的那黑奴也。瞧見過幾次。即使老人不在家。也不打緊。一到他家。便闖了進去。

那看門人黑兒便走出來攔住說主人不在家請外面坐坐罷。這黑兒近來住居巴黎已久法國話也說得很熟志堅道我不是來尋主人的却有事找你黑兒訝道找我做什麼志堅道真是找你認得我嗎黑兒道我如何不認得你常常到此和主人談天主人也時時說起你的大名石志堅道如此我有話問你你可以直說了黑兒道凡是我曉得的什麼話都可以直說志堅道我所要問的自然是你曉得的事你十年前不是在馬耳塞的嗎黑兒很怪異的對志堅臉上看着說道今天早晨偵探也來問過難道你也暗中做了偵探嗎志堅道我不是偵探不過要探聽點消息你在馬耳塞商店時是不是瞧見陶韋竹盜着金錢逃走的嗎黑兒道可不是嗎此事出後一個月裏我



天。天。受。警。察。檢。查。他。們。說。我。當。了。看。門。人。不。能。捕。獲。陶。韋。竹。太。  
 不。當。心。了。要。教。主。人。立。刻。辭。歇。我。其。實。我。並。非。不。當。心。我。是。新。  
 雇。進。去。的。在。第。六。天。晚。上。就。出。了。此。事。前。一。個。看。門。人。還。沒。有。  
 去。咧。我。是。一。切。不。熟。應。當。由。前。一。個。看。門。人。捕。捉。的。不。料。單。把。  
 我。一。人。叫。到。警。署。中。去。無。法。可。想。只。得。一。齊。說。出。來。了。志。堅。道。  
 此。刻。不。要。你。一。齊。說。你。且。挨。次。回。答。我。所。問。的。話。黑。兒。道。我。不。  
 知。道。挨。次。不。挨。次。他。們。將。我。辭。去。實。在。是。他。們。的。不。是。我。夜。裏。  
 醒。着。沒。有。睡。纔。遇。見。陶。韋。竹。的。事。只。聽。裏。面。輕。輕。有。聲。息。一。會。  
 兒。一。個。人。從。廊。下。趕。出。來。我。瞧。時。就。曉。得。是。陶。韋。竹。一。壁。呼。他。  
 的。名。字。一。壁。就。去。追。他。追。到。後。面。空。地。上。見。他。從。橫。街。中。逃。去。  
 我。也。穿。入。橫。街。不。料。他。非。常。巧。妙。一。轉。眼。兒。就。不。見。了。我。以。爲。

他。決。不。遠。去。在。那。邊。一。家。一。家。的。簷。下。細。細。查。看。竟。不。見。人。影。我。尋。覓。了。一。點。鐘。光。景。只。得。回。去。家。中。尚。沒。有。人。知。道。都。睡。得。很。靜。也。沒。有。去。驚。醒。他。們。我。也。就。此。睡。了。及。至。到。了。明。天。大。鬧。起。來。說。道。失。去。了。巨。款。陶。韋。竹。又。不。知。去。向。主。人。先。把。我。叫。去。我。便。將。昨。夜。的。事。詳。細。直。說。主。人。大。怒。說。你。這。種。人。怎。麼。可。以。做。看。門。人。於。是。報。告。警。察。把。我。帶。到。警。署。中。去。又。把。我。檢。查。了。一。陣。子。我。本。來。無。罪。也。就。釋。放。了。志。堅。聽。了。這。兩。句。話。似。乎。陶。韋。竹。的。事。到。此。真。確。實。的。了。皺。着。眉。頭。默。默。思。量。了。一。回。又。問。道。那。時。陶。韋。竹。之。外。不。是。另。有。書。記。嗎。黑。兒。道。還。有。二。人。志。堅。道。我。就。要。問。你。這。二。人。黑。兒。道。事。隔。十。年。不。甚。記。得。清。楚。了。惟。有。陶。韋。竹。是。警。察。向。我。再。三。盤。詰。所。以。姓。名。面。貌。都。還。記。得。此。

外二人我連姓名已想不出了。方纔的偵探也曾問過。志堅道：不是蘇亞川和賈京宜嗎？黑兒拍手道：是的是的。你倒比我詳細。志堅道：面貌怎麼樣？你還記得嗎？黑兒道：賈京宜我有些認得。蘇亞川是記不清楚了。志堅道：這却爲何？黑兒道：當我雇進去的時候，恰巧主人已差他到鄉下去了。蘇亞川不在店中。不過到了失竊的後一日，他纔回來。我就在那時候瞧見賈京宜。是天天見的。志堅道：不錯。賈京宜見過了好幾次。所以你還記得蘇亞川只見過一次。所以你已经忘了。黑兒道：還有一個緣故。賈京宜直到如今還時常瞧見。所以更記得清楚。黑兒這一句話，石志堅聽了，很得力。跳將起來，差不多將他那矮小的身體伸長了三四寸。便道：你說什麼？後來又常見的嗎？却在那

裏。黑兒道。現在。巴黎。志堅道。在。巴黎。嗎。什麼。時候。黑兒道。第一。次。遇。見。在。二。三。年。前。以。後。也。曾。見。過。幾。次。志堅道。近。來。呢。黑兒道。十。天。前。也。曾。見。過。的。志堅道。好。極。你。見。了。他。可。曾。講。過。話。黑兒道。怎。麼。講。話。只。是。他。未。必。認。得。我。了。志堅道。現。在。怎。麼。打。扮。黑兒道。與。從。前。大。異。竟。是。個。體。面。紳。士。了。那。時。差。不。多。是。個。十。七。八。歲。的。學。徒。現。在。滿。臉。留。着。鬍。鬚。宛。如。換。了。一。個。人。了。志堅道。有。趣。得。很。他。如。此。打。扮。你。倒。還。認。識。他。黑兒道。姓。名。雖。想。不。出。面。貌。總。不。容。易。忘。掉。志堅道。不。錯。往。往。面。貌。記。得。姓。名。想。不。起。來。的。我。此。刻。很。想。見。見。此。人。黑兒道。要。見。他。也。不。難。他。住。在。安。治。街。我。出。去。時。常。常。走。過。他。門。前。見。他。在。那。裏。出。入。的。石。志堅。大。喜。道。你。連。他。所。住。的。地。方。也。曉。得。好。極。好。極。安。治。街。第。幾。

號黑兒道：「十號志堅道多謝你安治街，離此不遠，我必定去走一騎。他滿臉都是鬍鬚，此外怎樣？黑兒道：「身材比你高些，不過比尋常人略低，形狀很體面。」志堅道：「年紀在二十七、八嗎？」黑兒道：「差不多。」志堅道：「好了，我得了這點消息，也非常有益了，說罷。」給了些黑兒銀錢，走出阮老人家，往安治街去。石志堅這時非常之喜，曉得和陶、韋、竹同在馬耳塞商店辦事的賈京宜，現在已變成體面紳士，一路上暗想道：「安治街我有熟人，或者認得此人也論不定。」第十號門牌不是左邊第五家嗎？咦，不對了。那左邊第五家明明是顧履士家中，只怕黑兒把門牌記錯了。顧履士決不會就是賈京宜的，且慢。顧履士這人本來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前天見他到教堂中觀禮，或者與伯爵是熟識的。

然而伯爵也未必深知道他來歷一定是從田傑夫處間接認得的所以也不能斷定顧履士一定不是賈京宜而且黑兒說賈京宜比我高些比普通人低些滿臉俱是鬍鬚這又奇了顧履士豈不是滿臉鬍鬚嗎如此想來一定是顧履士了石志堅一路想着覺都有些符合一定顧履士十年前喚做賈京宜與陶韋竹同在一店但是我此刻曉得了這些事也沒有用處即便曉得了顧履士就是賈京宜也依然不能證明陶韋竹無罪方纔的歡喜不是個空歡喜嗎石志堅一路的想又想起他潛入公園中草叢之內偷聽我和陶韋竹的密談這是什麼意思未免有些奇怪那時他雖自己辯白究不知是真是假這也有些難以測度他平日專與婦女們有些祕密勾當可見不是

個品行端方的君子，既敢和良家婦女有不正当的行爲，說幾句謊話，委實不算什麼事。因此覺得顧履士那人越想越可疑了。石志堅想起顧履士的爲人有種種可疑，他一定是特地跟隨陶韋竹到公園裏來，暗暗地躲入草叢中的。當時陶韋竹就說有人跟在他後面，必定就是他無疑。如此想來，只怕寫匿名信的也是他。除了他還有何人知道我與陶韋竹在公園中密會？我怎麼終是想不到他？反在暗中摸索，真是笨極了。我還是從速將他擒住，細細盤問，總可以得着意外的證據。但是此刻他必定賴得乾乾淨淨，不如將他暗暗留心，等我拿到把柄，然後叫他招認，便不怕他抵賴到那裏去了。總之顧履士必不是全無關係的人，他怨恨陶韋竹，更見明瞭。今夜姑且與他會會。

暗中觀看他的態度罷。志堅正在亂想背後忽有人喚他。他回頭看時却是香妃便道。今天早晨謝你把這匿名信送來得益不少。香妃道。你且別謝。此刻又來了一封匿名信了。石志堅道。奇極了。這一回他怎麼說。香妃道。此次大約是急忙中寫的。乃扯破懷中的筆記簿用鉛筆所寫。但是筆跡却與前兩封同。香妃說着便取出書信授與志堅。志堅讀道。彼盜竊紳士昨夜宿於其至友家。後因偵探嚴密捕捉。乃化妝而逃。及偵探至其友人家。則彼已遠遁。目下隱避何處。余固知之。俟有機會當即奉告。余之監視此人。咫尺不離。雖偵探不如也。故消息最爲確實。乞即登載。明日新聞欄中。其他各大報亦已有同樣之書。寄去望貴報勿遲。遲致落他人後。且關於此事之奇聞甚多。愛借。



新○娘○者○欲○爲○之○另○選○佳○婿○新○娘○聞○之○昏○暈○者○數○次○此○外○瑣○屑○之○事○書○不○勝○書○祈○貴○報○館○派○員○親○探○之○石○志○堅○讀○了○怎○麼○不○驚○放○走○陶○韋○竹○偵○探○未○及○捕○到○六○尺○大○佐○與○阮○老○人○要○將○田○傑○夫○婚○配○慧○琴○他○人○怎○能○知○道○他○非○但○監○視○陶○韋○竹○一○人○連○其○餘○的○人○都○被○他○監○視○着○本○領○真○不○小○呢○顧○履○士○奸○計○雖○多○一○個○人○到○底○探○不○了○許○多○事○情○難○道○用○着○許○多○人○幫○忙○嗎○石○志○堅○此○時○一○語○不○發○好○似○石○像○一○般○植○立○在○地○上○香○妃○道○現○在○不○是○只○管○思○想○的○時○候○那○緊○要○的○人○要○逃○走○了○石○志○堅○如○夢○方○醒○向○四○面○一○瞧○道○緊○要○的○人○是○誰○香○妃○道○便○是○那○送○信○的○人○志○堅○道○不○差○這○匿○名○信○是○差○人○送○來○的○嗎○香○妃○道○你○昨○夜○對○我○說○要○我○查○那○發○信○的○人○所○以○我○很○留○心○今○日○恰○巧○我○剛○從○館○裏○出○來○就○有○人○送○這○

信到館中。我便跟他到這裏來的。石志堅驚道：「可惜啊！跟到了這裏，又失去了嗎？」香妃道：「沒有失去。你瞧立在那邊買東西的女子，就是送信的人，說着把五六丈外立在雜貨店門前的一個女人指給他瞧。你想黑幕中人物所差遺之女子就在眼前，真是出於意外的了。」石志堅仔細瞧時，此人年已五十左右，也是個黑奴，正在那裏買物，便問道：「就是那黑女嗎？」香妃道：「正是。我剛從館中出來，這女子恰巧授信於櫃上，我心中疑惑進去拆信一看，又是前次的匿名信，我立刻跟了他行走，直到這裏一些兒不會認錯的。」志堅道：「雇用黑女的人家，巴黎市上很多，大約總是紳士家中。我本來疑心這黑幕人物定是個紳士，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香妃道：「寫匿名信傷害人家名譽，全不像是。」

個紳士這也卑劣極了。志堅道：這大約有什麼怨仇。怨仇深了，什麼事都做得出的。香妃道：難道是愛情上有什麼怨仇嗎？志堅道：恐怕比愛情上還重的事情也論不定。我起初以為是戀愛。慧琴的人做的事，但是這一封信上很有傷害慧琴名譽的地方。如此看來，可見不是戀愛上的怨恨。當是十年前的慧琴和他結下怨仇的。香妃道：我想法國人決不會把十年前的怨恨還牢牢的記着，並且聽說陶韋竹曾到外國數年，還記得他以前之事，更奇怪極了。警察也忘掉了，他却再來重提舊案。這黑幕中的人物，可算是不可思議的了。志堅道：奇怪，是奇怪。然而我倒對於此事，略有端倪。十年前和陶韋竹同在一店的人，此刻更變姓名，住在巴黎，現在已成爲體面紳士了。昨夜却躲在

公○園○中○的○草○叢○裏○竊○聽○我○和○陶○韋○竹○的○密○談○香○妃○道○有○這○樣○的○人○嗎○到○底○是○誰○志○堅○道○我○向○你○一○說○你○明○天○報○上○就○披○露○出○來○了○香○妃○道○你○放○心○這○一○件○事○別○家○報○上○每○天○都○登○着○猜○度○之○詞○惟○有○我○們○一○家○非○十○分○明○白○不○肯○登○載○志○堅○道○我○告○訴○你○罷○我○所○疑○心○的○就○是○顧○履○士○我○從○幾○方○面○瞧○來○此○人○着○實○可○疑○香○妃○道○噯○就○是○他○嗎○這○人○的○品○行○向○來○是○不○大○好○的○兩○人○正○說○着○那○雜○貨○店○前○買○物○的○黑○女○已○付○了○錢○出○來○二○人○便○停○止○說○話○跟○他○行○走○黑○女○那○裏○知○道○頭○也○不○回○急○急○走○去○巴○黎○本○是○繁○華○之○區○行○人○如○蟻○五○六○丈○以○外○有○人○跟○着○他○那○裏○會○曉○得○此○時○二○人○存○心○要○跟○隨○他○憑○你○到○天○涯○地○角○一○定○要○尋○到○這○黑○幕○人○物○纔○肯○罷○休○穿○街○越○巷○走○了○有○數○分○鐘○光○景○香○妃○輕○輕○向○志○堅○道○不○對○

啊。好像。是。往。安。治。街。去。的。呢。石。志。堅。點。頭。稱。是。香。妃。道。倘。使。果。然。到。顧。履。士。家。這。便。如。何。志。堅。道。倘。然。如。此。明。明。是。顧。履。士。所。指。使。我。必。定。將。他。指。出。他。自。己。做。這。祕。密。勾。當。以。爲。無。人。知。道。不。料。我。從。意。外。的。地。方。得。着。實。情。曉。得。他。原。名。賈。京。宜。曾。在。馬。耳。塞。當。書。記。把。他。說。破。了。也。不。怕。他。不。招。認。究。竟。是。什。麼。深。仇。宿。怨。要。如。此。報。復。即。使。他。不。肯。說。我。也。可。以。就。此。線。索。探。得。實。情。香。妃。道。是。啊。明。白。了。從。前。結。冤。的。緣。由。或。者。可。以。証。明。陶。韋。竹。無。罪。也。論。不。定。呢。石。志。堅。道。我。的。目。的。只。要。證。明。陶。韋。竹。無。罪。就。可。向。警。署。聲。明。警。署。中。人。依。次。推。測。此。案。自。然。不。難。水。落。石。出。兩。人。且。說。且。行。見。黑。女。果。然。入。安。治。街。去。了。到。了。第。五。家。顧。履。士。的。門。前。二。人。恐。怕。那。黑。女。回。轉。頭。來。被。他。瞧。見。便。立。在。

旁側照相館的門前故意看他玻璃窗中陳設的畫片那時石志堅和香妃兩人眼角暗暗留心黑女的行動見黑女向四面瞧瞧知道無人在旁便推門進去石志堅心頭亂跳好容易自己鎖住了說道你瞧果然是的香妃道我很要知道這事的結果你要進去我就在門外等着好在我此刻閑着沒有什麼事石志堅道既如此我就奉託你一件事請你留心觀看他門口有什麼人出入倘有人出入你把他面容形狀記着少停就告訴我香妃答應了石志堅便到顧履士門口叩門裏面出來開門的却就是那黑女石志堅將名片授與黑女後說要見主人黑女進去了半晌便出來引導直領到應接室中室內裝飾得很精緻志堅尙未坐定那顧履士已經進來了顧履士是個出

入交際社會的人舉止動作自然非常溫文爾雅只是要仔細觀看從眼鼻的位置上却瞧得出他是個詭計多端的人顏面差不多包在鬚鬚之中他若剃去這鬚鬚年紀可以輕却十來歲還是個翩翩美少年咧便道足下來得很巧若再遲了十分鐘我便要出去了。他狀態雖甚歡迎却明明說十分鐘後就要出去無多談之時刻石志堅也不去管他便道但是今天到此却是很要費你些時刻就是爲着昨夜公園中的一件事願履士道這事你倒不用擔心我們互守祕密我是決不告人的石志堅道你說話別躲閃你且聽我的話你說等候一個婦人所以避在草叢之中這話我有些不信大概你是從甄家的後弄跟隨陶韋竹到公園中來要偵探他往那裏去所以躲在那裏

的。願。履。士。聽。了。臉。上。已。經。失。色。却。還。是。帶。着。笑。道。你。真。太。會。說。笑。話。了。志。堅。道。我。今。天。特。地。到。此。是。專。爲。給。你。開。頑。笑。來。的。嗎。你。且。直。說。到。底。與。婦。人。密。會。是。說。謊。還。是。真。的。願。履。士。躊。躇。道。這。話。我。一。時。不。能。回。答。你。你。可。知。道。這。是。關。於。婦。人。家。名。譽。的。石。志。堅。道。此。地。只。有。我。與。你。二。人。有。什。麼。名。譽。關。係。你。試。將。所。約。的。婦。人。是。誰。告。我。我。決。不。告。人。我。也。知。道。保。全。人。家。婦。人。的。名。譽。願。履。士。道。豈。能。如。此。我。既。與。婦。人。密。會。萬。不。可。將。他。姓。名。說。出。志。堅。道。現。在。你。自。己。受。着。嫌。疑。要。辨。明。這。嫌。疑。表。示。自。身。清。白。應。當。將。婦。人。的。姓。名。說。出。來。又。不。是。對。別。人。說。就。是。對。我。這。當。場。瞧。見。你。的。人。說。履。士。道。可。以。告。你。就。可。以。告。別。人。和。你。一。人。說。就。和。千。萬。人。說。一。樣。志。堅。道。你。總。不。肯。說。出。婦。人。的。姓。



名。可。見。是。沒。有。這。事。所。以。說。不。出。來。明。明。在。那。裏。竊。聽。我。們。兩。人。的。話。兒。顧。履。士。道。你。的。說。話。教。人。終。不。明。白。志。堅。道。有。什。麼。不。明。白。呢。你。不。是。跟。着。陶。韋。竹。到。公。園。來。的。嗎。你。方。纔。聽。我。的。話。臉。上。有。些。變。色。這。便。也。是。一。種。証。據。顧。履。士。道。石。志。堅。先。生。你。如。此。來。詰。問。我。非。常。失。禮。你。又。不。是。警。官。有。什。麼。權。利。可。以。如。此。的。詰。問。人。家。呢。石。志。堅。道。我。爲。保。護。吾。友。人。陶。韋。竹。起。見。不。能。不。向。你。詰。問。也。講。不。到。什。麼。權。利。你。寫。匿。名。信。四。面。去。窘。陶。韋。竹。我。就。來。尋。你。說。話。你。和。陶。韋。竹。究。竟。有。什。麼。私。仇。你。是。個。男。子。漢。應。該。向。他。要。求。決。鬪。若。自。己。隱。在。黑。幕。之。中。只。是。寫。些。匿。名。信。向。各。處。亂。投。未。免。太。卑。劣。了。石。志。堅。那。時。一。雙。眼。睛。宛。如。愛。克。斯。光。一。般。要。直。射。到。顧。履。士。的。臟。腑。中。去。以。爲。說。出。

匿○名○信○來○他○一○定○非○常○驚○嚇○了○不○料○他○却○靜○悄○悄○的○無○言○直○等○石○志○堅○說○完○始○接○着○道○匿○名○信○什○麼○匿○名○信○我○全○不○明○白○石○志○堅○道○你○就○是○裝○糊○塗○你○將○我○與○陶○韋○竹○在○公○園○中○密○會○事○用○匿○名○信○報○告○警○署○教○他○派○偵○探○到○我○家○中○再○發○信○到○各○報○館○你○以○爲○祕○密○行○爲○人○家○不○知○道○的○嗎○幸○虧○我○報○館○中○也○有○熟○人○那○匿○名○信○就○送○來○給○我○瞧○了○我○與○陶○韋○竹○在○公○園○密○會○除○你○之○外○還○有○何○人○曉○得○顧○履○士○道○就○只○爲○我○探○聽○了○你○祕○密○所○以○疑○我○嗎○志○堅○道○此○外○還○有○許○多○証○據○顧○履○士○那○時○想○了○一○想○說○我○明○白○了○你○們○因○爲○留○心○田○傑○夫○遂○疑○心○到○我○方○纔○田○傑○夫○到○此○他○說○起○現○在○由○六○尺○大○佐○和○阮○老○人○之○助○可○以○與○慧○琴○有○婚○姻○之○望○了○我○就○勸○他○說○你○別○性○急○恐○被○人○家○要○當○你○就○是○告○發○陶○韋○竹○

的人。咧。你。須。謹。慎。纔。是。但是。我。雖。這。樣。說。田。傑。夫。那。裏。肯。聽。說。我。那。裏。是。這。種。卑。劣。行。爲。的。人。好。在。我。平。素。品。行。端。正。隨。便。人。家。怎。樣。說。都。不。妨。不。過。我。所。愛。的。慧。琴。不。願。教。他。有。一。時。一。刻。把。賊。盜。之。妻。的。頭。銜。加。到。他。身。上。去。石。志。堅。先。生。你。莫。非。爲。着。這。事。疑。我。嗎。以。爲。我。因。友。人。田。傑。夫。要。娶。慧。琴。便。寫。匿。名。信。嗎。你。委。實。看。差。了。的。咧。田。傑。夫。雖。喜。和。人。爭。鬧。那。種。卑。劣。的。行。爲。可。是。一。些。兒。沒。有。也。不。會。寫。什。麼。匿。名。信。何。况。自。己。不。寫。反。來。託。人。呢。這。也。決。計。沒。有。這。種。事。的。就。是。我。也。斷。斷。不。會。受。人。之。託。給。他。做。那。卑。劣。的。事。他。要。如。此。我。反。要。和。他。絕。交。那。裏。有。這。樣。的。事。呢。顧。履。士。說。了。一。大。篇。自。己。辨。白。得。乾。乾。淨。淨。志。堅。道。你。不。用。深。辨。我。也。並。不。是。毫。無。理。由。的。疑。你。我。是。有。確。實。証。據。

的。顧履士道。有什麼確實的證據。倒要請教石志堅。向他臉上凝視着。說道。那送匿名信到報館裏去的黑女。就是你家中方纔來開門的黑女。這豈不是個大大的證據。石志堅以爲說出這樣的證據來。顧履士一定大驚。不但是大驚。而且是狂窘。一個人心中。或悲或喜或驚或懼。自然而然的現出在臉面上的。然而此刻。顧履士的臉上。竟不動聲色。連石志堅也難以斷定了。起初說出跟陶韋竹到公園。倒有驚慌之態。後來儘管說下去。他反非常鎮靜。及至說出他雇用的黑女。就是証人。他也不十分驚慌。不知是他那奸惡的本性呢。還是委實沒有此事。志堅心中。竟難以揣測。便徐徐的說道。有了這樣的憑據。你還有什麼話講嗎。寫匿名信的不是你。是誰。顧履士把眉頭一皺。說

道。你的話。我不明白。黑女便怎樣。志堅道。黑女不是你雇用的。人嗎。就是方纔領我進來的人。顧履士道。自然是我雇的。巴黎地方。雇用幾個男女黑奴。原不算爲奇。志堅道。你別掩飾。我親見他。送那匿名信到報館裏去的。所以跟他到此。顧履士道。是什麼時候。志堅道。就是剛纔的事。我纔跟蹤到此地。顧履士道。恐怕弄錯了。此人決不會做這種事的。志堅道。也不管他會做。不會做。但是我跟了他來。是第一堅確的證據。你再不信。我還。有確實的證人。在外面立刻可以喚他進來。顧履士道。外面是。何人。志堅道。是香妃。顧履士道。這是我題認得的。聽說他在報館。中有事。志堅道。你既曉得。便更容易明白。今天香妃從報館裏。出來時。恰巧黑女送信到櫃上。我也不必細述。還是喚香妃。

進。來。罷。石志堅卽忙到外面去。喚香妃進來。香妃和顧履士雖  
見過幾次。却還是初次交談。二人一向很喜說話。此刻却並不  
多說。顧履士先請香妃說方纔的始末。香妃便照事實詳細陳  
述了一篇。說完後。志堅道。如何你還要辯嗎。顧履士道。我實在  
一些兒不知道。你們兩人既如此說。我只得喚黑女來問了。你  
們一問黑女。就能明白其中種種的誤會。說着。便按呼鈴。方纔  
的黑女進來。石志堅先向顧履士說明。你不許向他丟眼色。於  
是喚到面前。問道。你今天出去過嗎。黑女見他們突然的質問。  
恐和主人有什麼關係。很擔心的不敢回答。只是旋過頭去看  
主人的顏色。顧履士守着約。不開口。也不丟眼色。黑女不得已。  
說道。出去了。現在剛回來。志堅道。你出去做甚。黑女道。去買東

西的志堅道。你出門時。主人交給你的書信。已送到報館裏去。嗎。黑女道。主人並沒有書信交給我。志堅道。怎麼沒有。你主人說。確是交與你一封書信。教你送往報館中去的。黑女却不承認。此事便向顧履士道。主人差了我出門時。並無書信交給我。志堅聽了。暗暗吃驚。對香妃看看。又問道。但是你却確是送信到報館裏去過的。黑女至此。方纔心有所悟。答道。這書信嗎。這是……說到那裏。自覺失言。便噤口不語。志堅道。那書信怎樣。不就是主人交與你的書信嗎。黑女道。不是的。說到那裏。又不敢往下說了。石志堅曉得這是最緊要的時候。又問道。那書信怎樣。你若瞞着。恐怕有損無益。我是已經都曉得了。志堅如此詰問。顧履士却還是淡然。黑女見無可逃避。便從懷中取出銀

兩角道下次我再不敢了現在把這銀錢還了你望你別吝罷  
我實在只取了這一點兒他一壁說一壁便哭起來了志堅不  
知道這銀錢是什麼意思便道這銀錢做什麼黑女道我出去  
購物路上有人給我銀圓兩角叫我送信到報館裏去我原是  
不應該做這種事一來貪錢二來也是便路我就代他一送以  
爲是主人不會曉得的這實在是我的不是以後斷不敢如此  
了石志堅一聽驚得發呆暗想如此說來是他在路上人家教  
他代投的了便問這話是真的嗎黑女道是真志堅道究竟是  
誰託你的黑女道此人一向沒有見過打扮和馬夫一般志堅  
道在什麼地方交給你的黑女道在離報館十幾丈處志堅道  
後來此人怎樣黑女道我頭也不回竟往報館中去此人到那



裏去。並不知道。石志堅至此。把他一心。以爲可靠的證據。竟完全破裂了。本以爲是顧履士無疑。那知一聽黑女之言。說是路上有人託他的如此。可不是另外有人嗎。志堅如此一想。頗爲失望。然而他心思很爲敏銳。而且處事堅忍。絕無畏難退縮的樣子。因想方纔顧履士顏色大變。決計不是絕無關係的人。命黑女退下。請香妃到外邊。以便再與顧履士對質。一切石志堅道。我把黑女做證據。疑心你是發信人。却是我誤會了。但是你也聽得了。這也並不是無根的話。實在黑女是你雇用的。他也在。實在是送過信的。所以我疑及你。并不是毫無根據來誣枉你的。顧履士道。只是你這種舉動未免太輕藐人家。志堅道。除了黑女之外。你不免還有教人可疑的地方。顧履士道。什麼可疑。

的。地。方。我。知。道。了。第。一。是。你。自。己。藏。匿。了。陶。韋。竹。除。我。以。外。無。人。知。道。所。以。疑。心。我。第。二。是。田。傑。夫。愛。着。慧。琴。我。是。傑。夫。的。友。人。不。過。這。兩。層。意。思。罷。了。志。堅。笑。道。此。外。還。有。證。據。咧。說。得。顧。履。士。老。羞。成。怒。道。這。是。什。麼。話。你。剛。纔。無。緣。無。故。的。因。着。黑。女。疑。心。到。我。向。我。作。如。此。無。禮。的。質。問。我。尙。未。怪。你。你。如。今。又。說。什。麼。可。疑。的。證。據。我。却。再。不。能。答。應。你。了。你。侮。辱。紳。士。我。要。和。你。決。鬪。志。堅。道。決。鬪。也。無。妨。我。身。體。雖。小。要。決。鬪。也。還。可。以。對。付。但。是。非。先。問。個。明。白。不。可。顧。履。士。道。你。要。問。的。是。什。麼。只。管。問。就。是。了。志。堅。道。你。且。聽。着。第。一。節。你。是。欺。騙。世。人。已。犯。了。刑。事。上。之。罪。顧。履。士。大。驚。道。你。難。道。發。瘋。了。嗎。石。志。堅。道。別。管。我。發。瘋。不。發。瘋。總。之。無。證。據。的。話。我。是。不。說。的。你。名。喚。顧。履。士。我。

確知道你不是真姓名全是假的。顧履士道：你這種話有誰能信？志堅道：你自然不信，但是我也不能妄言。自然要還你證據。顧履士道：罷了。你的證據無非和方纔的黑女一樣。到仔細一盤問便成了毫無意識的東西。我勸你還是別說得如此強硬。罷。石志堅道：如此你說顧履士是你的真姓名嗎？顧履士道：自然真的。石志堅道：不對。以我所聞你是個沒有什麼身分的。買京宜那時顧履士雖不承認，却清清楚楚聽得買京宜三字。早驚得顏色如土。呼道：買京宜是什麼？志堅笑道：你別假作痴。我已調查明白。買京宜就是你。顧履士却是你的假名。我說出來，你驚也不驚。顧履士道：那有這種事？石志堅道：既無此事，你因甚喫驚？不但如此，你會與韋竹陶一同在馬耳塞商店中做。

過書記的顧履士道。這是你受了陶韋竹的愚了。志堅不禁呵  
呵笑道。你瞧你自己。又露出馬脚來了。我說了韋竹陶你便曉  
得是陶韋竹。這又不是個証據嗎。不和他同過事。怎麼曉得他  
從前叫韋竹陶。並且你的真姓名。我也不是從陶韋竹那裏聽  
來的。陶韋竹已不認得你。并不知道你就是賈京宜。我是另有  
證據。曉得你那出身的石志堅。一步一步緊一步的逼迫上去。顧履  
士如同投入穿陷中的老狐。慌慌張張。要想逃避。志堅道。你還  
有什麼話說。顧履士道。即使我從前是賈京宜。也因爲有緣故。  
所以纔改的。不能受你這無禮的詰責。志堅道。這事很有興味。  
但是我。有可以責問的理由。纔向你責問的。你用僞名欺人。這  
僞名也是法律上有罪的。況且不作虧心之事。又何必用僞名。

呢。倘。然。告。到。警。察。署。裏。一。定。要。調。查。你。的。既。往。你。出。門。去。少。不。得。就。有。偵。探。跟。在。你。後。面。一。時。你。逃。也。逃。不。了。呢。顧。履。士。道。你。如。何。只。是。來。干。涉。我。的。往。事。呢。志。堅。道。我。告。訴。你。罷。陶。韋。竹。不。知。與。誰。人。結。了。怨。此。人。向。警。察。署。投。函。密。告。所。以。第。一。非。覓。到。怨。恨。陶。韋。竹。人。的。不。可。要。尋。此。人。應。當。先。查。十。年。前。與。陶。韋。竹。同。在。一。店。的。是。些。什。麼。人。因。此。我。先。從。你。與。蘇。亞。川。二。人。入。手。我。電。詢。馬。耳。塞。的。公。証。人。已。得。了。些。端。倪。我。要。是。能。自。己。前。去。立。刻。就。能。明。白。我。預。備。前。去。走。遭。但。是。我。一。去。把。你。放。走。了。豈。非。大。大。的。失。敗。只。得。告。訴。警。察。不。放。你。走。我。的。說。話。完。了。外。面。有。香。妃。等。着。我。只。要。一。到。警。署。你。就。不。能。逃。了。你。做。紳。士。今。天。爲。止。今。天。以。後。應。受。僞。名。的。相。當。處。罰。由。警。察。監。視。你。還。要。被。

巴黎市上人人評論再等我調查回來發現你們的罪惡更不知道怎樣你須要自己留心準備着石志堅說完就走也不等他回答這時倘有人一看顧履士的顏色就曉得他一定不是沒有罪惡的人當時走出門來香妃還在那裏等着志堅便將盤問顧履士見他形狀慌張的話詳述一遍一同到警署去報告僞名之罪原不甚重但是用僞名之人總疑心他從前犯過什麼罪的警察自不肯輕輕放過他况且又知道昔日與韋竹陶同在一處警署裏更不能放鬆他允許派偵探到顧履士處去嚴重監視他的舉動石志堅便放心別了香妃回去再說方纔暈過去的慧琴由醫生施救阮老人看護居然醒了伯爵得信也趕了過來親自帶了女兒回去按下不提石志堅因爲要

調。查。顧。履。士。的。履。歷。和。蘇。亞。川。的。行。蹤。就。在。這。夜。間。乘。末。一。次。車。赴。馬。耳。塞。去。他。果。能。達。到。目。的。證。明。陶。韋。竹。無。罪。與。否。要。後。書。纔。能。明。白。茲。且。不。提。那。慧。琴。直。到。明。晨。十。點。鐘。却。已。與。他。父。親。同。往。聖。伽。門。的。阮。家。別。墅。去。了。昨。天。因。為。悲。傷。過。度。所。以。今。天。的。氣。分。還。不。大。好。想。到。了。丈。夫。陶。韋。竹。的。事。又。很。覺。擔。心。他。無。精。打。彩。的。走。進。父。親。室。中。只。見。伯。爵。在。室。中。徐。步。宛。如。等。候。什。麼。人。的。樣。子。一。見。慧。琴。便。笑。盈。盈。的。說。道。你。今。天。身。體。如。何。都。是。我。一。時。粗。心。將。身。家。不。清。的。人。做。了。女。婿。便。累。了。你。原。要。教。你。忘。去。一。切。苦。痛。因。此。租。借。這。別。墅。暫。住。我。如。今。連。婢。女。也。一。齊。歇。去。使。你。甚。不。方。便。這。是。暫。時。的。事。請。你。忍。耐。一。下。子。慧。琴。很。無。力。的。靠。在。長。椅。子。上。說。道。現。在。我。對。於。婢。女。也。無。甚。用。

處我到這時候就要想起乳母來了。伯爵聽得乳母二字，便有些驚異，但是臉上却不露出來。說你還憶念着乳母嗎？慧琴道：我怎麼不憶念他出去的時候？我只有十一歲他的面貌，我永遠不會忘掉。此刻若在我旁邊，我何等舒服，他一定能覈安慰我的。伯爵道：別提這個無義人罷。我何等看重他，他却竟自去了。慧琴道：現在不知在那裏。伯爵道：誰能知道？據我想來，恐怕是已經死的了。一夜之間，突然的逃去，不知他究竟爲着何事。不過此人決不是跟着人私奔的人。大約心裏一時間有什麼不合意，忽然去的。後來音信全無，恐怕是已經死的了。我勸你別再提他，倒是你的終身事。要緊，慧琴背過臉去說：父親又要提起這種話，咧我此刻實不願意聽。正說時，忽聽門口有鈴聲。



知道有客來了。伯爵歡喜道：我等了好久，果然有客來了。快去請他。只是僕人一齊都辭歇了。還是我自己去罷。伯爵親自開門。乃是六尺大佐。伯爵道：只你一個人嗎？傑夫到那裏去了。大佐道：傑夫隨後就來。因爲驟然之間，教傑夫與慧琴相見，未免來得突兀，恐怕結果不佳。打算我先見了慧琴，與你一同說勸。然後再領傑夫來。豈不是好？伯爵道：很好很好。你且進來。我正在替慧琴解勸。咧！大佐道：慧琴大概身體已好了。你瞧我們所計畫的事情，有些意思嗎？伯爵道：這事我做父親的當然有這權力。他便是不願意也只得順從。不過他心中終忘不掉陶韋竹。所以覺得難些。大佐道：因此我一見陶韋竹，便要把他結果了。方纔乾淨。怎奈阮老人膽小如鼷，說決鬪不好，要放他逃走。

這。樣。不。爽。快。的。事。我。很。反。對。此。刻。姑。且。將。慧。琴。勸。領。了。傑。夫。  
來。我。再。去。尋。覓。陶。韋。竹。昨。日。在。石。志。堅。家。中。聽。說。警。署。中。得。一。  
證。人。確。是。親。眼。瞧。見。陶。韋。竹。盜。金。而。逃。的。倘。然。當。真。被。警。察。捉。  
去。一。定。入。獄。那。你。的。名。譽。可。就。掃。地。了。伯。爵。道。我。昨。日。也。到。石。  
志。堅。家。去。接。慧。琴。遇。見。阮。老。人。詳。細。聽。老。人。說。過。那。證。人。恰。是。  
老。人。家。裏。雇。用。的。黑。奴。陶。韋。竹。之。罪。豈。非。很。的。確。了。嗎。大。佐。道。  
原。是。依。我。說。却。是。確。實。無。疑。的。了。伯。爵。道。依。我。的。意。思。陶。韋。竹。  
無。論。是。死。無。論。是。逃。都。已。不。生。問。題。就。只。那。傑。夫。和。慧。琴。兩。人。  
從。前。也。親。熱。過。來。不。知。能。否。重。溫。舊。好。呢。大。佐。道。這。個。我。想。可。  
以。放。心。我。已。把。傑。夫。託。付。阮。老。人。教。阮。老。人。從。中。幫。忙。阮。老。人。  
於。此。種。地。方。很。有。經。驗。很。有。本。領。總。要。教。慧。琴。把。一。片。愛。戀。陶。

韋竹的愛情移到傑夫身上去纔好此刻我們無事也須勸導  
 勸導慧琴要緊說着大佐和伯爵使往慧琴那裏來二人走入  
 室中不知何故却不見慧琴伯爵訝道咦他那裏去了方纔明  
 明在此的大佐道恐怕他回到自己室中去咧二人即趕往慧  
 琴室中也不見影蹤大佐道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是曉得我來  
 特地避開的嗎伯爵道後庭與前面園林接連着非常寬廣大  
 約他從後門出去散步了大佐道不差他是美國鄉間生長的  
 女子所以喜歡在樹林中散步的說時伯爵探首出窗外望望  
 叫道你瞧他不是站在那裏嗎手中還拿着花束咧大佐也向  
 那邊一看說道果然是果然是但是他手中真拿着花束却也  
 奇怪我勸你以後別放他一人獨往後園去他獨自出去就要

弄出別的事情來呢。伯爵聽了這話也莫名其妙。說道：「我不明白你的話兒。」大佐道：「你瞧他手中不是拿着個花束嗎？你以為他將庭院中的花自己束起來的嗎？這庭院中那裏有這樣的花兒？」伯爵道：「却是何故？」大佐道：「只怕是附近的少年又愛慕了慧琴，送這花束給他來了。」伯爵笑道：「這是你太多心了。附近那裏有這種少年，即便有了慧琴也決計不會看上個鄉下人的。你一味護着你姪兒，所以疑心過度。咧，大佐道：「並非疑心。我說決不是自己紮的花束，也不用閑爭姑且問問慧琴是那裏來的花束。」就明白了。大佐便與伯爵下樓。此時恰巧阮老人正領着僕夫到來。四人相遇，伯爵先向僕夫殷勤問話。僕夫道：「府上突然遭了不幸之事，我到此也非出於本意，只因伯父勸我……」

…說。了。一。半。伯。爵。就。接。下。去。道。我。們。很。歡。迎。你。你。來。得。正。好。你。來。得。正。好。大。佐。那。時。向。着。阮。老。人。道。如。何。我。託。付。你。的。事。你。和。我。都。辦。妥。了。嗎。老。人。搔。搔。他。的。禿。頂。道。你。別。如。此。說。我。那。有。什。麼。可。以。教。導。他。的。而。且。你。要。急。於。求。功。反。致。壞。事。慧。琴。此。刻。心。中。還。沒。忘。掉。陶。韋。竹。傑。夫。也。只。能。慢。慢。的。親。近。慧。琴。男。女。的。事。旁。邊。人。着。急。是。無。益。的。須。要。等。待。時。機。自。然。的。成。熟。倘。使。此。刻。田。傑。夫。只。在。旁。邊。胡。纏。慧。琴。就。要。討。厭。不。論。什。麼。須。要。見。機。行。事。我。已。將。此。理。和。傑。夫。也。說。過。的。了。大。佐。道。這。事。那。裏。可。以。遲。緩。得。現。在。已。有。附。近。的。少。年。買。買。然。敢。把。花。束。贈。與。慧。琴。咧。你。沒。有。見。嗎。他。在。後。園。很。寶。貴。似。的。把。那。花。束。玩。弄。着。這。是。什。麼。意。思。阮。老。人。聽。得。花。束。兩。字。十。分。驚。異。說。道。奇。了。這。裏。附。近。決

沒。有。那。麼。少。年。人。不。要。是。……大。佐。道。不。要。是。什。麼。阮。老。人。道。  
不。要。是。那。陶。韋。竹。要。使。慧。琴。知。道。他。沒。有。死。故。意。的。將。花。束。放。  
在。他。容。易。瞧。見。的。地。方。教。他。瞧。見。的。大。佐。道。阿。呀。不。差。大。佐。那。  
時。着。急。起。來。伯。爵。與。傑。夫。也。張。大。了。眼。睛。望。阮。老。人。阮。老。人。道。  
這。不。過。我。的。揣。測。之。詞。大。佐。道。這。倒。不。是。揣。測。我。以。爲。決。定。如。  
此。陶。韋。竹。這。廝。他。還。敢。到。這。裏。來。我。一。定。結。果。他。性。命。說。時。慧。  
琴。已。拿。着。花。束。進。來。大。佐。與。阮。老。人。都。是。慧。琴。近。來。最。厭。惡。的。  
人。傑。夫。也。在。這。裏。他。們。的。鬼。計。他。早。有。些。明。白。睬。也。不。睬。竟。想。  
要。上。樓。了。伯。爵。却。來。阻。止。他。道。慧。琴。你。不。來。見。見。諸。位。嗎。而。且。  
傑。夫。也。在。此。慧。琴。無。法。只。得。立。定。了。向。大。家。施。了。個。默。禮。心。中。  
却。十。分。的。不。高。興。這。時。候。第。一。個。大。佐。很。亂。暴。的。伸。手。要。來。奪。

取○慧○琴○手○中○的○花○束○阮○老○人○也○眼○快○得○很○一○望○便○知○道○這○不○是○  
 這○裏○的○花○兒○確○是○從○巴○黎○花○店○中○購○來○的○花○朵○已○有○些○乾○枯○的○  
 了○大○約○還○是○昨○夜○拋○在○那○裏○的○慧○琴○見○大○佐○無○禮○驚○道○伯○父○做○  
 什○麼○大○佐○道○要○問○姑○娘○這○花○束○是○從○那○裏○來○的○慧○琴○道○這○是○我○  
 丈○夫○特○地○拋○在○後○庭○中○教○我○拾○取○的○大○家○聽○了○這○話○怎○麼○不○驚○  
 伯○爵○道○以○後○不○許○稱○他○丈○夫○不○許○提○起○陶○韋○竹○大○佐○道○姑○娘○又○  
 怎○麼○知○道○是○他○的○呢○慧○琴○夷○然○道○他○用○過○的○東○西○我○都○瞧○得○出○  
 這○一○個○花○束○與○他○平○日○送○給○我○的○確○是○一○樣○除○了○他○還○有○誰○拋○  
 棄○花○束○在○這○庭○院○中○呢○一○時○大○家○都○呆○着○大○佐○不○快○道○盜○賊○拋○  
 棄○的○東○西○怎○樣○可○以○拾○取○慧○琴○急○道○什○麼○盜○賊○你○們○當○他○是○盜○  
 賊○我○決○不○當○他○是○盜○賊○這○種○花○是○表○明○教○人○等○候○的○意○思○他○曉○

得自己無罪。是令我等候他來剖白的。你們是紳士。怎麼大家聚攏。窘辱我一個弱女子呢。阮老人此時便向傑夫丟個眼色。意思教傑夫上前說幾句好話。慧琴此時反覺傑夫可厭。推開了他。向大佐道。你打算把我的花束怎樣處置。這是我丈夫贈與我的東西。快些還我。慧琴方欲伸手去取。大佐又把花束在背後一藏。說這花束你拿了。就要污你的手。不能給你。阮老人此時又向傑夫一看。傑夫即向大佐道。叔父別如此。既是姑娘寶貴。你就還了他罷。傑夫此時也伸手去取花束。兩面一拉。花束散開。裏面落下一方紙來。約有名片大小。用鉛筆寫着幾個字。大佐拾起來一看。不禁叫道。這還了得嗎。盜賊將書信藏在花束中。打算和慧琴通信。咧。再念着紙上的字道。吾妻慧琴。



愛鑒星期五夜二時乞臨迦門橋一會余有要事須面告君也  
 屆時我在橋旁候卿幸勿爽約大佐怒道可惡極了星期五就  
 是今天他今夜兩點鐘要來我豈肯放鬆他大佐當時不由得  
 憤怒起來他若是個思慮稍深的人應當將紙片團去紙上文  
 字不給人家知道也就罷了不料他一時生氣却盡行說了出  
 來慧琴第一個聽得說他寫着星期五夜間兩點鐘教我到橋  
 上等候嗎且給我看這是給我的書信不勞你們代我觀看呢  
 大佐道不是這般說我們軍人有沒收他人書信的权利今夜  
 兩點鐘盜賊到迦門橋來真似飛蛾撲火我本來尋不着他他  
 既有信來我就去捉他慧琴也鎮定着紊亂的精神說道你爲  
 何如此離間我們夫婦他來不來乃陶韋竹的自由權你怎麼

可以○去○干○涉○父○親○你○怎○麼○不○開○口○應○該○幫○着○我○阻○止○大○佐○說○着○  
便○大○哭○起○來○大○家○倒○束○手○無○策○獨○阮○老○人○輕○輕○說○道○這○是○大○佐○  
的○不○是○軍○人○有○干○涉○人○家○書○信○之○權○乃○是○戰○爭○時○軍○營○中○的○話○  
你○昔○日○出○征○時○却○是○如○此○的○這○裏○又○不○是○軍○營○現○在○又○不○是○打○  
仗○大○佐○道○阿○呀○老○人○變○心○了○老○人○道○你○別○開○口○且○靜○聽○着○夫○婦○  
之○愛○最○爲○神○聖○你○奪○去○他○的○書○信○實○在○是○不○應○該○伯○爵○至○此○方○  
始○發○言○說○道○我○用○父○親○的○權○利○却○是○贊○成○大○佐○試○問○慧○琴○是○個○  
青○年○女○子○把○他○半○夜○裏○喚○出○去○這○是○個○什○麼○意○思○阮○老○人○道○話○  
雖○如○此○此○事○若○教○大○佐○去○辦○他○盛○怒○之○下○不○知○要○鬧○出○什○麼○大○  
事○來○呢○不○如○讓○我○去○辦○那○信○上○字○句○已○經○念○出○給○慧○琴○姑○娘○聽○  
在○耳○中○現○在○瞞○他○也○是○沒○用○不○如○把○書○信○給○他○只○消○以○後○謹○慎○

爲是大佐道。是啊。以後宜謹慎。所以我今天必須在橋下守候。陶韋竹捉住了他。可以嚴重談判。阮老人道。不行。談判雖無妨。但是。你一去談判。決計不了。必定弄到決鬪的。沒有公證人的。決鬪勝了。便有謀殺之罪。此事還是交付我。我包你慧琴一方面。伯爵一方面。陶韋竹一方面。面面滿足。我們也不用只管立。在這樓梯下談論。大佐與伯爵請到室中去。我與傑夫來勸慧琴。大家一想。還是老人的辦法穩當些。大佐也很贊成。說既然如此。姑且託付你伯爵也。以爲大佐的方法太覺暴亂。情願讓老人去辦。老人喜道。你們信用我。我自然感激。傑夫我們和姑娘到樓上去罷。老人極力拉攏。却想拉他們二人之手。一同上樓。田傑夫看着慧琴。很不高興。覺得有些厭惡。自己便道。今天。

他們初搬來尙很雜亂。改日再來罷。今天我要去了。大佐一聽。即便道：你要回去我也一同回去。事情雖託了阮老人。却還有些兒不放心。晚間再來罷。大佐竟不聽。伯爵挽留和他姪兒同去。這時慧琴不知何故。立在樓梯下。只是一語不發。粉頰泛白。朱唇緊閉。胸中似已打定主意。老人曉得他心事。扶他上樓。不提慧琴的事。且說巴黎市梢的聖臘柴爾車站。却是巴黎赴聖伽門去的停車處。這一條車路上的車站。如亞斯那南丁路威等處。都是巴黎人郊遊之所。雖是鄉村。却很熱鬧。現在聖臘柴爾車站上。須要午後一時開車。賣票處却已很擁擠。其中有個年輕女子。身穿旅行服。手提小皮包。此人非別。就是女優香妃。並沒有一定到什麼地方的目的。不過想混在野遊的衆

人。中。預。備。探。聽。些。新。聞。材。料。他。買。了。票。走。過。檢。票。處。將。要。乘。車。却。在。那。裏。一。室。一。室。的。查。看。要。選。一。個。好。場。所。後。來。入。了。近。機。關。車。的。一。室。坐。定。後。打。開。小。皮。包。取。出。幾。張。報。紙。各。報。上。都。有。關。於。陶。韋。竹。的。記。事。那。意。思。差。不。多。可。見。得。是。將。匿。名。信。修。改。的。發。信。人。究。竟。是。誰。呢。無。怪。石。志。堅。要。擔。心。呢。他。自。己。躲。着。只。是。四。處。發。信。不。獨。我。們。一。家。此。外。還。有。好。幾。家。也。都。投。書。信。去。的。可。見。怨。恨。甚。深。似。非。害。死。陶。韋。竹。不。可。但。是。願。履。士。僞。名。一。事。幸。虧。昨。夜。趕。緊。登。載。今。天。登。出。來。的。恐。怕。只。有。我。們。一。家。這。不。能。不。算。我。小。小。本。領。因。與。石。志。堅。那。種。交。際。廣。的。人。聯。絡。却。很。容。易。得。着。又。快。又。機。密。的。材。料。的。我。想。這。條。新。聞。一。定。可。以。得。着。二。十。分。以。上。的。獎。賞。上。個。月。是。錢。先。生。分。數。最。多。本。月。要。

推我第一了他那時便翻別家的報却見也有一項記事載着道出入於婦人社會最有名之KR氏聞警署已知此人係僞名恐與舊案有關係故已派偵探從事稽查矣香妃見了怎麼不驚曉得這KR兩字便是顧履士的省畧字我正要自己誇口以爲是我一人訪到的誰知其餘的報上也登了出來不勝失望於是他丟下報紙微歎一聲抬起頭來方纔車室中只有我一人此刻早添了四五个乘客了都在那裏等候開車其中正對香妃的一個紳士見香妃抬頭不覺大吃一驚立起來似乎要想走出去香妃一想此人不願意坐在我對面打算要往別一車廂中去是什麼意思香妃正對他的背後看着此時恰巧車已開行那個車廂又是走不通別一車廂的很覺懊惱的

仍歸原坐。香妃暗想：此人爲何見了我，吃驚不免有些奇怪。偷看此人面目，年約二十七、八，色白而肥，戴了個青色眼鏡，鼻下一抹黑的八字鬚，實是一個美男子。似乎曾在那裏見過的。總也想不到。越看越覺此人面熟，只是亂想一時，正無從記憶。那紳士見香妃瞧他，心中有些討厭，便自閉目養神。香妃想不出此人是誰，便漸從此人的打扮及物品上觀察他身上，只穿一件薄外衣，手中還拿着一件厚上衣。這人不是遠旅行，便是乘船去的。但是這火車乃赴聖伽門的支線，不是幹線。聖伽門以前無路可通的。了遠旅行的人，決不乘此車。并且膝上的大皮包也不是野遊人所用之品。這難道是避着人的眼目，要打算逃走了嗎？香妃想着，又只管用目去瞧那紳士。雖假睡一手。

却在下面緊緊的握着如此看來其中必有重要之物這重要之物是什麼東西第一就要想到或者是金錢你想拿着金錢避人眼目去遠旅行不又是個盜主人金錢的店夥嗎香妃再看他臉上腮部發青大約是本有鬚鬚剛把他剃去的又想此人若有了許多鬚鬚是何等樣的容貌呢香妃想到這裏竟猛然想起來了阿呀此人不是顧履士是誰呢香妃想是了他昨夜被石志堅逼迫今天被各報上登載說他是偽名的賈京宜他一定犯過罪惡因偵探嚴重無可設法便想逃往外國去了却是由幹線逃去容易被警察注目所以混在郊遊客中先赴聖伽門再從聖伽門乘馬車赴噴泰司然後逃往比國香妃頃刻之間已瞧得明明白白知道必是顧履士無疑他的變裝却



非。常。巧。妙。他。剃。去。了。黃。色。的。頰。鬚。僅。留。着。鼻。下。一。撮。八。字。小。鬚。并。且。染。成。黑。色。竟。似。換。了。一。人。頭。髮。也。已。染。黑。還。戴。着。個。顏。色。眼。鏡。變。得。可。謂。非。常。周。密。香。妃。又。是。奇。怪。又。是。好。笑。一。時。想。不。出。怎。樣。纔。好。他。既。是。警。察。監。視。着。的。人。我。若。任。他。逃。去。便。是。助。惡。石。志。堅。已。赴。馬。耳。塞。去。了。尚。沒。有。回。來。然。在。那。個。當。兒。失。去。了。顧。履。士。志。堅。歸。來。豈。不。大。大。的。失。望。我。無。論。怎。樣。非。妨。礙。他。逃。遁。不。可。但。是。我。只。一。個。弱。女。子。怎。麼。能。捕。住。他。呢。此。外。雖。有。幾。個。乘。客。都。不。是。助。我。之。人。况。且。無。端。的。指。定。顧。履。士。是。惡。人。他。們。必。定。當。我。是。個。瘋。子。咧。香。妃。躊。躇。久。別。無。善。策。正。在。思。索。之。際。那。火。車。已。將。近。亞。斯。那。車。站。他。和。香。妃。在。一。個。車。廂。中。已。覺。十。分。不。適。此。刻。打。算。就。從。車。站。下。去。睜。開。眼。睛。將。膝。上。皮。

包。挾。在。脇。下。香。妃。一。想。這。是。緊。要。關。頭。便。不。加。思。索。的。喚。道。原。來。是。顧。履。士。先。生。你。忽。然。變。了。裝。束。所。以。一。時。不。認。得。了。昨。夜。失。敬。得。很。香。妃。這。幾。句。話。雖。不。打。緊。宛。似。在。他。要。想。逃。走。的。路。上。釘。了。一。隻。釘。顧。履。士。大。驚。失。色。然。而。到。底。是。個。慣。家。不。慌。不。忙。的。說。道。原。來。是。香。妃。姑。娘。我。偶。然。戴。了。個。青。眼。鏡。沒。有。瞧。見。失。照。失。照。顧。履。士。說。得。很。圓。活。香。妃。倒。出。其。不。意。却。又。問。道。足。下。到。何。處。去。顧。履。士。想。了。一。想。道。到。聖。伽。門。去。原。來。這。聖。伽。門。是。本。路。線。最。終。之。點。他。的。意。思。要。想。香。妃。偶。一。疏。忽。他。便。可。中。途。突。然。下。車。就。此。逃。走。香。妃。道。好。極。了。我。途。中。又。有。了。伴。侶。咧。我。本。來。沒。有。一。定。目。的。心。想。在。這。火。車。上。總。是。有。熟。人。的。遇。到。了。熟。人。我。便。跟。着。他。遊。玩。一。日。所。以。隨。隨。便。便。的。上。了。火。車。無。

論何處我可以跟着人家一同下車的。顧履士聽了他這話，很  
 覺爲難，說道：「我只怕有事，還請姑娘自便。」香妃道：「你不要和我  
 一起嗎？」我倒偏要跟着你。」顧履士道：「我還有要事。」香妃道：「你有  
 什麼要事爲甚的？」染着鬚鬢，帶着青色眼鏡，難道去假裝跳舞  
 的嗎？」香妃且笑且說：「其實却是層層的逼着他。」那時火車早抵  
 亞斯那，乘客下去了。二三人車廂中，只剩得顧履士和香妃了。  
 香妃一心不放他逃走，坐在他旁邊，去阻隔他的出路。顧履士  
 在那裏細想，要將香妃騙開，誰知一霎時間，火車已經又開。香  
 妃又問道：「你不是赴鄉間跳舞會去的嗎？」顧履士道：「不是，却和  
 一個女友約着。」香妃知道他又說謊，笑道：「所以你改變裝束，  
 嗎？」顧履士道：「你別只管盤詰我，我自有一種用心。」我那個女友

勸我剃去鬚鬢。我有些心活。昨夜照照鏡子。一時高興。便把很可厭的鬚子一齊剃去了。香妃笑道：你這剃去鬚鬢。原來要買女人歡心。顧履士道：就是此意。香妃道：你如此的服從他。聽他的話。不知是何等樣的美人。我必須拜見拜見。顧履士道：那是不行。此人很重名譽。這種話本來不應該告訴他人。和你同車也教無奈。只得告訴你了。香妃道：既然如此。你索性把此人給我見罷。香妃一面和他七搭八搭的閑談。一面心中想捕獲他的方法。一回兒。火車又近南丁車站。顧履士要想見機行事。立起來向窗外望望。說道：火車中很覺厭倦。到聖伽門還有三十分鐘。咧一壁說。一壁在車廂中前後散步。香妃已知其意也。向窗外看看。恰見車站上有一警察。心想顧履士倘從這裏逃。

下。去。我。就。向。警。察。說。明。原。由。不。怕。他。逃。到。那。裏。去。香。妃。打。定。了。主。意。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窺。伺。顧。履。士。的。舉。動。那。火。車。到。南。丁。車。站。停。了。顧。履。士。正。想。下。去。也。應。當。先。看。看。車。站。上。的。樣。子。從。窗。中。探。首。出。去。見。有。警。察。立。着。覺。得。這。裏。不。是。安。全。的。場。所。只。得。仍。舊。坐。下。那。香。妃。却。已。看。出。來。暫。時。放。了。心。暗。想。到。路。威。車站。再。留。心。他。罷。這。時。火。車。又。開。車。廂。中。僅。有。他。們。二。人。顧。履。士。却。依。然。踱。來。踱。去。香。妃。主。意。已。定。也。不。慌。張。并。且。要。使。他。不。疑。故。意。的。和。他。搭。越。那。知。一。到。了。路。威。車站。他。却。並。無。下。去。的。樣。子。香。妃。暗。想。一。定。他。又。變。了。計。劃。咧。到。火。車。開。動。約。行。了。一。丈。光。景。顧。履。士。突。然。立。起。來。如。電。光。一。閃。開。門。出。去。立。刻。將。門。緊。閉。跳。下。車。去。他。想。出。其。不。意。教。香。妃。無。從。防。備。誰。知。香。妃。也。

不是可欺的人。他曾周游歐洲大陸，在各國的舞台上賣藝。本來身輕如燕，跳躍敏捷。那裏肯放鬆，立刻開了門也跳將下去。幸虧火車的速力還不甚大，但是身體着地一瞧，顧履士已在十餘丈之前大踏步行走，將要混入剛下車的許多客中。香妃瞧定着他向那邊走去，只見一刻兒功夫，已和許多客同入到蒲儀白的公共馬車中。香妃一想這公共馬車比火車好，弄得多於是也，急急趕去，乘入第二馬車中。兩馬車相距約有十五丈光景。香妃坐在馬夫所坐的地方，眼睜睜地望着他。萬一他中途下來，我還可以跳下去追趕行了數里，忽然後面有人呼喚香妃。香妃回頭去看，不料却是田傑夫。香妃便道：「你在此做甚？」傑夫道：「今天和叔父到聖伽門甄伯爵家裏去的，此刻却回。」

去了。我打算往山陰河的水浴場去。剛與叔父分路，跳上馬車。來的香妃知道田傑夫和顧履士一向很有交情，此刻追趕顧履士的事，究竟要向他說明，不要却躊躇了一下子，又想說了。或者另有什麼法子，也說不定呢。香妃那時便問道：你見過今天的報紙沒有？田傑夫道：今天爲着甄家的事，忙得萬分，所以報紙一張都沒看。香妃一面照顧着前面的馬車，一面說道：如此顧履士的一事，你還沒有知道。咧！田傑夫訝道：顧履士嗎？顧履士有什麼事？難道人家說他勾引良家婦女，有什麼不名譽事？被報紙上登出來了嗎？香妃道：不是這種事。你且瞧罷。說時把報紙遞與傑夫。傑夫讀完，驚得臉都發青。說這真是奇事了。不想他竟是個假名。香妃道：不但如此，就把公證人石志堅查

得的真相說了出來。他原名喚做賈京宜。十年前與陶韋竹同在一店。他曉得再居巴黎非常危險。所以改裝逃遁。現在就在前面馬車中。香妃詳細說着。傑夫驚得一時話都說不出來。後來期期艾艾的道。那那裏曉得他是這樣的人。嘴裏却說得很體面。我當他是個紳士。與他交情甚密。可是想到一向的交情。我很不忍爲着你幾句話。將他交與警察。還是見了問他細細的根由。快到蒲儀白了前面的馬車。你看也要停了。待我去攔住他。這時馬車已行得漸緩了。傑夫與香妃跳下車去。趕到前面的馬車處。一看。願履士不知已於何時逃去。人影也沒有。傑夫倒反疑香妃之話。道不要你是弄錯了。香妃道怎麼會弄錯。在火車中曾與他講話。并且還看他上馬車。咧傑夫道。



一。定。是。在。右。面。上。車。左。面。卽。下。車。將。你。瞞。過。了。香。妃。很。懊。悔。說。  
 道。我。白。白。的。趕。到。這。裏。做。什。麼。呢。一。定。是。往。却。德。地。方。去。的。了。  
 我。必。定。向。却。德。地。方。追。去。傑。夫。道。追。也。無。用。還。是。趕。緊。回。到。巴。  
 黎。去。檢。查。他。的。寓。所。就。可。以。明。白。真。相。我。要。回。巴。黎。去。了。你。一。  
 同。回。去。如。何。香。妃。還。想。追。趕。顧。履。士。不。肯。聽。他。說。我。要。往。却。德。  
 去。只。消。調。查。馬。車。行。中。曾。否。看。見。這。樣。的。人。就。容。易。查。到。於。是。  
 傑。夫。回。巴。黎。香。妃。赴。却。德。二。人。分。道。再。說。慧。琴。在。大。佐。叔。姪。歸。  
 後。與。阮。老。人。上。了。樓。他。只。是。呆。呆。的。想。着。花。束。中。的。書。信。想。到。  
 今。夜。二。時。我。丈。夫。叫。我。到。伽。門。橋。去。我。自。然。不。能。失。信。那。阮。老。  
 人。只。是。在。旁。邊。千。方。百。計。的。安。慰。他。慧。琴。覺。得。非。常。討。厭。半。句。  
 也。不。去。答。他。老。人。曉。得。這。種。時。候。勸。也。無。益。卽。退。往。伯。爵。處。後。

來○慧○琴○靠○在○長○椅○子○上○默○想○陶○韋○竹○將○此○信○藏○在○花○束○中○却○煞○費○苦○心○他○要○相○會○無○非○是○因○爲○遭○遇○了○那○種○不○白○之○冤○要○教○我○靜○靜○的○等○候○他○搜○集○無○罪○證○據○我○的○心○本○來○不○會○變○動○不○過○今○夜○不○見○我○去○不○知○要○何○等○失○望○方○纔○聽○六○尺○大○佐○的○口○氣○想○將○我○嫁○與○傑○夫○所○以○恨○陶○韋○竹○甚○深○要○伏○在○橋○下○結○果○他○的○性○命○我○若○不○在○大○佐○未○到○之○前○將○陶○韋○竹○引○往○他○處○怕○陶○韋○竹○要○被○大○佐○所○害○無○論○如○何○我○決○定○前○去○這○是○關○於○我○夫○的○生○命○出○入○我○却○不○可○遲○誤○慧○琴○左○思○右○想○天○已○日○暮○一○過○十○一○點○鐘○開○窗○望○望○外○面○近○來○這○無○定○的○天○氣○剛○見○皓○月○當○空○風○聲○滿○樹○一○回○兒○烏○雲○遮○月○世○界○便○成○黑○暗○慧○琴○默○忖○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回○到○房○中○裝○做○安○睡○的○樣○子○將○燈○火○息○滅○了○父○親○與○阮○老○人○不○知○

已往那裏去。想阮老人曾把陶韋竹的事担下來。必定是往伽門橋去的父親呢。難道他怕我出去暗中監視着嗎。這個時候不免將出去的勇氣登時消滅。再向窗外望望。天空愈黑。正打算決定主意。再要出去。瞥見門口暗中有豆粒大小兩點火光。慧琴莫名其妙。再細看時。兩點火光相距約二尺。從門口穿過庭心。漸漸的將至窗下。慧琴聽得脚步聲與說話聲。原來是父親與阮老人二人。夜餐後吸着烟。往外面去了一趟。此刻剛回來。暗中瞧不見人。只見烟上的火光。慧琴鎮定精神。竊聽二人說話。但是樓上樓下相隔太遠。再加着風吹樹枝。鬧得一些兒聽不出到火光。一近窗下方始斷斷續續的有些入耳。只聽得阮老人說道。伯爵那大佐一定要殺陶韋竹。他方纔去時說晚

間再來。此刻已到十二點鐘。他還不來。別真個鬧出亂子來。伯爵道：「我想殺死他也好。倘使放他活着捉了去。裁判起來。我和慧琴聲名掃地。甄氏的家聲。就被他污辱了。阮老人道：「所以我要勸他逃往外國去。慧琴聽了這幾句話。不由得心頭亂跳。一向以爲父親與大佐都很強暴。只有阮老人可靠些。不料阮老人也要勸我夫逃往外國。使他一世不歸。他把我。我最親愛的丈夫奪去。教我永遠不能與他會面。他的心真毒如蛇蝎。如此看來。阮老人對於陶韋竹。不過比大佐畧好一籌。實與大佐同是。我的仇人。他想了。一想。此刻趁父親與阮老人在窗下。不免偷出去。罷。慧琴那時便下樓開門。暗中雖不辨路徑。幸虧這裏是。每年總要來幾次游玩的好得。走到伽門橋是一條大路。便慢。

慢的摸索過去。那伽門橋有第一橋第二橋之分。雖總稱伽門，却有兩座慧琴兒時候。尙早立在第一橋下。四面望望，又低聲喚道：陶韋竹在此嗎？靜悄悄竟無人答應。一想不如走過對河去穿過長提，再到第二橋畔等候罷。剛走完第一橋，正走上長堤上，慧琴忽然腳上踢着一件東西，慧琴兩腳一縮，驚得渾身發抖，慢慢地用手去一摸，乃一個冰冷的屍骸，還嗅着一陣血腥氣。慧琴不禁高叫一聲：阿呀！此時月光剛從雲間透出來，照在死人臉上，分明是個陶韋竹模樣。陶韋竹怎樣會死在這裏呢？慧琴這時候嚇得魂飛天外。一時間又覺得心如刀扎，他本來有個昏暈的病的，此刻又經了這種激刺，那時立脚不穩，身體向後一仰，又在地上一滑，兩脚早已不能自己做主，踉踉蹌蹌。

踏○竟○滾○入○河○中○去○了○這○時○月○光○又○被○黑○雲○遮○着○可○憐○一○個○陶○章○  
竹○和○一○個○慧○琴○姑○娘○竟○一○同○死○在○伽○門○橋○下○且○說○慧○琴○墜○入○水○  
中○流○往○何○處○姑○且○緩○提○約○經○三○十○分○鐘○有○個○男○子○立○在○第○二○橋○  
畔○暗○中○尋○覓○這○便○是○個○巴○黎○鼎○鼎○大○名○的○交○際○家○阮○老○人○老○人○  
打○算○來○會○着○陶○章○竹○好○好○勸○他○一○番○特○地○從○別○墅○中○來○的○其○時○  
月○光○又○微○微○的○透○出○可○以○辨○別○人○影○了○老○人○心○中○喜○道○亮○得○多○  
咧○此○刻○若○前○面○堤○上○有○人○來○便○可○以○瞧○得○出○真○是○個○極○好○的○時○  
候○老○人○正○在○獨○語○忽○然○背○後○有○人○說○道○老○人○來○了○嗎○聽○那○聲○音○  
明○明○是○大○佐○老○人○一○瞧○果○然○不○錯○大○佐○腰○間○插○着○枝○手○鎗○站○在○  
那○裏○老○人○道○可○是○大○佐○嗎○你○什○麼○時○候○來○的○大○佐○道○來○得○不○多○  
一○回○還○不○見○陶○章○竹○來○所○以○隱○身○橋○下○後○來○見○你○鬼○頭○鬼○腦○向○

四○面○探○望○以○爲○你○是○陶○韋○竹○險○些○兒○向○你○放○鎗○幸○虧○雲○間○透○出○  
月○光○纔○知○道○是○你○老○人○不○悅○道○就○當○我○是○陶○韋○竹○你○可○以○不○通○  
姓○名○把○陶○韋○竹○暗○殺○嗎○大○佐○道○有○什○麼○通○名○不○通○名○打○死○他○就○  
完○了○此○人○活○着○與○甄○氏○名○譽○頗○有○關○係○所○以○非○結○果○他○不○可○阮○  
老○人○道○你○錯○了○要○你○執○定○這○個○主○義○第○一○你○先○有○了○罪○必○定○弄○  
得○不○可○收○拾○方○纔○不○是○約○定○一○齊○託○付○給○我○的○嗎○大○佐○道○你○們○  
雖○如○此○說○我○却○並○沒○有○答○應○你○老○人○道○現○在○倘○若○陶○韋○竹○到○來○  
你○還○預○備○放○鎗○打○死○他○嗎○大○佐○想○了○一○想○道○你○在○此○或○者○我○不○  
殺○他○我○是○很○沒○有○口○才○的○一○定○辯○不○過○陶○韋○竹○若○一○人○在○此○恐○  
怕○不○會○說○得○他○逃○往○外○國○去○所○以○預○備○一○見○着○他○就○開○鎗○你○在○  
旁○邊○又○當○別○論○你○很○能○說○話○大○約○可○以○說○得○動○他○所○以○你○去○辦○

等陶韋竹不肯聽你的話。我再傷他的性命。阮老人道：「既然如此，就請你交給我辦。你看了他的態度，再說你道如何。」大佐道：「好。」阮老人道：「我自有法子。你試瞧我，說不到十句話，他必定聽我的話，逃往外國去了。」二人正在講話，橋那邊來了一個男子。他的身材恰和陶韋竹正有些相像。阮老人暗暗的道：「來了。」大佐你瞧，不是向第一橋走去嗎？」大佐道：「那就是陶韋竹嗎？」阮老人道：「你瞧，不是。」大佐道：「什麼？不是我，怎麼可以知道？」陶韋竹道：「我一次也沒有遇見過。」阮老人道：「奇了，你竟一次也沒有見過嗎？」你竟敢伏在這伽門橋下，要殺他萬一錯殺了人，如何是好？」世間再也沒有那麼亂暴的了。」大佐道：「這些話我們且慢說。此人若是陶韋竹，我們不能遲延，你快渡過此橋，從背後去追。」



趕他。我從這裏穿到第一橋去。阻住他前面。兩頭夾攻。使他無從逃走。大佐說罷。已經向第一橋趕去。老人便渡過第二橋。在長堤上。追着此人在十餘丈前。似乎垂頭深思。目不旁瞬。徐徐的走着。再看老人大踏步向前走。老人暗道。好極。一定三人可以。在第一橋邊聚會了。那時便也急急的追上。前去此人走上橋。阮老人已經追及大佐也。從前面趕到。在月色黯淡之中。却也不致於面貌都認不清楚。三人鼎足而立。互相一看。不禁叫了一聲。咦。大家非常吃驚。大佐先開口道。你來做甚。看官們試猜此人。是誰。實是田傑夫。傑夫那時忸怩着。說道。只因今夜慧琴要和陶韋竹相會。我放心不下。打算來保護慧琴。特地從巴黎趕來。的大佐道。什麼話。你從巴黎來嗎。你方纔與我分路不

是說往水浴場去的嗎。怎麼後來又回巴黎。傑夫道：「到水浴場去途中遇着了意外的事，就回巴黎的。」傑夫的意外之事，就是遇見香妃和顧履士逃走一事。二人正在談話，阮老人已瞧見岸上的屍骸，走過去一瞧，說這是陶韋竹。一時嚇得身體發顫，走至大佐旁邊，說：「大佐，你瞧，你瞧，一手便指着岸上大佐不知何事，便道：『什麼事？』慌慌張張，阮老人道：『一個死人，一個死人大佐覺得奇怪，便與傑夫一同過去。在月光下一瞧，傑夫不覺大驚道：『奇怪了，奇怪了。』叔父，你且瞧這死人大佐瞧了一瞧，死人的顏面說道：『你沒有到過戰場，一見了死人，便怎地吃驚。』亞非利加戰爭時，你要見過了紫喬市上屍骸滿地，更無一處立足之地，你又不知怎樣呢。只是這裏的屍骸，却是從那裏來的。」

倒也奇怪。傑夫道：你不認得嗎？大佐再湊下去一看，說這是一  
 個普通的死骸。胸部受傷，又緊咬牙關。你就覺得怕嗎？傑夫道：  
 我並不是見他咬緊了牙關，懼怕因為這。這是個陶韋竹的屍骸。  
 大佐一聽得是陶韋竹，也很詫異，說道：這就是嗎？我却一向沒  
 有見過。是啊。年紀還輕，不像做盜賊的。無怪伯爵看不出他。阮  
 老人立在他們背後，只是亂顫。聽說是陶韋竹，便過來問道：傑  
 夫，你瞧是陶韋竹嗎？我也覺得是他，所以驚嚇，還疑心自己。  
 錯。因此要請你鑑定，只是他怎麼被人家謀殺的呢？傑夫道：究  
 竟也不知是謀殺的呢，還是自殺的。大佐道：我明白了。方纔我  
 躲在第二橋下，聽得這裏有鎗聲，我當是獵人，暗入人家領地。  
 中轟擊睡鳥，因此並不在意。現在想想，打睡鳥應當在月光皎

潔的夜間。這樣黑暗中是不會的。阮老人忽見旁邊地上有桿手鎗。拋棄着。便道：確是自殺的。你瞧。手鎗還拋在地上呢。大佐拾起來一看。道：只有一鎗。却已經送命了。五響的鎗。只少得一個彈子。傑夫道：但是他爲着慧琴而來。怎麼忽然自殺呢。這到底是個什麼意思。老人這時剛纔沉靜些。說道：其中定有緣故。或者懷中有什麼寫着的東西。不如尋他的衣袋內。傑夫道：未報警察以前。我們還是不去搜他。證據的好。大佐道：不妨。我們要搜檢。便搜檢了。那時七手八脚。便摸他兩面衣袋。老人先摸着。一封書信似的東西。便道：是了。是了。傑夫道：是寫的什麼東西嗎。老人立刻取出來。授與大佐。傑夫還主張前議。說別瞧他的內容。被警察知道。可是要責問的。大佐道：不妨。月下太暗小。

字。看。不。清。楚。幸。虧。帶。有。火。柴。老。人。你。遮。着。風。替。我。擦。一。枝。火。柴。  
老。人。道。我。有。勝。於。火。柴。的。東。西。在。此。特。地。預。備。着。一。盞。暗。燈。來。  
的。老。人。取。出。暗。燈。將。門。一。旋。卽。放。出。牛。眼。似。的。一。道。光。來。大。佐。  
將。信。湊。在。燈。上。只。見。上。面。寫。着。陶。韋。竹。啟。傑。夫。又。驚。道。叔。父。那。  
有。這。種。事。陶。韋。竹。怎。麼。自。己。寫。信。給。自。己。呢。一。定。不。知。是。怎。樣。  
弄。錯。的。大。佐。道。並。不。弄。錯。這。是。他。人。寄。給。陶。韋。竹。的。信。他。還。留。  
在。身。邊。罷。了。大。佐。一。口。氣。讀。完。了。說。道。恐。怕。他。爲。此。信。自。殺。的。  
這。又。是。寫。匿。名。信。的。黑。幕。人。物。所。做。黑。幕。中。人。物。用。此。信。去。嚇。  
他。因。此。陶。韋。竹。無。路。可。走。了。遂。出。此。策。阮。老。人。你。道。如。何。說。時。  
把。這。信。授。與。老。人。老。人。很。精。密。細。看。信。封。上。早。已。撕。破。說。道。確。  
是。別。人。寄。與。陶。韋。竹。陶。韋。竹。業。已。讀。過。這。文。字。傑。夫。你。可。還。記。

得實與那一夜香妃在公園拿出來的信筆跡相同大約他逼得陶韋竹無路可走只好自殺了待我仔細瞧來阮老人當時便讀道陶韋竹君乎足下過今夜後恐必遭捕縛蓋君之敵人已知君所在而密告警署矣即速遁赴外國以免捕獲音日余曾蒙救助故特奉告左右耳大佐等不到老人讀完便說你瞧陶韋竹得了此信自然要非常驚慌要逃又無旅費無法可想只得打算教慧琴出來設法旅費或者與慧琴同逃所以今夜在此徘徊不知道那花柬之中的書信慧琴收到也未又不知道他究竟來不來等到夜靜更深天氣又漸漸不佳瞧起來慧琴不像能來的了不免大失所望曉得自己一定無救因此便自殺了阮老人聽了狠欽佩說道你的話確是不錯他既然是

個社會上。不名譽的年紀。雖輕死了。也不可惜。大佐道。有甚可惜。他自己不死。也是被我殺死。我外面雖很和氣。其實心裏非殺他不可。大佐這一句亂暴的話。人人聽了。都很吃驚。第一個便是曉得他性質的傑夫。也很驚慌。便道。叔父別說這種話。大佐道。人已經死了。說說也無妨。並且我們的事。反覺非常順手。從此無人阻碍。慧琴便是傑夫的了。阮老人道。你說這種話。萬一警察曉得了。將殺人的兇手。疑到你我身上來。這便如何。并且慧琴一聽得更不知如何。驚嚇結婚。一語奉勸你。須暫時不提。大佐道。那有這種事。丈夫一死。身體便可自由。任意可以與人結婚了。無人來求婚。自然許配。傑夫婚禮不妨暫緩訂婚。却非明日不可。老人你以爲何如。老人皺眉道。在這直挺挺的死。

人面前怎麼說這樣話這一件事由我擔任便了將來儘有商量之餘地此刻去報警察要緊且把火照過來書信仍舊給他藏入袋內老人依着燈光瞧見死人的袖口便叫道不對不對這那裏是自殺實是被人殺死的傑夫一聽大驚道老人你怎麼樣說阮老人道你瞧他白襯衫的袖口有血手握過的印五個指頭非常清楚大佐也很驚在燈下細看果然有血手印留着大佐道這又奇了斷不會自殺之後自己握自己袖口的姑且瞧瞧他手上如何老人檢查他手上却並無血跡傑夫想了一想說道這手印很小像是十六七歲的孩子老人和大佐都說不錯傑夫道或者是女人的手也論不定是了是了一定是女人你瞧還有指環的痕跡大家一看果是女手阮老人道所



以那些老偵探說極大的謀殺案都與女人有關係大佐道女人到底是誰呢二人默默的想着那時傑夫最爲担心皺着眉頭道怪極了恐怕是慧琴也未可知老人道什麼話大佐道你竟說慧琴殺了他嗎傑夫道不是的或者慧琴特來會他踢着了一個死人不覺得在他身上一摸便將血摸到他袖口上去了阮老人道這一層意思倒也很有點道理大佐聽了也以爲然便道我們不用多說待我先往伯爵家去瞧瞧慧琴是否在。家這一個方法不比胡思亂猜來得近便嗎大佐說罷卽赴伯爵處去傑夫很爲擔心說道但是慧琴果然肯到此地可見得他心中還愛着陶韋竹這豈不是我的目的斷難達到了阮老人道不妨這倒另有方法此刻姑且算他是慧琴一定是慧琴。

來此尋覓的不知他尋覓之後又怎麼樣了。傑夫道我也很不敢放心。他若是在此黑夜之中無端遇着這個屍骸一定也嚇得氣絕了。老人道不要說是女兒家便是胆小的男子也要嚇個半死。傑夫道他驚慌過度向後跌倒不要滾到水裏頭去嗎。傑夫左思右想居然被他想到這一條路。那阮老人還不很相信。說道恐怕未必。傑夫道否則一定在此地不在此地一定就不免要疑心到河中了。說時立在岸邊向河面上望着望了半晌。忽然高叫一聲向老人道。慧琴墜入河中去了。老人驚道。真個墜入河中去了嗎。那是必定隨着河流去了。想此地難以瞧見。如何是好呢。老人一時手忙脚亂起來。傑夫道不是的。幸虧還沒有淪去。你瞧你瞧。說時拉着老人之手。立在岸邊指着給他。

瞧道你看橋欄的橫木上有一人懸着明明是慧琴老人看時  
 果忽見橋欄處似乎有一人衣服下端已浸入水中身體却還  
 沒有落水是否慧琴很難斷定總之是個女人便道恐怕是慧  
 琴却險極了這裏又沒有船如何去救他呢還是我跳到水中  
 去罷傑夫道不用慌張我去救來嚇了他反而不好或恐跌入  
 水中呢你且隨我來幫助我一臂之力便了於是拉着老人走  
 至橋邊那邊却有石步可達河面却是昔日繫船之處傑夫在  
 前老人在後從石步上下去圓形的橋台是用巨石築成的離  
 水約一尺處橋台四圍有石簷突出這是堅固橋台起見從水  
 面築起來且說田傑夫操練過運動的身體攀高臨險是慣家  
 一點沒有恐懼并且石簷之上有三尺闊什麼人都可以行走

傑夫一手拿着那暗燈在前行走。一到橋下，見慧琴真是險極。身體吊在離石簷一尺光景地方，萬一衣服一破裂，身體碰在石簷上，碰得頭破骨碎，再墜入水中，此刻不墜水中，不觸石上，吊在空中，實是奇險之至。傑夫道：「不打緊，老人你且拿着這暗燈。」傑夫遂將暗燈授與老人，將琴慧身體抱住，上面衣服鈎在釘上，不難脫去。原來慧琴還是潮水未退的時候，落下去的。現在潮水一退，他衣服鈎在釘上，身體便懸在空中了。傑夫抱好了，便道：「老人上去罷。」於是老人先走，傑夫抱着慧琴慢慢在後面上岸。一到岸上，說這是天助，這是天助。阮老人道：「這是天把個慧琴交給你了。現在無論外人怎樣說，慧琴總是你的了。」二人剛纔休息一下，橋的那邊就有人照着燈過來。這是大佐伯。

爵及兩個警察大佐離着二三丈路便大聲叫道傑夫的話不差慧琴不在家中不知什麼時候獨自出來的伯爵還恐怕他失足落了水咧說時剛到老人傑夫之旁伯爵已見慧琴便道呀慧琴沒有什麼嗎好極但是走近一看他臉上便叫道已死了嗎老人走過來道伯爵死沒死還沒有明白他墜入河中吊在橋下田傑夫救起來的把方纔的話詳述一遍兩個警察已到陶韋竹屍旁檢查半晌又來詢問衆人阮老人至此便定了心向警察說道此刻我們有一個半生半死的女人在此救活他要緊不能多留在此地有話我們明日細說罷好得既是自殺就是查得遲些也沒有甚關係的警察道也不能說一定是自殺老人道現在雖說不定待警長或預審推事官一到便一

望而知是自殺。我們既不逃避，又不隱瞞，且給你一張名片。老人將名片授與警察。警察便不疑惑，說如此明天或者要傳你。們去的今夜我們就要看守到天明。於是大家設法將沒有呼吸的慧琴搬往別墅。慧琴生死不定，非常危險，須緊急醫治。纔是却由阮老人決定明晨第一次火車從巴黎請醫生來。所以天還未明，借了附近鄰居的馬趕往巴黎去。一到明天官吏醫生等同至橋畔檢查陶韋竹尸骸。據醫生的診斷，自殺被殺一時頗難確定。然而把各種情形合起來，似乎是自殺無疑。又在他身邊精密檢查，除無名氏的書信外，並無別物。田傑夫和六尺大佐等是證人，所以叫去詢問他們。也不過照昨夜所見的直說。但是那時候便生出一問題。陶韋竹已死，其妻慧琴已

成○寡○婦○婚○姻○可○以○自○由○了○陶○韋○竹○的○尸○骸○應○當○由○公○證○人○石○志  
 堅○收○殮○無○奈○石○志○堅○赴○馬○耳○塞○未○歸○阮○老○人○代○他○埋○葬○巴○黎○市  
 上○一○得○此○信○都○到○墓○場○來○觀○看○其○實○當○真○來○送○葬○的○只○有○香○妃  
 一○人○香○妃○和○陶○韋○竹○雖○不○熟○一○來○對○於○石○志○堅○阮○老○人○的○交○情  
 二○来○順○便○來○探○聽○些○消○息○這○是○陶○韋○竹○自○殺○後○的○第○四○天○從○此  
 懷○恨○陶○韋○竹○的○黑○幕○人○物○是○否○滿○足○而○退○尙○難○預○料○暫○且○不○提  
 我○且○講○可○憐○的○慧○琴○究○竟○怎○麼○樣○呢○被○田○傑○夫○救○起○來○的○第○二  
 天○阮○老○人○從○巴○黎○請○了○個○名○醫○來○他○已○漸○漸○的○蘇○醒○名○醫○一○診  
 知○道○慧○琴○驚○暈○所○致○老○病○復○發○在○橋○釘○上○吊○了○有○一○點○鐘○身○體  
 上○却○還○無○甚○大○傷○醫○生○吩○咐○了○幾○句○看○護○的○話○即○歸○巴○黎○於○是  
 伯○爵○阮○老○人○大○佐○田○傑○夫○輪○流○看○護○大○約○慧○琴○因○着○昨○夜○見○了

陶章竹的尸骸過分傷心。只是投身在長椅子上。長吁短歎。也不飲食。也不言語。一直到了日暮時候。伯爵多方向他問話。他只是說道。陶章竹是誰殺死的。陶章竹是誰殺死的。單說這一句話別的話一句不說。大家說現在氣頭上不能提田傑夫的事。先要安慰他的心。纔是那時將從前歇去的婢女等重新雇來侍奉慧琴。他人不許入室。幸虧大佐阮老人田傑夫等時時被警署喚去詢問。一個也不來到。第三天早晨伯爵要留心慧琴的樣子。朝餐已畢。就到他房中方知慧琴與他侍兒已赴後庭散步去了。伯爵自言自語道。到底少年人。身體健康。今朝已能散步了。不過他喜歡到後園散步。只怕還有些掛念陶章竹。想着那花束的事情。咧待我吩咐侍婢。叫他們以後不要陪他。



到後園去。伯爵剛剛走出來一個新雇來的僕人送進來一張名片。接來一看乃是六尺大佐。伯爵道：大佐是我至友，一向不須用名片的。今天忽然用起名片來了，不差你不認得他。可是向他索取名片嗎？從此凡是大佐與阮老人不必通報領進來。就是咧快請快請。伯爵說着走入自己室內。只見大佐由外面進來，與平日大異，穿了禮服，恭恭敬敬的走着。伯爵怪道：你做什么？我准知道了。你不知又往那裏去了。順便到我這裏來的。我說出來教你歡喜。你可知道慧琴已經全愈了。你且坐着。大佐仍是很規規矩矩的謝了一聲。方始坐下。伯爵笑道：你今天突然向我裝出這個樣子做什麼呢？二十年以來我從未見過你如此規矩的。大佐啟口道：今天特來與你正式談話。非早

些兒商量妥當。互相約定。此後的運動很難入手。所以先要聽聽你的論調。伯爵道。到底是什麼事。如此鄭重大佐道。並非別事。慧琴許嫁傑夫的事。當時不知已費了許多周折。此刻陶韋竹既死。慧琴已是自由身體。我想早早結婚。愈速愈妙。本來應當傑夫自己過來求婚。但是我與伯爵交情很深。所以代他前來。似乎更比傑夫又是鄭重。又是可靠。我二人不妨直言相商。今天實是來求婚的。伯爵道。原來如此。現在還說什麼呢。陶韋竹已死。慧琴自然許與傑夫了。大佐道。不然。從前不過你我二人。一句話並未正式訂定。今天我却代傑夫到此。我的話就是傑夫的話。和我訂定。就與傑夫訂定一樣。伯爵道。我知道了。所以。你今天特地穿了禮服來咧。大佐道。今天來的不算是我。只

算是田傑夫。田傑夫要與伯爵愛女訂婚。特地來向岳父求婚。的。但是他不來。我來做他的代表。婚姻乃一生的大事。所以非正式訂定不可。伯爵道是了。只管與你正式訂定便了。我准把慧琴許與田傑夫。從此只消傑夫出入自由。使慧琴答應了。就好辦。咧。大。我。道。我。知。道。你。一。定。答。應。的。要。是。我。與。你。二。人。之。事。本不必穿着禮服裝出。那個怪樣子來。不過傑夫是曾經被你禁止出入的。你不許可他自由出入。他斷難時常到慧琴旁邊。只要表面上你一承認。就無人能說話。伯爵道許便許他自由出入。只是要教慧琴心中發出愛情。便是我做父親的也不能做主。這要教傑夫自己好好去辦理。大佐道原是原是現在已蒙伯爵允許。倘使慧琴不喜傑夫。強與慧琴成婚。也沒甚。

益處。此時全看慧琴的心思。傑夫的手段如何了。不過還有一事要商量的。我已與阮老人討論過。須將慧琴暫離。足下借給我數天。你道好不好。伯爵聽了這意外之言。未免吃驚。說道：「一個人怎麼可以借給你呢。」大佐道：「此事很平常。慧琴在此。或往後園。或赴橋畔。往往終不免想起陶韋竹。還是交給我便帶了他和傑夫往遊外國。或另住他處。先教他忘掉了陶韋竹。纔能成事。伯爵雖是個軍人。要將自己女兒交與他人。攜往外國。到底心有所不忍。說道：「這事不行。不行。」大佐道：「怎麼不行。慧琴只管憶念着陶韋竹。必將成病。甚而至於憂鬱以死。帶往外國。與慧琴頗有好處。伯爵道：「要往外國也須我自己帶他去。要叫他隨了你去。他本人先不答應。」大佐道：「本人暫且不管。只消你

答應就好。伯爵道：我也不能答應。大佐道：你怎麼也不答應？我就爲此事特地恭敬敬穿了禮服來的。我一定要求你答應。伯爵道：這又奇了。慧琴是我的女兒，我不答應怎麼可以逼住我？答應大佐道：我且問你。慧琴許與配傑夫，可是你答應過的？嗎？伯爵道：我是答應你成婚以後做他的妻，沒有答應你在未成婚以前跟你到外國去。大佐道：且慢，你既把慧琴許配與傑夫，那慧琴乃是傑夫之物，你可交出來，不管伯爵道：怎麼可以如此亂暴。大佐道：什麼亂暴？既配與傑夫，凡事應由傑夫作主。教他心中忘去陶韋竹，不是很重要的事嗎？要忘去陶韋竹，不能不攜他往外國去，你仍留他在此，怎麼教他可以忘得掉呢？伯爵道：只要肯忍耐日子，隔得長久些，自然忘掉了。大佐道：

日子是沒有限制的。伯爵道：雖沒有限制也看傑夫成績如何。成績快的本來要一年的，只要半年。本來要半年的，只要三月。可以中心，忘得乾乾淨淨。大佐道：要教傑夫的成績好，非教他十分自由不可。第一要使他兩人一些兒沒有拘束，方可以放出他的手段來。你既許了婚，却是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如何可以一樣一樣都要由你父親來干涉呢？二人爭執，不能解決之際，外面却來個不待通報的賓客。你道是誰？却是阮老人一進來，便說道：我曉得大佐不會說話，恐怕伯爵要生氣，我很放心，不下特地乘第二次火車趕來的。你們談得怎樣了？大佐搶著說道：老人，你想伯爵既經答應將慧琴給傑夫，又不許傑夫自由處置慧琴，這豈不是從中作梗？伯爵道：不然，他說要把

慧琴帶往外國。這自然要經我的許可。他究竟還沒有結婚。如領著他就跑了。所以我不答應。二人如原被告對簿公庭。各訴自己的理由。阮老人從中勸解。道兩位此事且讓給我辦罷。伯爵不肯放慧琴到外國去旅行。却也有理。不過留在此間容易。使他想起陶韋竹傑夫的婚姻。就不能急速進行。我瞧還是把慧琴交與我罷。我頗有撫育女孩兒家的經驗。現在雖然妻女俱已死去。是個獨身生活。對待女兒家的方法。很有些曉得。我與六尺大佐。却是不同。大佐只知道調馬練鎗罷了。把慧琴姑娘交給我。我想伯爵一定答應的。伯爵道。交給你便。怎麼樣。你也帶他到外國去嗎。阮老人道。不到外國去。留在我家裏時。勸他等他心裏快活些。便使他與傑夫相見。有暇還可以帶他。

到公園劇場之中使他散散心總之須將婚事提早如此辦法大佐亦必贊成伯爵以爲何如伯爵默默的想了一回說道留在此間既不佳何不由我再帶回巴黎家中去呢阮老人道這一個我與大佐也商量過決計不能回去巴黎的家中也容易想起陶韋竹的所在到處都有與陶韋竹有關係的東西只有帶到我家去的好伯爵道你們也給我想想慧琴一去我獨自一人和幾個下人在別墅中豈不覺得冷靜呢大佐道這句話不像是你軍人說的了女兒不在這裏你就不能住在這裏嗎你且想想若沒有傑夫救了慧琴早已溺死在水中了那時他一死你又將如何也只好一個人度日伯爵道你這話也不大合理難道救了一個人這人就爲救的人所有嗎倘若慧琴果



然。死。了。又。當。別。論。現。在。既。然。活。着。要。離。開。我。我。終。覺。有。些。兒。捨。不。得。大。佐。道。這。就。不。能。管。捨。得。捨。不。得。了。女。兒。總。要。嫁。人。的。現。在。慧。琴。的。性。命。又。是。傑。夫。所。救。的。他。此。刻。要。帶。他。去。誰。也。沒。有。止。住。他。的。權。利。這。時。大。佐。又。要。發。作。起。來。伯。爵。也。不。肯。讓。他。老。人。一。想。這。事。有。些。兒。不。妙。若。教。他。們。二。老。衝。突。起。來。反。要。誤。事。了。連。忙。從。中。解。勸。阮。老。人。道。你。們。不。必。這。樣。爭。執。如。此。一。說。反。要。破。壞。了。伯。爵。你。且。聽。着。留。在。我。家。裏。並。非。將。人。交。給。了。我。就。不。許。與。你。見。面。的。你。要。見。慧。琴。之。時。只。管。到。我。家。裏。來。見。他。慧。琴。要。見。你。之。時。也。可。由。我。陪。他。來。見。你。雖。說。交。給。與。我。其。實。不。過。在。我。家。裏。做。個。客。人。罷。了。你。若。嫌。別。墅。寂。寞。你。獨。自。回。巴。黎。去。也。好。你。在。巴。黎。到。我。家。裏。更。近。了。豈。不。互。相。便。利。熱。鬧。的。地。

方也可以使人多少忘去愁悶陶韋竹既死人家也漸漸的忘  
 了此事不來談論了既不談論陶韋竹也就無人說及你了如  
 此也可算得雙方便利一定這麼辦罷伯爵若是還不放心這  
 也不消等得很長久的只要慧琴忘去從前的悲傷與傑夫親  
 近起來就好辦咧到了那時事已成就傑夫難道不許你們父  
 女同居嗎此刻你却要忍耐幾時你每天見慧琴愁眉不展的  
 情狀你也巴不得他和傑夫親熱些將來二人競爭着向你盡  
 孝道豈不快活得一佳婿實是天下第一樂事咧阮老人勸慰  
 了一番伯爵漸漸兒有些心動說道你的說話也是不錯依你  
 便是慧琴留在你家中不過做幾個月客人要見面時或者我  
 去或者他來那也很便既然如此我也帶着下人們俱回巴黎

去罷。阮老人道：你既答應了，我也很滿足了。如此大佳，我先回。巴黎去收拾收拾房屋，以便安頓姑娘。今夜或明晨來迎接你，也帮着伯爵助他預備回巴黎。我也無暇再去。慧美姑娘咧，老人說罷，自去。本來阮老人是個單身漢，家內一切裝飾，都不合年輕姑娘們住居。於是替慧琴另外收拾了一室，喚了專門的裝飾匠來，命他修飾。弄到晚上，還沒有弄好一半。如此看來，今明兩天內，決計來不及了。還是後天去迎慧琴罷。卽忙寫信與伯爵大佐說明延期的緣由。明天爲着陶韋竹的事，又被警署中喚去辦理埋葬等事。阮老人忙了一天。後天方始有暇。就要去接慧琴。剛想出門，忽然有人急急趕來，却是石志堅。老人心中一驚，便問你什麼時候從馬耳塞回來的。石志堅不像平

日那種沈靜的態度只是慌慌張張的道現在剛回來因爲有要緊話兒要與你談自己家裏還沒有去下了火車一直就到這裏來的阮老人道我正要出去了志堅道我有話却急於要問你說時握着老人之手不放老人只得同他回到室中志堅不待坐定便道阮老人陶韋竹的確是個無罪之人他那無罪的證據已經在我手中了所以我趕緊回來的老人道怎麼會有證據人家是親眼瞧見他是犯罪的人若說此外還有真的罪人除非將那真的犯人捉到就不能說陶韋竹無罪石志堅道連真的犯人也已經明白了阮老人道怎麼說難道當真此外有真罪人嗎志堅道我瞧你如此驚慌必定近來把傑夫和慧琴的親事很進行嗎但是無論進行到什麼地步他們決計

不能成親陶韋竹既明白他無罪這時慧琴到底是陶韋竹之  
 妻他人沒有半句話可說我此刻先到警署中去教他們捕捉  
 真犯人要緊待陶韋竹的罪名剖白清楚了我就陪他來領他  
 夫人慧琴去咧阮老人道這是你的獨幅心思只憑一己痴心  
 妄想也不管那事做得成做不成一心望着前做去所以你容  
 易弄差事情呢石志堅道一些兒不會弄差慧琴是陶韋竹之  
 妻陶韋竹既然無罪自然要來領慧琴的你只是帮着傑夫要  
 硬娶慧琴爲妻等到陶韋竹無罪的證據一發表你就沒有話  
 說了老人對着石志堅臉上瞧瞧很不相信說看來你沒有曉  
 得我來告訴你罷陶韋竹已經自殺的了志堅道什麼話陶韋  
 竹自殺死了嗎那有這種事我在馬耳塞時他還私寄書信給

我的咧。阮老人道：大約寄信之後自殺的，你不妨到警署中探聽探聽。死亡證書已填就，慧琴早成寡婦，儘可與人結婚了。石志堅那裏肯信？說這是你們弄差的。陶韋竹若果真有罪，他到了無可逃避的時候，或者至於自殺也未可知。他是無罪之人，心地光明正大，無論怎樣受苦，他決不肯死。阮老人道：你多說也無用。這都是揣測之詞。我已受領屍骸，昨日將他埋葬，石志堅心中似乎有些兒相信，然而也不問怎樣死法，及死在那裏。便道：陶韋竹的屍骸斷不會由你接受。警署中一定來招呼我的。阮老人道：只因爲你在馬耳塞沒有回來，所以我代你領屍埋葬。那時老人將當時情形細細述與他聽。志堅聽了，疑信參半。等老人說完，便道：你既親眼瞧見，自然不會差錯的了。但是

我。還。另。有。計。較。望。你。與。此。事。斷。絕。關。係。你。此。事。不。斷。絕。將。來。必。致。後。悔。阮。老。人。道。怎。樣。的。斷。絕。關。係。呢。志。堅。道。傑。夫。配。慧。琴。一。事。你。別。只。管。去。多。事。阮。老。人。道。並。非。多。事。我。已。說。過。的。了。把。陶。韋。竹。那。種。不。名。譽。的。人。做。伯。爵。的。女。婿。至。今。還。很。覺。對。不。起。伯。爵。要。抵。消。自。己。的。過。失。所。以。想。替。伯。爵。介。紹。一。個。佳。婿。你。也。不。用。固。執。勸。你。和。我。們。幫。着。一。同。做。罷。石。志。堅。道。豈。有。此。理。你。是。深。信。陶。韋。竹。有。罪。所。以。如。此。說。我。明。知。他。毫。無。罪。惡。不。拿。出。無。罪。的。證。據。來。便。覺。得。我。心。中。對。不。起。伯。爵。阮。老。人。道。陶。韋。竹。已。死。還。有。何。用。志。堅。道。他。的。死。也。太。奇。怪。了。說。到。此。間。想。了。一。想。又。道。我。往。馬。耳。塞。去。了。四。五。天。不。料。事。情。變。得。很。離。奇。但。是。這。買。京。宜。怎。樣。了。阮。老。人。道。賈。京。宜。是。誰。志。堅。道。便。是。昔。日。和。陶。

韋竹同在一店的顧履士老人大驚道顧履士的事香妃時常說着我並未留心好像是逃走了石志堅聽得逃走兩字頗爲驚慌說不好了把他放逃走了那是重要的證據已失我去找香妃你且別出去石志堅再三叮囑了然後急急出去老人不知何故登時失去了平日愉快的狀態倚在桌子上很愁悶的想着頭也不抬似乎有什麼憂慮之事不到十分鐘一陣脚步響石志堅又來了老人連忙藏去愁容依然裝做笑嘻嘻的樣子見志堅和香妃同來便道姑娘昨天勞你送葬多謝得很快請坐罷香妃和志堅坐下志堅好像心中紊亂比方纔更甚說道我走不多路恰巧遇見香妃姑娘話也沒有細說我就和他同來了此刻我要問他種種事情你也可以聽聽老人道總之



已死的陶韋竹不能再教他活的了。你多說多問也無非空費。時刻我在旁靜聽便了。志堅便向香妃說道：我聽說顧履士已經逃去，你怎樣曉得的？香妃道：我親自看他逃走的。於是將車中相遇路上失蹤等事詳細講了一遍。志堅聽着更疑惑不解。說道：後來怎樣？香妃道：大約是往却德地方去的。我上了他一個當，心中頗不高興，便追去，却德四處詢問，竟無人看見我。大失所望，只好回來了。堅志道：回來後可曾報過警察？香妃道：本來原想報警察的，後來因為我不知他逃往何處，若報了警察，他們自己不能偵探，反向我尋根究葉，我也無可回答，所以沒有去報。聽說警察也派人留心着，亦已知道他逃走了。報上雖沒有登載，却早已鬧得很利害了。但是至今還不知道他下落。

志堅道：「不知道他下落嗎？那就難辦了。不過警察四面下着網，或者還容易捕到。說至此，向老人道：「如何？你以為顧履士毫無可疑之處？可知是個歹人。」咧其時，老人已問過黑兒，知道顧履士實是昔日與陶韋竹同居的賈京宜，所以答道：「你以為顧履士是真的罪人嗎？我與他交際了兩三年，不明白他的來歷，不敢斷定。然而此刻緊要的陶韋竹已死，即使顧履士是真的罪人，陶韋竹已不能復活了。」石志堅道：「話雖如此，人死不能復活，但是無罪之人，還要他死後再帶着個污名，我們那裏對得起他。」老人道：「這又不是我使他帶着這個污名的，他自己犯罪，自己帶着污名而死，可謂自作孽，不可活。」我已給他辦過葬事，沒有再替他盡什麼義務的道理了。」志堅道：「你怎麼說這種話？我

與你相交七八年。從來沒有聽得你這種不近人情的話。即使陶韋竹已死。我們不替他洗滌污名。怎麼可以使他在地下瞑目呢。老人道。我的意思。因為陶韋竹身家不清。我很對不起。伯爵要想抵消過失。所以竭力撮合傑夫做伯爵的女婿。陶韋竹的事。請你不必再提了。石志堅道。你以為教傑夫做了伯爵的女婿。就可以抵消過失嗎。但是我既介紹了陶韋竹。表明他的潔白志操。保護伯爵的名譽。實是我的義務。阮老人道。那是陶韋竹在世的話。現在他既自殺。你再要提這種話。反而對不起。伯爵咧。志堅道。好了。你既如此說着。我不能與你商量了。好得我起初。原不想靠託你的。還是請香妃姑娘助我一臂罷。但是你此刻。就要想教慧琴姑娘再醮。未免太早些。阮老人道。萬事

宜速不宜遲。人非聖人，熟能無過？只消能殺有功，就可以將功贖罪。像你強把個有憑有據的罪人，偏要替他辯護，我實在不贊成。還是及早回頭，與我一同向傑夫盡力，方是道理。石志堅道：你說來說去，還是這幾句話。我還是和香妃姑娘談罷。姑娘，我要問你：顧履士逃去的時候，是怎麼樣打扮的？香妃道：打扮得很奇妙，把鬚鬚一齊剃去，只留着鼻下的一撮八字鬚。并且染黑着我也瞧不出。是顧履士香妃說至此，志堅失望道：可惜！可惜！如此一來，我的目的，一齊破壞，好容易馬耳塞去，調查了證據來一點也不中用。說着十分懊惱，如發狂一般走出門去。老人與香妃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石志堅一去，香妃也不便再坐，卽告辭而去。老人似乎已知道石志堅的眼力，果然利害。

大家都不注意的地方。他却注意此人。到底不能小覷他。老人立了起來。心裏像還掛念着什麼。口中喃喃私語。只在室中踱來。踱去。說道：石志堅。真利害的。很身體。雖小。智謀却大。實有聞一知十的聰明。并且又是很熱心。實在不容易和他纏。與他對敵。要比和大佐對敵。難得多。若當初和他說明了。教他幫着我。就好了。他既是有義氣的人。向他說明。他一定肯給人家出力。老人回頭一想。又說不好。不好。一人可做的事。兩人未必做得好。還是不向他說明的好。然而他既留心到這個地方。再加肯熱心辦事。一定被他看了出來。那如何得了。不如現在打定了主意。罷且慢。就算他能會悟。未必能會悟到臟腑之中的。臟腑不過得着些皮毛罷了。我們到底腳踏實地。趁現在早早。

辦好到後來反使他會悟的有趣他要一會悟了本是個性急的人斷不能默然無言必定放出他千倍百倍的熱心來鬧得天翻地覆如此一定我占勝着事情弄得更爲有味了能如此早得良好結果我也沒有預料到的愉快愉快此刻是一刻也不能疏忽的了打定主意將兩足立定老人這時候的狀態竟不像平日一來就顯出那驚嚇的樣子眼中放出一種異樣的光來兩唇緊閉兩拳堅握鬚髮要將心中藏着的憤怒一齊發出來這老人獨身處世非常安樂心中還有別的什麼念頭呢只是爲着他人之事不辭勞苦好似天生的喜歡與人親熱這到底是個什麼緣由此時老人心中不知決定了什麼便又現出平常那副笑容滿面的樣子來走到一旁向着衣鏡中照照

自己的狀態。那眼中的異樣光彩早已消滅。依然是個交際界老人了。這時候忽然大踏步進來。一客老人尙未回頭觀看。是誰此人已大聲道。老人對着鏡中觀看什麼。你只教人等着一個信息也。沒有所以來。瞧瞧你。你如此慢吞吞地做得成什麼事。你道來的是誰。原來是六尺大佐老人。慌道。大佐。這是我。不是我。我本約定立刻去接慧琴的。只因室內裝飾尙未完備。正在安排。又教我去接受陶韋竹的屍骸了。大佐道。這些事不說人家也明白。我明知如此。所以等候着。今天早晨總以爲你要來。咧。又不見來。現在十二點鐘已過快。到一點鐘了。老人躊躇着道。我既擔任了。決不會放手的。只因石志堅已從馬耳塞回來了。大佐道。那東西已經回來了嗎。老人道。方纔到此談了好。

久所以被他耽擱了他說已把陶韋竹無罪的證據弄到大佐道死後弄到證據也屬徒然老人道我也如此說無奈他十分固執說人雖已死也應當替他洗去污名老人道他在旁邊多說就要妨害我們的事所以你我要急速進行纔是伯爵已很贊成只消慧琴交與足下他就回到巴黎本宅一切都預備妥協了阮老人道那是不消說的我就去迎接慧琴不過石志堅已回來要不來妨害我們的事纔好大佐道他要是來妨礙我們的事我就打死他阮老人道那不是一味用強的大佐道什麼用強不用強在他未來妨礙之前我們就把他們預備結婚結婚之後他就沒有法子可以妨礙咧這時想慧琴已是田傑夫之妻有什麼人好說話呢到那時候我可就要用那前日所



說○的○非○常○手○段○了○老○人○道○什○麼○非○常○手○段○就○是○強○迫○他○們○結○婚○嗎○大○佐○道○就○是○這○個○主○義○阮○老○人○道○這○事○未○免○太○孟○浪○些○然○而○除○了○強○迫○竟○也○沒○有○辦○法○大○佐○道○好○極○了○你○既○然○也○能○明○白○這○個○道○理○便○什○麼○事○都○好○辦○了○阮○老○人○道○如○此○我○便○去○領○了○慧○琴○來○大○家○好○好○兒○勸○導○罷○傑○夫○是○他○救○命○的○恩○人○想○也○不○能○十○分○拒○絕○大○佐○道○如○此○更○好○萬○一○拒○絕○起○來○我○們○立○刻○就○用○非○常○手○段○此○刻○快○去○領○慧○琴○罷○於○是○大○佐○和○老○人○一○同○出○門○再○說○世○上○可○憐○的○人○雖○多○像○慧○琴○一○般○可○憐○的○人○也○算○是○很○少○的○了○自○己○心○愛○的○人○剛○纔○結○婚○便○遭○不○白○之○冤○因○此○逃○去○母○親○又○早○去○世○只○剩○個○無○情○的○父○親○與○二○三○友○人○要○勸○他○再○醮○吃○這○許○多○苦○處○剛○剛○可○以○會○見○丈○夫○不○想○丈○夫○却○死○在○路○上○自○己○一○驚○又○跌○入○

水○中○被○人○救○了○回○來○那○救○我○的○人○就○借○此○居○功○想○奪○我○的○節○操○  
我○被○他○救○了○起○來○就○此○以○身○相○許○如○何○對○得○起○地○下○的○丈○夫○還○  
是○不○被○人○救○起○靈○魂○倒○反○可○以○安○樂○了○慧○琴○愈○想○愈○傷○悲○已○哭○  
得○如○淚○人○一○般○早○晨○到○後○庭○散○步○偶○然○想○起○陶○韋○竹○的○事○也○算○  
是○苦○中○之○樂○那○知○這○一○點○事○也○被○父○親○禁○阻○他○只○得○悶○坐○在○一○  
室○之○中○從○前○心○中○有○什○麼○不○快○事○只○管○向○父○親○直○說○即○便○偶○違○  
父○命○也○不○打○緊○現○在○的○情○形○瞧○起○來○只○怕○一○時○不○能○違○拗○他○除○  
了○完○全○答○應○他○外○沒○有○第○二○方○法○父○親○說○慧○琴○你○自○己○身○體○要○  
保○重○不○可○胡○思○亂○想○慧○琴○只○得○低○頭○稱○是○父○親○道○你○再○不○可○想○  
起○陶○韋○竹○慧○琴○也○只○得○答○應○道○是○他○渾○身○無○力○其○軟○如○棉○一○天○  
到○晚○除○哭○泣○以○外○也○只○有○默○坐○呆○想○一○副○可○憐○狀○態○令○人○見○了○

也傷心。此刻的慧琴，依舊悶坐室內，獨自愁嘆。却見外面踱了個人進來，一看，乃是他的父親伯爵。向室中周圍觀看，說道：「侍婢一個都沒有在此嗎？」慧琴低頭道：「是伯爵道：我昨日向你說了好幾次，咧住在這別墅中到底不好。我們一同回巴黎去。你住在自己家中，又容易想起往事，所以你往阮老人家裏暫住。最好慧琴道：是伯爵道：老人本是個好人，這別墅也是他的地方。所以到他家中，也與這裏相同。早晨已由六尺大佐去看他。大約可以一同來，咧你快些可以吩咐侍婢預備了罷。」慧琴也道：「是伯爵道：本來打算教你把侍婢帶去，但是帶個下人到別人家去，非常費事，暫將他們留下罷。好得老人很周到，你也決不。至於不方便的慧琴也道：是慧琴只答應幾個，是一言不發其。」

實心中非常難過。不料伯爵反以爲女兒肯聽他將椅子移到旁邊說道：你肯答應我的話，我何等快活！此刻且順便和你說一句話：我年紀已老，很想抱外孫了，剛纔招了個女婿，不料就鬧出那種事來，連你也吃苦不小，但是又不能從此沒有女婿。此次須選一個身家清白的人，我正暗中留心着，恰巧傑夫託大佐來說親了。慧琴聽到那裏，只是將頭低垂着，不答也不驚。惟有青白的兩頰上，淚珠徐徐的掛下來。伯爵似乎沒有瞧見，又道：你是一向孝順我的，并且傑夫又是你救命的恩人，想你對於他也決沒有什麼不滿意處。你與傑夫做了夫妻，將來我老年人有靠，豈非幸事？現在一切由大佐與阮老人担任辦法。我特地來知照你一聲。伯爵說到此間，忽然留心一看，慧琴還

渾身穿了喪服，便不快道：「你爲着那卑污的陶章，給他還穿喪服嗎？你雖與他結過婚，從教堂中回來，就兩下分離。現在與陌路人一般了。若爲了陌路人要穿喪服，那是在戰場上死了許多朋友，一世穿喪服，只恐也來不及呢。你穿了那種黑色的東西，自然心中愁悶起來了。快去換了平常衣服罷。你的侍兒們也不好，怎麼見你如此憂愁，還要把這種衣服給你穿。待我去喚他們來。」伯爵立起來，慧琴也不止住，他依然低着頭，此似宛似失了心，全無抵抗之力。伯爵走出去，在廊下遇見侍婢，便喝道：「你們怎麼把喪服給沉鬱的姑娘穿？快與他更換華麗的衣服。」侍婢大驚，便入慧琴室中。伯爵回到自己室內，大佐却已從巴黎帶着阮老人，到來了。伯爵見了，便道：「你們來得甚巧。」

大佐道：我們纔來，不是你府上的侍婢託他進來通報嗎？伯爵道：原來如此，他被我大聲訓斥了幾句，以至嚇得把說話都忘掉了。但是我們的事情，却幸還順手。慧琴已經一切都答應了。教他到阮老人家中去教他嫁與傑夫，他都答應着，並沒有半句反抗。大佐道：那自然一定如此。的女孩兒家到底容易對付。況且他眼見陶韋竹死了，自然要回心轉意的。兩人講着，獨有阮老人在旁，只管歎息道：果然如此，真可憐極了。大佐道：有什麼可憐？我們又不是欺侮慧琴，純粹出於好心，爲他將來計，替他選一個佳婿，慧琴也一定喜歡的。你看伯爵不是說着嗎？他句句答應的，沒有什麼不願意。伯爵我們就此出發罷，也不必預備什麼的了。伯爵道：預備是昨天已經都預備好，只消領慧

琴出來。就行。大佐道。慧琴。我去領他。就是了。大佐說罷。自告奮  
 勇。徑自往。慧琴室中去。可憐。慧琴被父親和侍婢們逼着。把喪  
 服脫去。穿了兩件極時式的衣裳。大佐一見。非常滿足。道。好極  
 了。好極了。姑娘。今天往巴黎去。須打扮得華麗些。阮老人也已  
 來了。我們就此去罷。說時。便來攙了慧琴的手。慧琴也無力抵  
 抗。宛如老鷹捕小鷄一般。只得跟着他到外面來。阮老人瞧了  
 慧琴的打扮。很覺怪異。低聲向伯爵道。這種衣服。只怕是不行。  
 的。伯爵尙未回答。大佐已走到老人之前。說道。這衣服爲甚的  
 不行。我已囑咐伯爵。別讓他再穿黑色的喪服。老人這時似乎  
 要想說什麼。竟不能說了。單道。各人要照自己的意見。做去。那  
 重大的目的。就容易破壞。伯爵道。好了。好了。衣服可以不管他。

穿什麼只要事情早些辦妥就沒有人說什麼的快些出發罷。火車的時刻漸近了於是三人圍着慧琴從樓上下來走到門口已有僕人叫來的馬車在那裏等候着他們第一先將默默無言如醉如痴的慧琴扶上了馬車伯爵就坐在他旁邊大佐與老人坐在前面趕到車站恰巧午後三點鐘的火車將開一同上了車不多一刻已到巴黎車站慧琴在火車中仍是垂頭不語呆若木鷄下了車大佐向老人道我送伯爵回家然後領傑夫到你家中你領慧琴回家去慧琴現在如此却很安靜不用多費手續咧老人已明白此意攜着慧琴的手上馬車去大佐至伯爵旁邊說諸事已很妥當我姑且送你回府罷大佐催着伯爵伯爵到底掛念女兒目送着那馬車還站立着不動大



佐道你這個樣子那裏像軍人呢看他做甚快些去罷說時強攜着伯爵之手要走伯爵徐徐道我正是觀看慧琴的狀態他從小得父親喜歡所以非常任性此刻話也不說一句什麼事都答應着使我倒覺有些兒擔心大佐道事到如今也說不得這許多了伯爵道此事我終覺難得美滿結果我本很想快將傑夫做我女婿恢復被陶韋竹玷污的名譽不知何故心裏終覺得此事很難成就而且還覺得有些對不起這孩子因此就沒有作事的勇氣了大佐道不行不行如今正要奮前進行怎麼可以如此於是催促他出了車站乘馬車回去家中本有人看守着并且昨日已打發僕人在此收拾打掃一齊都準備好伯爵與大佐下了車即刻到樓上室中這就是捕陶韋竹時接

待偵探的屋子伯爵心中很覺快快不快說大佐你須曉得我  
心中之意我如此歸來家中也沒有一人來迎接我慧琴又不  
在我每天回到家中宛如入了墟墓一般教人難過不難過大  
佐笑道你這話不像軍人的口氣好似那些婦人女子們所說  
的話現在慧琴和傑夫成了夫婦只要添個外孫家中就熱鬧  
起來了你又何必多慮呢伯爵道你的話原是不差不過我總  
覺此事難以做成大佐道怎麼難做成呢此刻不是已漸告成  
功了我這麼大年紀從沒有娶過老婆也自然沒有兒女因  
此把傑夫當作自己兒子一般看待很希望他早與慧琴結婚  
看看佳兒佳婦親愛的狀態也算是一樂傑夫從小是個不幸  
的人他父親品行不佳帶着他母親東奔西走傑夫也是他們

旅行在外面時生的。沒有好久他母親就死。所以幼時沒有好好的扶養他。由他去充學徒。當店夥。傑夫很吃過一番苦。後來他父親因飲酒過度而死。傑夫東飄西蕩。更無一定。所在六年前纔到巴黎來。那時他已經二十三歲了。因爲嘗過了這世上艱辛。倒很曉得處世之道。一向從沒有向我要過一文錢。在社會上也很有信用。此刻是一個體面紳士了。我替他完成了這樁親事。也就對得起我那去世的哥哥。咧伯爵道。能彀成就此事。自然是好事。我也並不反對。不過我恐怕此事難以成就。正在說話的當兒。那時僕人送進一張名片。求伯爵一瞧。乃是公證人石志堅。他來做什麼呢。伯爵此時不免向大佐看看。且道此人甚可惡。他做了這個對不起人的嫖姦。如今還老着。

面皮來見我們。咧！我打算不去見他。大佐道：「只管見他就是他主張陶韋竹無罪。現在還說要給陶韋竹雪此恥辱。還是見了他索性罵他一頓的好。倘使他有什麼無禮之處，由我來一頓打他出去。」伯爵聽了，倒也同意，便命僕人請進來。僕人退了下去。石志堅便徐徐入室，向二人行禮。大佐一手攔在石志堅肩，上說道：「石志堅先生，你好啊！你應該知道陶韋竹的爲人，你偏來做媒，如今也不向伯爵道歉，反到馬耳塞去無益的調查，未免看不起我們了。」石志堅見他如此無禮，已經很怒，只因自己有一大事在身，也便不與他爭。石志堅那時冷冷的道：「只是還沒到道歉的時候。到事情從根本上解決了，或者我向你們道歉，或者你們向我道歉，纔能定奪。」大佐道：「胡說！我們何以向你道

歉事情不是已從根本解決了嗎。當時大佐幾乎就要亂暴起。來伯爵止住着他便道石先生你此番的事很失信用以後打算不與你交際了也不用你道歉。今天你來此何事我與大佐都很忙你須快些說完趕緊回去纔是。石志堅聽着那些無禮的話並不介意正色道你教我回去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回去。我是來通知一件重大的事情呢。你須從頭至尾聽完纔於你們有益大佐也在此地更巧得很了。說到這裏極沉靜的說道聽說你們已打算將慧琴和傑夫結婚了一切都已準備着我們便應當預先會會伯爵道你有什么權利可以說這種話兒。結婚不婚結由我作主。石志堅道慧琴我只認他爲陶韋竹夫人。即使陶韋竹已死慧琴在戶籍上已經改換了已不是甄家。

的姑娘確是陶家的寡婦了。這些名義上的話暫時不必提他。總之此事非十分明白。慧琴竟不應當再醮。我特地來止住此事。事的大佐那時早不能忍耐。大聲喝道：誰敢來止住我們？我們也沒有話和你講了。伯爵快把這人攆出去。伯爵在此數日之間，勇氣已盡。此刻暗暗地觀察志堅，見他言語沉靜，深為注意。並不想趕他出去。志堅道：無論大佐怎樣辱罵我，非至伯爵下逐客令，却不肯輕易回去。伯爵你且聽着此次的事件，却另有其深的原因。伯爵道：怎麼說？此次的事件呢？志堅道：就是密告陶韋竹向四處發匿名信的事件。你們無論是誰，總以為是恨陶韋竹者之所為。其實決不是那麼樣淺的原因。大佐又插嘴道：你又要想來遮飾自己的過失了。志堅道：過失自過失，我又

何必遮飾呢。伯爵很擔心的道：「既不是恨陶韋竹的人所做的，事那麼究竟是何等樣人呢？」石志堅正色道：「是怨恨你的人罷了。」這一句話說出來，應當使伯爵大怒。那知竟得伯爵臉上都青答道：「是恨我的人所爲嗎？」志堅道：「此人對於你有極深的怨恨，打算傷你名譽，奪你幸福，儘力量害你一點兒也不肯放鬆。」我初次聽得有人密告陶韋竹時，在麥俾爾公園也向大佐說過此意。但是當時不過偶然想及，未敢斷定。後來精密調查方知確實無疑。伯爵聽着微微歎息，大佐生氣道：「傷伯爵的就是你。你一味要掩飾自己過失，所以纔說這種話了。」志堅道：「伯爵且想想有人與你結過什麼怨仇嗎？」伯爵想了一想，毅然決然的說道：「沒有志堅道：「恐怕你忘掉了此人，却永遠不忘。只想

向。你。復。仇。爲。甚。的。他。要。窘。迫。陶。韋。竹。還。是。向。你。復。仇。之。心。佔。了。大。多。數。要。使。你。受。這。個。苦。伯。爵。道。此。事。最。受。苦。的。到。底。是。陶。韋。竹。他。既。自。殺。實。與。被。人。逼。死。無。異。不。過。陶。韋。竹。自。己。有。罪。却。本。是。無。可。挽。回。的。最。可。憐。的。是。慧。琴。要。說。與。慧。琴。有。怨。倒。還。有。些。意。思。既。然。與。我。有。怨。爲。甚。不。獨。使。我。一。人。受。苦。何。必。要。殃。及。慧。琴。呢。志。堅。道。窘。慧。琴。就。是。窘。你。此。人。看。來。亦。必。肯。就。此。罷。休。還。打。算。只。管。向。你。攻。擊。纏。繞。咧。那。時。大。佐。聽。他。說。得。很。爲。確。實。不。免。有。些。詫。異。便。道。你。別。只。顧。繞。這。灣。兒。快。說。出。此。人。的。姓。名。來。罷。怨。恨。伯。爵。的。人。到。底。是。誰。呢。志。堅。道。此。時。可。還。沒。有。知。道。大。佐。道。既。沒。有。知。道。怎。能。說。得。如。此。的。確。實。難。道。有。什。麼。證。據。嗎。志。堅。道。自。然。有。了。証。據。然。後。可。說。何。能。憑。空。妄。斷。大。佐。聽。石。志。



堅如此說法。便對他凝視着道。請你把證據取出來。石志堅便從衣袋中取出一封書信。那黑幕中人物的無上利器。總是匿名書信。志堅道。你們一讀此信。就能明白大佐正要取伯爵。已先過來。拿去伯爵道。待我先看。又向志堅道。這是那裏來的。志堅道。和向來的匿名信一樣。也是寄往報館裏的。却由他們送給我。瞧這是剛纔送來的伯爵。急急忙忙讀道。貴族之家。本多醜事。然終無有如此事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醜聲。四溢變幻無定者也。乃有夫主新喪。未及七日。其父強欲令渠再醮。業已僭此新寡婦。反巴黎以某士官與某交際家之計畫。不日將正式結婚。新郎卽士官之姪。且以事甚祕。絕無他人知其真相。所可憐者。惟此新寡婦耳。伯爵讀完長歎連聲。大佐道。這麼。

可以○做○証○據○志○堅○道○你○看○了○此○信○還○不○明○白○他○的○意○思○是○在○怨○恨○伯○爵○嗎○陶○韋○竹○已○死○要○是○單○怨○恨○陶○韋○竹○的○可○以○停○止○攻○擊○了○他○爲○甚○的○還○要○如○此○不○是○怨○伯○爵○他○打○算○做○甚○并○且○他○能○詳○細○曉○得○伯○爵○一○家○的○內○幕○決○不○是○尋○常○的○人○你○們○要○將○慧○琴○再○醮○連○我○也○沒○有○知○道○他○既○深○知○其○細○必○有○大○怨○恨○在○內○此○人○差○不○多○一○天○到○晚○監○視○着○伯○爵○要○想○在○那○裏○復○仇○伯○爵○回○巴○黎○乃○是○方○纔○的○事○他○却○已○經○知○道○我○一○見○此○信○還○恐○怕○伯○爵○尙○未○回○來○姑○且○趕○來○看○看○居○然○已○經○回○來○了○教○我○怎○麼○不○驚○這○難○道○不○能○算○証○據○嗎○大○佐○聽○他○說○的○有○理○那○六○尺○高○的○身○軀○旋○風○似○的○一○轉○說○道○奇○怪○奇○怪○一○定○有○人○將○我○們○的○舉○動○監○視○着○伯○爵○你○想○得○出○這○人○嗎○伯○爵○皺○眉○垂○頭○想○着○發○出○帶○顫○的○聲○音○答○道○想

不。出。實。是。個。很。可。怕。的。人。大。佐。道。我。們。下。車。之。時。車。站。上。必。定。  
有。人。看。着。那。時。總。有。人。鬼。頭。鬼。腦。在。那。裏。探。望。的。伯。爵。道。如。此。  
事。情。更。難。弄。咧。一。向。以。爲。只。是。怨。恨。陶。韋。竹。者。之。所。爲。此。刻。既。  
知。是。怨。我。之。人。更。宜。防。備。但。是。此。人。很。卑。怯。自。己。隱。着。身。體。只。  
會。用。匿。名。信。害。人。這。時。石。志。堅。略。爲。滿。足。便。道。因。此。事。情。的。真。  
相。未。明。大。家。不。能。一。窩。蜂。說。陶。韋。竹。是。盜。賊。將。來。總。很。可。以。証。  
明。他。不。確。的。大。佐。道。這。話。不。對。陶。韋。竹。是。早。可。以。斷。定。他。是。盜。  
賊。的。了。他。因。爲。無。可。逃。避。十。分。失。望。所。以。自。殺。的。石。志。堅。道。這。  
也。不。能。如。此。說。法。待。我。搜。索。起。來。就。曾。明。白。這。意。外。的。事。情。因。  
爲。有。如。此。情。形。所。以。慧。琴。再。醮。一。事。且。待。至。水。落。石。出。後。方。可。  
舉。行。我。是。爲。着。伯。爵。給。伯。爵。打。算。一。定。要。等。候。纔。是。伯。爵。躊。躇。

道我非細細想過不能明白答復你且把書信留在此間待你  
回去後我再細細思量石志堅道既如此我就回去伯爵道此  
後恐怕再有匿名信來咧你拿着後務必給我瞧瞧石志堅道  
一到我手中就給你看便了那瑟琴再醮千萬緩一緩舉行否  
則教你後悔就在眼前志堅說罷便告辭而去大佐等候他脚  
聲去遠向伯爵道我總有些不明白或者這書信是石志堅造  
出來了嚇你的也未可知伯爵道決沒有這種事第一石志堅  
未來之前怎麼曉得我已歸家一定另外有人大佐道如此說  
來你心中有些曉得什麼人怨恨你了伯爵道我也並未曉得  
人家暗中怨恨我那裏知道眼睛照得見的敵人儘可與他  
爭鬪此刻不知他在何處又不知怎麼樣的來攻擊我我與他

對敵就吃虧不小。我法國已不願居住。我想帶着慧琴到外國去旅行。咧大佐道：你怕他分明想逃走。咧你是個軍人，可以做出那種卑怯的舉動來嗎？伯爵道：不是卑怯與這種目力所瞧不見的對敵。萬一損壞了慧琴，更不值得無論怎麼樣說。我一定要到外國去。我女婿也不要了，什麼都不要了。伯爵此時非常悲傷。難道他已知道瞧不見敵人利害在那裏懼怕嗎？大佐見他如此情形，便道：阮老人也說過的。石志堅一回來就要妨礙我們的計劃。阻止結婚的事。不料果然如此。你何必因為石志堅的話便如此頹喪呢？伯爵道：不論如何，我必定往外國去。大佐道：外國去也行。但是須等慧琴結了婚去。就算照石志堅說有一個瞧不見的敵人在那裏，那是究竟與婚禮沒有關係。

的。只。管。結。婚。就。是。了。並。且。此。刻。係。父。女。二。人。防。敵。結。婚。後。多。了。  
一。個。僕。夫。更。來。得。強。些。一。結。了。婚。足。下。的。仇。敵。便。是。僕。夫。的。仇。  
敵。僕。夫。的。仇。敵。也。就。是。我。的。仇。敵。了。大。家。一。定。不。能。教。你。一。人。  
吃。苦。你。若。不。結。婚。就。此。逃。去。於。你。的。名。譽。也。很。有。關。係。大。佐。平。  
日。不。很。能。說。話。此。刻。十。分。熱。心。頗。足。動。人。伯。爵。道。我。也。如。此。想。  
不。過。沒。有。結。婚。的。工。夫。了。快。去。喚。慧。琴。來。罷。大。佐。道。怎。麼。沒。有。  
工。夫。你。既。如。此。性。急。今。夜。也。未。嘗。不。可。結。婚。你。總。可。以。答。應。了。  
伯。爵。道。只。要。做。得。到。就。好。大。佐。道。有。什。麼。做。不。到。我。可。以。擔。保。  
今。夜。結。了。婚。明。曉。乘。輪。出。發。僕。夫。自。然。同。去。再。放。心。也。沒。有。的。  
了。或。者。我。與。阮。老。人。一。同。奉。陪。也。論。不。定。從。此。天。氣。也。漸。漸。的。  
暖。和。了。新。夫。婦。在。前。我。們。老。年。人。一。同。與。他。們。遊。玩。豈。非。是。個。

快事。伯爵道：能夠如此樣做得到，却是很好。但是我，很擔心。恐怕此事總有些阻隔。大佐道：那有這種事。今夜結婚，我已說定了。此時大佐用一種強硬手段，竟將伯爵說服。大佐道：如此我們立刻到阮老人家裏去罷。慧琴已去了多時，恐怕他在那裏嫌寂寞。咧！此刻已經六下鐘了，快去罷。你是尊長，你是岳父，應該到場的。我且去領傑夫來。我想遲到八點鐘的辰光，總可以到阮家了。伯爵道：預備在那裏結婚。大佐道：來不及到教堂中。請牧師臨場。我想就在阮老人家裏行禮，也沒有什麼不可。十點鐘之前，就可以完畢的。大佐這時也不管慧琴肯不肯，只管催促着伯爵。心中似乎還掛念什麼，說道：我在這裏還有些小事，須一點鐘後出門。你先去，向老人說好，叫他預備着你也。

須命傑夫準備一切。我們以速爲妙。大佐此時很爲滿足。便道：好極好極。我一個人先去。現在既然如此辦了。我們的事也就很多。你在七點半鐘之前須到阮家說罷也急急出去。伯爵默的倚在桌上想了半點鐘的光景。自言自語道：不錯。一定如石志堅所言。此人並非怨恨陶韋竹。實是怨恨着我。其實在偵探初次來說。有人密告陶韋竹。我就很吃驚。心想不要有人怨恨着我嗎。後來陶韋竹犯罪確實。我知道實是怨恨他。心中很安。那知竟如石志堅所言。可見此人眼力的利害。不能教人小視他。但是他既恨我。我即將田傑夫爲婿。他還是要尋仇於我。尋仇於傑夫的陶韋竹一死。我以爲尋仇完結了。其實大謬。不要一結婚後。我與傑夫慧琴回到這裏。再派偵探來捕捉傑夫。



嗎。不。對。不。對。傑。夫。身。家。清。白。斷。無。可。慮。之。事。并。且。今。夜。結。了。婚。明。日。就。要。赴。外。國。有。何。可。慮。且。慢。傑。夫。的。歷。史。倒。也。不。能。說。一。定。可。靠。從。前。的。事。我。很。不。詳。細。他。曾。到。過。好。幾。國。在。別。處。當。過。店。中。員。役。與。陶。韋。竹。很。有。相。像。之。點。年。紀。也。差。不。多。因。此。從。前。在。我。家。裏。出。進。我。很。不。歡。喜。不。過。他。有。個。六。尺。大。佐。在。旁。和。無。親。無。族。的。陶。韋。竹。却。有。些。相。異。傑。夫。自。從。被。我。拒。絕。後。他。一。次。也。不。來。陶。韋。竹。結。婚。時。他。代。表。六。尺。大。佐。到。教。堂。中。去。形。狀。很。怪。可。見。得。他。尚。掛。念。着。慧。琴。所。以。一。句。話。也。不。說。發。狂。似。的。逃。去。他。性。情。是。天。真。爛。漫。不。染。惡。習。心。中。雖。掛。念。慧。琴。却。還。守。着。我。的。話。一。年。之。間。足。跡。不。踏。入。吾。家。頗。諳。紳。士。的。禮。法。照。此。看。來。也。不。能。算。沒。有。紳。士。價。值。當。初。就。把。慧。琴。許。了。他。豈。不。很。好。

呢。現在這些話說也枉然了。今夜能夠成親，還算是幸事。伯爵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回，立起來時又道：「那恨我的人，到底是誰呢？他已死了，此外還有什麼怨恨的人呢？不如查查舊日的筆記簿，看看一向交際的人名罷。」這時鐘上已六點半鐘，伯爵驚道：「別查罷，時候來不及咧。」這事不妨緩日細查，現在須要去咧。他即忙換了衣服，到阮老人家裏去。那時已經七下鐘了，再說六尺大佐從甄家出來，便往阮老人處，向他說：「今夜一准結婚。」老人大驚，說道：「必須明日纔行。今天那黑兒恰巧不在家，手不多，萬萬趕不及。」大佐道：「又不要預備的，今夜一定要做成此事。」伯爵已經答應的了，倘延至明日，伯爵第一個就做不到。老人道：「這是什麼緣故？」伯爵本來不是性急的人，怎麼一夜也不

肯等候呢。大佐道：不是方纔石志堅去訪他，別有種種原因。於是把方纔的話詳細告訴老人，又說不知何故伯爵急欲往外國去了。阮老人驚得顏色都大變，說道：伯爵既要往外國旅行，也無法可施的。大佐道：所以今夜要將此事做成。阮老人道：如此說來，今夜非成婚不可的了。既然如此，我來担任便了。你就去邀傑夫來，雖不能照正式結婚，那麼預備好，得還另有一個僕人教他去請市上的官吏來，本來是應當延請牧師的。今夜定規來不及，還是邀官吏証婚罷。現在只好草草了事，不過盡那表面上的儀式到了外國還儘可以做咧。只是慧琴却不曉得他心中如何。大佐插嘴道：我想慧琴不會說什麼的。究竟他也已到成人的年紀了，就是他此刻不知在裏頭做些什麼事。

待我去看他。一看阮老人道：不必方纔獨自一人在室內休息，別去驚動他。罷到你去領傑夫時，我再去向他細說，勸他更衣。大佐道：最好在未行禮前，傑夫和慧琴應當先會會。傑夫自從那一夜在橋下救了慧琴，後來連話也沒有談過。阮老人道：不錯，二人在未結婚之前，應當先談談的。你快去喚傑夫來。大佐即忙出去，送他去後，回到家中，按着桌上呼鈴應聲而入。的乃是慧琴旁邊的新雇婢女。老人問道：方纔同來的姑娘，此刻在那裏做什麼？婢女皺眉道：我瞧瞧他也狠覺可憐。大約心中非常愁，到如今也沒有開過口。只伏在長椅子上，頭也不抬，也不像是睡着。恐怕在那裏哭。阮老人道：你對他說父親快來了，你給他先更衣罷。婢女將去。老人又喚住他道：今夜這位

姑娘要在此結婚。咧你在客堂中預備起來。檯毯也須將青色  
的換去。再吩咐僕人去請本市的官吏來。婢女也不驚慌。答應  
而退。老人立起來。狠擔心的向廊下探望一下。然後把門一齊  
關閉。再下了鎖。行動狠覺奇詭。似乎要自殺的光景。他回到桌  
旁。歎了口氣。說道。費了種種的力。到今朝他們居然成婚了。這  
是起初所料不到的。可算是意外的成功。實是蒼天憐我的心。  
這一次……說到這裏。顏色驟變。臉上現出一種可怕之狀。絕  
無笑容。人家一向看見他平日柔和之容。倘再見了此刻這副  
狀態。那裏再認得出這是阮老人呢。他又自言自語道。從此便  
是最爲緊要的時代。我此刻四面受敵。還要算是他們一黨的  
人。幫着活動一疏忽。就要失敗的。切不可過明日。須今夜做去。

此刻不寫等待何時他打定主意立起來眼中放出異樣的光來臉上變成紫色這老人是做什麼的爲何如此舉動怪異呢他取了紙筆便在桌上寫信寫一字咬緊牙齒寫一句又揩揩眼淚這決不像平常的書信或者是個遺囑倒有些相似他寫了一紙心中激動更甚他筆忽然停止放聲哭道事到如此實是傷心一會兒心中覺得定些說道這也不是今天纔如此下的此刻心中一遲鈍二十年的辛苦俱成泡影於是再行續寫下去此時便奮筆疾書寫畢封好上面還寫明呈與何人他又道現在什麼人都不打緊了他藏在懷中又至鏡前照照容顏然後開門方纔的婢女來報告道甄伯爵已到來咧阮老人聽得伯爵來便往廊下迎接說道伯爵來了嗎詳細我已聽大佐

說。過。這。裏。雖。不。完。美。我。已。命。人。預。備。婚。禮。請。裏。面。坐。罷。二。人。攜。手。入。內。恰。巧。大。佐。已。領。着。傑。夫。到。了。四。人。同。入。一。室。大。佐。向。四。面。瞧。瞧。問。老。人。道。你。都。預。備。好。了。嗎。阮。老。人。道。方。纔。說。過。的。下。人。少。了。一。個。有。些。不。便。利。了。大。佐。道。這。不。在。乎。此。只。要。能。彀。行。禮。就。是。了。市。廳。的。官。吏。來。了。嗎。阮。老。人。道。已。打。發。人。去。接。他。大。概。快。來。了。此。刻。我。與。傑。夫。一。同。去。見。慧。琴。罷。說。着。便。立。起。來。伯。爵。也。道。如。此。我。也。去。看。看。他。大。佐。便。阻。止。伯。爵。道。你。去。見。他。他。又。要。說。長。道。短。萬。一。他。又。變。起。意。來。又。生。出。許。多。麻。煩。事。可。知。時。間。又。不。夠。咧。這。豈。不。是。使。阮。老。人。和。我。又。多。費。手。脚。嗎。足。下。且。在。此。少。待。等。那。儀。式。一。畢。你。便。攜。着。傑。夫。和。慧。琴。的。手。回。去。豈。不。很。快。樂。的。事。你。只。忍。耐。一。下。子。便。得。了。阮。老。人。也。贊。成。說。

道。確。是。如。此。的。好。你。不。曉。得。大。佐。事。前。的。勞。力。實。在。很。不。容。易。  
大。佐。道。不。用。說。別。的。了。連。傑。夫。也。忽。然。今。夜。不。願。結。婚。他。主。張。  
明。日。同。赴。外。國。到。了。外。國。再。結。婚。的。我。說。得。口。枯。舌。乾。纔。把。他。  
帶。來。若。再。要。費。我。手。脚。便。是。破。壞。了。伯。爵。平。日。雖。不。很。服。從。人。  
家。的。說。話。今。夜。覺。得。精。神。頹。然。不。願。再。和。人。家。爭。論。阮。老。人。倒。  
比。平。日。強。橫。些。也。不。向。伯。爵。瞧。一。眼。兒。帶。着。傑。夫。便。去。此。時。倘。  
有。人。到。老。人。面。前。瞧。瞧。他。的。容。貌。竟。毫。無。剛。纔。那。種。悲。痛。之。狀。  
依。然。是。滿。面。堆。下。笑。來。并。且。頰。部。微。紅。領。了。傑。夫。在。長。廊。下。行。  
走。一。丈。前。面。忽。然。有。一。個。人。影。從。右。一。室。閃。入。左。一。室。好。似。飛。  
燕。般。一。掠。而。過。老。人。並。未。留。心。傑。夫。却。不。免。吃。了。一。驚。低。聲。呼。  
住。老。人。道。你。可。曾。瞧。見。方。纔。有。人。在。前。面。一。閃。而。過。老。人。回。轉。



頭去訝道：你說什麼？那裏有什麼人呢？傑夫道：我明明瞧見的。不過我正瞧着地上，沒有看得清楚，只覺人影一閃的過了。阮考人道：恐怕你眼花了。是我的影兒。傑夫道：決不是你的影兒。在前面燈光處，自右而左的通過，走入左面一室中去的。所以我瞧見人影了。阮老人道：你若當真瞧見，大約總是僕人。這屋中並無怪異的人。你別立定，快走罷。傑夫躊躇道：我今夜總覺得不安。我已向叔父說過，這結婚還是作爲罷論。這一句話把個老人驚得似一個炸彈，投在他脚下，便道：你說什麼？不結婚，打算怎樣？今夜不結婚，伯爵明天要到外國去了。傑夫道：到了外國，難道就不能結婚？阮老人道：事到如今，還說那些話嗎？瞧不出你年輕人如此膽小兒了。那影兒便如此驚嚇嗎？只有你

瞧見我就瞧不見。可見你是精神作怪。你如不信。我們不妨到左面一室檢查。檢查一定沒有人的。你別多說罷。於是強拉着傑夫之手去觀左右二室。右室是今夜預備結婚用的客室。檯毯都已更換了新的。咧左室是花木貯藏室。只有排列着多少高價盆栽品罷了。也不見一人影。老人道你看如何。這樣清清潔潔的房屋。決不會有怪異人的。這個花木貯藏室本來原可通往庭中。但是如今關着咧。除下人以外也無人可以出入。傑夫方始放心說道。那麼恐怕是我疑心了。阮老人道。或者婢女到室中來採花也論不定。我是一向不管那些事的。老人說時再向前走。直至廊底一室門前。便道。那是慧琴的屋子了。此刻大約在內更衣。我們進去時。你只聽我言語見機行事便了。老

人說畢，卽推門入內。傑夫隨後進去。老人先向室中一看，婢女果然不在。慧琴獨自一人，似石造美人一般，動也不動，只呆呆的坐在椅中，垂淚。慧琴的狀態，無論教什麼人，瞧着也傷心。衣服已由婢女給他換過，打扮倒也很爲華麗。但是心中不知怎樣聽得二人進來的腳聲，也再沒有氣力立起身來迎接老人。到了慧琴的旁邊，輕輕的道：「姑娘，今天是你的吉期，想他們都已告訴你了。」傑夫也來到此地，你快快活活的和他說話罷。慧琴這時，眼淚汪汪，瞧着他二人，一言不發，宛如素不相識的一般。大約悲傷過度，心緒紊亂所致。老人忙向傑夫丟個眼色，傑夫會意，便走近前來，似乎要安慰慧琴。這時，慧琴既不表示愛慕，傑夫也不表示厭惡。傑夫惘惘然也不知道他心在那裏，只

怕傑夫的爲人還沒有入慧琴的視線中。慧琴痴痴的出神。人慢慢兒坐到慧琴的旁邊來。便道：「慧琴姑娘，你父親的年紀漸漸老了，不能永遠使你不嫁的。今夜預備就要替你結婚了。傑夫倘然進來，你須歡迎他，纔是你須先敷衍他。和他說幾句話，以示親密之意。你須伸出手來，和傑夫握手。老人說到那裏，便將慧琴無力之手拉着，與傑夫相握。看官們，你想世上有這種無情的婚約嗎？他本人正在悲傷過度，自己所做的事，他還沒有覺得，便是替他握手，他也如木偶一般，毫無知覺。傑夫若是個知趣的男子，決不喜歡結這樣的婚姻。他不過一心愛着慧琴，以至於弄得把紳士的品格也忘了。他就握着慧琴之手，說道：「姑娘，你該知道我的心事。我爲着你此事，一切不問連。」

性命都置之度外。從今日起和你合成一體。此刻只要你說一句愛我的話。我便死心塌地了。姑娘姑娘。你聽得我的話嗎？說着便打算在他手上接吻。將接吻時。慧琴覺得他口中煖氣如火。燒手背。急忙縮去。再睜着眼睛。發出極細的聲音。說你來做什麼說了這句。以下便不說了。老人慌忙看看慧琴之面。說道：我一向和你講的話。你還不明白嗎？伯爵和大佐兩下裏已經說定將你配與傑夫。今夜便要成婚了。成婚兩字。慧琴聽着好似從頭上澆下一桶冷水。頓將迷夢一醒。便說道：什麼成婚？我可以成婚嗎？阮老人道：你已是自由身體。隨便和什麼人結婚。都可以使得。慧琴又發一種有氣無力的聲音道：我不是已經死了嗎？阮老人道：你沒有死。你不是已被傑夫救活了嗎？你

們○有○這○一○種○救○命○之○恩○你○應○該○將○身○體○與○心○交○付○與○他○慧○琴○道○  
我○沒○有○什○麼○心○可○以○給○人○我○的○心○早○和○陶○韋○竹○一○同○死○去○了○身○  
體○雖○被○人○救○助○心○是○救○不○活○的○了○我○只○替○已○死○的○陶○韋○竹○傷○心○  
此○外○我○一○概○不○曉○得○別○的○話○阮○老○人○道○你○莫○亂○說○救○命○的○恩○人○  
你○萬○萬○不○可○忘○掉○的○慧○琴○道○我○生○命○久○已○置○之○度○外○我○不○願○他○  
人○救○活○我○只○管○讓○我○去○死○便○了○我○心○已○死○身○體○雖○活○着○那○裏○算○  
是○真○活○着○呢○你○們○既○是○不○放○我○死○要○我○多○受○些○苦○我○的○性○命○付○  
與○救○命○恩○人○我○的○心○總○不○能○付○與○救○命○恩○人○慧○琴○這○樣○的○說○着○  
差○不○多○他○的○心○已○經○死○了○說○話○也○很○遲○鈍○其○聲○也○極○細○微○雖○沒○  
有○眼○淚○好○似○把○眼○淚○哭○乾○了○阮○老○人○若○在○平○日○聽○了○這○番○話○自○  
己○也○哭○出○來○了○今○天○却○絕○沒○有○這○種○樣○子○語○氣○冷○如○冰○雪○便○道○

不可如此胡說。你既在半生半死之時遇救，那是你的身體非交給傑夫不可。慧琴又有氣無力的答道：「我性命已經拋去，我不是不要的了。你們打算把我的身體怎樣？我被人救活，心中實在很恨。有一天生命就恨此人一天。既要救我，何不將我的心一同救救呢？」慧琴說時好像大病中的人。老人正想再說出什麼話來逼他，只見婢女又進來報道：「證婚的官吏已到諸位也。都在客室中等候。」老人聽了，默息片刻，然後立起來向婢女耳語。大約是吩咐他停一會，再領慧琴出來。老人與傑夫仍從廊下退出。看人道：「慧琴只因憂慮過度，所以有些言語顛倒了。然亦無妨。只要到外國旅行一次，便不到三天可以恢復的。」此刻他雖如此說，其實精神還沒有醒，停一會當然可以安然行婚。

禮的傑夫也點點頭。阮老人和傑夫竟將一個神經昏亂的女子逼他結婚。他們的心真毒如蛇蝎。他們的行爲決不像人類所爲。二人走入客室。那證婚的官吏之外，伯爵和大佐已坐着。諸事齊備，只少個慧琴了。阮老人與傑夫向他道歉。他們自然也回答幾句。甄伯爵到底是慧琴的父親，不見慧琴到來，有些怪異。向老人道：「新娘怎樣了？」老人道：「諸事無不如意，新娘很願與救命恩人結婚，非常歡樂。」老人說了一半，大佐便大呼道：「快利快利。」老人道：「停一回，就由婢女同着出來。」說時，老人坐下，但是心中想着慧琴當真肯好好的入席行禮嗎？老人和傑夫的着急，雖不發現在臉上，却只在心裏頭盤算。老人並且裝做很安遜的樣子，和他人任意談天，其實一句也沒有入耳心中。只



掛念新娘爲何遲遲不出歇了一回一邊室門開處只見一個人扶在婢女肩上冉冉而至一瞧却是慧琴慧琴絕不抬頭人家也瞧不出他眼角中含着眼淚單見他打扮得十分華麗便各自安心婢女領他到伯爵旁邊坐在右面恰與傑夫相對那證婚的官員到底是慣做這種事的見慧琴不抬頭並不說話便低聲向旁邊阮老人道新娘身體有些不舒服嗎阮老人道不錯前幾天却有些身體不適今夜是羞見衆人所以頭也不抬了那証婚的官吏也便放心立起來行一個禮演說幾句無非預祝一家之幸福全在夫婦和睦世上總沒有比夫婦再親密的了到生了子女家庭更容易變成樂國咧再述了幾句頌詞大家笑容滿面慧琴不知是哭着呢還是睡着垂頭不動大

約他一切聽人家擺佈自己的心好像已死了老人却很放心証婚的官吏先呼了傑夫的名字向他道你可以自由的結婚嗎傑夫道我可以自由結證證婚人道你愛着甄慧琴嗎傑夫道我非常愛他證婚人道你與慧琴成婚可以永世不離一生保護他嗎傑夫道很願如此證婚人再向慧琴道你願意自由結婚嗎你愛着傑夫嗎你與傑夫可以永遠不離嗎在這瞬息之間實在可以解決慧琴命運的時候大家只是眼瞪瞪等待慧琴答應慧琴不動也不答好似個木人頭一般經過了五六分鐘之間滿堂寂靜無譁宛如入了死境證婚人正欲再問老人向他耳語道姑娘胆子小只管問他未必肯答不答便是默許了證婚人信以為真心中又想把這事早了結便將

傑夫的手和慧琴的手相握那時只要慧琴一握便是傑夫之妻無可挽回的了正在危機一髮之際忽然門外有人聲只聽得叫道你們擅敢在此強迫結婚嗎這一句話又說得聲音分外的洪亮大家如青天一個霹靂一同回轉頭去向門外望着那昏沉如同睡眠中的慧琴也抬起頭來瞧是什麼事六尺大佐早曉得是石志堅來胡鬧即忙向門外去瞧伯爵也立起來大家到門口只見有一人大踏步進來並非石志堅年紀和傑夫相仿是個美男子大佐見不是石志堅只得讓開伯爵一見此人只嚇得面如土色倒退了幾步口中却是罵道你是個惡人你是個盜賊大佐問道伯爵到底他是何人伯爵也沒有回答的聲氣此人對着驚慌的衆人怒目而視叫道我就是慧琴

的丈夫陶韋竹大家一聽陶韋竹便一同凝視他的臉上陶韋竹是已經死去驗過屍骸將他葬好怎麼忽然的會活轉來呢無怪大家要驚嚇了正要開口問他的話却又進來一人此人却是石志堅便向衆人道諸位你們爲何如此亂暴我再三叮囑說結婚時須來通知我一聲此刻算什麼一件事呢而且慧琴並不願意你們強逼這有夫之婦和人家結婚應得什麼罪名陶韋竹明明活著你們造謠偏說他死更不應該這不是陶韋竹是誰石志堅走至中央大家如在夢中莫名其妙伯爵大慌叫道老人這時候你怎麼不出來安排呢四面一瞧那老人與傑夫都已不見便道呀老人那裏去了可惡已極可惡已極老人平日有許多主張如今一點兒事便鬧得手忙脚亂此刻

怎麼可以躲避得呢？不是分明教人爲難嗎？證婚人道：「那老人並非逃避你們，大家正在慌亂之際，老人從那邊門裏去叫警察了。」傑夫不願勞動，老人也已爭先趕出去咧。這時候，雖鬧得狠亂，慧琴忽然清醒，已認明是陶韋竹，便直撲到他旁邊，很命的抱住六尺大佐，似乎不屑和陶韋竹講話，一把扭住石志堅，道：「你的行動實在荒謬極了，人家結婚怎麼可以來擾亂誰？允許你進來的，你保護着盜賊闖入人家自己，知恥嗎？說着把他一推，石志堅倒退了五六尺，立定了，說道：「你纔是真荒唐，把一個有夫的婦人強逼他與自己姪兒成婚，這算是軍人的行動嗎？說着也要趕過去，那證婚人曉得他們要打起來，怕擾亂了會場，勸住二人，道：「現在警察快來了，二位且少待。」陶韋竹已

死○死○亡○證○書○也○已○填○就○怎○麼○再○會○出○現○呢○此○刻○既○有○一○個○陶○章○竹○在○此○那○死○的○是○真○是○假○呢○非○調○查○個○明○白○不○可○爭○也○徒○然○的○石○志○堅○道○死○亡○證○書○錯○了○死○的○并○非○陶○章○竹○證○婚○人○道○沒○有○明○白○的○證○據○怎○麼○說○並○非○陶○章○竹○呢○當○時○慧○琴○見○了○也○很○驚○駭○證○婚○人○也○認○定○死○的○是○陶○章○竹○無○疑○即○使○死○亡○證○書○填○錯○了○非○把○錯○誤○的○原○由○調○查○明○白○不○能○不○把○陶○章○竹○當○做○已○死○未○取○消○證○書○以○前○不○能○指○定○此○人○爲○陶○章○竹○不○能○指○此○人○爲○慧○琴○之○夫○這○證○婚○人○的○話○石○志○堅○不○服○正○要○辯○駁○此○時○慧○琴○不○似○方○纔○那○樣○的○衰○弱○宛○如○發○狂○一○般○拉○着○陶○章○竹○同○至○證○婚○人○前○說○道○爲○何○這○陶○章○竹○不○是○我○的○丈○夫○我○既○認○定○他○爲○丈○夫○怎○麼○還○有○錯○誤○我○得○了○父○親○的○許○可○嫁○的○就○是○這○個○陶○章○竹○慧○琴○哭○哭○啼○啼○開

個不休。大佐忍不住阻擋。慧琴道：「姑娘是今夜的新娘，怎麼可以說這種話呢？」說時便要動手。拽開慧琴。陶韋竹喝道：「你要將我的妻做甚？」大佐道：「誰是你的妻？」陶韋竹道：「甄慧琴便是我的妻。我不曉得你們鬼鬼祟祟弄什麼死亡證書總之。我却沒有死。我用丈夫的權利保護我的妻子。很是正當的道理。這種不明不白的地方。我妻純潔之身。斷不可在此存身。說着扶了慧琴。要想帶着他走了。此時人心更亂。弄得大佐也無法可施。不敢用他一向的腕力。只是怪伯爵道：「你躊躇些什麼來？」這盜賊要想帶着慧琴走了。伯爵立起來道：「此事實是你的。不是我。早料到有這種事。所以立刻要到外國去。都是你與老人竭力要做此事。因此鬧到這步地位。二人又要爭論起來。那證婚人不

知詳情。他是個官吏。自然有些權力。無奈一時紛亂。真不易鎮靜。鬧了一回。阮老人帶着兩個警察。氣呼呼的趕進來了。老人走入人叢中。向警察道。這便是陶韋竹。此人雖說已死。忽然又出現了。恐怕內中有什麼錯誤。快把他捕捉罷。警察即忙走至陶韋竹旁邊。石志堅便攔着向警察道。你們以爲此人是陶韋竹嗎。還是以爲陶韋竹已死。此人不是陶韋竹嗎。警察道。一來已有證人。二來我們也認得陶韋竹的面貌。此人實是陶韋竹。死亡証證書大約是錯誤了。須把此人帶去調查。纔是。志堅道。甚好。警官既認定此人爲陶韋竹。那是死亡証書天然無效。如此可以確定甄慧琴並不是寡婦。既不是寡婦。他自然有夫。主這結婚便是違法的舉動。警察道。我們不管你們結婚的事。只



知道來捕捉陶韋竹。志堅道：「請問有什麼罪要捕捉他？」此時大佐見警察到來，心中略定些，即忙走過來，插嘴道：「還要問什麼罪了？明明是盜竊之罪，你還假裝痴呆嗎？」志堅那裏肯讓，便道：「既是盜竊之罪，便不能捕捉陶韋竹。我特地到馬耳塞去精密調查過那竊銀一事，並非陶韋竹，另有真正的罪人。」警察道：「這些話到署中去說，這裏不是辯論之所。」兩個警察便來到陶韋竹的左右，把他捕住。那證婚人却止住他們，道：「且慢，這事離奇得很，且待石志堅君把辯論的話說完。」警察見證婚人如此說着，便只好依從。石志堅也便走到證婚的官吏面前。此時阮老人覺得這些話不便教慧琴聽得，就拉着慧琴的手，要他進去。慧琴見這時候正是自己丈夫生死呼吸之際，早扭着他。

丈夫動也拉不動。伯爵却遠遠地立在那裏，握着拳，恨恨的道：「我一家名譽從此真掃地以盡了。以前還可以瞞瞞人，就是報上登載還沒有真姓名出來。此刻一經警察那裏再能瞞人，伯爵家的女婿原來是個盜賊，因為要想洗這個污名，再招一位佳婿，豈料已死之人忽然活過來了，趕得來妨礙結婚，這倒還好。想不到吾女兒竟愛憐着這盜賊，連離也不肯一離開。如此深刻的恥辱，出在貴族之家，那裏還有面目見人呢？這到底不是怨恨我的人所做的事嗎？以前我却還不留心，如此恥辱一重重的加上來，可見得志堅的話真有些不錯了。他說我有一個大敵，此人很有堅忍之性，永遠不肯放鬆一步，都是他做出來的圈套，在暗中運動，不知道究竟是何人，索性他能出現。」

到○我○的○面○前○來○倒○可○以○和○他○決○鬥○了○他○既○如○此○恨○我○怎○麼○不○來○  
殺○了○我○呢○我○是○軍○人○不○逃○也○不○躲○與○其○活○着○受○耻○辱○不○如○與○敵○  
人○決○鬥○而○死○此○人○何○不○快○些○出○現○了○呢○伯○爵○憤○恨○過○度○不○知○不○  
覺○說○出○這○一○篇○話○來○阮○老○人○本○在○慧○琴○旁○邊○聽○得○很○清○楚○走○到○  
伯○爵○面○前○道○伯○爵○你○心○中○却○難○怪○你○要○難○過○其○實○我○也○有○點○兒○  
不○是○我○不○知○道○陶○韋○竹○還○活○着○又○來○介○紹○傑○夫○却○是○我○的○過○失○  
大○佐○不○待○他○說○完○就○插○嘴○道○介○紹○傑○夫○有○什○麼○過○失○傑○夫○宛○如○  
我○的○兒○子○我○得○了○伯○爵○許○可○纔○訂○這○婚○就○算○陶○韋○竹○活○着○現○在○  
既○由○警○察○來○捕○捉○可○見○實○是○盜○賊○不○能○再○做○慧○琴○的○夫○婿○無○論○  
如○何○慧○琴○總○要○成○爲○傑○夫○的○妻○子○了○說○着○怒○容○滿○面○的○趕○到○老○  
人○旁○邊○老○人○放○出○他○的○交○際○本○領○來○將○伯○爵○大○佐○儘○力○勸○慰○大○

佐雖一會兒就和平伯爵想着有人怨恨他心裏總難消釋靠在椅上便憤怒不堪諸位試想陶韋竹既死決不會復活的現在忽然的出現在眼前可見得他是沒有死從前的屍骸定然。是認錯了人咧然而慧琴傑夫阮老人都當是陶韋竹的屍骸。若說不是到底是什麼人呢石志堅就要把錯誤的本末說與那官吏聽說道我今夜可以證明陶韋竹無罪可以使他帶了他夫人回去我且先從根本上說起橋旁的屍骸自然不是陶。韋竹大佐插嘴道不是陶韋竹是誰志堅道那是顧履士這一句話那官員也驚起來了便道什麼話顧履士嗎此人却是由你告訴說他用假名欺人此外還有可疑証據警署剛欲注意他忽然的逃去失蹤但是既然是顧履士怎麼大家都當做陶。

韋竹呢。而且驗屍官一向見過他們兩個人的。石志堅道：只因一向見過他二人，所以更容易錯誤了。陶韋竹和顧履士兩人，昔日同在馬耳塞店中時，附近的人呼他爲雙胎兒，可見得面貌是極相像的。這是我到了馬耳塞向熟悉那時情形的公証人處調查出來的。我還將店主和陶韋竹、顧履士同照的一張小影帶來，看了那照片，幾乎辨不出誰是陶韋竹，誰是顧履士。咧，不過陶韋竹身材稍高，顧履士身材稍粗罷了。那時顧履士用的是真名賈京宜，爲人雇用，因此驗屍官見了顧履士之屍，以爲是陶韋竹，也不足怪。你們如果不信，可以觀看照片。官吏道：照片不必看，不過少年時雖很像，年紀大了容易變的。石志堅道：他二人成年後，却還相像，不過顧履士滿面鬚鬚，陶韋竹

僅口上有八字鬚。顧履士是黃髮黃鬚。陶韋竹是黑髮黑鬚。此外全無兩樣之處。所以顧履士剃去了鬚鬚。祇留唇上一抹。并且把他染黑了。自然人人都當他爲陶韋竹。咧鬚髮等物。很容易使面貌變化的。那官員想了一想道。如此照你說來。屍骸是顧履士。頰鬚已剃去。頭髮染黑的了。石志堅道。是的。顧履士曉得自身危險。預備改裝逃往外國。有意經鐵路支線行走到了伽門。死的官吏還不深信。說道。既如此。須將墓中屍骸掘出來。洗去髮上所染之色。若果黑色是染着的。你的說話方是證據。否則還難有效。志堅道。既如此。務望快些查驗。但是未驗之先。還有一個證人。咧。這証人便是女優香妃。他與顧履士同車。不但瞧見他已剃鬚染髮。還與他談話的。咧。教他來問問。就明白。

咧。官。員。道。好。的。但。是。香。妃。怎。樣。認。得。出。是。顧。履。士。他。既。剃。鬚。染。髮。形。狀。已。換。倒。不。當。他。陶。韋。竹。怎。麼。以。爲。他。是。顧。履。士。呢。志。堅。道。香。妃。不。認。得。陶。韋。竹。的。結。婚。時。僅。瞧。見。他。個。後。影。所。以。不。當。他。是。陶。韋。竹。只。覺。得。有。些。面。熟。看。了。好。一。會。纔。瞧。破。他。是。顧。履。士。倘。使。不。信。只。要。喚。香。妃。來。見。了。陶。韋。竹。他。一。定。要。當。他。是。顧。履。士。的。那。時。的。顧。履。士。實。已。與。陶。韋。竹。一。樣。的。了。那。官。員。便。對。陶。韋。竹。瞧。着。也。覺。得。與。顧。履。士。有。些。相。似。便。道。如。此。且。去。喚。香。妃。來。問。罷。一。個。警。察。將。要。奉。命。而。去。方。纔。默。默。靜。聽。的。阮。老。人。至。此。纔。過。來。說。道。不。必。喚。香。妃。石。志。堅。的。話。都。不。錯。屍。骸。實。是。顧。履。士。當。做。他。陶。韋。竹。實。是。我。第。一。個。誤。認。的。此。刻。我。可。以。做。証。人。的。証。明。確。是。顧。履。士。入。殮。之。時。似。乎。覺。得。矮。些。胖。些。然。

而總想不到就是顧履士。阮老人又道：「當屍骸入殮之際，覺得他兩頰還刺得青青的。當時雖覺有些異樣，倒也並不在意。此刻聽了石志堅的話，實在處處照合。陶韋竹便是將兩頰修過，也不至於發青。我錯認了我應當受罰，否則我如何對得起人呢？」老人却把這事攬到自己身上去。那官員道：「這不是你的過失。連驗屍官也沒有瞧出來。其咎應由驗屍官擔任。不過還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他衣裳中怎麼會有陶韋竹的信呢？」既非陶韋竹，就不該有此信。這一句話竟詰問得石志堅和阮老人倒回答不出。那官員見他們回答不出，便道：「一切却說得很明白。就是有了這一點可疑的事，話猶未了。石志堅道：「那此信須十分調查後，纔能明白。總之現在大體是不错死的。是顧履士決



不。是。陶。韋。竹。那。總。可。以。斷。定。的。了。陶。韋。竹。此。刻。清。清。楚。楚。的。立。在。旁。邊。乃。是。鐵。証。那。官。員。道。這。話。是。不。差。的。陶。韋。竹。既。在。這。裏。了。死。的。定。然。是。他。人。死。亡。證。書。應。當。取。消。然。而。陶。韋。竹。之。罪。是。不。能。取。消。應。該。立。即。就。捕。石。志。堅。道。不。行。聽。我。把。他。無。罪。的。原。因。說。明。我。在。馬。耳。塞。調。查。得。盜。金。的。實。是。顧。履。士。因。為。顧。履。士。和。陶。韋。竹。相。似。所。以。黑。兒。瞧。見。了。顧。履。士。以。為。他。是。陶。韋。竹。咧。恰。巧。陶。韋。竹。又。在。這。一。夜。動。身。自。然。要。疑。他。是。個。罪。人。顧。履。士。既。知。陶。韋。竹。已。去。便。打。算。推。到。他。身。上。去。自。己。盜。了。倒。很。放。心。仍。舊。裝。做。無。事。的。在。那。店。中。他。的。計。策。居。然。成。功。竊。盜。之。罪。指。定。是。陶。韋。竹。自。己。逍。遙。法。外。這。是。什。麼。証。據。呢。我。調。查。得。顧。履。士。自。從。辭。歇。之。後。和。那。同。店。的。蘇。亞。川。很。濫。用。金。錢。顧。履。士。買。

了。個。小。汽。船。往。來。亞。爾。那。我。也。派。人。在。亞。爾。那。調。查。過。顧。履。士。和。蘇。亞。川。盜。金。一。事。一。點。也。沒。有。疑。惑。的。了。官。員。道。可。知。道。顧。履。士。如。今。已。死。了。只。怕。你。所。調。查。的。證。據。却。已。無。從。對。証。志。堅。道。因。此。我。很。失。望。倘。此。人。不。死。只。要。一。盤。問。可。不。就。明。白。了。所。以。我。非。常。高。興。的。回。來。起。初。聽。得。陶。韋。竹。已。死。我。就。猛。覺。一。個。大。打。擊。幸。虧。對。於。那。一。方。面。有。人。瞧。見。顧。履。士。變。裝。逃。遁。如。此。看。來。顯。見。得。陶。韋。竹。的。無。罪。更。加。清。楚。了。顧。履。士。是。真。罪。人。所。以。要。變。裝。逃。遁。他。若。無。罪。如。何。要。逃。又。爲。甚。要。用。假。名。欺。人。又。如。何。要。自。殺。子。細。想。他。雖。已。死。到。底。不。能。算。無。罪。的。人。怎。麼。此。刻。還。可。以。捉。陶。韋。竹。呢。官。員。道。這。些。話。你。說。也。徒。然。那。案。子。當。時。因。爲。陶。韋。竹。已。死。就。此。銷。案。此。刻。人。既。未。死。自。然。要。捕。捉。

的。有。罪。無。罪。也。要。細。細。審。問。那。時。儘。可。辯。護。此。地。不。是。審。問。之。  
 處。又。向。警。察。道。你。們。把。他。拘。去。便。了。警。察。將。要。動。手。志。堅。又。攔。  
 着。道。拘。無。罪。之。人。不。合。法。律。這。時。陶。韋。竹。勸。志。堅。道。現。在。既。明。  
 白。我。生。存。世。上。况。且。這。婚。禮。也。已。經。停。止。就。是。將。我。捕。去。也。無。  
 妨。我。是。個。無。罪。之。人。遲。早。總。要。釋。放。的。拘。了。我。去。我。也。可。以。辯。  
 明。冤。枉。到。無。罪。釋。放。我。的。耻。也。已。雪。了。石。志。堅。看。起。來。不。能。以。  
 一。人。阻。擋。只。得。打。斷。念。頭。說。道。無。罪。之。人。拘。留。起。來。實。是。冤。枉。  
 極。了。將。來。捕。到。蘇。亞。川。一。問。就。明。白。我。想。蘇。亞。川。一。定。也。已。變。  
 着。姓。名。住。在。巴。黎。我。從。此。即。去。探。索。此。人。必。能。救。你。你。別。膽。小。  
 和。警。察。們。一。同。去。便。了。警。察。那。時。便。要。將。陶。韋。竹。捕。縛。志。堅。道。  
 你。們。亂。暴。已。極。帶。去。只。管。帶。去。如。何。要。捕。縛。警。察。道。他。逃。走。的。

本領很大，恐怕他中途脫逃。長官吩咐要捕縛的。於是一衆人簇擁着陶韋竹同去。方纔慧琴是扭住陶韋竹哭泣。此刻見此情形發狂似的跳起來，嚷道：「要捕陶韋竹，須把我一同捕去。」慧琴那裏可以抵抗他們？一轉瞬間早已如飛而去。慧琴要想追那裏追得上去？大佐因婚禮被他們破壞，便怒向石志堅道：「這人最可惡，我決不饒你。你且記着，阮老人不管他們閒爭，只來扶住慧琴伯爵，却是愁嘆獨有傑夫不知怎樣見陶韋竹一出現，他非常失望，一去竟不回來。」阮老人扶着慧琴向衆人道：「這都是我辦理不周，遭此意外之事。明天當再向諸位道歉。今夜慧琴身體不適應，當早些使他去休息。你們也可以散了。」這時石志堅一聲兒不言語，竟自去了。大佐扶着伯爵也同乘馬。

車○回○去○陶○韋○竹○的○事○甚○爲○奇○怪○他○不○知○隱○身○在○何○處○剛○纔○出○現○就○被○拘○去○可○稱○得○不○幸○了○慧○琴○的○傷○心○更○不○必○說○伯○爵○將○女○兒○託○與○阮○老○人○自○己○與○大○佐○同○乘○馬○車○回○家○一○到○門○口○大○佐○擔○心○着○傑○夫○不○知○那○裏○去○了○打○算○到○他○寓○所○去○探○望○所○以○二○人○就○在○門○口○分○別○了○伯○爵○走○進○門○去○便○有○個○今○天○新○雇○來○的○小○童○出○來○迎○接○一○向○在○那○種○時○候○總○是○個○盈○盈○嬌○女○第○一○個○走○出○來○迎○接○的○此○刻○連○慧○琴○也○不○在○家○中○把○個○自○己○的○伯○爵○邸○中○和○別○人○家○的○家○裏○一○般○你○想○伯○爵○心○中○覺○得○乏○味○不○乏○味○一○向○以○爲○死○去○的○陶○韋○竹○今○天○忽○然○出○現○我○的○名○譽○不○知○要○弄○到○何○等○地○位○他○心○裏○頭○亂○了○半○晌○便○問○小○童○道○我○出○去○以○後○有○什○麼○人○來○過○嗎○小○童○道○並○無○人○來○訪○問○剛○纔○接○到○一○封○書○信○已○經○放○在○桌○上○了○

伯爵便走上樓去。走入自己室內，在閣澹的燈光之下，見有一封極厚的書信。他暗想：不知是誰寄來的。如此的長信，明天早晨看罷，今夜很疲倦的了。不如早些上床安睡。那時他向信封上看時，上面寫的是甄伯爵親啟。五個大字，並無發信人的姓名。那筆跡宛似針也一般的射入伯爵眼中，覺得這字實與送往報館裏石志堅拿來的信絲毫無異。伯爵想：這難道是怨恨我的人，竟直接寫信給我嗎？伯爵又怒又疑，嘴唇變做紫色。暗道：這明明是惡人的書信，無疑待我趕緊看來。即將門鎖好。此刻伯爵神情竟與方纔阮老人眼淚汪汪寫信時無異。伯爵坐好了，尙未啟封，兩手已震顫得不能自主。只見他中間取出一大捲的信紙來，却是極長的信。伯爵雖年過五十，眼睛比少年。

人還銳利把書信展開在桌子上便默默的念着道大仇人甄伯爵鑒足下名譽已將掃地足下且將爲天下人笑罵矣足下最愛之慧琴已沉溺於悲傷之中恥莫大於此矣足下尙有何面目生存於此世界乎足下更有何顏以見人乎足下遭此種種不幸乃自然之結果足下尙不知此爲一種報應耶嗚呼足下誠愚人也今乃有一大敵懷恨二十年欲復仇者久矣而足下乃不知耶此人欲陷足下一人於不幸故凡此種種均此人爲之而此人亦且深知陶韋竹之舊事陶韋竹出入於尊府之際此人卽精密監視以待陶韋竹與慧琴相愛未幾時聞已將結婚矣此人見時機已熟乃以陶韋竹卽韋竹陶密告警署此人卽今致書於足下之人也今日以前雖不露真相惟以後則

方針漸定將詳細爲足下言之伯爵看到這裏怒道好好惡人  
 現出本相來了。他咬着下唇又讀道陶韋竹既不能出現於社  
 會甄氏一家已陷入不幸之淵巴黎不可居乃移住鄉間且慧  
 琴一日之間氣絕三次復仇之法縱至酷而此人之怨氣猶未  
 盡也此人將待慧琴重婚之際使警察拘獲陶韋竹俾足下迭  
 受不幸無有已時天憐此人酷肖陶韋竹之顧履士適自殺於  
 橋畔此人極欲以顧履士冒充陶韋竹故以本擬寄與陶韋竹  
 之威嚇書信入其懷中幸各誤認爲陶韋竹填寫死亡證書以  
 畢其事此人以假亂真臨場入死人懷中其手段之巧妙可謂  
 至矣盡矣慧琴既成自由身體即可爲傑夫之妻伯爵乎是亦  
 此人之巧計也此次結婚斷難成就蓋陶韋竹必能躍入禮堂



是固此人之安排不待言矣。足下展讀此書，我知即足下最失望之時也。伯爵又讀下去，道：陶韋竹突然入禮堂，足下之聲名從此休矣。慧琴縱一人獨樂然，甄氏之對於此人積怨已深。此人欲向甄氏復仇，斷不能令慧琴獨樂。慧琴之樂將一變而為終身悲痛。陶韋竹當場捕獲，處以盜竊之罪，是故慧琴之樂頃刻之間幻夢耳。伯爵讀到這裏，暗想：今夜的結婚不料反中了歹人之計，他也不再讀下去了。這一封書信是今夜寫了寄的。他事前已料得定陶韋竹一定闖入禮堂被警察拘去，絲毫不爽，可謂神通廣大。這樣可怕的敵人二十年來只是想向我復仇。我竟夢裏也沒有知道。伯爵滿腔憤懣，一時不能發洩，連呼吸也差不多停止了。好不容易鎮靜了心，再讀下去，道：伯爵乎足

下。勿。以。爲。不。幸。之。境。已。盡。今。日。以。前。僅。表。面。之。不。幸。耳。今。日。以。後。始。入。不。幸。之。眞。境。試。思。陶。韋。竹。由。警。署。送。入。未。決。監。再。送。至。公。判。庭。處。以。相。當。之。刑。罰。遂。爲。世。人。所。不。齒。內。外。各。報。必。將。足。下。大。名。登。載。足。下。以。盜。賊。爲。婿。安。得。不。爲。人。笑。罵。乎。足。下。以。貴。族。之。身。遭。此。奇。辱。尙。不。知。恥。再。復。試。思。慧。琴。足。下。最。愛。之。女。公。子。既。爲。盜。賊。之。妻。未。及。旬。日。復。與。他。人。婚。配。試。問。除。慧。琴。外。天。下。有。如。是。不。幸。之。女。子。否。傑。夫。受。此。恥。辱。從。此。亦。不。出。入。尊。處。慧。琴。非。孤。獨。生。活。不。可。珠。香。玉。笑。之。女。郎。使。之。日。處。愁。城。終。身。無。偶。足。下。思。之。能。勿。傷。心。乎。明。日。以。往。慧。琴。身。沉。苦。海。覓。死。無。方。且。今。夜。種。種。醜。態。明。日。必。揭。載。各。報。蓋。怨。恨。足。下。之。人。已。送。稿。各。報。館。矣。前。次。登。載。之。各。種。稍。息。無。不。出。自。此。人。手。筆。豈。足。

下尚無畏懼乎。伯爵被他罵到如此地步，恨不得立刻將此信撕破。一想將他讀完，或者到末了他記着自己姓名也論不定。嘆了兩三口氣，兩手震顫着將書信拿起來再讀。道：足下若知畏懼，試回思往事，常有所記憶。足下年輕時，污人妻女，不可勝數。伯爵讀到這句身體不禁大顫，再讀下去，道爲足下污辱之妻女，其夫其父，戚無面目見人，其怨恨足下，恨不食肉寢皮。奈足下仗貴族之勢，皆未敢接觸，而忍氣吞聲，竟致抑鬱以死。足下爲一時避此輩怨毒，遁赴美國，遂生慧琴及風波，平靜歸來，足下戴假面具，欲於安樂中終其天年。足下以爲怨恨之人業已死盡，卽偶有一二生存，亦早忘其怨恨矣。足下之心，旣犯罪惡，又安能坦然高枕無憂哉。惟怨恨足下之衆人中，猶有一

人。不。死。亦。不。忘。此。人。爲。復。仇。故。尙。生。存。於。世。足。下。返。巴。黎。以。來。  
十。年。餘。此。人。無。日。無。夜。不。監。視。足。下。以。待。復。仇。之。時。機。成。熟。今。  
則。時。機。已。至。矣。故。此。人。之。苦。足。下。連。續。不。絕。此。人。爲。誰。足。下。試。  
撫。心。自。問。實。害。人。過。多。不。復。一。一。記。憶。足。下。可。謂。天。地。不。容。之。  
罪。人。也。此。人。不。現。真。相。足。下。以。爲。卑。怯。乎。實。非。卑。怯。蓋。欲。待。時。  
而。動。耳。今。陶。韋。竹。旣。被。拘。則。明。日。此。人。必。將。會。見。足。下。此。人。固。  
欲。足。下。決。鬪。俟。相。見。之。後。一。一。數。其。怨。恨。之。由。來。使。足。下。慚。死。  
愧。死。設。足。下。不。能。慚。死。愧。死。則。以。決。鬪。取。足。下。之。命。復。仇。之。人。  
怨。愈。深。則。仇。愈。強。古。之。復。仇。或。斷。人。臂。或。挖。人。目。此。人。則。先。儘。  
力。辱。足。下。儘。力。苦。足。下。辱。至。無。可。辱。苦。至。無。可。苦。始。欲。取。足。下。  
之。命。故。先。傷。足。下。之。名。譽。爲。第。一。義。次。害。足。下。之。骨。肉。爲。第。二。

義最後方與足下決鬪此人明日必至足下家中自述其姓名  
 也伯爵讀完仍想不出此人姓名頭上汗滴如珠倚在椅上毫  
 無氣力覺得有非常絕望之意這時伯爵的神氣有人瞧見可  
 怕已極了還不知是想起了怨恨所存在那裏後悔呢還是怒  
 敵人的舉動呢在椅子上歎息了半响便憤然立起說道可惡  
 可惡等他明天出現我就與他決鬪難道我就怕他就是有何  
 等怨恨他的苦我也穀了既傷我名譽又苦我無罪的女兒不  
 與我決鬪實是卑怯極了這時伯爵的態度也非常強硬冷笑  
 一聲立起來了心中不知怎樣一想恐怕想到了舊事有些不  
 安又覺失望仍坐在椅子上亂想年輕時所做惡事一一彷彿  
 現出在眼前自己責自己却比利刀割着還苦跳起來了好幾

次。心。中。苦。楚。不。堪。後。來。漸。覺。疲。倦。因。此。睡。在。椅。上。還。時。發。怪。聲。  
好。似。夢。魘。一。般。睡。也。睡。不。安。穩。伯。爵。這。種。痛。苦。之。狀。若。被。他。敵。  
人。瞧。見。一。定。心。滿。意。足。因。他。精。神。上。的。苦。痛。實。在。受。得。很。深。的。  
了。怨。恨。之。念。倒。可。以。淡。些。伯。爵。正。在。好。睡。忽。聽。得。有。人。叫。道。爲。  
何。這。時。候。還。睡。着。做。什。麼。呢。叫。的。原。來。是。六。尺。大。佐。伯。爵。張。開。  
眼。睛。來。道。大。佐。嗎。早。得。很。大。佐。道。早。什。麼。已。經。上。午。十。一。點。鐘。  
了。伯。爵。道。十。一。點。鐘。嗎。那。下。人。真。可。惡。這。時。候。還。不。來。喚。我。大。  
佐。對。伯。爵。臉。上。一。看。詫。異。道。你。這。臉。上。氣。色。不。好。啊。伯。爵。道。不。  
錯。我。正。在。做。惡。夢。只。怕。我。的。命。運。不。大。好。大。佐。道。又。來。了。你。那。  
裏。像。個。軍。人。怕。什。麼。夢。又。說。什。麼。命。運。你。瞧。你。不。是。滿。頭。大。汗。  
嗎。伯。爵。方。始。留。心。急。急。的。下。樓。去。費。了。三。十。分。鐘。洗。臉。的。功。夫。

洗好了臉換好衣服再進來說道我本來要與你商量你來得甚巧目下種種變端都是怨恨我的人所做昨夜臨韋竹突然出來也是此人的惡計大佐哈哈大笑道難道真是個怨恨你的人嗎伯爵道確是事實那黑幕中人不久出現了大佐道出現了嗎是誰伯爵道還不能曉得昨夜回來見桌上有封信兒拿來一看實是此人所寫你且瞧來說時指桌上書信給他瞧大佐道原來就是此信我本在此觀看怎麼有如此一大封信大佐卽忙取出來看且讀且罵看完了他的生氣比伯爵還甚他說決不可饒他一定要打死他伯爵道我也以爲要如此纔好不過他還沒有現真相咧大佐道怎麼還不曉得他真相呢你究竟盜的誰家的妻女自己總該知道的大佐逼問着伯爵

伯○爵○只○是○不○語○大○佐○道○我○知○道○了○只○怕○你○關○於○此○種○事○太○多○連  
自○己○也○記○不○清○楚○了○你○在○我○們○軍○界○中○可○算○得○是○個○有○名○的○游  
蕩○家○論○起○理○來○原○是○你○自○己○的○不○是○你○若○不○是○我○的○朋○友○我○先  
打○死○了○你○再○處○置○這○惡○人○只○因○你○既○是○我○的○至○友○又○是○軍○人○姑  
且○饒○你○你○心○中○實○在○想○不○出○嗎○伯○爵○道○想○是○想○起○一○人○此○人○是  
早○已○死○的○了○大○佐○道○此○外○呢○伯○爵○道○此○外○竟○沒○有○如○此○怨○恨○之  
人○大○佐○道○或○者○你○以○爲○此○人○已○死○他○竟○沒○有○死○也○未○可○知○伯○爵  
道○斷○不○會○的○大○佐○道○怎○麼○不○會○眼○前○的○事○情○就○可○做○證○據○你○瞧  
陶○韋○竹○明○明○死○了○怎○麼○忽○然○又○活○起○來○了○伯○爵○點○點○頭○大○佐○道  
既○是○這○樣○有○長○性○的○人○他○故○意○裝○做○已○經○死○去○也○論○不○定○的○此  
人○性○甚○名○誰○伯○爵○道○不○很○記○得○了○好○像○是○姓○秦○大○佐○道○姓○秦○的



熟○人○少○得○很○不○知○是○何○等○樣○人○物○伯○爵○道○我○也○沒○有○見○過○大○佐○道○既○沒○有○見○過○怎○樣○能○與○他○妻○子○親○近○呢○想○總○是○在○劇○場○等○處○認○得○的○了○所○以○連○來○歷○也○不○明○白○究○竟○有○多○少○年○紀○伯○爵○道○年○紀○不○大○明○白○現○在○倘○生○存○在○世○上○却○與○我○年○歲○差○不○多○了○大○佐○道○此○外○竟○一○個○人○也○想○不○出○嗎○伯○爵○道○委○實○想○不○出○大○佐○道○你○若○想○不○出○難○道○真○如○此○信○中○所○說○的○足○下○害○人○過○多○不○復○一○一○記○憶○則○足○下○真○是○個○大○罪○人○了○二○人○正○在○猜○疑○小○童○送○一○張○名○片○進○來○說○有○客○求○見○伯○爵○取○名○片○一○看○只○見○僅○有○『○足○下○之○敵○』○四○個○字○伯○爵○顏○色○大○變○對○大○佐○說○道○此○人○來○了○要○講○伯○爵○平○日○的○景○象○一○兩○個○敵○人○他○也○未○必○怕○的○不○過○到○底○自○己○做○差○了○事○心○中○有○些○着○急○說○道○大○佐○這○敵○人○決○不○是○平○常○的○人○物○一○向○

雖。躲。在。黑。幕。中。只。是。發。匿。名。信。總。以。爲。是。個。膽。怯。的。人。了。此。刻。  
竟。敢。到。我。家。裏。來。一。定。非。常。利。害。不。要。累。你。你。且。往。鄰。室。暫。待。  
此。事。我。一。個。人。來。對。付。伯。爵。的。聲。音。顫。着。大。佐。却。還。不。慌。不。忙。  
的。道。你。何。必。驚。慌。他。能。白。晝。出。來。我。們。也。很。願。意。索。性。大。家。見。  
個。禮。兒。我。是。不。怕。累。及。的。他。要。將。怨。恨。的。意。思。一。一。向。你。說。了。  
然。後。纔。決。鬥。斷。不。會。突。然。用。腦。力。解。決。的。即。使。他。突。然。放。出。亂。  
暴。的。舉。動。來。有。我。在。此。擔。任。抵。敵。決。不。致。便。輸。與。他。我。看。你。還。  
是。入。鄰。室。暫。躲。一。下。子。我。來。聽。他。的。語。氣。如。何。你。在。這。裏。他。便。  
容。易。激。烈。你。也。容。易。激。烈。說。不。到。幾。句。就。要。打。架。起。來。如。此。到。  
底。不。妙。決。鬥。答。應。他。決。鬥。由。我。來。與。他。會。話。你。快。躲。起。來。爲。是。  
伯。爵。道。我。是。本。人。他。直。接。來。找。我。應。當。你。暫。時。避。開。二。人。正。在。

沒○有○解○決○樓○梯○上○已○有○足○聲○大○佐○不○語○強○將○伯○爵○推○入○鄰○室○自  
己○再○回○過○來○那○黑○幕○中○人○物○已○來○到○底○是○誰○呢○大○佐○一○看○原○來  
上○來○的○是○阮○老○人○便○嚷○道○阮○老○人○你○來○得○真○巧○你○可○知○道○寫○匿  
名○信○的○黑○幕○中○人○出○現○了○他○來○親○訪○伯○爵○我○正○在○此○候○着○你○還  
沒○有○知○道○咧○此○事○真○出○於○意○外○石○志○堅○的○話○不○錯○實○是○怨○恨○伯  
爵○者○之○所○爲○此○人○竟○敢○自○己○出○來○咧○大○佐○說○了○半○天○話○阮○老○人  
也○不○去○理○他○他○在○室○中○環○視○了○一○周○問○道○伯○爵○逃○去○了○嗎○何○以  
如○此○卑○怯○大○佐○一○看○老○人○臉○上○並○無○平○日○的○笑○容○兩○眼○通○紅○朱  
唇○發○青○目○光○四○射○向○各○方○面○瞧○着○非○常○可○怕○大○佐○道○老○人○做○什  
麼○且○請○坐○着○大○佐○指○那○旁○邊○的○椅○子○老○人○瞧○也○不○瞧○說○我○不○是  
尋○你○今○天○要○見○了○伯○爵○和○他○算○賬○他○若○躲○避○不○見○我○也○自○有○方

法對待大佐。請你向伯爵說他的敵人。已到他要將伯爵之罪。公告於天下。人了大佐道。咦。奇了。你難道把他的敵人。已帶來了嗎。阮老人道。並非帶來。我就是敵人。一向使伯爵受苦。今天來取他的命。咧。敵人就是我老人。此刻已明明白白自己披露了。大佐還半信半疑。凝視着阮老人的臉面。只是發怔。阮老人道。我原曉得他要逃走的。真是卑怯極了。堂堂一個伯爵。見了敵人。就要逃走嗎。我從此惟有請公平的社會裁判罷了。他說着。就要走出大佐至此。方始明白。一向發匿名信的人。就是這位老人。將要把他留住。那伯爵已不能忍耐。早從鄰室跳了出來。叫道。一向做那鬼鬼崇崇。卑劣手段的。却就是你嗎。老人很沉靜。回過頭來道。是啊。就是我足下。既挺身而出。再好也沒有。

了我們一向的怨恨。今天可以算算賬。老人這句話。大佐和伯爵都驚得目瞪口呆。只是瞧着老人的顏色。老人又徐徐向二人道。今天大佐也在旁邊。真是好極了。我的事情。不知伯爵胸中記得不記得。因為孤單單二人面談。有非常不便之處。好在。大佐又是軍人。不妨聽聽我所說的話。請你裁判。裁判大佐一想。平日以為他是個熱心過度的人。很肯爲我們出力。那知他就是怨恨伯爵的敵人。不禁呆了一呆。忽又怒道。不用如此。你既有恨伯爵。不妨立刻就與他決鬥。老人道。決鬥之前。應當將話說個明白。你不能以公平之心聽雙方的說話嗎。大佐道。這有什麼不能。老人道。既然如此。你且聽着我說話之時。還望伯爵不要插嘴。你們二人非經我的說話完畢。且慢開口。老人的

語氣這時非常強厲不似平日柔和的人伯爵道誰能如此你要說只管說我們姑且聽聽老人向四面一瞧說道你二人現在不可不從我的命令萬一要在這裏辱我立刻就要有報應老人的話愈出愈奇竟如發狂一般大佐怒目看着老人喝道你有什么權利可以叫我們服從你命令阮老人道你們把人質押在我家裏不怕你們不從我的命令慧琴在我家中我還怕什麼你們若此刻辱我我可把慧琴殺死門外我有個帮手候着他見你們要辱我就會殺慧琴你們二人已在我掌握之中阮老人到了此時還要教伯爵受苦伯爵大佐聽得慧琴質押在他家中怎麼不嚇老人再四面瞧瞧坐下來說道伯爵你雖心毒如獸自己的女兒到底是愛的女兒被人質留着却是

心中極難過的。這也是你自取其咎。不能怪人。你在十八年前。可記得曾經盜過他人之妻。沒有老人聲音。狠淒慘。伯爵昨夜看過了信。已經有些頭緒。並不驚異。默默聽着大佐。本來見他如此無禮。早要放出他的亂暴手段。來怎奈慧琴在他手中。不敢輕舉妄動。只得聽他講述。單道老人你因爲他盜了你的妻。你竟二十年間不忘讎恨。忽而密告警察。忽而發匿名信。做那卑劣手段的事情嗎。老人道。盜人妻女。你們那種行同禽獸的人。本來看如常事一般。但是這一件事。却有些不同。伯爵所盜的。與普通姦情兩樣。他待我不在家時。把我的愛妻騙往外國去的。大佐道。那時你追蹤往外國去就好了。老人道。你還不知其細。我這一天早晨出去。到日暮回來。我天地間惟一的愛妻。

已不知去向。我如瘋如狂。在巴黎市中尋覓。總也尋不到。我深知我妻決不會有。不端行爲。所以這一夜。安心入睡。那知第二天。仍舊不歸。細細一看。家中樣子大變。於是人起疑心。設法尋訪。依然毫無眉目。那時還想不到。與情人一同逃走。以爲有什麼心事。特地出去的。暗想。既有這種事。何不向我說明呢。年紀太輕。到底沒有見識。正在懊惱的當兒。忽然我妻子有信寄來。我欣然拆開一看。竟不像是真的話。他說。半年前。看上一個男子。撇他不下。只得從他到外國去。你我二人的緣分。當從此斷絕。大佐你雖沒有娶過妻。那時我心中如何的難過。你總可以想像的。老人此時想起了往事。禁不得眼中流下淚來。嗚咽的道。究竟男子是誰。外國是那一國。如此簡單的信。教我怎



樣。探。索。老。人。又。道。大。佐。吾。妻。當。時。只。有。十。九。歲。照。法。國。法。律。還  
 不。算。成。人。母。家。雖。好。幼。時。便。沒。有。父。親。由。母。親。一。人。扶。養。後。來  
 他。母。親。也。死。去。無。依。無。靠。那。時。却。是。他。十。二。歲。的。時。候。我。見。他  
 可。憐。種。種。的。幫。助。他。我。年。紀。也。輕。竟。愛。起。他。來。幾。乎。要。發。狂。了。  
 向。他。求。婚。他。也。不。拒。絕。於。是。便。成。了。婚。禮。那。時。他。只。有。十。七。歲。  
 我。的。愛。他。是。不。消。說。得。了。幾。乎。寸。步。不。離。朝。夕。廝。守。爲。着。他。便  
 是。要。我。的。生。命。也。不。妨。他。也。當。我。是。個。扶。持。他。的。拐。杖。一。般。不  
 知。何。時。受。了。伯。爵。之。騙。誤。入。邪。徑。拋。棄。着。我。帶。往。外。國。你。想。這  
 豈。非。與。尋。常。的。妻。子。不。同。我。是。在。他。十。二。歲。時。就。照。料。他。的。一  
 直。到。那。時。突。然。被。人。奪。去。我。怎。麼。肯。不。怨。恨。公。然。欺。騙。年。少。無  
 知。之。人。教。他。犯。罪。教。他。逃。走。如。此。一。種。可。殺。可。誅。的。行。爲。可。以

饒。想。他。嗎。我。早。恨。得。血。管。都。爆。裂。了。無。奈。不。知。究。竟。何。人。逃。往。何。處。因。此。大。大。失。望。世。上。已。無。樂。境。而。且。終。日。見。了。人。暗。暗。的。想。他。們。都。在。笑。罵。我。沒。有。個。人。肯。來。安。慰。我。倒。不。如。死。去。完。了。過。了。三。個。月。有。人。來。說。我。妻。和。他。的。情。人。乘。船。橫。渡。大。西。洋。到。美。國。羅。伽。奈。去。了。我。一。聽。得。二。人。的。地。方。怎。肯。把。他。放。走。又。發。起。狂。來。到。船。公。司。去。調。查。乘。客。名。簿。姓。名。都。已。更。換。的。了。與。我。妻。年。齡。相。仿。的。女。子。却。並。不。與。男。子。同。行。大。約。特。地。兩。起。買。票。的。那。男。子。的。名。字。不。能。曉。得。他。們。防。備。得。如。此。周。密。我。更。心。痛。卽。乘。船。追。往。羅。伽。奈。到。領。事。館。一。問。大。佐。可。憐。啊。吾。妻。已。患。熱。病。死。去。僅。剩。小。小。一。個。新。墓。并。且。在。戰。亂。之。際。也。不。知。這。個。新。墓。在。那。裏。也。無。從。去。弔。問。領。事。館。的。簿。籍。上。只。有。醫。生。死。亡。證。

留○着○這○男○子○是○誰○已○向○那○裏○去○仍○不○曉○得○真○是○可○惡○極○了○不○帶○  
他○到○美○國○去○怎○麼○會○患○熱○病○不○患○熱○病○怎○麼○會○死○去○好○好○一○個○  
活○人○他○帶○去○就○死○了○不○是○與○此○人○殺○死○他○一○般○嗎○老○人○又○道○因○  
此○我○把○那○種○悲○傷○哀○慘○的○心○重○重○疊○疊○結○成○怨○恨○把○重○重○疊○疊○  
的○怨○恨○結○成○一○種○永○遠○不○忘○的○大○仇○從○那○日○起○我○就○不○管○他○事○  
專○心○報○仇○他○盜○了○我○妻○還○要○使○他○葬○身○異○國○此○仇○不○報○我○死○也○  
難○以○瞑○目○打○定○了○主○意○辛○苦○艱○難○更○甚○於○前○老○人○說○到○那○裏○禁○  
不○得○涕○淚○縱○橫○大○佐○聽○着○也○很○爲○之○動○心○他○那○裏○想○得○到○一○向○  
知○己○的○甄○伯○爵○竟○行○爲○如○此○卑○鄙○然○而○到○底○是○好○友○還○很○庇○護○  
他○便○道○你○也○不○能○全○怪○男○子○女○子○也○有○一○半○差○處○你○應○當○也○責○  
問○着○自○己○的○夫○人○老○人○急○道○我○妻○無○罪○他○是○個○不○知○世○事○的○女○

子。受。着。他。的。欺。騙。這。男。子。的。作。惡。還。不。止。這。一。點。單。單。盜。了。我。妻。子。我。經。過。了。二。十。年。也。可。以。忘。掉。了。他。却。連。我。的。孩。子。都。盜。去。了。這。如。何。可。以。忘。掉。說。時。又。努。目。瞧。着。伯。爵。顫。聲。道。我。妻。在。十。八。歲。時。產。生。一。個。玉。雪。一。般。可。愛。的。女。孩。兒。雇。着。乳。娘。連。風。也。不。敢。教。他。吹。一。點。兒。第。二。年。一。見。我。的。面。就。會。對。我。笑。知。道。我。是。他。的。父。親。咧。他。的。可。愛。狀。態。至。今。還。留。在。我。目。中。不。能。忘。却。大。佐。你。想。爲。父。母。者。無。不。愛。子。女。他。既。拐。了。我。妻。再。帶。了。我。女。兒。同。逃。我。愛。女。之。心。甚。於。愛。妻。之。心。我。在。美。國。一。探。聽。我。妻。的。熱。病。傳。染。我。女。過。了。三。天。也。便。死。了。這。也。是。害。在。伯。爵。身。上。的。我。用。盡。種。種。心。思。要。曉。得。惡。人。的。姓。名。無。奈。他。預。備。得。很。周。密。不。與。我。妻。同。居。所。以。無。人。知。道。我。要。探。問。他。們。所。乘。之。船。只。

因。一。年。只。有。兩。次。到。法。國。那。時。的。船。正。在。西。印。度。後。來。好。容。易。  
 船。到。刺。麥。梯。尼。港。了。我。就。去。見。船。長。打。聽。情。形。據。他。說。從。法。蘭。  
 西。赴。美。國。時。却。有。一。個。貴。婦。人。帶。一。幼。兒。一。乳。娘。搭。乘。着。但。是。  
 別。無。男。子。同。乘。船。中。另。有。一。個。紳。士。詹。某。一。切。替。他。照。料。差。不。  
 多。同。夫。婦。一。樣。船。中。人。都。說。這。是。有。意。不。在。一。起。定。是。二。人。同。  
 逃。的。我。聽。了。此。話。明。知。詹。某。就。是。那。敵。人。了。老。人。歎。了。一。口。氣。  
 又。道。那。時。我。再。往。羅。伽。奈。尋。覓。此。人。依。然。探。訪。不。出。大。約。是。假。  
 名。了。不。覺。又。非。常。失。望。暗。想。我。只。有。躲。藏。起。來。或。十。年。或。二。十。  
 年。慢。慢。的。去。留。心。敵。人。罷。於。是。暗。暗。回。國。假。做。自。己。已。死。在。外。  
 國。了。將。房。屋。等。不。動。產。一。齊。賣。去。其。時。見。我。妻。有。一。小。匣。打。算。  
 將。他。燒。掉。了。拿。到。手。裏。一。看。見。其。中。有。幾。封。書。信。實。是。他。逃。走。

的。時。候。忘。掉。的。打。開。來。一。瞧。都。有。甄。伯。爵。的。真。姓。名。記。着。信。中。又。全。是。預。備。逃。走。的。話。頭。伯。爵。想。必。還。記。得。我。妻。說。家。中。有。夫。有。女。斷。不。可。如。此。你。勸。他。說。不。相。愛。的。丈。夫。決。不。能。一。世。到。老。還。是。趁。早。拋。去。要。求。他。拋。棄。我。是。出。於。伯。爵。指。使。是。伯。爵。提。着。筆。寫。出。來。的。此。外。說。話。却。還。很。多。說。一。到。美。國。熟。人。沒。有。人。家。便。不。知。我。們。的。底。細。了。那。時。就。可。以。二。人。一。同。度。日。小。孩。子。可。與。乳。娘。一。同。帶。去。免。得。牽。掛。這。無。非。是。籠。絡。他。便。了。我。看。了。那。信。比。將。我。肝。腸。寸。寸。割。斷。還。難。忍。受。報。復。之。念。更。切。敵。人。的。姓。名。也。已。曉。得。那。是。再。好。也。沒。有。了。又。到。汽。船。公。司。調。查。那。乘。客。中。確。有。個。詹。某。可。見。實。是。甄。伯。爵。假。名。想。再。到。美。國。去。探。他。住。在。何。處。一。想。此。刻。前。去。不。獨。容。易。被。他。曉。得。并。且。尋。常。的。決。鬪。

實。不。足。以。雪。怨。恨。之。萬。一。必。須。要。假。做。我。身。已。死。將。來。出。其。不。意。的。報。復。纔。是。於。是。卽。離。本。國。赴。埃。及。印。度。等。處。旅。行。因。爲。要。改。變。我。的。姿。態。在。赤。道。上。被。日。光。晒。着。在。沙。漠。中。被。大。風。吹。着。真。似。換。了。一。個。人。到。了。人。家。已。認。不。出。我。我。便。改。姓。了。阮。從。印。度。經。日。本。到。美。國。赴。羅。伽。奈。一。探。居。然。入。我。圈。套。伯。爵。知。我。已。死。便。出。頭。露。面。不。到。幾。時。就。娶。了。個。本。地。女。子。產。生。一。女。孩。夫。人。也。因。着。難。產。得。病。一。命。嗚。呼。雇。着。乳。娘。將。女。兒。養。育。這。女。孩。子。又。非。常。聰。明。伯。爵。打。算。教。他。受。些。本。國。的。教。育。帶。着。他。在。一。個。月。前。回。法。國。去。了。老。人。喘。了。一。口。氣。又。道。我。知。道。達。目。的。之。期。將。至。卽。忙。歸。國。巴。黎。本。是。繁。華。之。區。事。物。易。變。雖。隔。得。十。年。熟。人。已。漸。漸。少。了。於。我。倒。很。爲。便。利。我。立。刻。要。與。他。決。鬪。也。非。

常容易但是與奪人妻女的大罪人去決鬥未免太便宜了他既十分苦我也非苦他不可第一應當先從他女兒入手等他女兒出嫁之時不是我的好機會嗎我必須先將自己位置擡高起來非與伯爵比肩不可於是一味在交際上用功夫終日笑嘻嘻的對着人其實無日不暗暗的哭着想一想自己吃這種苦完全是爲着伯爵因此怨恨之念愈深見伯爵攜着慧琴之手出來散步暗想吾女兒若在現在也有這麼大了也可以與我攜手散步了伯爵殺人之妻殺人之女自己却居然父女二人享家庭之樂我被奪去妻女世上當我已死十幾年的辛苦艱難無一個人來安慰我年紀已過五十廣大的世界上獨自一人無依無靠想到這裏恨不立刻殺死他所以有



好幾次趕到他門首。要想趁着他出來的時候，一刀刺死了他。結果了他性命。老人說至此，悲傷過度，已經慘不成聲了。既而揩着眼淚，又說我年輕時從沒做過對不起人的事，大家都稱我是個好人，現在竟弄得妻女被人奪去，去年近六旬，依然孤苦如此。大惡人的伯爵反安樂樂與他這一位美麗的女兒，度日伯爵與我有何怨仇，却要如此的苦我呢？爲什麼要將我女兒領到天涯地角，連個墳墓也找不到呢？我至今還沒有忘去。吾女兒小時面貌一張照片，永遠藏在身畔，早晚向他觀看，向他垂淚的，此怨此恨，怎能忘去？他害了人家妻女，自己女兒倒想得一佳婿，他要老年享福，那有如此容易？我決不放過他去。二十年的艱辛，究竟所爲何事？我一生的安樂，已被伯爵取去。

我○應○當○把○他○的○安○樂○也○取○了○回○來○我○正○望○慧○琴○出○嫁○可○以○畧○洩○  
我○的○仇○恨○果○然○蒼○天○也○痛○惡○伯○爵○的○罪○惡○可○憐○我○的○不○幸○去○年○  
秋○間○我○正○走○過○他○的○門○前○窺○探○伯○爵○邸○中○見○慧○琴○正○送○一○位○少○  
年○出○來○暗○想○這○少○年○不○是○和○慧○琴○有○什○麼○情○愫○將○來○不○要○做○伯○  
爵○的○女○婿○嗎○我○那○時○隨○在○他○後○面○只○見○途○中○有○兩○個○黑○奴○見○了○  
少○年○在○那○裏○背○後○批○評○他○我○留○心○聽○聽○一○人○說○走○過○去○的○少○年○  
紳○士○十○年○前○與○我○同○在○馬○耳○塞○店○家○他○盜○了○主○人○的○金○錢○逃○走○  
的○現○在○居○然○成○了○個○體○面○人○了○世○上○的○事○正○直○人○未○必○有○好○處○  
惡○人○往○往○反○占○勝○利○的○我○聽○了○此○話○大○喜○這○實○是○老○天○借○着○黑○  
奴○之○口○把○復○仇○的○材○料○通○知○我○的○我○就○設○法○將○黑○奴○雇○在○家○中○  
細○細○的○盤○問○方○知○這○紳○士○當○初○喚○做○韋○竹○陶○警○察○雖○捕○捉○過○竟○

未○獲○到○第○二○天○我○又○到○這○裏○的○附○近○徘徊○見○石○志○堅○帶○着○韋○竹○  
 陶○同○來○我○一○想○石○志○堅○也○一○定○不○知○道○此○人○從○前○的○罪○惡○還○當○  
 他○是○個○紳○士○和○他○交○際○我○即○忙○歸○家○夜○間○即○到○石○志○堅○家○中○去○  
 訪○問○不○知○此○人○乃○是○石○志○堅○多○年○的○好○友○喚○做○陶○韋○竹○就○向○我○  
 介○紹○大○約○是○因○為○從○前○犯○了○惡○事○便○更○換○姓○名○的○又○想○石○志○堅○  
 本○是○喜○歡○多○事○之○人○又○和○陶○韋○竹○交○好○我○若○不○說○穿○他○從○前○的○  
 為○人○一○定○他○介○紹○做○伯○爵○女○婿○復○仇○之○期○可○不○遠○了○心○中○暗○暗○  
 歡○喜○臉○上○却○一○絲○不○露○立○刻○寫○匿○名○信○報○告○警○察○說○十○年○前○馬○  
 耳○塞○逃○去○的○陶○韋○竹○已○在○巴○黎○了○單○單○通○知○這○一○點○兒○警○署○中○  
 不○知○道○現○在○的○姓○名○住○址○所○以○陶○韋○竹○能○安○然○做○伯○爵○的○女○婿○  
 預○備○到○這○個○時○候○再○詳○細○密○告○警○察○因○看○前○一○封○信○可○以○想○起○

韋竹陶一定要立刻捕捉。我只是盼望他們結婚。果然陶韋竹已與慧琴訂婚。結婚的日子也定了。石志堅還託我做代表。我滿心歡喜。一做新郎代表。便可以出入自由。於伯爵家中臨時大可見機。而作老人又道。這樣的大事。我想一個人做。到底來不及。想要得一個助手。然而一向是一個人做的。此刻給他。人曉得未免容易失敗。還是將黑奴黑兒試試。罷把他一試。居然試出他很有才幹。又很有忠心。竟大有用處。我把伯爵的怨恨向他說明。他也說復仇是。人生第一要事。他一着手。就非常熱心。竟似他自己的。怨仇一般。極力的活動着。後來的事。不說明。他也能明白了。因着伯爵的怨恨。只是向陶韋竹報復。我雖與他無怨無恨。他既犯過罪惡。我想也很正當。石志堅至今還說。

他無罪。斷定。顧履士是真罪人。其實大誤。顧履士却面貌與陶章竹相似。身材一高一矮。黑兒決不會看錯。無論如何。陶章竹是真罪人。我便是教他吃苦。也是他自己作惡之報。不久他就可憐。但是伯爵殺我妻女。我要報復。只有去窘慧琴。慧琴却很子。現在我說到那裏。怨恨的原由也。已明白。大佐想也不見得。以我這事爲不應該的。從前的秦治善就是我。一向却叫做阮老人。現在仍舊恢復秦治善的舊名字。來了。要來與伯爵決鬪。伯爵你盜人妻女。現在這爲夫爲父的秦治善。向你要求決鬪。你總不好說不肯。你就是再活下去。也沒有樂境了。最愛的慧琴。一世不能得夫婚。你已爲天下人笑罵之材料。活一天多被。

人羞辱一天還是借我之手死的好請你快些回答此時老人已沒有交際家狀態是一個欲雪二十年仇恨的老壯士了秦治善又道伯爵你是個丈夫應當速答說時一步步的逼將上來伯爵自從方纔起只是垂着頭亂顫也無法可以辯駁不知是自己後悔因此精神衰弱呢還是被他羞辱弄得口也開不出呢直至秦治善走近他身他依然不作一聲那時秦治善更躁急怒道你不答應你這惡人不敢決鬪嗎你奪了我妻女害了我一生還自己不知有罪嗎快與我決鬪我則就在此地殺你我瞧你本沒有生活的趣味我一到法庭便可在數萬的旁聽人之前發表你的惡事你還不決鬪嗎我今日一定和你拚個你死我活他將胸中的怨恨一齊發洩出來也不顧前後將

手在伯爵肩頭用力推着伯爵至此已不能忍耐突然將老人推開說道決鬪豈是可以從你這種卑怯的口中說的若是有名譽的紳士我爲着名譽上不妨與你決鬪但就算有怨恨你不應該二十年來用假名欺世並且使用匿名信傷害閨女這算是紳士的行爲嗎決鬪乃名譽之爭你這種人的名譽已經喪盡了我不能與不名譽的人決鬪你作事一點不光明磊落只是鬼鬼祟祟已將決鬪的利權失去我是個堂堂伯爵豈肯與你這種無名無譽的人專寫匿名信坑陷人家閨秀的人決鬥請你休起這念頭罷老人被伯爵罵了一頓更加憤恨了再趕上去要勸伯爵拚命大佐却便到門外去瞧瞧老人帶來的下人是否還立在那裏那知廊下並無人影大佐大吃一驚

想老人帶來的下人一定見老人被辱依着主人的吩咐逃回去殺慧琴。咧現在趕上去只怕也來不及。慧琴既被他殺死還要躊躇做什麼呢。不知伯爵爲甚要拒絕決鬥不妨我來代他。就是大佐想定回到室中老人正在逼伯爵決鬥大佐一時憤怒起來却將老人扭住在他頭上用拳頭連打三四下老人回頭道大佐你算什麼大佐道你如此想決鬥不妨我來與你決鬥。與這人決鬥管教你更有興味原來大佐三十年來無日不練武藝長劍手槍那一樣不精軍人之中也是少有的人材。老人却從未曾練過聽得大佐要與他決鬥怎麼不驚。但是此時老人方寸已亂我與他誰強誰弱已不暇細想不過復仇之念愈弄愈急了便向大佐道現在不是你說話之時待我與伯爵



決鬥之後隨便什麼人說什麼話我都可以答應他大佐道胡說我如此辱你還不與我決鬥嗎說着又在他頭上亂打幾下老人此際再也不能忍耐覺得全身熱血一齊迸流眼前已覺發黑却高聲叫道二十年的辛苦將完剛要復仇又受了敵人計略把這個障礙物來抵抗我嗎伯爵你也太卑怯了自己不敢動手却教個旁人來打擾現在我也報仇心切不管你們誰來即使你們二人同來也不打緊我一定結果你們性命大佐還不敢放手說道好極了立刻就決鬥公證人也不必用說時將老人挾在脇下一手在壁上取了長劍二柄便下樓去老人這時候被大佐挾着動都不能動宛如老鷹抓了小雞一般亂暴的大佐將可憐的老人挾著下去時伯爵到底看不過說大佐

這與你無涉。並且你與這小人作名譽之爭。將來也是你的恥。辱。這種人不犯着與他爭鬥。伯爵雖阻止他。大佐那裏肯聽。還是挾着老人不放。但是這樣的處置。老人慧琴的性命很爲可危。伯爵這時胸中雜亂也。已想不到大佐走盡樓梯。那老人的助手黑兒却已候着。大佐見辱了他。主人還不去。不知是何意。卽忙把手一鬆。黑兒趁此將逃回去。結果慧琴性命正要走時。老人被大佐一放手。畧舒呼吸。便立刻喚住黑兒道。且慢。我現在要與這惡人決鬥。你且在此觀我的結果。我若死了。你要替我報仇。報仇方法。我剛纔已告訴你了。只要把慧琴拐去。離開巴黎。拋在外國。他是不知世故的女子。容易處置。決不許教他。再做伯爵的女兒。老人如此說法。大佐更怒。又用力抱緊。使老

人不能發聲。只見嘴唇微動罷了。黑兒已知其意。答道：主人放心。我替你復仇便了。你好好決鬥。我在旁看着。黑兒見主人如此樣子。復仇之心更熱。大佐把老人挾着一刻不停。卽往後庭。這個所在。就是陶韋竹從窗中跳下去。氣絕之處。地面本屬於後街。又是伯爵家中的庭園。伯爵家與這個院子有短牆隔着。從前却有個暗門。現在鎖已鐵鏽不能開了。大佐用力將他打破。黑兒見大佐如此力大無朋。不免暗暗吃驚。那庭園中却遍地都是亂草。四周有幾棵老樹。老樹之間一片廣大場地。非常冷僻。自然連看的人也沒有。因此在那個地方決鬥。倒很相宜。大佐一到此間。先把老人放下。便道：旣稱決鬥。我也不做那不正當之事。你命黑奴做公證人。我教伯爵做公證人。好得兩

口劍是一樣的東西聽憑你選一柄就是了可憐老人眼睛已昏花了至於那決鬥的儀式他不大明白只氣憤憤的道隨便那一柄都可以一刺送你的命了說時拿着一口劍就向大佐刺來大佐握住老人一手道且慢我的公證人還沒有來你要動手不合規則便昂着頭喚伯爵樓上下來那伯爵不知何故連頭也不敢探出來老人性急要脫去佐大之手無奈大佐力強異常手腕被他握着有如鋼鐵手銬那裏灑得開老人更怒道你還不放了手決一勝負只是靠着你蠻力將我的手握着却是何故你怕我秦治善不敢放手嗎老人將大佐一罵大佐到底不是有耐性的人被他罵了卽道卑怯的是你倒來罵我你既如此要決勝負我就放你說着用力一放竟把老人跌

倒。在。一。丈。以。外。然。而。老。人。的。勇。氣。怒。氣。絕。不。因。之。稍。減。卽。忙。立。起。來。不。顧。前。後。舞。動。長。劍。向。大。佐。刺。來。這。時。老。人。的。危。險。真。同。飛。蛾。撲。火。旁。邊。的。黑。奴。看。着。也。代。他。非。常。着。急。但。既。爲。公。證。人。又。不。能。加。入。幫。助。只。是。代。他。擔。憂。大。佐。到。底。是。決。鬥。老。手。他。很。鎮。靜。的。立。着。拂。去。老。人。之。劍。也。就。把。自。己。的。長。劍。在。老。人。面。前。亂。晃。他。要。待。老。人。手。疲。目。眩。然。後。一。劍。刺。去。中。其。要。害。這。個。爭。鬥。的。狀。態。無。論。何。人。見。了。沒。有。不。可。憐。老。人。的。黑。兒。到。此。不。能。忍。耐。要。想。拾。一。塊。石。子。向。大。佐。投。他。一。下。但。是。向。四。面。一。瞧。遍。地。青。草。一。塊。小。石。子。也。尋。不。出。本。來。他。們。野。蠻。人。種。投。石。的。功。夫。自。是。絕。技。比。文。明。國。人。所。放。的。手。鎗。還。要。準。倘。使。地。下。有。塊。小。石。子。他。必。定。可。以。投。中。大。佐。個。肩。際。使。大。佐。一。個。冷。不。防。無。

如○這○地○方○找○不○出○一○塊○石○子○然○而○明○知○道○場○決○鬥○主○人○是○必○輸○  
無○疑○他○那○裏○能○忍○再○留○心○向○遠○處○看○看○五○六○丈○前○有○一○水○潭○黑○  
兒○一○人○立○刻○趕○過○去○抓○了○一○把○泥○和○了○些○水○做○成○了○幾○個○泥○餅○  
回○過○來○投○大○佐○恰○巧○老○人○已○敗○大○佐○的○劍○尖○深○刺○老○人○左○肩○肩○  
頭○一○受○痛○臂○部○便○不○能○用○力○老○人○啊○啣○一○聲○倒○在○草○地○上○大○佐○  
再○想○加○他○一○劍○結○果○老○人○性○命○不○料○突○然○之○間○一○個○泥○餅○飛○來○  
不○歪○不○斜○恰○恰○打○中○右○目○大○佐○正○在○吃○驚○第○二○個○泥○餅○又○飛○了○  
過○來○正○打○在○嘴○上○他○在○戰○場○上○彈○丸○倒○不○怕○這○泥○丸○却○從○未○嘗○  
過○於○是○縮○住○兩○手○側○着○臉○取○去○泥○塊○老○人○正○想○站○起○來○從○後○面○  
刺○他○無○奈○傷○勢○太○重○一○時○立○不○起○來○大○佐○的○右○目○泥○土○雖○已○拭○  
去○那○知○眼○睛○竟○一○時○睜○不○開○但○是○他○還○不○屈○不○撓○手○執○長○劍○向○

黑兒追來。這時甄伯爵趕來。從背後抱住大佐。說我教你不要。決鬪你爲何與這老人爭起勝負來了。大佐道我現在無暇與你閑話。決鬪已完。我還有重要的事。咧大佐不知想到了什麼。也不願老人與黑兒卽忙退入圍牆以內。黑兒却正在預備第三餅蹲於水潭旁邊。見二人已退。便至老人橫臥之處。老人二十年來之怒恨未消。反被他刺傷。求死不得。氣喘喘的說道。虧了你。不然我命休矣。傷勢還輕。想無妨礙。黑兒將他抱起。看看那傷口實在很重。幸虧是從衣服外面刺進去的。性命可保。無恙。老人道我傷勢平了。將來還能再行報仇。我活一天。總不放過他們。一天你快去喚馬車送我回去。黑兒道我留你在此。去喚馬車。恐忙再有人要來害你。還是扶出去。後再尋馬車罷。於

是黑兒扶着老人慢慢出去。幸虧那邊停了一輛馬車，黑兒將他抱上去。這時老人差不多氣將絕了，可憐這老人二十年含辛茹苦，現在大仇將要雪了，忽然來了個旁人，却來傷他，他的怨恨死了，也不瞑目。活着自然是更深了。這時老人傷勢果然不輕，復仇之念更切。馬車運到他家中，躺好在床上，急急要去請醫生。從此打算先將慧琴扣留住了，再與伯爵爭鬪。便喚侍婢來教他去請慧琴姑娘來，聲音頗為細弱。大約是傷重的緣故，早見他目光炯炯，顏色如土。婢女喚道：「慧琴姑娘已經不在這裏了。」聽得「不在這裏」四字，如當頭一個霹靂，將身體亂顫着，叫道：「不在嗎？」侍婢道：「方纔來一個高大的人，說你老人家，誰照他來，叫慧琴的。」老人想：原來那可惡的大佐洗了臉。



搶先就來將慧琴奪去。方纔要追黑兒時，忽然想着了什麼，趕緊退入圍牆內去的。原來就是爲此。老人想到這裏，大失所望。躺在床，上狂呼亂叫，連旁邊的黑兒也不覺驚呆了。忽想到主人身已負傷，方始說道：主人不必如此憂慮，一切有我在。此雖我們敗了一次，此仇即能報復。我自方法，你且靜靜兒躺着。我去催醫生來，遣黑兒作事，倒很有能力。就吩咐了侍婢數語，即忙出去。侍婢見老人身上都是血，也無從下手。歇了二十分鐘，與黑兒一同來的是個有名的醫博士。博士已由黑兒告訴他，曉得老人被長劍刺傷，就替他解開衣服，洗去血跡，觀看傷口。給他治療，關照無論如何，身體萬不可動，精神也不可受了。激刺那醫博士再三叮囑而去。老人只有一口氣，糊糊塗塗如

在夢中醫生給他治療他一概不知閉着眼睛還有很大的淚珠兒滾下來可見他雖糊塗心中仍在那裏悲傷到了夜裏那醫生又來也別無異狀明天早晨替他換紮帶傷口略有痊愈的樣子他說從此只要好好看護便有起色老人心中略清楚些依然滿腔被怨氣充塞着眼睛雖時開並不說話不過時常嘆息罷了守着醫生的話仰臥不動黑兒明白他的心事打算去雇一個與他談談的看護婦來到夜間醫生來過後他向主人說要雇看護婦因爲我與婢女兩人於看護病人到底不能周到老人方始啓口道不熟的人我可不願意教他到我家中黑兒道不妨這是我姐姐他主人已死此刻橫豎閑空着老人發出極細的聲音道原來是你的姐姐嗎他主人已死儘管

帶他來我可以永遠雇用他一向雇用在那一家黑兒道我也沒有向主人說過實是在賈京宜家裏老人訝道賈京宜嗎黑兒道就是顧履士家中只因昔日我姐姐無人雇用我與賈京宜是在馬耳塞同在一店的我去託他他因爲我深知他的舊歷史就一口應承但是約定如果洩漏了他的祕密就要將我姐姐驅逐出去爲着姐姐就不把賈京宜的事告訴人家只因主人待我恩重如山所以向主人詳告顧履士的事并且依着主人對於警察對於石志堅是把顧履士的事直說的老人道原來如此這也奇妙得很却就是你姐姐嗎到報館裏去送信被香妃與石志堅跟着反疑到顧履士身上這也是奇事黑兒道我姐姐是個糊塗人得了他幾個錢就送去也不知道

這信是有什麼甚深的關係。咧。老人道。是啊。那時慧琴氣絕在。家中。我看。守。慧。琴。暗。暗。寫。信。卽。忙。走。到。門。首。見。一。個。馬。夫。走。來。就。託。他。送。信。黑。兒。道。既。託。馬。夫。怎。麼。又。是。我。姐。姐。送。的。呢。老。人。道。這。是。我。關。照。他。的。我。說。你。不。可。自。己。去。送。須。使。人。家。不。知。道。從。那。裏。送。來。的。纔。好。我。囑。託。了。他。此。人。倒。很。依。從。自。己。下。去。便。託。了。你。姐。姐。既。然。有。這。樣。湊。巧。的。事。你。速。卽。去。喚。他。來。看。官。們。啊。那。顧。履。士。家。的。黑。女。是。黑。兒。的。姐。姐。已。經。是。很。奇。的。了。那。知。裏。面。還。有。更。奇。妙。的。事。咧。此。時。黑。兒。奉。了。老。人。之。命。去。領。了。他。的。姐。姐。來。一。會。兒。功。夫。就。領。到。老。人。牀。前。說。道。這。就。是。我。的。姐。姐。又。對。他。姐。姐。道。我。主。人。願。永。遠。雇。你。你。須。勤。儉。做。事。就。可。得。主。人。歡。心。黑。女。走。至。老。人。旁。邊。對。着。老。人。的。臉。上。一。看。啊。喲。一。

聲向後直退了數步。老人一見黑女，也大喝一聲，要伸手來擒他。你道這是什麼緣故？黑女見了老人，如何要吃驚？老人見了黑女，如何要發怒？黑兒却莫明其妙，便叫道：「姐姐做什麼？主人做什麼？老人拖着黑女衣角，叫道：『這女人害得我如此吃苦，我要尋他不知經過了許多時日，嘗過了多少苦楚。』」老人這時候比着罵伯爵時形容，更來得可怕。黑女見這光景，嚇得要想逃走，又無氣力，睜大了眼睛，發顫。黑兒說道：「主人你爲何如此發怒我姐姐？若有過失，只管將他處罰便了。有我在，此他決不逃避的。不妨將事實說出來，恐老人家過分發了怒，要傷身體的。還是請你靜些兒罷。」老人還拉着黑女不放，說道：「快拿杯水來，喝黑兒，卽忙拿一杯水來。」老人一吸而盡，說這便是惡女葛洛。

我從前雇他做女兒的乳娘好好的在我家裏不料他與我妻  
一同拐了我女兒同去與甄伯爵逃到外國他既知我妻有情  
夫在外不來通知我已經是不應該的了還受着我妻之命帶  
了我女兒同逃他若是正直女子應當立刻來通知我即使我  
與我妻離婚我女兒尙不至失去豈不全是他害了我嗎黑兒  
一聽暗想我姐姐葛洛却是說過從前做乳娘和主人同赴美  
國的原來就是雇在這一位主人家裏他竟與主婦一同帶着  
小孩子逃去嗎黑兒却很驚異叫道姐姐你難道做過這樣惡  
事嗎黑兒聲音很銳利葛洛只是身子發顫無力回答老人更  
怒道不獨做過這些惡事他到了南美洲還聽着甄伯爵之話  
躲避着不給我曉得地方他既不作虧心之事此刻見了我又

何○用○驚○慌○呢○我○倒○還○不○留○心○見○他○一○吃○驚○纔○瞧○出○來○的○此○刻○既○來○到○這○裏○想○也○再○逃○不○了○咧○我○問○你○的○話○你○須○一○一○答○來○你○若○不○直○說○休○怪○我○不○能○饒○你○說○時○再○將○手○拉○緊○黑○女○葛○洛○頓○着○道○是○了○是○了○我○一○定○說○我○一○定○說○老○人○此○刻○已○經○忘○了○他○自○己○的○傷○痛○便○向○黑○女○道○我○問○你○你○不○許○說○謊○你○從○何○時○回○到○巴○黎○來○的○黑○女○很○恐○怕○的○說○道○已○經○有○八○年○了○老○人○道○決○沒○有○八○年○否○則○我○一○定○瞧○見○你○了○黑○女○道○你○原○是○遇○見○我○的○那○時○我○總○設○法○躲○避○所○以○你○沒○有○知○道○老○人○道○未○到○巴○黎○以○前○你○在○何○處○黑○女○道○直○至○夫○人○死○後○一○向○在○海○外○老○人○道○我○妻○死○後○你○仍○舊○被○甄○伯○爵○雇○用○着○住○在○美○國○嗎○你○好○可○惡○你○若○把○我○妻○的○墳○墓○告○我○我○還○可○以○恕○你○之○罪○你○只○是○拿○了○他○們○之○錢○去○聽○他○們○的○話○罷○

了。黑女道：我倒並不是貪錢，我實在很和夫人要好，所以頗聽他的話。夫人教我帶着小姑娘同去，我如何肯與小姑娘分離呢？我是從他落地時就撫着他的老人聽，他說到女兒之事，非常心痛，說道：小姑娘的事，你不可當着我說，使我心中更加難受。黑女道：但是這位姑娘是我撫育長大的，老人道：你把我的妻女帶往美國都死於熱病，宛如被你殺死的一般。黑女道：話雖如此，老人道：不許開口，還不是害死在你中的麼？我妻的死也算是一個天罰，怎樣把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也與乞丐一般葬在公共墳墓中嗎？黑女道：你還沒有曉得其中的原由，咧？老人道：不要聽你的亂話，這伯爵真是比畜生還不如，你回到了巴黎，伯爵纔將你辭掉的嗎？黑女道：不是從歇去我的，我只因非



常○恐○怖○自○己○出○來○的○老○人○道○有○何○恐○怖○黑○女○道○實○是○怕○你○有○一○  
天○我○從○慧○琴○室○內○向○外○面○眺○望○只○見○你○恨○恨○的○對○那○房○屋○看○着○  
我○一○見○你○的○面○貌○不○禁○渾○身○冷○汗○一○想○再○住○在○那○裏○總○有○一○日○  
要○被○你○瞧○見○殺○死○心○中○一○嚇○那○一○夜○不○給○人○知○道○暗○暗○的○逃○走○  
了○後○來○打○聽○打○聽○伯○爵○與○慧○琴○姑○娘○都○在○那○裏○等○我○幸○虧○我○躲○  
避○得○好○沒○有○被○他○們○尋○見○前○日○聽○說○慧○琴○在○教○堂○結○婚○我○心○中○  
十○分○掛○念○混○在○人○叢○中○去○偷○看○見○你○立○在○伯○爵○和○慧○琴○旁○邊○臉○  
上○雖○有○笑○容○那○目○光○炯○炯○煞○是○可○怕○我○就○曉○得○你○是○爲○着○報○仇○  
而○來○心○中○又○是○一○怕○便○暗○暗○歸○家○後○來○聽○人○家○說○起○伯○爵○一○家○  
的○騷○動○我○已○知○道○是○你○的○作○用○我○更○怕○得○不○得○了○老○人○道○自○然○  
是○我○的○作○用○了○我○是○男○子○漢○他○奪○了○我○妻○我○女○我○在○世○上○已○無○

樂境叫我忍得住嗎以後便是丟了我的生命我也非報復不可老人說到這裏顏色更怕黑女嚇得縮做一團說道你的怨伯爵也難怪你無緣無故的去窘辱慧琴那未免太過分了老人道怎麼說我太過分他自從我女兒死後再娶了一妻便生了現在的慧琴你還在他家撫育慧琴自然的袒護慧琴了你想我那裏耐得下伯爵殺我女兒我總想害了伯爵的女兒方出這口惡氣黑女道但是……老人道沒有什麼但是不但是父母罪惡太大應當分及子女慧琴的丈夫因爲舊惡發作捉去慧琴一生不能不負着盜賊之妻的惡名我不去窘辱他他已逃不了這個苦境差不多身入火坑遲早總是要燒死的將來裁判之後定了罪慧琴的苦便一天深似一天終至痛哭而

死你若可憐他不妨趕到慧琴那裏去黑女道教我趕到慧琴那裏去做什麼老人道你不妨到他那裏去給他吃些毒藥毒死了他倒也乾淨非洲的女子從小兒就藏着毒藥在身畔的你一定也藏着除此別無救慧琴的法子了。你弄死他倒是你的功德你先殺慧琴我復殺伯爵我的妻他欺負了我自己已遭天誅死在千里之外所以伯爵也早應當跟他死的了。老人如此罵着黑女早聽得忍不住說道你既如此要害慧琴不如先把我殺死我活一天就要保護慧琴一天要害慧琴的便是我的敵人老人道你如何說出這種話來呢你要我殺你你本是與他們同謀害我之人我也沒有不能殺你的道理但是慧琴一人我却萬萬不可饒他伯爵既殺我女我不能殺他的女

兒嗎。此時老人的怒氣如烈火一般。黑女道：你且鎮靜着聽我的話。兒你還沒有曉得真情。咧你說伯爵殺你女兒。此話不確。你的女兒好好活着。真是長的很縹緲。很體面的一位小姐。老人一向知道自己女兒已被伯爵害死。此刻却聽得還在世上。不是很意外的事嗎。老人至此却詫異道：你說什麼。我的女兒。萊露還活着嗎。黑女道：是啊。真是一位美麗的小姐。老人呆了一呆。又怒道：你敢把謊話來騙我嗎。他若活着一定曉得他的地址。的爲甚麼躲避着不見人呢。這不是謊話嗎。黑女道：我若說謊。儘管請你治罪。你那位小姐實在沒有死。老人聽了他很有決斷的話。兒不免半信半疑。說道：他既活着。如何不早些對我說。黑女道：我不知你住在何處。怎麼可以來通知你的老人。

道不對了。你既在教堂中瞧見了。我爲何不跟在我後面去探我的住址呢。黑女呢。那時我心中怕得很。斷斷不敢。老人道。那麼你還是個惡人。你明知我女兒活着。有意不來告我。使我受苦。你怎麼對得起我。黑女道。原是對不起。你老人道。如此請你說。現在我女兒在那裏。黑女道。我說出來。你信不信。老人道。信不信。請你說出來。再定。黑女道。你的小姐現在喚做慧琴。在伯爵家中。老人訝道。什麼話。慧琴是我的女兒嗎。黑兒道。慧琴就是你的女兒。萊露萊露已改了名字了。老人如入夢中。說道。慧琴怎麼是我的女兒。決沒有這種事。我竟不大明白。黑女道。怎麼不明白呢。老人道。委實不明白。這都是你一時的遁詞。黑女道。別談這種話。且請你聽着。夫人患熱病而死。小姐並未患熱。

老夫人臨終囑託伯爵叫他當做自己女兒撫養伯爵答應了他纔斷氣然而不把他先說死去後來再算另生一女恐怕容易被人看破所以只說萊露傳染着母親熱病而死自己又另外生了一個慧琴如此一來便無人知道後來向領事館報告母女一同死去然後住在羅伽奈百里以外一個鄉村算新生了慧琴去報告領事所以慧琴是你的女兒就是我所撫養的萊露否則我爲何後來還在伯爵處同他們一起回巴黎呢曉得此事的只有我與伯爵二人連慧琴自己也不知道伯爵常常怕我漏洩要想害我那些下人中稍爲有些兒舉動怪異的立刻就要將他歇去也不知歇去了多少人咧從來沒有到一年以上的我明知自己也不能長久無奈被慧琴牽引着不

忍。離。開。後。來。慧。琴。漸。次。長。成。我。也。無。甚。用。處。並。且。常。見。你。在。門。外。窺。探。我。忍。無。可。忍。只。得。逃。走。然。而。此。事。我。仍。掛。在。心。上。即。使。不。能。通。知。你。也。應。當。使。慧。琴。曉。得。外。面。另。有。真。的。父。親。我。無。日。不。在。籌。畫。中。你。還。疑。心。嗎。此。時。老。人。的。顏。色。真。是。畫。也。畫。不。出。驚。疑。喜。怒。一。時。交。集。不。言。不。語。只。是。呆。想。黑。女。又。續。言。道。你。還。疑。惑。不。妨。細。看。慧。琴。的。面。貌。不。是。酷。肖。你。嗎。幼。時。面。貌。此。刻。還。有。些。相。似。老。人。至。此。實。在。不。必。疑。了。從。前。慧。琴。在。家。中。氣。絕。之。時。老。人。瞧。他。的。容。貌。却。是。覺。得。此。人。頗。與。吾。女。兒。相。似。很。不。忍。向。這。天。真。爛。漫。的。的。姑。娘。報。復。所。以。曾。經。掛。下。淚。來。老。人。想。到。前。情。不。能。自。禁。便。放。聲。大。哭。道。如。此。慘。傷。的。事。怎。麼。都。在。我。的。身。上。我。雖。然。沒。有。知。道。底。細。如。何。竟。與。自。己。的。女。兒。做。起。對。敵。

來百計陷害教他做了盜賊之妻我做父親的不替他遮飾還要登載報上再用種種手段弄得他走頭無路最後還想毒死他這是什麼因果女兒啊你須恕我一切我所做的事實是由愛你而來我早知道是你就一切事情都沒有了老人宛如當着慧琴之面向他懺悔要他寬恕老人的狀態非常悲傷他心中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時老人仔細想想已無用疑惑老人從前一味恨慧琴窮慧琴然而有時總覺得可愛回轉頭去就不忍用辣手一會兒又自己責備自己不應當如此懦弱伯爵有這樣可愛的女兒我已經沒有了我的女兒比他還可愛已被伯爵害死那知慧琴原是自己女兒實在婦女之間有一種真愛情在內所以如此的想到伯爵的種種舉動却有些對



了。我只管罵他向他挑戰。他總不肯與我對敵。大佐和他決鬪。他還在旁阻止。照情形論起來。他沒有不肯與我決鬥的。只因既知我是慧琴之父。他便不忍下手了。大佐與我鬥時。屢次喚他。他頭也不探出來。大約自知罪惡可怕。在那裏哭着咧。但是他見把他的罪惡一一宣佈出來。只有慧琴還當他是自己女兒。他要將我瞞着我。此刻身受重傷。在此待死。若能將慧琴還當做自己女兒。二人安樂度日。豈不好呢。伯爵若是個男子漢時。見我如此苦楚。應當說明慧琴的來歷。向我謝罪。再將女兒還我。他竟毫無這種舉動。他的心腸比什麼都毒呢。老人想伯爵盜了我的妻子。將慧琴好好養育長大。他的罪惡似乎輕些了。但是他不肯把女兒還我。只是用欺騙手段。我的女兒他却奪。

了。去。這。個。心。更。爲。可。惡。老。人。想。了。半。晌。向。黑。女。道。實。在。伯。爵。應。當。向。我。將。慧。琴。的。來。歷。說。明。的。黑。女。道。伯。爵。恐。怕。不。肯。說。明。他。是。已。故。夫。人。的。紀。念。品。愛。慧。琴。比。愛。親。生。的。女。兒。還。利。害。這。一。句。話。老。人。聽。了。更。怒。說。道。這。更。可。惡。了。他。竟。敢。把。慧。琴。當。做。自。己。女。兒。愛。着。嗎。怪。不。得。決。鬥。方。完。他。就。令。大。佐。到。此。奪。還。慧。琴。也。就。是。這。個。心。思。我。若。決。鬥。一。輸。一。時。爲。憤。氣。所。勝。便。趕。回。來。把。慧。琴。殺。死。這。是。更。不。得。了。呢。我。做。父。親。的。要。犯。殺。女。之。罪。咧。此。刻。他。不。給。我。犯。此。罪。他。先。來。奪。了。去。也。並。非。出。於。好。意。也。是。要。苦。我。我。現。在。也。決。不。干。休。我。若。不。能。將。慧。琴。奪。回。來。當。我。自。己。女。兒。我。死。也。不。瞑。目。的。黑。兒。你。有。本。領。幫。我。奪。回。慧。琴。嗎。你。是。個。有。忠。心。的。人。應。當。知。我。心。事。給。我。想。想。只。要。傷。勢。一。好。那。

時。就。可。以。再。往。伯。爵。家。中。設。法。此。刻。除。你。之。外。別。無。可。託。之。人。  
老。人。言。至。此。就。在。床。上。伸。手。過。去。黑。兒。那。質。樸。的。野。蠻。人。心。中。  
深。知。道。主。人。的。苦。處。便。道。主。人。不。必。心。焦。我。一。定。去。將。姑。娘。取。  
回。昔。日。我。姐。姐。攜。帶。他。們。逃。走。之。罪。由。我。此。刻。來。賠。償。姐。姐。主。  
人。的。話。兒。你。難。道。不。明。白。嗎。你。還。只。是。忠。於。伯。爵。嗎。說。時。拉。着。  
他。肩。膀。亂。搖。葛。洛。想。到。舊。主。人。也。頗。後。悔。說。道。你。怎。麼。說。我。忠。  
於。伯。爵。呢。我。是。不。過。不。忍。與。夫。人。小。姐。離。開。因。此。隨。往。美。國。去。  
的。後。來。一。心。要。撫。養。姑。娘。長。大。所。以。被。伯。爵。使。用。着。我。只。知。忠。  
心。於。小。姐。與。伯。爵。本。來。毫。無。感。情。黑。兒。道。如。此。請。你。一。同。和。我。  
設。法。奪。回。小。姐。罷。老。人。至。此。也。不。覺。怒。容。全。消。說。道。好。極。了。好。  
極。了。我。非。奪。回。不。可。既。然。是。我。的。女。兒。我。自。然。有。這。個。權。利。全。

靠你們。姊弟二人。快快替我設法。黑女葛洛道。我一個人去。就可以奪回了。若與我弟同去。伯爵已知我弟來歷。事情就要破壞。我一人前去。那裏曉得是你差來的呢。一定許我進去。我一見慧琴。就可以將前前後後的事。細述一遍。然後暗暗帶出他來。老人心中稍安。說道。很好很好。但是你且別向慧琴說明。我是他。真的。父親。須不給他曉得。帶他回來。倘使你向他直說了。他。想。起。了。往。事。怎。樣。不。驚。如。此。可。惡。的。人。他。那。裏。肯。認。我。爲。父。只。得。依。我。將。來。好。好。設。法。安。他。的。心。償。我。的。罪。然。後。父。女。相。認。譬。如。陶。韋。竹。不。管。他。是。賊。不。是。賊。慧。琴。既。愛。他。我。當。由。獄。中。救。他。出。來。送。他。們。到。外。國。去。成。爲。夫。婦。以。前。設。計。害。他。的。事。不。給。他。曉。得。本。來。一。一。都。是。伯。爵。不。是。罪。惡。全。從。伯。爵。生。出。來。的。我。

的○慧○琴○怎○麼○可○以○留○在○這○大○惡○人○處○既○然○如○此○一○刻○也○不○能○忍○  
 耐○我○恨○不○生○啖○伯○爵○之○肉○也○不○能○消○釋○我○的○怨○氣○然○而○果○真○能○  
 使○慧○琴○歸○宗○我○也○便○不○與○伯○爵○爲○難○了○我○父○女○二○人○就○是○避○到○  
 你○故○鄉○亞○非○利○加○去○住○居○也○無○妨○礙○你○們○若○思○歸○故○鄉○還○是○趕○  
 緊○去○救○慧○琴○罷○且○說○老○人○此○時○的○傷○心○自○不○必○說○黑○兒○和○他○姐○  
 姐○商○量○了○一○夜○用○什○麼○方○法○可○以○奪○回○慧○琴○老○人○的○受○傷○處○因○  
 悲○傷○過○度○不○免○又○痛○起○來○到○了○明○晨○醫○生○來○診○視○叫○他○不○可○多○  
 用○心○思○然○而○那○個○時○候○怎○能○遵○守○醫○生○的○話○他○雖○臥○病○在○床○依○  
 然○一○指○派○至○於○葛○洛○到○伯○爵○家○去○能○否○奪○回○慧○琴○且○暫○擱○不○  
 言○老○人○却○在○床○上○瞑○目○靜○思○我○今○天○報○仇○明○天○報○仇○不○料○却○報○  
 到○了○吾○最○愛○的○女○兒○身○上○去○如○此○的○一○想○反○而○恨○伯○爵○之○心○更○

甚。咧。又。想。到。慧。琴。我。以。前。的。種。種。行。爲。慧。琴。必。定。牢。記。在。心。並。且。發。匿。名。信。密。告。陶。章。竹。的。舊。惡。剝。奪。慧。琴。一。生。的。幸。福。他。若。都。曉。得。出。於。我。一。人。之。手。不。知。他。要。恨。得。我。怎。樣。那。裏。還。瞧。得。起。我。只。怕。要。非。常。恨。我。呢。老。人。又。想。起。慧。琴。的。恨。我。原。無。足。怪。但是。我。却。一。一。都。有。原。故。的。無。非。要。雪。多。年。的。怨。恨。怕。只。怕。女。子。往。往。爲。一。時。感。情。所。激。突。然。一。驚。再。也。無。暇。細。想。這。事。的。本。末。我。的。行。爲。他。自。然。不。來。體。諒。并。且。他。幼。時。就。當。伯。爵。做。父。親。那。裏。曉。得。此。外。還。有。真。的。生。身。之。父。萬。一。他。既。知。真。相。仍。舊。以。伯。爵。爲。父。不。願。認。我。爲。父。這。便。如。何。呢。二。十。年。辛。苦。的。結。果。遇。到。了。自。己。女。兒。沒。有。死。他。竟。不。視。我。爲。父。親。以。爲。我。是。個。可。怕。的。老。人。我。不。知。如。何。罪。大。惡。極。連。自。己。的。女。兒。也。弄。到。排。斥。我。

回。想。伯。爵。當。日。不。來。奪。我。的。愛。妻。愛。女。我。豈。不。安。樂。快。活。此。刻。  
大。可。以。老。年。享。福。了。那。裏。嘗。得。這。種。世。上。的。艱。辛。都。因。爲。伯。爵。  
一。人。鬧。到。我。如。此。地。位。現。在。已。無。可。挽。回。還。是。安。慰。慧。琴。之。心。  
令。他。來。親。近。我。最。爲。緊。要。想。到。第。一。著。還。是。先。把。他。心。愛。的。陶。  
韋。竹。救。了。出。來。使。他。們。成。爲。夫。婦。這。一。件。事。情。想。必。可。以。大。大。  
的。安。慰。他。了。陶。韋。竹。實。是。我。一。人。之。力。將。他。送。入。牢。獄。怎。樣。的。  
去。救。怎。麼。樣。使。他。成。爲。夫。婦。都。非。我。力。量。所。能。及。若。要。眞。似。公。  
證。人。石。志。堅。的。話。陶。韋。竹。果。眞。無。罪。那。顧。履。士。倒。是。眞。正。罪。人。  
方。好。算。得。大。大。的。有。幸。裁。判。所。判。決。有。罪。之。後。忽。然。從。他。方。面。  
現。出。個。眞。罪。人。來。這。是。大。可。以。哄。動。一。時。社。會。我。想。或。者。把。石。  
志。堅。喚。來。細。細。查。問。他。馬。耳。塞。所。調。查。的。無。罪。證。據。再。作。區。處。

啊。嚙。不。好。不。好。當。時。黑。兒。曾。經。親。歷。其。境。必。定。比。他。來。得。詳。細。  
黑。兒。親。眼。瞧。見。陶。韋。竹。盜。金。而。遁。似。乎。較。爲。確。實。萬。一。他。看。錯。  
了。如。何。不。要。如。石。志。堅。所。云。把。顧。履。士。誤。認。爲。陶。韋。竹。嗎。警。察。  
官。尚。且。辨。別。不。出。二。人。面。貌。也。說。不。定。黑。兒。決。不。會。看。錯。不。如。  
我。此。刻。再。問。問。黑。兒。罷。老。人。此。刻。一。心。想。救。出。陶。韋。竹。自。己。在。  
床。上。籌。畫。恰。巧。黑。兒。進。來。說。道。主。人。我。姐。姐。去。了。一。點。鐘。還。沒。  
有。信。息。不。知。什。麼。意。思。還。是。我。到。伯。爵。邸。看。看。情。形。罷。老。人。道。  
不。必。不。必。一。二。點。鐘。內。我。想。決。計。來。不。及。你。且。忍。耐。着。我。還。有。  
話。問。你。咧。黑。兒。道。如。此。我。再。等。候。一。下。子。說。着。移。過。一。張。椅。子。  
到。牀。前。坐。下。老。人。對。他。說。道。並。非。別。事。現。在。既。經。弄。到。如。此。我。  
們。要。想。法。把。陶。韋。竹。從。牢。獄。中。救。出。來。纔。行。試。問。你。有。什。麼。方。



法呢。黑兒躊躇道：我昨夜也想了許多念頭，實在無法。早知如此，還是當初不說出陶韋竹犯罪來的好。老人道：但是此刻懊悔也來不及。陶韋竹之外，只怕還有什麼真罪人嗎？黑兒道：只怕不見得有我親眼瞧見。還追他到外面的咧。老人道：你不要把顧履士錯認了。陶韋竹黑兒道：不會認錯的。陶韋竹立刻逃走。顧履士後來還在店中。老人道：也保不定。或者因為陶韋竹夜裏走了。顧履士有意將竊盜之罪推在陶韋竹身上。因此起意盜那箱中的金錢。他逃時又被你一追，他恐怕你疑他，所以假做不知好好的睡。至明天裝做沒事。黑兒道：決計不會顧履士和陶韋竹二人面貌頗相像，身材其實不同。顧履士矮而肥，陶韋竹瘦而長。雖然在夜間也很容易明白。老人道：如此說來。

你沒有瞧見面貌。僅瞧見身體的形狀。嗎。黑兒道：是啊。黑夜瞧不出面貌。那姿勢確是陶韋竹。老人一聽此話，喜道：好極了。你未見面貌。先見姿勢。嗎。姿勢相似的人很多。很多。如此看來。或者你看差了。人也論不定。那店中還有與陶韋竹身材差不多的人。嗎。你且想想。看除掉賈京宜外。另有他人。嗎。還有個蘇亞川呢。那個蘇亞川姿勢如何。也與陶韋竹一樣的身材。細長的。嗎。黑兒垂頭默思良久。說道：你一說。倒覺得身材似乎與陶韋竹有些差不多。不過我在店中的幾天。蘇亞川恰巧出外旅行。不在店中。在陶韋竹逃去的明天早晨纔回來。他的面貌我還不認得。老人道：如此第二天你見他的面貌了。黑兒道：面貌身材都很看得清楚。老人道：他的姿勢到底與陶韋竹像不像。黑

兒。又。想。了。半。晌。說。道。是。了。很。有。些。相。像。身。材。有。點。兒。細。長。老。人。道。如。此。看。來。或。者。蘇。亞。川。是。真。賊。也。論。不。定。你。可。記。得。他。面。貌。嗎。黑。兒。道。一。見。面。我。還。認。得。就。是。他。恐。怕。已。經。認。不。得。我。了。我。是。見。過。一。次。就。不。能。忘。掉。黑。兒。如。此。一。說。老。人。心。中。便。覺。寬。些。因。想。黑。兒。雖。說。親。見。陶。韋。竹。犯。罪。其。實。並。非。見。陶。韋。竹。面。貌。不。過。瞧。見。後。面。的。姿。勢。罷。了。陶。韋。竹。和。蘇。亞。川。二。人。既。姿。勢。相。似。恐。怕。真。罪。人。是。蘇。亞。川。也。未。可。知。以。前。只。是。討。論。面。貌。相。似。之。人。疑。及。顧。履。士。弄。得。糊。裏。糊。塗。現。在。又。討。論。到。姿。勢。上。的。相。似。若。果。是。蘇。亞。川。那。是。陶。韋。竹。無。罪。更。容。易。明。白。了。此。刻。第。一。要。緊。去。尋。覓。蘇。亞。川。他。與。顧。履。士。一。同。辭。歇。後。買。了。汽。船。在。亞。爾。那。航。行。此。事。已。由。石。志。堅。查。得。他。後。來。往。何。處。却。還。沒。有。查。到。

但是老人一定要想尋到了他然後方有着落又道你真還記得蘇亞川的面貌實在是件事從此請你天天在街坊觀看務必覓到此人我總以爲蘇亞川是真罪人即使不是他真罪人也須尋出他來訪問一切不然斷不能救出陶韋竹此刻尋覓蘇亞川一件事覺得非常重要如須費用巨款我也不惜就是傾我家產也不妨老人現在想到了慧琴又覺得比了自身還重要恨不得早使陶竹韋與慧琴兩人破鏡重圓教女兒稱心遂意又因爲自己害了女兒似乎要想盡力賠罪纔好所以一刻也不肯遲緩黑兒道要尋蘇亞川須得想法子若是無頭無腦的尋起來却不容易然而不惜金錢儘力的去尋未必一定尋不到恰巧巴黎地方我有個熟人那時也在馬耳塞曾經

見過蘇亞川還有一人很能夠探訪他人行蹤待我立刻去尋託他探訪便是老人道好極了我此刻雖然很不自由的睡着只要有侍婢在旁已很便利你快些去着手進行罷黑兒還不放心他主人的病體想了良久說道既如此有侍婢在旁小心伺候我就去了黑兒說罷就去老人方纔雖與黑兒談話心中却很掛念黑女葛洛此刻一人在室內更想起葛洛之事獨自等候着真有一刻千秋之勢怎麼葛洛去了多時還不領着慧琴回來呢就是不回來也應該曉得我盼望着應當先有些消息此刻杳然不至難道慧琴因爲我要害陶韋竹他不肯認我爲父不聽葛洛的話兒嗎或者被伯爵看破不放他回來嗎老人正在心焦斗見進來一人細看時就是剛纔出去的黑兒老

人道你倒回來得如此之快。黑兒道我所認得的熟人恰巧不在家。停一會兒再去罷。老人道葛洛還回來。我很着急。不要有什麼變故。黑兒道我想不至於有什麼變故。此刻忽然來了一封怪異的信。主人且看說時。拿出一封信來。老人接在手中。就曉得是伯爵寄來的。但是伯爵爲什麼要送信來呢。一定已經看破。葛洛曉得他是我教他去引誘慧琴的了。否則此信從何而來。我今按下不提。且說葛洛與黑兒商定了辦法。趕到甄伯爵家中去。他本來久居甄家。也不必有什麼拘束。便闖將進去。剛要登樓見伯爵。在廊下和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在那裏很擔心的講話。這身材高大的人不必說。自然是六尺大佐了。方纔眼睛上被泥餅打了眼珠。已受了傷。臉上用白布包着。一面

的。眼。睛。戴。上。一。個。黑。色。單。眼。鏡。葛。洛。向。未。見。過。大。佐。不。禁。呆。了。  
一。呆。倒。早。被。伯。爵。瞧。見。驚。道。噯。葛。洛。你。怎。麼。這。一。年。間。突。然。的。  
不。見。了。我。各。處。找。尋。總。也。找。不。到。你。慧。琴。也。時。常。掛。念。你。到。底。  
在。那。裏。你。何。妨。說。出。來。使。慧。琴。姑。娘。也。放。了。心。這。時。葛。洛。急。將。  
手。中。一。物。藏。入。衣。囊。之。中。瞧。着。伯。爵。臉。上。說。道。我。雇。用。在。人。家。  
有。些。厭。煩。了。所。以。此。刻。還。是。閒。着。沒。事。近。來。聽。得。小。姐。的。事。心。  
中。很。爲。憂。慮。因。此。特。地。過。來。請。安。伯。爵。道。你。來。得。正。好。吾。女。兒。  
終。日。愁。悶。却。不。時。掛。念。你。伯。爵。又。向。大。佐。說。這。就。是。方。纔。談。起。  
的。慧。琴。乳。母。大。佐。睜。着。一。隻。眼。睛。對。葛。洛。瞧。瞧。說。道。你。回。來。了。  
却。是。很。好。從。此。不。要。再。出。去。罷。葛。洛。聽。罷。窺。察。大。佐。的。情。形。似。  
乎。有。些。曉。得。他。們。的。內。幕。又。要。留。着。葛。洛。好。似。不。願。意。把。秘。密。

洩漏到外面去。葛洛當時便問道：「小姐在那裏，還在房中沒有出來？」嗎伯爵道：「今天還沒有出來過。」他一見你來，定然歡喜。的。葛洛見伯爵不疑，先放了一半心，說道：「如此我去見小姐。」說着便走上去，輕輕推開慧琴房門，先瞧瞧房內情形。見慧琴獨自一人伏在桌上哭泣，葛洛叫了一聲：「小姐。」慧琴覺得聲音很熟，抬起頭來，訝道：「乳娘嗎？我很記念你。你怎麼來的？」葛洛關上了門，走到旁邊道：「我聽得你遇着很悲傷的境地，特地來此安慰你。」慧琴到底是個閨閣千金，一聽此話，曉得外間都已知道怎麼，心中不驚，說：「阿呀，我的事情外間都已傳出去了嗎？」說着又將要哭出來。葛洛知道他的心事，便道：「人家曉得也不妨。此刻我來安慰小姐，什麼事都不打緊了。」小姐如此悶悶不樂，容



易要成病的。我來陪伴着你出去遊散。遊散罷。慧琴此時那裏有心想遊散。也不去回答他。葛洛道：「小姐可以出去散散悶。慧琴道：「你說什麼。我若有興。致出去遊玩。也不愁悶了。葛洛曉得此法不行。又道：「小姐不是很歡喜遊玩的嗎。慧琴道：「我從前很喜歡遊玩的。現在覺得世上的事。一切都抱悲觀。無甚興趣了。葛洛道：「年輕人怎麼可以抱厭世主義。麼有人此刻打算將小姐的丈夫從獄中救出來。送你們到外國去。成夫婦。你若如此消極。如何籌劃呢。慧琴道：「你這句話。只怕是寬慰我的意思。果真有這個人。那是我的希望了。葛洛道：「我那裏敢撒謊。當真有人很替你。把此事。担着。慧琴睜大了眼睛。問道：「是誰呢。葛洛道：「是你的父親。慧琴道：「你聽得父親怎麼說。他和六尺大佐。阮

老人三人安排着種種都於我有損無益肯幫助我的只有公證人石志堅一人我想父親要改變些性情纔好葛洛道你的父親確是如此說的他要救了你丈夫帶你到外國去慧琴道他肯如此說嗎我明白了昨夜却說過立刻要到外國去想他無非因爲再居此地陶韋竹將受裁判與甄氏名譽大有關係所以打算逃往外國葛洛知道時發到了便向慧琴臉上凝視着說道這不是你的父親慧琴訝道你說的什麼葛洛道你剛纔說預備棄去陶韋竹和你逃往外國去的不是你真的父親這是甄伯爵你另外還有個父親葛洛說這話時宛如一枝毒箭直射入慧琴胸中慧琴忽聽說他此外還有父親實是一句意外之話真是天外飛來的奇語一時莫名其妙說道你的話

我一些也不懂。葛洛道：你真可憐。我若瞞你，實是罪惡。屢次要想向你說明，總覺得時候未到，所以一向沒有說出來。你自己却不曉得。真的父母以為是甄伯爵的女兒，其實不然。你却另有一個真的父親在外面曉得這件事的，只有我與伯爵兩人。我若不說，你便一世不曉得。生身父母是誰，我很可憐。你所以特地打定主意來向你說明。慧琴覺得乳娘的話似乎出於真心，不免有些心動。却默默的聽着葛洛道：你自己想想，也很容易明白。伯爵若是你真的父親，爲何要強使你重婚呢？聽說陶韋竹受那嫌疑之時，伯爵就給他手鎗，要他自殺。他若當你女兒，豈肯教女兒最愛之人教他自盡呢？慧琴聽了，點點頭。葛洛又道：要是你的真父親，一定順着他女兒的意思。處處要與你

商○量○也○決○不○會○強○迫○你○與○傑○夫○結○婚○的○了○只○因○不○是○真○的○父○親○  
所○以○你○的○苦○頭○就○吃○了○不○少○他○雖○說○非○常○寶○貴○愛○護○你○但○是○近○  
來○種○種○舉○動○他○何○嘗○有○一○點○愛○你○的○真○心○你○吃○了○那○些○說○不○出○  
的○苦○我○怎○能○袖○手○旁○觀○呢○慧○琴○停○了○一○停○方○始○開○口○道○既○然○有○  
這○種○事○怎○麼○我○以○前○一○些○都○不○曉○得○呢○葛○洛○道○你○怎○麼○會○曉○得○  
伯○爵○是○處○處○瞞○了○你○的○伯○爵○平○日○常○將○下○人○辭○歇○更○換○新○的○你○  
却○不○以○爲○奇○怪○嗎○他○實○是○防○備○得○利○害○恐○怕○下○人○曉○得○了○什○麼○  
話○洩○漏○到○你○耳○中○去○我○的○逃○走○也○無○非○爲○着○此○事○伯○爵○只○是○疑○  
我○恐○怕○我○把○祕○密○說○出○來○處○處○將○我○監○視○着○我○便○無○可○容○身○你○  
現○在○出○嫁○了○是○個○成○人○了○幼○時○不○曉○得○種○種○事○情○還○可○以○說○到○  
了○這○麼○大○年○紀○連○自○己○的○父○親○也○不○曉○得○還○成○什○麼○話○你○真○的○

父親二十年來爲着你吃盡苦楚現在幾乎要死了否則我或者還未必肯說咧你父親在臨危之際只是念你要教我來帶你回去我那裏可以不答應他我實是被他差來的我的意思無非要你乘你父親此刻還有一口兒氣你回去與他會一會我說到這裏你難道還疑心我嗎葛葛誠懇懇的說了一遍慧琴更有些心動了長歎了一聲對葛洛瞧着說道如此吾父親的姓名你且告我葛洛道你父親喚做秦治善單說姓名你也未必會曉得因有種種緣故你被伯爵領着同了你母親和我一同到外國去後來就當做自己的女兒了要講詳細情形你日後自能明白總之此刻與你到父親處一會却是最要緊小姐我一向沒有說過謊話決不肯來欺騙你的此話若非真

情我又何必特地趕來呢。伯爵將你養育着，自然有養育之恩。然而豈能將真的父親忘掉了？我因此而來。你若不信，可以自己探訪明白的。慧琴一向本深信葛洛自然並不疑惑。不過事情來得奇特，心裏一時不得安定，而且素日當他做父親的伯爵，一旦要不認他做父親，連自己也有些不信。說道：乳娘且慢，我並非疑你，只因事情太大，我真想不出怎麼辦纔好。除詢問伯爵外，別無他法了。葛洛道：問是不妨，問問他，但是問也徒然。他既一向瞞着不見得，此刻肯說不過有我這證人在此。或者不敢過分騙你，你瞧了他的形狀，真假也可以明白的。不妨我與你同去見伯爵。葛洛說完，向前先走。慧琴跟着此時有人推門進來，恰巧就是伯爵。伯爵還沒有知道機密，已洩向慧琴道。

乳娘已回來了。你一定很歡迎他的。剛說完時見慧琴的顏色更來得難看了。不覺得吃了一驚。慧琴見伯爵進來便問道：「父親，我有句話要問你。我可是另外有個真的父親嗎？我不是你的女兒嗎？」慧琴如此斗然的一問，伯爵不免吃驚，將腳立定，宛如網中之魚無可逃避，向四面瞧瞧，即看見葛洛就問道：「是你說的嗎？」說時打算走過去拉葛洛之手，慧琴攔着道：「你既如此說，可見乳娘之話是真的了。原來我實在不是你的女兒嗎？」伯爵曉得失敗，便也不顧葛洛對着慧琴道什麼話，除我之外，你那裏還有父親？你實在是我的女兒。伯爵雖用力說着，但是慧琴心中既有了這疑念，一時却不容易消滅，並且見伯爵聽了此話吃驚，又要拉住葛洛問他是否由你說出來，因此慧琴的

疑念愈深說道你老人家要瞞我實是個罪惡請你快把我真的父親告訴我我就是知道了曾經受過你老人家撫育之恩一向感情和真的父女無異我那裏會忘你的大恩因此便變了心呢生身之父自然有生身之父之恩養父自然也有養育之恩你老人家若要瞞我究竟是何種心腸呢慧琴此時說話之中不免有怨恨之念伯爵本是強硬到底的人在這危急之時其心愈堅說道葛洛的話是靠不住的你別信他慧琴道我信誰這話是誰說的你老人家怎麼知道恐怕你心中有所事所以便疑及乳娘了你既然疑心他此事原只有你與乳娘知道我已詳細打聽得你還將我瞞着不是有意的要窘我苦我嗎伯爵道沒有這件事我豈可向你說謊你確是我親生之女慧



琴道說雖如此說你的神氣很不對若照平日呢我很當你是  
 眞話我看你如此慌張一定在我身上有什麼疑團存在裏頭  
 你要是不說使我更疑了難道我身上有什麼羞恥的事情向  
 我說了我就覺無顏見人嗎你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將我的羞  
 恥隱瞞着嗎慧琴從心底裏發出這句話來教伯爵很覺難過  
 便道決沒有這種事你個人毫無羞恥之事清清白白隨便對  
 什麼人都可以說得慧琴道如此你爲何不向我說那實話伯  
 爵道你是我親生女兒教我却說什麼慧琴道不行你如此說  
 着一定我身上有何羞恥之事難道我是人家拋棄的孩子嗎  
 或者是我與母親同在貧民院的嗎我自己不知底細倒是在  
 這裏來做伯爵家的女公子自覺得不配你老人家當我親生

女兒一般的養育着大恩大德畢生不忘不過不應該自認爲伯爵之女在你旁邊叫父親實在覺得可恥我活在世上再有什麼面目見社會上一般的人呢說罷就放聲大哭起來伯爵至此知道終是瞞不了咧想起最可惡的是這乳娘葛洛並不向我提一句他竟把以前的秘密統通說破了嗎伯爵憤怒起來要想與葛洛理論向室內一看不料葛洛已暗暗走入鄰室伯爵過去一看見他在桌上弄什麼東西伯爵瞧見了喝道畜生這是毒藥打算毒死我嗎說時遲那時快跳過去突然執住葛洛的手葛洛正預備着毒藥竟被伯爵看破葛洛在伯爵與慧琴談話的時候一想我奉主人的命令來奪回慧琴現在瞧這情形只怕是不濟的了只得暗暗裏退入私室將自幼不離

身○畔○的○毒○藥○瓶○取○出○來○想○給○伯○爵○吃○一○來○可○以○替○主○人○報○仇○二  
來○可○以○奪○慧○琴○回○去○所○以○他○把○毒○藥○一○滴○一○滴○的○混○入○飲○食○物○  
中○曉○得○黑○奴○的○普○通○性○質○的○人○瞧○了○那○黑○女○葛○洛○的○舉○動○原○無  
足○怪○知○他○到○末○了○的○一○着○必○要○顯○出○這○法○寶○伯○爵○一○手○拿○住○溶  
毒○藥○的○玻○璃○杯○一○手○握○住○葛○洛○的○右○手○叫○道○你○想○毒○死○我○嗎○葛  
洛○顫○着○道○不○不○是○的○伯○爵○道○不○是○給○我○吃○是○給○誰○吃○葛○洛○道  
不○是○毒○藥○是○蜜○液○混○着○水○就○可○以○吃○伯○爵○道○你○以○爲○說○幾○句○謊  
話○便○瞞○得○過○我○嗎○不○是○蜜○實○在○是○一○種○毒○獸○的○血○液○你○們○黑○女  
幼○時○就○藏○有○毒○藥○我○都○曉○得○既○不○是○毒○藥○你○何○妨○自○己○吃○下○去  
說○着○一○把○拉○着○葛○洛○打○算○將○毒○液○傾○入○他○口○中○葛○洛○亡○命○的○想  
逃○避○到○底○伯○爵○氣○力○很○大○而○且○伯○爵○心○想○若○放○葛○洛○在○世○上○終

究是個禍胎。我的一切秘密，總容易被人曉得。不如以毒攻毒，就給他自己吃了，可以省却許多事。咧！當時將他用力抱住，把玻璃盞湊到他口邊。葛洛曉得一開口，就要倒將下去，便緊緊的將上下唇緊閉。初不料欲害伯爵，反害了自己。伯爵的氣力漸大，葛洛已經沒有法防禦了。只聽得很銳利的慧琴的聲音，叫道：「父親，你不饒乳娘，我便要吃毒藥了。」伯爵大驚，回頭看時，慧琴早已過來，將桌上葛洛的一瓶毒藥拿在手中，要把他一飲而盡。此藥以一滴混入水中吃了，尚且可以斃命。何況是一瓶呢？伯爵這一驚，非小便大呼道：「不可吃，不可吃。」一面抱着葛洛，一面趕到慧琴旁邊。慧琴用桌子隔着說道：「你一步也不能走近我身。你若過來，你的手沒有達到我已死了。」伯爵見慧琴

顏○色○語○氣○之○間○大○有○決○死○之○狀○態○曉○得○一○步○也○不○能○前○進○否○則○  
 慧○琴○一○定○自○殺○所○以○他○只○是○叫○喊○着○慧○琴○道○肯○依○我○的○話○我○就○  
 不○吃○便○了○請○先○放○下○了○乳○母○伯○爵○雖○倔○強○到○此○却○不○敢○違○他○的○  
 命○令○只○得○皺○着○眉○頭○將○乳○娘○放○下○慧○琴○再○瞧○着○伯○爵○道○你○與○乳○  
 娘○都○不○可○走○近○我○身○走○過○來○我○就○吞○此○毒○藥○父○親○我○須○明○白○我○  
 的○來○歷○要○向○你○詢○問○我○究○竟○是○何○人○之○女○慧○琴○既○知○非○伯○爵○女○  
 兒○雖○不○敢○忘○了○他○的○養○育○之○恩○却○很○想○曉○得○自○身○的○來○歷○及○父○  
 親○是○誰○倘○伯○爵○還○隱○瞞○着○不○語○可○見○我○身○必○有○污○點○就○是○活○在○  
 世○上○也○覺○可○耻○以○前○受○着○種○種○苦○處○恐○怕○從○此○永○無○出○頭○之○日○  
 伯○爵○這○時○也○瞧○得○出○慧○琴○此○時○已○具○種○種○決○心○自○己○很○打○定○了○  
 主○意○便○也○不○敢○再○隱○瞞○他○了○不○過○從○伯○爵○自○己○口○中○怎○麼○可○以○

說出那種可耻的事情來呢。此時伯爵的苦况比什麼都難熬。就是比了被秦治善斥罵還苦。這也是他自取其禍自作之孽。到如今有此因必有此果。慧琴見伯爵不答便毅然拿起毒藥。瓶湊到口邊來。慧琴此時已決定要死。倫伯爵走近一步不肯。回答他真話立刻將毒藥吞入腹中。伯爵到底不忍令平日愛如掌珠的女兒害死自己。又不好出口。正在躊躇。慧琴已將毒藥瓶拿到口邊。葛洛再不能忍。叫道：小姐且慢。你實在不是伯爵的女兒。我可以做證人的。慧琴注視伯爵道：此話對否？伯爵點點頭。慧琴道：如此我真的父親是誰？伯爵不答。葛洛又道：喚做秦治善是個紳士。慧琴呼道：父親說至此連忙縮住道：不差。我現在已不能喚你爲父親了。我只可稱你爲伯爵。伯爵啊。乳

娘的話可對不對伯爵此時宛如裁判所審問的罪人看看也可憐他只得隨口道是的慧琴更厲聲道秦治善的女兒爲何由你養着伯爵聽了此話一時怎麼回答得出伯爵只得說道這一層望你別問慧琴道我此刻問你你還不肯說嗎伯爵知道這時候慧琴心中很激忿我若不說慧琴一定就要吞那毒藥的此時比在地獄中還苦伯爵正在猶豫慧琴又逼着問道究竟如何不肯告訴我嗎慧琴只是一步緊一步實在難於猶豫了葛洛只得說道實在是伯爵將你攜帶出來的這一句話慧琴怎能明白又問道怎樣攜帶我出來的葛洛道將你母親與你一同帶來的慧琴疑團更深說道爲何伯爵要將秦治善的女兒與我母親一同帶出難道秦治善窮困得連妻女都不

能養著嗎。這句話一問，伯爵頓時蘇醒，連忙答道：「是的，是的。」說時，又向葛洛瞧瞧，葛洛明白他的心事，所以也不來反對伯爵之話。慧琴又問道：「秦治善是伯爵的朋友嗎？」伯爵那時更得力，說道：「是的，是的，是極要好的朋友。」慧琴道：「既是要好的朋友，將妻子寄與你，也應當來幾躺候候你，或與我女兒相見。但是，我二十年間從不見他，這是什麼緣故呢？」到此，伯爵又回答不出，停了半晌，方纔說道：「我本不願意給你知道，無奈到如今也沒有法子。了因後來秦治善家况漸窘，無面目來見我，所以沒有來訪。問過慧琴道：「我父親如窮窘如何？」不半些通知我。你一向瞞着我，並且當我親生女兒，這是什麼緣故？」伯爵是個軍人，本不慣說謊話。此刻說了幾句謊話，覺得句句說不圓滿，非常苦。



楚便道：「這種話向你直說，你必定驚慌，所以瞞着不告訴你。」慧琴道：「如此說來，我的父親如今還窮得很利害嗎？」伯爵道：「如今還不敢來。」慧琴道：「他曉得我養在你家中嗎？」慧琴愈問愈細，伯爵心更不安，竟想不出如何回答，便道：「現在大概不曉得。」伯爵只管支吾，慧琴却只管尋根究柢，便道：「秦治善將我寄在你家裏，竟不曉得我在何處嗎？這是何故？」慧琴的質問有條有理，比多年老練的裁判官還利害。慧琴一曉得自己另有真的父親，便生疑念，要一一將他問得明明白白。伯爵想了一想，道：「並無別意，實在因為相離已久，他不知道我住在那裏了。」慧琴道：「那麼，你可知道他的住址？」伯爵道：「他的住址我一些兒都不曉得。」慧琴道：「這乳娘似乎曉得的。」伯爵一聽顏色大變，想道：「原來葛

洛既知秦治善的住址，特來告知慧琴的嗎？伯爵向葛洛瞧了。一瞧，然而又不敢向他追究，只怕慧琴又要吞那毒藥，只得不與他理論。最好先將乳娘打發開了，然後再用好言安慰慧琴。那時便很柔和的說道：「既已明白，只得直說了。不過有外人在此，我很不便說。」葛洛你且往下面去，帮着做事罷。伯爵做出很無心的樣子，叫他走開。葛洛却一步也不肯走，雙目炯炯，似乎有許多話告訴慧琴。慧琴已知其意，即道：「乳娘什麼事都曉得，不必趕他出去。」伯爵道：「只是他不便聽。」慧琴道：「乳娘似乎曉得父親的住址。」伯爵道：「他那裏會曉得？」葛洛本來想說了好久，咧只是聽着伯爵撒謊。現在正是說話的機會，咧借着伯爵這一句，便趁勢說道：「我很曉得秦治善的住址，離此不遠，住在岳。」

蒲里街他天天在那裏要想見小姐伯爵此時漸明其意莫非  
他已經遇着了老人託他來取回慧琴的嗎伯爵且驚且怒喝  
道你受着惡人的指使想來誘拐慧琴去嗎說着打算趕過去  
抓住葛洛慧琴連忙阻住道你打算不許乳娘開口使我不知  
真情這事情就想混得過去嗎伯爵被他說破便說道不是的  
葛洛都是欺騙你葛洛道我何曾有一句欺騙小姐我的話是  
真是假只消到岳蒲里街去一躺就明白快與我同去罷伯爵  
喝道不可我決不放慧琴出門慧琴一向順從伯爵說話的如  
今却不能再遵他的命令了慧琴一心要想去見他真的父親  
那裏肯聽伯爵的話便道如何不許我與父親見面以前是不  
曉得因此無法可想現在既然知道有真的父親在此他又窮

困得不敢來教我。那能置諸不問。你老人家撫養之恩。自然我畢生所不忘。你須放我與乳母同去。待我看了他的狀況。纔肯安心。慧琴說罷。急忙要趕出去。伯爵打算阻止。無奈慧琴手中還拿着藥瓶。一阻擋他。他就要服毒。怎能阻止得住呢。這時伯爵着急不堪。便跟在他後面。走至廊下。慧琴回頭向葛洛道。你且領我往岳蒲里街去。且說且行。將近樓梯。伯爵一想。慧琴當真到阮老人家裏去。那還了得。只好亡命的呼道。慧琴。你的父親。乃是你的敵人。你可知道。使你與陶韋竹受苦的阮老人。就是你的父親。慧琴聽得了此話。不免吃驚。就此停步了。伯爵見慧琴停步。他便定了一定心。卽道。你還想去見他嗎。他是害你的人。慧琴不能深信。回頭去看葛洛。葛洛守着老人之話。本

不願說出阮老人的名兒來。但是到現在已被伯爵說了無可  
隱瞞。便道是的是的。阮老人實是你父親。秦治善、慧琴、聽、葛、洛  
亦如此說。心想怎麼假意向我殷勤幫着田傑夫與大佐合力  
窘我的阮老人。却是我的真父親。這其中奧妙實在不明白。如  
此說來。那阮老人曉得我是他的女兒呢。還是不曉得。而且伯  
爵與他交際。曉得這阮老人是我的父親呢。還是不曉得。慧琴  
也要算一個世間聰明女子了。這時候却也煞費苦心在那裏  
極力思索。伯爵又道。以前寫匿名信使陶韋竹吃苦的。也是這  
老人。雖是你父親。其實是你的敵人。他因為畧有怨恨。便念念  
不忘的向人家報復。這種卑劣的人。還可以當他父親嗎。還可  
以與他見面嗎。伯爵一心要使慧琴不去不與老人見面。便不

顧前後說出那種話來了。慧琴聽得了那種話，自然顏色大變。便道：「匿名信怎見得是我父親發的？」伯爵道：「阮老人親口向我說過，他實是最恨我們兩人。」慧琴道：「我父親爲何要恨他？自己既然貧苦異常，將女兒寄給你，感激還來不及，怎麼可以恨你？你到底是什麼緣故？」伯爵自己說差了一句話，現在已無可逃避。又把自己的祕密被他逼着要問，怎麼一時可以回答呢？伯爵只得說道：「因爲他是個惡人，所以恩將仇報了。」葛洛因想此刻不宜躊躇，便說：「小姐，你父親與伯爵只有怨仇，沒有什麼恩義。因爲貧苦之故，將你寄養，這話實是句謊話。」伯爵把你與你母親拐逃至今，還隱瞞着，所以你父親甚恨伯爵。一向在那裏尋覓，以等待復仇的時機，他因此改姓名，易裝服，二十年來受

盡千辛萬苦伯爵見葛洛把從前事一齊說出來了便欲阻止。他慧琴有些兒覺察便道你不許乳娘說話難道他說的話我不便聽嗎伯爵道你別信他他說的話全是胡言亂語你不可深信二十年來養育你的到底是我阮老人無端恨我要傷害甄氏名譽並且將你丈夫陷害又假稱他已死強把你嫁與田傑夫結婚的時候他又令陶韋竹趕來這種大惡人豈可近你你究竟想近他這有仇的惡人呢還是想近我這有恩的好人你自己趁此細想罷伯爵的語氣畧帶威嚇慧琴聽着對於事情的本末不免就有些明白心想原來我是秦治善的女兒被伯爵奪去所以我父親深恨伯爵伯爵乃父親的敵人但是父親的行爲也太不相宜況且今日以前我却是受過伯爵養育

之恩我無論親近那一方面我的恥辱總逃不了我活在世上更。是。恥。上。加。恥。還。是。一。死。倒。對。得。住。兩。面。他。一。想。定。主。意。也。不。用。細。想。只。要。把。瓶。湊。在。嘴。上。一。吞。便。了。伯。爵。這。時。那。裏。來。得。及。阻。擋。呢。且。說。慧。琴。那。時。已。將。毒。藥。瓶。湊。到。嘴。邊。瞬。息。之。間。伯。爵。眼。快。手。快。趕。過。來。奪。毒。藥。瓶。不。料。二。人。用。力。過。度。藥。瓶。一。滑。便。彈。起。來。將。一。瓶。毒。液。一。齊。潑。在。伯。爵。臉。上。這。藥。水。如。吞。入。腹。中。一。滴。已。可。以。致。命。那。裏。禁。得。起。將。他。洗。一。洗。臉。呢。伯。爵。狂。叫。一。聲。登。時。臉。上。如。患。癩。病。全。體。膨。脹。起。來。這。時。伯。爵。倒。在。地。上。連。聲。呼。痛。室。內。的。大。佐。聞。聲。而。至。驚。問。何。事。見。他。倒。在。地。上。疑。是。被。殺。卽。忙。兩。手。捕。住。慧。琴。和。葛。洛。喝。道。好。了。好。了。停。一。會。再。向。你。們。問。話。現。在。且。到。這。裏。來。說。着。用。力。將。二。人。拖。入。伯。爵。室。中。



把門兒鎖上。大佐將二人關禁在室內。然後到伯爵旁邊問道：「怎麼樣方纔我聽得外面很熱鬧？只因眼痛甚劇，沒有出來觀。看此刻忽聞異常的響聲出來，看看你已如此，到底爲着什麼事呢？」大佐將他抱起，一隻眼睛對伯爵臉上一瞧，那裏還像一個伯爵，自額際至鼻旁已爛成紫色，與最重的癩病人無異。大佐更驚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難道是黑女將那毒藥來毒害你嗎？」伯爵忍着痛，睜開一點兒眼睛，答道：「多謝你幸虧眼睛無恙，我總以爲一齊都傷了。此刻不過臉上發痛，氣分還沒有變動，很可以運動。請一個醫生來診治就好了。」他說罷，也不借大佐之力，立將起來，走入房中，對着桌子坐下。大佐坐在旁邊，說道：「我竟大吃一驚，你臉上膨脹到如此地位，一定是很痛的。」伯

爵道。起初。潑在臉上。宛如火燒。後來。漸次。麻木。便好得多。大佐。一手。按呼鈴。便道。這毒藥。是那黑女。潑在你臉上的嗎。伯爵道。不是。因爲。慧琴。想吃。這毒藥。我跳過去。想奪。不料。二人。一失手。瓶彈。將起來。毒藥。便潑在我臉上。這不是。他人之過。乃自己的。疏忽。總之。第一。是阮老人。不是我。倒也。自知。過失。並且。原當。他是。慧琴的。父親。打算。饒過。他了。他竟。特地。差黑女。來要。弄死。我。大佐道。是啊。我聽說。黑女。是慧琴的。乳母。去了。數年。纔回來。我。便疑。及不要。是遇見。了舊主人。秦治善。秦治善。差他。來的嗎。我。看你。很不。介意。所以。也不。深疑。如此。看來。那老人。已知道。是他。自己的。女兒。了。伯爵道。因爲。曉得了。所以。打發。人來。要害。死了。我。奪還。慧琴。咧。大佐道。這。是你。昨天。也說。過的。他若。知道。是自。

己的女兒必定很難過。你想他把自己女兒害得不能見人麼？不後悔呢？伯爵道：他又是後悔，又是憤怒，所以要害死我。我雖有過那老人也太過分。既知慧琴是自己的女兒，何不再到我這裏來，好好向我討還慧琴呢？就是提起訴訟要取回慧琴，我實在有敗無勝的。所以我決不敢強留慧琴。聽憑慧琴自擇，或往老人處去，或仍留在我這裏，都可以使得他不用正當的辦法。反差人來殺我，豈非太過了分嗎？既然如此，我決不歸還他。待我寫一封信給他，使他失望。我便帶着慧琴到外國一走。大佐道：那是要臉上痊癒了纔好。伯爵道：臉上打什麼緊。此刻已麻木得一點痛都不曉得。大約一會兒就好了。伯爵沒有瞧見自己面貌，止了痛，便以爲沒事。若對鏡一照，他必定

要羞死恨死咧。此時侍者聽得呼鈴之聲，便進來了。大佐便命他去請醫生。伯爵止住道：「且少待我。此刻正要寫信咧。」他便到書室中去。一會兒拿着一封信出來。這是伯爵致秦治善的最後一信了。不知其中寫些什麼。伯爵這時張着那奇醜的臉兒，嚶笑道：「我給了他一封信。明天早晨就往外國去罷。」侍者拿着書信退去。伯爵又想向大佐說什麼，不意臉上突然發起痛來。喉間一陣悲鳴，喊道：「大佐醫生還沒有來嗎？我受不下這痛苦了。」說着，倒在地上亂滾。這時的伯爵人家瞧了他，也覺得可憐。且說阮老人得着了伯爵的書信，當着侍者的面拆開來，瞧只見上寫道：「老人乎足下，既得葛洛而密令渠到此，余亦不再隱瞞。慧琴實足下之女也。第二十年間，余愛如親女，故不願還君。」

老人讀到那裏驚道阿呀又失敗了。我以為伯爵不知其細故。打發葛洛去奪回慧琴。大約葛洛已向伯爵說明是我差去的。那侍者就是黑兒聽了老人之話便道不對我姊姊。雖愚既然主人向他再三丁甯他決不會說出來的。必是被伯爵看破出於無法且看底下怎麼樣。老人又讀道足下誠大惡人也。令葛洛以毒藥殺余。幸余目光銳利在葛洛准備毒液之前已知其來意。乃捕縛之而嚴加詢問。渠遂亦直言不諱。係足下所指使。老人讀至此又呼阿呀。黑兒在旁說道主人不必失望。我們還有方法可以補救你。且將此信讀完。老人又讀道老人乎。余卽向慧琴詳述此事。且言確係足下之女。余扶養二十年矣。足下恨余過甚。竟密告陶章竹於警署。致陷慧琴於悲境。足下發匿。

名信行動卑劣不類紳士老人暗想這些事情被慧琴曉得了怎肯與我親近心中懊惱不堪又讀道余詳告慧琴後卽令渠自擇願從足下乎抑願從余乎不意慧琴竟願從余足下縱爲生身之父自幼相離實無親愛之可言老人怒道慧琴竟如此說嗎自幼相離究竟是爲誰也是被伯爵盜去之故如何把我就此拋撇了只要伯爵不將他盜去我的撫養他一定比伯爵還寶貴又讀下去道慧琴且言父旣仇視其女則女亦不能承認其爲父直視之如敵人耳且彼又害及其女之夫則亦夫之敵人耳彼雖至愚安有與敵人相依之理老人歎一口氣道他果眞如此說嗎我若曉得是自己女兒我也不去害他咧我實是一心愛他以爲是女兒之敵人所以反要設法陷害這也是

伯○爵○的○不○是○那○時○老○人○宛○如○女○兒○坐○在○旁○邊○一○般○高○聲○說○着○他  
 心○的○難○過○也○就○可○想○而○知○了○老○人○又○讀○道○慧○琴○曾○對○余○發○誓  
 縱○非○生○身○之○父○二○十○年○養○育○之○恩○當○盡○力○圖○報○終○身○不○離○我○旁  
 老○人○乎○慧○琴○若○有○歸○汝○之○心○余○亦○無○法○阻○止○慧○琴○既○欲○舍○爾○而  
 從○余○則○足○下○亦○可○以○斷○念○矣○從○此○余○將○送○慧○琴○入○於○安○樂○鄉○中  
 選○擇○佳○婿○以○繼○續○吾○後○裔○葛○洛○頗○愛○慧○琴○亦○深○悔○受○足○下○之○指  
 使○自○此○願○痛○改○前○非○以○事○我○二○人○矣○老○人○讀○到○這○裏○氣○得○幾○乎  
 連○呼○吸○都○停○頓○黑○兒○也○很○生○氣○說○道○主○人○姐○姐○雖○如○此○我○必○須  
 去○帶○他○來○他○現○在○忽○然○變○心○要○幫○助○伯○爵○未○免○太○對○不○起○人○了  
 我○一○定○去○同○他○來○這○時○老○人○又○讀○下○去○道○余○將○率○慧○琴○與○葛○洛  
 赴○外○國○旅○行○足○下○則○已○無○望○蓋○慧○琴○愛○余○甚○匪○特○不○愛○足○下○實

怨○恨○足○下○頗○深○也○老○人○將○信○讀○完○心○中○非○常○難○過○這○書○信○是○伯  
爵○憤○怒○時○所○寫○本○來○不○是○真○的○慧○琴○既○沒○有○說○願○背○着○父○親○去  
從○伯○爵○葛○洛○也○不○會○因○着○愛○慧○琴○也○跟○了○伯○爵○行○動○不○過○伯○爵  
意○中○要○使○老○人○難○受○所○以○造○出○這○些○話○來○氣○他○老○人○那○裏○知○道  
此○中○實○情○讀○完○此○信○自○然○氣○的○不○堪○便○道○黑○兒○你○想○天○下○那○有  
這○種○傷○心○的○事○我○一○向○却○是○恨○伯○爵○我○若○一○曉○得○慧○琴○就○是○我  
自○己○女○兒○一○定○好○好○的○向○他○索○還○儘○不○妨○忘○去○舊○怨○此○刻○連○慧  
琴○也○恨○我○願○從○伯○爵○大○約○也○是○出○於○伯○爵○之○意○必○定○伯○爵○將○慧  
琴○留○住○對○他○說○不○可○往○老○人○處○去○否○則○就○算○有○多○年○養○育○之○恩  
女○子○的○心○決○不○肯○當○生○身○之○父○爲○敵○人○決○不○會○終○身○不○願○到○他  
旁○邊○去○的○我○就○是○要○死○也○斷○斷○不○肯○就○此○默○默○不○語○必○須○設○法



取○回○到○方○法○窮○盡○之○時○纔○往○裁○判○所○去○將○伯○爵○的○行○爲○布○告○世○  
人○纔○是○老○人○此○時○憤○恨○過○度○勃○然○坐○起○怎○奈○傷○處○未○愈○覺○得○一○  
痛○又○眼○前○一○黑○便○倒○將○下○去○阮○老○人○這○時○咬○緊○牙○齒○說○道○我○這○  
身○上○的○病○痛○也○是○從○伯○爵○生○出○的○來○黑○兒○忽○道○主○人○我○想○這○書○  
信○還○靠○不○住○他○說○我○姐○姐○願○跟○從○伯○爵○我○就○決○計○不○信○萬○一○真○  
有○此○事○我○那○裏○對○得○起○主○人○此○刻○我○且○往○伯○爵○家○裏○走○一○躺○將○  
姐○姐○領○了○回○來○再○說○黑○兒○說○罷○就○要○想○走○老○人○道○且○慢○你○願○如○  
此○我○却○很○感○激○你○但○是○他○們○也○預○備○着○你○一○個○人○前○去○中○什○麼○  
用○并○且○那○大○力○的○六○尺○大○佐○在○旁○邊○大○佐○因○爲○你○投○了○泥○餅○一○  
定○非○常○恨○你○無○疑○遇○見○了○他○豈○不○危○險○我○想○你○且○別○去○黑○兒○道○  
不○必○憂○慮○泥○餅○投○得○很○巧○大○佐○一○隻○眼○睛○已○經○受○傷○了○痛○得○和○

病人一般。咧。老人道。你還是緩一緩去。此時與我無礙。時不同。萬一你有什麼失錯。我就更不能動。如截去我的手足一樣了。黑兒道。但是伯爵要與慧琴到外國旅行去。咧。遲些就要趕不上。老人道。雖稱旅行到底是一位伯爵。要帶着女子旅行。一定不會說了。今天動身。今天就可以走的。憑你如何要緊。至早要到後天。我。看你還是去尋尋那蘇亞川罷。捉了他以後。陶韋竹就可以釋放。那時我即能向陶韋竹說明往事。他是個明白人。必定知我的心。自然能怨恨伯爵去。取還慧琴的。老人心中。以爲一向對他似敵人一般的陶韋竹。現在只得靠託他。算他是個自己人。咧。可奈黑兒不服他。說道。主人這一兩天內。能把蘇亞川找到纔行。只是那裏靠得住呢。老人道。若至明天晚上還。

找不到我另有別法你且替我去找能找到最好黑兒道所說  
另有別法是什樣方法呢老人道並無別法到裁判所去告發  
不是就要出傳票去傳伯爵嗎借此就可以將伯爵留住並且  
此事斷不能三言兩語了結伯爵既有誘拐我女兒之罪那裁  
判總很費時候就此耽擱下去蘇亞川的下落也就可以明白  
了黑兒點頭道不錯此法甚好那麼我去設法尋覓蘇亞川罷  
老人想了一想說道好極公證人石志堅須與他聯絡纔是他  
明白法律爲着陶韋竹又很勞心力通知他蘇亞川的事他一  
定喜歡并且此人有義俠氣我若把我怨恨的原由說明他沒  
有不肯幫助我的你就往公證人石志堅家裏去請他來談談  
然後你去找蘇亞川黑兒便奉命而退那時黑兒先往石志堅

家裏去。恰巧在路上遇見了黑兒，便向他說：主人要請你去。石志堅說：此刻正去訪友，回來時一定到你們家裏去。黑兒聽了，正打算去回復主人，但是心中却掛念着姐姐，暗想：他打定主意去奪還慧琴，斷不會變了心去幫助伯爵的。何以至今尙不回來呢？難道被伯爵捕獲了，將他關禁起來在那裏等我去搭救嗎？黑兒如此一想，乃決定要往伯爵家裏走一蹓，務必搭救姐姐。萬一不能救，也可以探探他家中的情形。那時卽向伯爵家進發。本來路是不遠，一會就到他門口了。他來窺探動靜，却只見門外有一輛空馬車，不知是什麼人乘來的。馬夫已不在。此外也別無異狀。門內却很岑寂。黑兒暗想：難道真似伯爵信中所說我姐姐已與伯爵做了同黨了嗎？黑兒心中好生懊惱。

想。不。如。進。去。與。看。門。的。人。談。談。罷。但。是。用。什。麼。話。搭。趟。好。呢。正  
 在。籌。畫。之。際。那。馬。夫。剛。回。來。黑。兒。就。向。馬。夫。道。誰。乘。馬。車。來。的。  
 馬。夫。道。是。一。位。醫。生。黑。兒。一。想。不。差。竟。不。出。我。之。所。料。六。尺。大。  
 佐。被。泥。餅。傷。了。眼。睛。還。在。這。裏。此。刻。正。請。醫。診。治。咧。黑。兒。又。問。  
 他。道。是。眼。科。醫。生。嗎。馬。夫。道。不。是。的。乃。是。外。科。醫。生。黑。兒。暗。想。  
 這。事。奇。了。怎。麼。要。用。外。科。醫。生。呢。難。道。又。出。了。什。麼。事。情。嗎。又  
 問。道。醫。那。一。位。馬。夫。道。不。知。道。是。那。一。位。方。纔。很。急。的。來。請。大。  
 約。突。然。之。間。負。傷。却。不。知。是。誰。黑。兒。此。時。更。爲。着。急。想。難。道。我。  
 姐。姐。負。傷。了。嗎。然。而。就。是。姐。姐。負。傷。決。不。會。邀。請。名。醫。的。莫。非。  
 是。慧。琴。一。時。無。法。可。施。打。算。自。殺。嗎。還。是。待。我。趕。緊。回。去。告。訴。  
 主。人。罷。黑。兒。就。此。回。去。這。馬。車。中。的。醫。生。其。實。是。伯。爵。臉。上。非。

常的痛特地邀來的黑兒那裏知道他走了五丈多路見有一位紳士向着伯爵家走去此人年約二十七八身長色白黑兒不知瞧着了什麼只是對他凝視着紳士並不留意走將過去黑兒細看了半晌知道必無錯誤便輕輕走到他背後將他兩手反剪起來說道久違久違你的樣子變得多咧此刻有話和你說且請慢走紳士很奇怪回頭向黑兒看看並不認得不禁怒道你是何人打算做什麼黑兒徐徐道我要問你一句話紳士道問話就問話爲何要捉住我的手快放快放黑兒道要明白了纔放你且與我同往岳蒲里街去走一輪紳士見他如此無禮怎麼不怒說道你這人真可惡你要問話我答應了你你又要與我同行到底是什麼事快放手紳士用力要想掙去黑

兒儘着他的蠻力那裏肯放只嚷道因爲有句話要問你所以必須與你同行你要在路上問我也可以使得不過被人家聽得你羞也不羞紳士聽了此話怎能再忍便道你這話荒謬極矣你沒有與我談話的資格快些放手黑兒道怎麼沒有資格你在馬耳塞油店的時候可記得有個看門人黑兒嗎黑兒說了自己之名將面孔湊上去給他瞧紳士却依然不動說道什麼馬耳塞什麼黑兒我一些兒也不知道恐怕你誤認了人咧黑兒道那裏會誤認了人你是蘇亞川法國只有你一人原來此刻黑兒已將真的蘇亞川捉住了那紳士聽黑兒稱他爲蘇亞川却還不服便道什麼話你叫我蘇亞川嗎黑兒道你不是蘇亞川是誰你現在很像一個紳士或者已另有姓名但是十

年前蘇亞川的面貌還很看得出別的人瞞得過我黑兒的眼睛那裏瞞得過呢黑兒說得確確實實可見得一點也沒有錯誤的了紳士知道無可逃避向四面瞧瞧別無他人便放了心低低說道閑話少講你到底要多少錢可以守這個秘密原來這蘇亞川誤會黑兒是向他索錢的黑兒便道你既說守着秘密可見得真是蘇亞川了我那裏要錢祇要你同到岳蒲里街一走你若不願人已被我捕住說時用力將他兩手一緊蘇亞川又用不出力吃不起黑兒的蠻力將身亂動絲毫不能脫離黑兒喝道你既被我瞧見你命運已盡你要想逃就送你到警察署去蘇亞川道好了好了我正要送你到警察署去咧無端在路上將人拉住也應當受警察處分的黑兒道你嚇我我不



怕你既知有罪，願出錢賄賂。那是一到警署，必能將你罪惡顯露出來。我本來很願與你同往警署快走罷。於是強拉着他走剛走了二三丈路，恰見前面有警察過來。黑兒更爲得勢，說道：「你也不必多說了。我此番硬將人捉住，確是我的。不是然而我無端捕人，或者要受警官處分，可惜你是個有罪之人。到舊惡一發現，就要送入牢中。你看前面不是警察來了嗎？那時警察見二人扭着不知何事，便向這裏走來。蘇亞川也假作不知，黑兒捕他的原因。此刻一見警察，忽而泰然也不向黑兒鬧，很恭敬的走至警察面前，不待黑兒開口，先說道：「這黑奴大約是發狂了，拉着我強要我到岳蒲里街去。我另有要事，須往友人處訪友，被他妨礙着，非常討厭。請你把他驅逐開去。」黑兒見他一

味規避便插嘴道此乃有罪之人他并且願出金錢叫我嚴守  
祕密他若心頭無事何必要用金錢買人的口呢警察道既如  
此你們爲甚的互相扭着呢黑兒道我要明白此事真相所以  
叫他一同到岳蒲里街去他雖打扮得像一個紳士其實是一  
個惡人叫做蘇亞川警察聽了也難辨孰是孰非然而還總以  
爲黑兒要向紳士索詐向黑兒說道無論怎樣總是你不好就  
算他有罪也應當由警察拘留何必要你干涉呢黑兒道我非  
干涉不可因爲此人的罪惡使我恩人大受其累若將此人拉  
去見見大衆申說一番便什麼事都明白了警察道既如此何  
不到署中去告訴那裏可以在街上將人的手拉住黑兒道我  
不拉住可不教惡人逃走嗎我捕住了一向偵探不着的惡人

你實在可以得獎賞的。還是將我們二人一同帶到署中去細問罷。警察見黑兒熱心的說着，曉得其中必有緣故，即向蘇亞川道：你且給我一張名片。蘇亞川便取名片給他。黑兒眼睛敏銳，已瞧見名片上是田傑夫三字。黑兒此時怎麼不驚？雖然初次瞧見這姓名，却聽過好幾次。咧，我不在主人家中時，他與慧琴曾在主人家中結婚，不料傑夫就是蘇亞川的變名。我倒想在四處去尋覓，真是巧極了。便向警察道：他的名片上所書田傑夫是個假名，實在叫做蘇亞川。田傑夫冷笑道：我戶籍簿上也署名田傑夫，怎麼說是假名呢？黑兒道：戶籍簿上不知究竟何名。他十年前在馬耳塞油店中喚做蘇亞川，那時盜了主人金錢逃走，將此罪卸在同店的陶韋竹身上。我實在是個確實。

的證人陶韋竹現在還爲着此人拘留着。若將此人帶去細問，那無罪之人便可釋放。有罪之人卽當服罪。你辦了此事，必有重賞。田傑夫怒不可遏，然而要向黑奴爭辯，似乎反覺損害了紳士品格。便道：我願警官公平判斷。名片上確是我的眞姓名。曉得我的人很多，并且我今夜在甄伯爵家中，如有疑竇，儘可來問說罷。就要想走警察。本來也不知道蘇亞川是何等樣人。陶韋竹又是何等樣人。一聽得說是甄伯爵家，便想起莫非與甄家的一件大事有什麼關係的嗎？黑奴的話或者有些意思也。未可知。將他捕去，眞能得到獎賞也。論不定於將是田傑夫留住道：你的身上本沒有什麼可疑之處。然而我也難以斷定。望你與我同往警署去走一躺。傑夫道：平日是很願與你同行。

無○奈○此○刻○伯○爵○家○中○正○有○急○病○之○人○我○要○趕○緊○前○去○探○病○請○你  
 暫○時○放○我○一○行○黑○兒○一○想○傑○夫○若○被○他○逃○了○去○以○後○便○不○易○捕  
 獲○卽○向○警○察○道○請○你○把○他○拘○去○我○來○幫○助○你○便○了○警○察○道○未○得  
 長○官○差○遣○不○可○無○端○拘○人○傑○夫○道○對○啊○那○裏○可○以○無○端○拘○人○呢  
 說○時○兩○面○望○着○似○乎○有○逃○走○之○狀○警○察○自○然○非○常○靈○警○瞧○他○的  
 樣○子○已○有○些○兒○看○了○出○來○暗○想○既○如○此○也○不○妨○拘○他○同○去○罷○說  
 道○無○論○怎○樣○我○不○能○做○主○必○須○與○我○同○往○警○署○你○見○了○長○官○向  
 他○聲○明○原○由○要○是○本○來○無○罪○自○然○立○刻○就○放○我○看○還○是○如○此○於  
 你○有○益○你○若○一○次○也○不○肯○向○警○署○聲○明○警○署○中○就○要○四○面○的○監  
 視○你○田○傑○夫○此○時○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如○此○與○你○同○去○便○了○那  
 時○警○察○在○前○面○走○傑○夫○跟○在○後○面○黑○兒○押○在○最○後○使○他○不○能○逃

遁時候已將日暮到了。警察署早在上燈時候了。二人與警察同入一間休息室。室內有一看守人。警察向看守人輕輕說了幾句話便出去了。重復回進來向黑兒道。此刻先要問你。你且隨我來。黑兒將要跟警察走。傑夫一想。我總要比他先去。纔是。否則一齊被他說出來如何是好。便道。我方纔已經說過了。有緊要事在身上。偷便耽擱得過分長久。只好回去。咧。我又不是被捕的人。我要回去。或等身體自由時候。還是我去先見長官。罷。警官道甚好。長官快出來了。說着帶了黑兒而去。那時田傑夫心很不定。等候了半天。並不見長官到來。他無可奈何。只得向看守人道。我回去。咧。有什麼事。照我名片上的住址來尋我。便了。看守人冷然道。只怕不行。這一夜的十一點鐘。一個警

察。照。着。方。燈。來。到。秦。治。善。老。人。家。的。門。前。按。那。電。鈴。應。聲。而。出。  
的。是。一。個。身。體。不。滿。四。尺。的。人。頭。戴。高。帽。手。提。黑。皮。包。帶。着。近。  
視。眼。鏡。你。道。此。人。是。誰。便。是。公。證。人。石。志。堅。石。志。堅。如。何。從。這。  
裏。出。來。呢。方。纔。在。路。上。遇。見。了。黑。兒。等。事。情。一。完。便。到。老。人。家。  
裏。在。他。床。前。聽。那。懺。悔。話。實。在。很。覺。出。於。意。外。細。思。此。事。本。未。  
却。也。難。怪。阮。老。人。以。前。的。種。種。苦。楚。一。齊。都。變。成。怨。恨。現。在。弄。  
得。被。大。佐。刺。傷。身。體。已。不。能。動。要。想。見。兒。女。兒。伯。爵。又。來。了。這。  
樣。一。封。信。老。人。固。屬。可。憐。伯。爵。亦。處。於。進。退。兩。難。石。志。堅。見。此。  
情。形。他。的。義。俠。之。氣。油。然。而。生。立。刻。就。要。幫。助。老。人。他。恨。伯。爵。  
與。欲。救。陶。韋。竹。之。心。與。老。人。相。同。可。以。在。老。人。面。前。將。此。事。担。  
任。下。來。然。後。告。退。剛。剛。走。出。門。時。就。遇。見。警。察。警。察。一。見。問。道。

你是這裏的主人嗎？石志堅想了一想，說道：「不是的，主人秦治善臥病在牀，有什麼事不妨問我，主人可以回答的話都可以由我代答。」說着取一張名片給他。警察見是公證人，便很深信。說道：「此事極複雜，我們須到裏面去談。」志堅宛如自己家中一般，將他引入，應接室警察把燈放在桌上，徐徐發言道：「這裏不是雇用着一個叫做黑兒的黑奴嗎？」志堅道：「是的，日間差了他出去，到此刻還沒有回來。」警察道：「就爲此事，方纔甄伯爵的門前有人爭鬧，那邊的警察帶他們去一盤問，竟供出奇異的事來，志堅聽了，很擔心，此事心中暗想：『不要已經失敗了嗎？』便問怎樣的說法？」警察道：「那黑兒在甄氏門前捕得一個紳士，正在爭執，被警察拘着同去細細一問，這紳士是近來交際社會有



名。的。田。傑。夫。石。志。堅。也。驚。訝。道。黑。兒。和。田。傑。夫。爭。鬧。嗎。警。察。道。  
 可。不。是。嗎。據。黑。兒。說。十。年。前。馬。耳。塞。油。店。中。盜。主。人。金。錢。的。店。  
 夥。蘇。亞。川。就。是。田。傑。夫。石。志。堅。雖。是。個。極。沉。靜。的。人。聽。了。也。未。  
 免。吃。驚。明。明。是。個。紳。士。原。來。做。過。盜。賊。的。嗎。竟。令。人。難。以。深。信。  
 暗。想。黑。兒。認。不。清。楚。斷。不。敢。亂。說。的。黑。兒。之。言。若。確。陶。韋。竹。就。  
 有。救。從。前。這。種。事。却。沒。有。想。到。此。刻。志。堅。也。不。答。瞑。目。想。着。覺。  
 得。傑。夫。實。在。處。處。可。疑。第。一。陶。韋。竹。在。三。義。教。堂。結。婚。時。傑。夫。  
 去。述。頌。詞。走。至。慧。琴。旁。邊。忽。然。逃。去。那。時。大。家。以。爲。他。愛。慧。琴。  
 過。甚。不。免。生。了。嫉。妒。所。以。不。忍。目。覩。他。們。快。樂。之。狀。只。得。逃。去。  
 其。實。是。一。見。陶。韋。竹。之。面。認。得。他。確。是。昔。日。同。店。的。韋。竹。陶。於。  
 是。恐。怕。他。看。破。自。己。的。來。歷。只。得。逃。去。了。第。二。前。夜。傑。夫。與。慧。

琴結婚時陶韋竹趕着進去。傑夫並不保護。慧琴裝做去喚警察。便一去不歸。第三傑夫乃六尺大佐之姪。他父親是大佐之兄。品行惡劣。流浪各處。在外面生了傑夫。也不能養活他。曾令他各處充過學徒。第四傑夫的面貌。雖不像陶韋竹。身材很與陶韋竹相似。顧履士在橋旁自殺的一天。老人等見傑夫在堤上行走。都以爲他是陶韋竹。那麼可見得昔日黑兒。瞧見傑夫盜金而遁也。當他是陶韋竹。咧如此一想。樣樣脗合。田傑夫就是蘇亞川盜金的。不是陶韋竹。乃是傑夫。石志堅忽然大喜狂叫。道。凱旋。凱旋。警察訝道。什麼。凱旋。志堅道。事情離奇得很。我快活過度。竟大聲呼喚起來了。那時石志堅將田傑夫。就是蘇亞川。以及陶韋竹的事。一一詳述。警察覺得他的話。與黑兒說。

的。話。處。處。符。合。說。道。此。刻。就。要。把。田。傑。夫。交。與。預。審。法。庭。了。志  
 堅。道。一。審。傑。夫。陶。韋。竹。的。無。罪。自。然。可。以。明。白。如。果。還。有。可。疑  
 之。處。不。妨。喚。我。去。詢。問。那。時。警。察。再。向。石。志。堅。名。片。上。一。瞧。點  
 頭。而。去。志。堅。也。不。送。他。飛。也。似。的。趕。入。老。人。室。中。去。了。石。志。堅  
 一。入。老。人。房。中。便。說。田。傑。夫。就。是。蘇。亞。川。今。夜。已。與。黑。兒。一。同  
 拘。去。陶。韋。竹。大。約。在。數。日。內。可。以。釋。放。老。人。突。然。將。一。切。苦。惱  
 悲。傷。忘。去。十。分。歡。喜。志。堅。再。與。老。人。談。那。陶。韋。竹。釋。放。後。的。事  
 到。半。夜。一。點。鐘。纔。回。去。老。人。的。病。狀。實。在。可。憐。決。鬪。時。肩。上。所  
 受。之。傷。倒。不。很。重。怎。奈。終。日。在。悲。傷。之。中。生。活。醫。藥。也。無。甚。効  
 力。再。加。着。養。生。不。佳。傷。口。內。全。是。膿。充。塞。着。渾。身。發。起。熱。來。聽  
 得。傑。夫。拘。引。那。一。向。興。奮。着。的。神。經。突。然。脫。力。到。天。明。時。竟。人。

事不省時發。囁語說道。萊露呵。你要恕我。我並非有意要害你。不過誤認你是伯爵的女兒罷了。這實是我的過失。我如今後悔不迭咧。那時醫生來一瞧。就曉得他的生命決計等不到陶韋竹和慧琴破鏡重圓的了。到了第三天早晨。石志堅得法庭的通知。叫他準備去傳領陶韋竹。趕到裁判所去。裁判所便根據了黑兒的話。再搜集了其他證據。再三盤問。實在真的罪人。確是田傑夫。傑夫從前喚做蘇亞川。與韋竹陶同在一店。恰巧那時普法戰爭。韋竹陶愛國心大發。突然動身加入義勇隊。那蘇亞川這一夜盜着金錢。正被黑兒瞧見。追到外面。因為黑兒誤認是韋竹陶。喊了韋竹陶之名。因此他打算來此將竊盜之罪。推在韋竹陶身上。後來他回到主人家中。若無其事。事後被

同店的買京宜看破於是用金錢來買他不多幾時二人也就一同辭歇了即赴亞爾祗航海不很得意便與賈京宜同歸巴黎將所餘之錢放重利的債自己入紳士社會一切事情到如今統通明白陶韋竹的嫌疑也一齊消滅就在這一天的十點鐘釋放石志堅領了陶韋竹回到他自己家中石志堅便把甄伯爵年輕時的行爲阮老人的怨恨向陶韋竹說明陶韋竹時驚時怒有時覺得慧琴的可憐有時覺得傑夫的可恨歎息了一回又驚愣了一回聽得阮老人病勢危篤又頗着急他實是慧琴的真父親真是出人意外也難怪他從前的種種怨恨而且如此想來這伯爵的行爲實在難以饒恕從四面八方想起來老人的罪到底還輕我乃慧琴之夫不應當恨老人但是伯

爵既將慧琴許我又把他去嫁傑夫要帶他到外國去種種舉動都是辱我我非向伯爵奪還慧琴不可如此還可以安慰老人之心他打定了主意向石志堅說明石志堅也很以為正當即同往伯爵家去一到門口將兩張名片授與看門的小童小童歇了數分鐘出來說道伯爵有病請到他臥室中去罷二人即忙登樓走入房中只見室隅的床上伯爵昏昏熟睡旁邊看護的就是秦治善老人的女兒茉露茉露一見陶韋竹的臉疑在夢境之中又驚又喜一會兒從着驚喜之中變成悲傷便上前抱住了陶韋竹的身體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良久良久不肯離開好似一離開後陶韋竹又要不在自己身邊死活存亡都不知道咧可是陶韋竹今天到來還有很重要很緊急的事

情。咧。輕。輕。的。抱。住。了。慧。琴。低。低。問。道。到。底。伯。爵。怎。麼。了。慧。琴。此。時。止。住。了。眼。淚。說。道。已。病。了。二。三。日。了。現。在。剛。剛。有。些。兒。睡。着。暫。不。去。驚。動。他。罷。請。你。們。稍。等。一。等。想。他。就。要。醒。的。此。時。伯。爵。在。床。上。早。已。聽。得。了。便。呼。道。我。並。沒。有。睡。着。實。在。是。臉。上。痛。得。很。那。裏。還。能。睡。得。着。呢。他。說。到。這。裏。剛。剛。把。頭。轉。過。來。石。志。堅。和。陶。章。竹。二。人。一。見。他。的。臉。上。模。樣。不。覺。大。吃。一。驚。禁。不。住。大。家。同。聲。喊。了。句。阿。呀。道。伯。爵。你。怎。麼。臉。上。變。成。這。個。樣。子。了。原。來。伯。爵。究。竟。是。個。貴。族。年。紀。雖。老。了。他。的。面。貌。却。很。端。正。若。在。他。年。輕。的。時。候。正。是。顧。盼。風。流。是。一。個。翩。翩。濁。世。的。佳。公。子。而。且。出。身。華。胄。還。有。一。種。高。貴。氣。象。因。此。在。婦。女。交。際。社。會。中。人。人。歡。迎。他。所。有。巴。黎。的。嬌。娃。美。婦。都。喜。歡。和。他。交。接。因。此。便。引。

起他的情海波瀾。鬧出那種不名譽不品行。的事體來。但是到了如今。也算一種現世的報應。沒有一個人見了他的面龐。不嚇了一大跳的。不要說滿面孔浮腫着。把一個右眼珠突出在外。左眼又爛得都是膿血。教人不堪。屬目頭髮盡行落去。變成個禿子。還不必說那鼻尖已爛去。鼻孔爛成一個大洞。鼻涕掛在外面。模糊一片。嘴唇已竟沒有的了。牙根盡露。和骷髏差不多。從前眉清目秀。種種俏皮的樣子。已不知去向。變得醜態不堪。一個面目幾乎全被膿血包着。伯爵却低聲說道。你們不用驚嚇。這是我年輕時候的好色之報。所以弄得如此地步。我此刻狠後悔。不應該欺侮那忠厚誠實的秦治善。方纔慧琴看護我。我也已經向着慧琴懺悔。往事從前的種種都是我造成的。



罪惡我已教慧琴代寫了一封信寄與老人向老人謝罪此信已由葛洛帶去我此刻快死了所說的都是實話慧琴自然要還與老人的老人若能因此稍爲消釋怨恨我死了也瞑目陶韋竹君我從前疑你也是我的不是望你恕我罪惡慧琴仍舊是你的夫人你二人當孝順秦治善使他苦了一世晚景稍爲好些伯爵這一番話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陶韋竹暗想伯爵這人雖是可惡只是現在已經等死了我應當安慰他幾句話纔是歇了一回方走至伯爵旁邊說道伯爵你現在悔悟了我也不抱怨你慧琴自然是我的妻我今後與他安樂度日請你老人家放心罷你老人家好好調養必能痊愈的伯爵聽了陶韋竹安慰他的話居然很覺安心說道你們既然能恕我

的罪。我很快樂。我也就此去了。言猶未畢。兩足一挺。他早已一命嗚呼了。慧琴與陶韋竹到底年紀還輕。不懂得什麼世事。一時早驚得手足無措了。那時候恰巧醫生也來了。差往老人處去的。葛洛又跑回來。石志堅年紀究竟大些。自然立於主任地位。指揮一切。又向陶韋竹和慧琴說。你父親秦治善病勢也與伯爵一樣的危篤。趁他一息尚存。使他瞧瞧。二人親睦之狀。慧琴姑娘若能親口叫他幾聲。父親也是一種功德。只管在伯爵旁邊也無甚意思。二人覺得他此話有理。便悄悄離坐同往老人家去。一到秦治善老人牀前。見老人旁邊有一黑奴。這便是黑兒了。剛纔放回來。陶韋竹早聽得石志堅說起慧琴也聽得。葛洛說過。曉得他便是黑兒了。並且陶韋竹在馬耳塞時候與

他○會○同○在○一○店○此○刻○却○還○有○些○認○得○出○老○人○倒○有○些○清○醒○一○見○  
 他○們○二○人○歡○喜○得○要○想○坐○起○來○慧○琴○走○過○去○攔○着○老○人○的○手○說○  
 道○父○親○你○的○女○兒○茉○露○在○此○從○前○累○父○親○吃○苦○不○少○從○此○當○與○  
 吾○夫○恪○盡○孝○道○父○親○你○快○些○病○愈○罷○老○人○聽○得○了○父○親○兩○字○喜○  
 得○眼○淚○都○掛○了○出○來○一○時○說○不○出○話○這○一○喜○就○把○他○二○十○年○來○  
 的○怨○恨○悲○傷○一○齊○消○滅○以○後○的○事○不○必○細○述○只○好○由○讀○者○自○己○  
 想○像○伯○爵○屍○身○隔○了○三○天○好○好○安○葬○秦○治○善○又○過○了○十○天○壽○命○  
 方○盡○宛○似○熟○睡○一○般○的○死○了○這○十○日○以○內○石○志○堅○黑○兒○葛○洛○和○  
 陶○韋○竹○茱○露○等○五○人○輪○流○看○護○講○講○快○樂○的○話○伯○爵○與○老○人○臨○  
 終○都○有○遺○囑○財○產○一○齊○給○他○新○夫○婦○二○人○他○們○在○法○國○已○是○數○  
 一○數○二○的○富○豪○了○老○人○遺○囑○上○還○說○黑○兒○葛○洛○每○年○給○他○們○二○

百五十元。所以他們姊弟二人仍跟了女主人此外的人做書的也。一一給他一個歸宿。石志堅後來不做公證人了。只在家裏享福。六尺大佐眼病頗劇。送入醫院。竟致雙目不明。大家不喚他。六尺大佐竟喚他盲大佐了。躲在鄉間。也不再出來。香妃後來竟享盛名。各劇場來聘請他。他却很有志於新聞事業。後來嫁了一個某新聞記者。而去田傑。天審問之後。曉得他確是盜金之賊。在聖伽門橋的橋畔殺死了顧履士。把他裝做自殺。都是他的詭計。而且把他假扮了陶韋竹。幾乎使人瞧不出。到了如今。却都明白了。田傑夫便定了個永遠監禁之罪。這一部小說已完。可見善者自善。惡者自惡。到頭來終有個結果。奉勸世人。大家再不要多作惡了。

(社會偵探小說 慧琴小傳完)